拉康研讨班 · 第二十五期

作结的时刻

Le moment de conclure

1977—1978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二十五期研讨班《作结的时刻》（Le moment de conclure，1977—1978）共12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e moment de conclur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The Moment to Conclude；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77年11月15日 5
第2课 · 1977年12月13日 17
第3课 · 1977年12月20日 46
第4课 · 1978年1月10日 63
第5课 · 1978年1月17日 73
第6课 · 1978年2月14日 118
第7课 · 1978年2月21日 129
第8课 · 1978年3月14日 140
第9课 · 1978年3月21日 189
第10课 · 1978年4月11日 223
第11课 · 1979年4月18日 235
第12课 · 1978年5月9日 266

第1课 · 1977年11月15日

我本来正好有个不错的借口，可以不办这场我一点也不想办的研讨班。

当然，不管怎样，那也不过是个借口。

你们这么好，还特意赶来听我要对你们说的话！

是这样，我给我的研讨班定了个题目——你们听得见吗？——我把今年的研讨班题为《作结的时刻》。

我要对你们说的，我现在就说：精神分析必须被认真对待，尽管它不是一门科学。它甚至根本就不是科学。

相关知识卡 拉康《科学与真理》 · 波普尔的可证伪性与精神分析批评

因为麻烦在于……

正如一个名叫卡尔·波普尔的人已经极其充分地表明的……它不是科学，因为它不可证伪。

相关知识卡 拉康《科学与真理》 · 波普尔的可证伪性与精神分析批评

它是一种能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的实践。

它是一种闲谈的实践。

任何闲谈都不是没有风险的。

仅仅“闲谈”这个词就已经包含了某种东西。

它所包含的东西，已经由“闲谈”一词说得足够清楚了。

这意味着，并非只有句子……

也就是说，并非只有所谓的命题……会带来后果，词语也会。

“闲谈”（bavardage）把言说降到了流口水（baver）或喷唾沫的层次。

它把言说还原为由此产生的那种飞沫四溅。就是这样。

但这并不妨碍分析产生后果：它说出某种东西。

“说”是什么意思？

“说”与时间有某种关系。

时间的缺席，是人们梦想的一种东西，是人们所谓的“永恒”。

而这个梦就在于想象自己醒来了。人们把时间都花在做梦上……

相关知识卡 科学作为幻想与苏醒的不可思考

人们并不只在睡觉时做梦……无意识，确切地说，就是这样一个假设：人们并不只在睡觉时做梦。

我想请你们注意，人们所谓的“合乎理性之物”是一种幻想。

相关知识卡 科学作为幻想与苏醒的不可思考

这一点在科学之初表现得十分明显。

欧几里得几何学具有幻想的一切特征。

相关知识卡 科学作为幻想与苏醒的不可思考

幻想不是梦，而是一种向往。

线的观念，例如直线的观念，显然就是一种幻想。所幸我们已经从中走出来了。

我是说，拓扑学恢复了那种应当称作编织的东西。

“邻域”的观念，无非就是“实存性”的观念——如果我们容许自己给“观念”一词赋予一个身体的话。

这并不容易。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希腊哲学家试图给“观念”赋予身体。

一个观念有一个身体：那就是代表它的词。

相关知识卡 to pragma、die Sache 与 das Ding・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而词有一种十分奇特的属性，那就是它造出事物。

我想利用歧义，把它写成：词“使事物裂开”（原文：fêle à chose）[注]；这不失为一种制造歧义的好办法。

> [注] Fêle à chose 与上一段的 fait la chose（“造出事物”）近乎同音；fêler 意为“使裂开”。这里借书写把听觉上的同音分成两个意义。

相关知识卡 to pragma、die Sache 与 das Ding・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利用书写来制造歧义，可能很有用，因为分析恰恰需要歧义。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我们需要歧义——这就是分析的定义——因为，正如这个词本身所包含的，歧义会立刻滑向性。

性——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是一种说。

这话值多少就值多少：性并不界定一种关系。

这就是我以“性关系不存在”这一表述所陈述的东西。

它只意味着，在人那里……

而且无疑是由于能指的存在……一切可能构成性关系的东西所组成的集合，是一个集合……

人们已经设法构想出了这点，虽然我们并不很清楚这是怎样发生的……是一个空集。

于是，这便使许多事情成为可能。

这种空集的概念正适合于性关系。

精神分析家是一位修辞家……

为了继续制造歧义，我会说他在“修辞化”（rhétifie），这包含着他在修正（rectifie）……分析家是一位修辞家，也就是说，拉丁词 rectus 与“修辞化”形成歧义。[注]

> [注] 此处把 rhéteur（修辞家）、rhétifie（拉康据此造出的“修辞化”）、rectifie（修正）和拉丁语 rectus（直的、正的）连成一组音义游戏。

人们试图说出真理。

人们试图说出真理，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有巨大的障碍妨碍人们说出真理，哪怕只是人们会选错词。

真理与实在界打交道，而实在界又可以说被象征界加倍了。

有一次，我从一个名叫米歇尔·科尔纳尔的人那里收到……

我是通过一个对我怀有好意的人收到的，前述科尔纳尔把它寄给了此人……我从这个科尔纳尔那里收到一个叫作《结与链环》（Knots and Links）的玩意儿。

这是英语；这意味着——因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必须进行元语言活动，也就是翻译：我们从来只能在另一门语言中谈论一门语言。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如果我说过元语言不存在，那是为了说，语言这种东西并不存在。

存在的只有语言的多种载体，它们叫作 lalangue；分析真正应当做到的是……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通过一种假定……做到用言说拆解由言说做成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在那个为使用语言提供场地的梦的秩序中，有一个疏漏：弗洛伊德把其中所涉及的东西称作 Wunsch……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德语词……而这里所说的 Wunsch 有这样一种性质：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一个愿望；这个愿望无论如何悬在空中——一个向谁提出的愿望？

一旦想把它说出来，我们就不得不假定有一个受话者；从那一刻起，我们便进入了魔法。

我们被迫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

但恰恰是这样：要求之所以得到界定，就在于我们从来只能通过我们所欲望的东西来要求……

我的意思是：经由我们所欲望的东西……而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欲望什么。正因此，我才强调了分析家的欲望。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我以此支撑并界定了转移——被假定知道什么？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知道如何操作？

但是，说分析家知道如何操作，那就太过分了。

真正需要的是，他懂得恰当地操作，也就是说，他要意识到词语对他的受分析者有何作用范围；而这一点，他无可争辩地并不知道。

相关知识卡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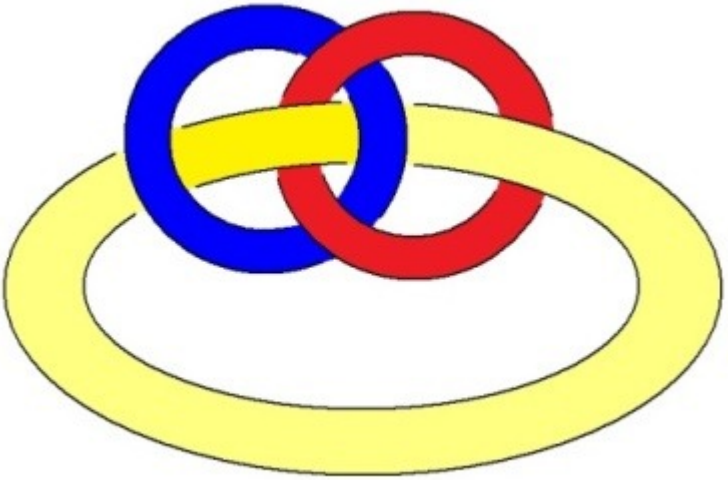
因此，我必须给你们画出我所谓的东西，也就是我以博罗米结的形式提出的东西。

有一个人，不是别人……

我不得不点出他的名字……正是 J.-B. 勒费弗尔-蓬塔利斯，他接受了《世界报》的采访。他本该保持沉默。他本该保持沉默，因为他说的话不值几个钱：据他说，我的博罗米结是一种把世界勒住、使之窒息的办法。嗯！好吧……

不过，关于这个博罗米结，我可以把下面这点收入案卷。

显然，它就是这样画出来的：



我的意思是，人们把……截断了……

因为人们把事物投影出来……人们把这里所涉及的东西，也就是一根绳子，截断了。

一根绳子会构成一个结；我记得曾有那么一次，那个叫苏里的人责备……

责备一个今天也在场的人……把这个结打错了。

我已经记不太清他当时究竟是怎样打的了。

但是，我们不妨说，在这里这样做完全有权利，因为博罗米结有一个属性：它不会以一种单义的方式分别命名每一个圆环。在博罗米结中，你们有如下情形，因此可以用任何想用的术语来指称其中每一个圆环；我的意思是，把这里叫作 I、R、S 中的哪一个都无关紧要，只要不滥用这一点——我是说，只要把三个字母都放上去——你们得到的始终是一个博罗米结。

假设在这里，我们把 R 和 S，即实在界与象征界标作彼此不同的两项，那么余下的第三项就是想象界。

如果我们像这里所表示的那样，把象征界与实在界结在一起，这当然会是理想的情形：既然词语造出事物，便会造出弗洛伊德之物、弗洛伊德的“唾物”（Crachose）[注]。我的意思是，我们所面对的恰恰是词语与事物的不相称。

> [注] Crachose 把 crachat（唾沫）与 chose（事物）熔成一词，并回扣前文有关闲谈、流口水与飞沫的文字游戏。

相关知识卡 to pragma、die Sache 与 das Ding

我所谓的“弗洛伊德之物”，指的是词语依照事物塑形。

但事实是，这行不通；既没有唾沫，也没有唾物。象征界与事物的相称只在幻想中造出事物，以至于那个连接……

相关知识卡 to pragma、die Sache 与 das Ding

也就是由这个象征界相对于实在界所构成的环，或由这个实在界相对于象征界所构成的环……无法维系。

我的意思是，只要把想象界的绳子放松，便很容易看出，随之发生的恰恰是想象界无法维系……

正如你们清楚看见的……它无法维系，因为这里很清楚：这个想象界从象征界下面穿过，来到这里；它来到这里，尽管——尽管它处在象征界下面。

请你们注意，这里是自由的，也就是说，由象征界所暗示的想象界释放了出来。

正是在这一点上，书写的故事前来暗示：性关系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会把自身耗尽。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分析抽象化，我们就会取消它。

如果我们察觉到，自己只是在谈亲缘归属或亲属关系，我们便会想到去谈别的东西；而分析恰恰可能在这一点上失败。

但事实是，每个人谈的都只有这个。

神经症是自然的吗?

它之所以是自然的，仅仅在于人那里有一个象征界。

而有一个象征界这一事实意味着，一个新的能指出现了；这是一个自我——也就是意识——会与之认同的新能指。

但是，我以 S_1 这个名称称呼的能指，其特有之处在于，只有一种关系界定它：它与 S_2 的关系，即 $S_1 \rightarrow S_2$。正是由于主体分裂在这个 S_1 与这个 S_2 之间，主体才获得支撑；因此，我们不能说只有这两个能指中的某一个代表主体。

神经症是自然的吗?

问题在于界定自然的自然。

关于自然的自然，能够说些什么?

只能说这一点：有一种东西，我们想象可以通过有机体来说明它——我的意思是，通过有生命的存在者这一事实来说明它。但是，有生命的存在者存在，这不仅绝非不言自明，而且还不得不构想出一整套发生论；我的意思是，人们所谓的基因（gènes）肯定意指某种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意欲言说（vouloir dire）。[注]

> [注] 法文以 genèse（发生、创生）与 gènes（基因）的近音，并以 veut dire（意为）与 vouloir dire（意欲言说）相互勾连。

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无法确证：谱系的这一涌现究竟是进化论的，还是偶尔也可以说是创世论的；两者半斤八两。创世论的构想并不比进化论的构想更有价值，因为无论如何，那都只是一种假设。逻辑只能由很少的东西来支撑。

如果我们不以一种归根结底毫无根据的方式相信词语造出事物，逻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我把分析中存在的那一位称作修辞家——这里所说的就是分析家——修辞家只通过暗示来操作。

他进行暗示，这是修辞家所特有的；他绝不强加某种会具有实存性的东西。也正因此，我才用“外”（ex）来标示那种只能通过外—存在（ex-sister）而得到支撑的东西。

分析家必须怎样操作，才能成为一位合宜的修辞家？

正是在这里，我们碰到了歧义。

人们说，无意识不知道矛盾；正因此，分析家必须借某种不以矛盾为基础的东西来操作。

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并不被规定为真或假。

造成真与造成假的，是人们所谓的分析家的分量；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说他是一位修辞家。

无意识是一种外推，这一假设并不荒谬；也正因此，弗洛伊德才诉诸人们所谓的“驱力”。

驱力是一种只能凭借被命名才得到支撑的东西，而且它以一种可以说是牵强附会的方式被命名，也就是说，这种命名预设一切驱力……

以某种恰好存在于儿童身上的东西为名……预设一切驱力都是性的。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某种东西配得上被称作“驱力”，并带有那种把它还原为性的这一偏转。

性之中重要的是喜剧性：当一个男人是女人时，正是在那一刻他才爱，也就是说，他向往着某种作为他的对象的东西。

相反，他以男人的名义欲望，也就是说，他以某种严格说来叫作“勃起”的东西为支撑。嗯……

生活不是悲剧性的，而是喜剧性的；然而颇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没有找到比用“俄狄浦斯情结”——也就是用一出悲剧——来指称这件事所涉及的东西更好的办法。

我们看不出弗洛伊德为何要用……来指称……

尽管他本可以走一条更短的路……为何不用一出喜剧，而要用别的东西来指称他在那种把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联结起来的关系中所面对的东西。

要让想象界层层剥落，只须把它还原为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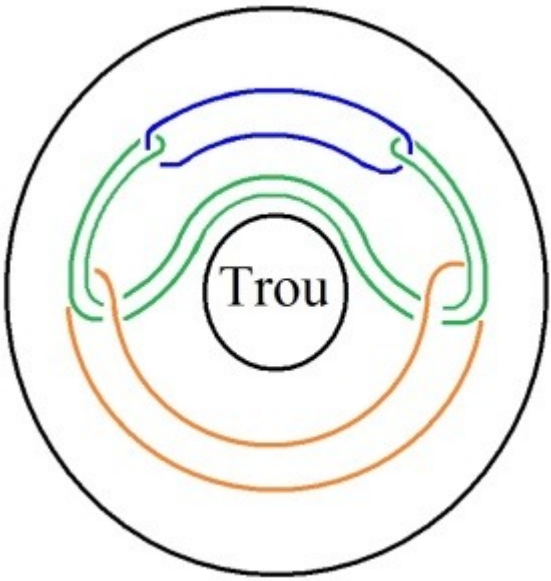
重要的是，科学本身也不过是一种幻想，而苏醒这一观念严格说来是不可思考的[注]。

> [注] Impensable 在这里是“不能被思考、无法设想”，不是现代汉语中偏向“令人惊异”的“不可思议”。雅克-阿兰・米勒编订的第一课节录《Une pratique de bavardage》（Ornicar？第 19 期，1979 年，第 9 页）也保留了这一表述。

相关知识卡 拉康《科学与真理》・科学作为幻想与苏醒的不可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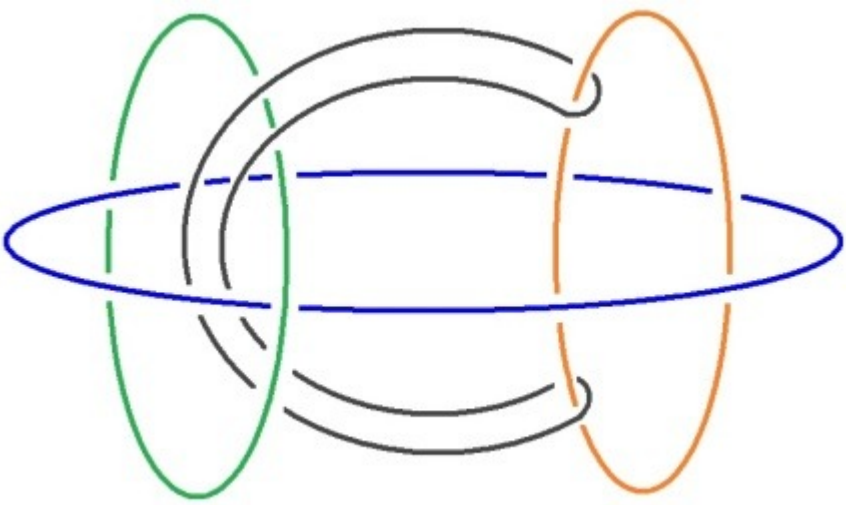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今天要对你们说的。

第2课 · 1977年12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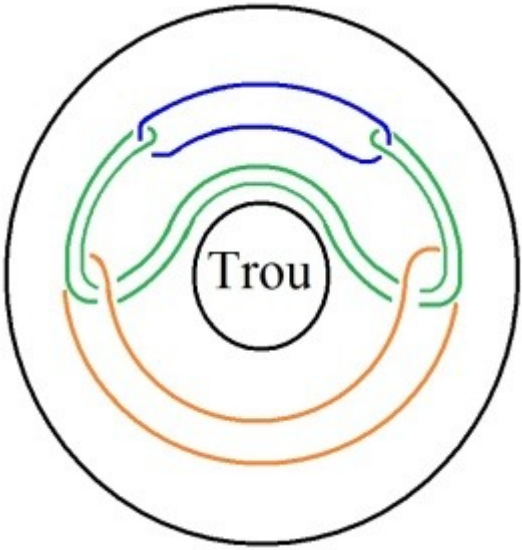


这幅图是要向你们表明，这是一个环面。因此我标上了“孔洞”。原则上，这是一个四元环面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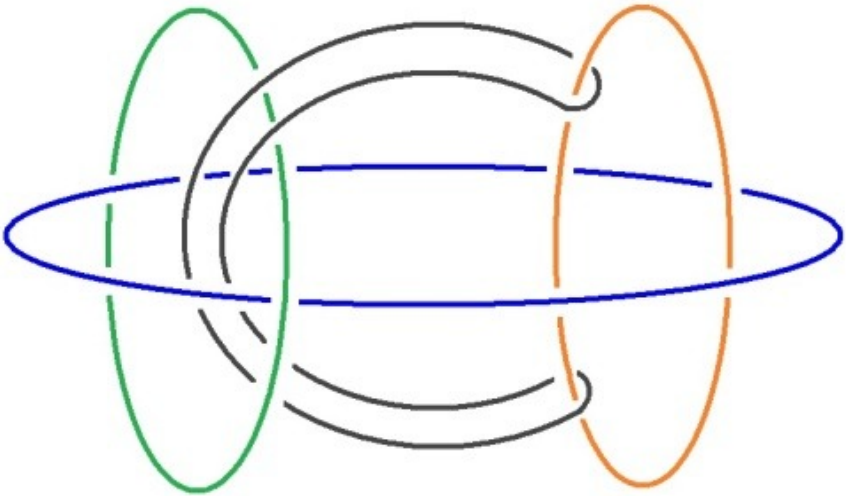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四元环面结构，其中四个环面可以任取一个加以翻转。这里所说的四元环面是这样的：



是苏里发现，把四个环面中的任意一个翻转，就会得到我在左图中展示给你们的形状。



←



把四个环面中的任意一个翻转，就会得到这个由一个环面构成的形状；只不过在这个环面内部，我们只画出黑板上呈现的那些东西，也就是一些绳圈。

但是每一个——你们在那里看到的每一个——每一个绳圈，本身都是一个环面。

而这个绳圈一旦作为环面被翻转，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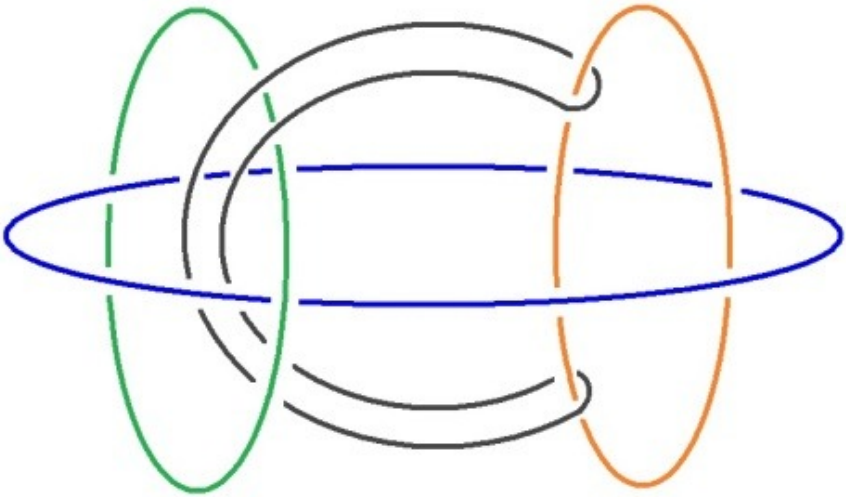
“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在那个包住一切的环面内部，每一个绳圈……

尽管它本身就是一个环面……每一个绳圈……

我再对你们重复一遍，它同样是一个环面……每一个这样的绳圈，都以苏里用这幅图所表述的方式起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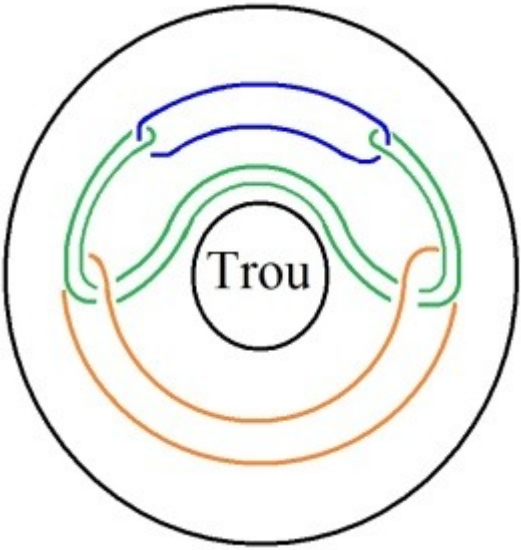
这包含着一种不对称。我的意思是，他选择了一个特定的环面，把它做成我刚刚画出的那种环面。

他翻转的是这个环面——请你们注意这一点——因此，他赋予它一种高于其他环面的特权；其他环面碰巧只以绳圈的状态出现在这里。然而非常明显的是，他所选择的环面——他所选择的这个环面——可以从后向前标为 1、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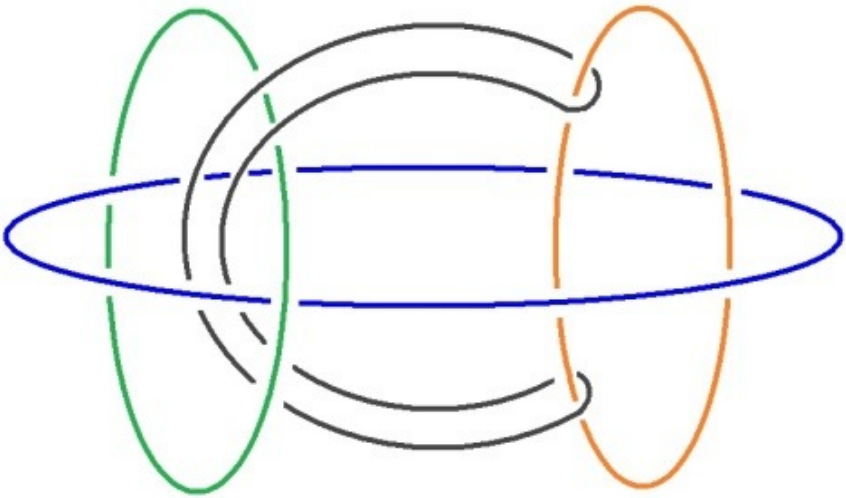


- 这个在前面，
- 这个比那个更靠前一点——我说的是这个，它更靠前一点——所以我给它标上 3 号，
- 而这个完全处在最前面。

同样，正如你们所见——只要你们稍微有一点想象力——正如你们所见，这里有四个；选出其中一个并把它翻转，便得到你们在左边看到的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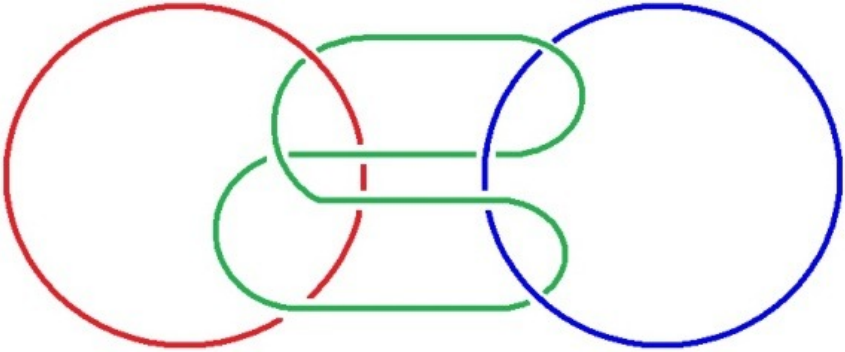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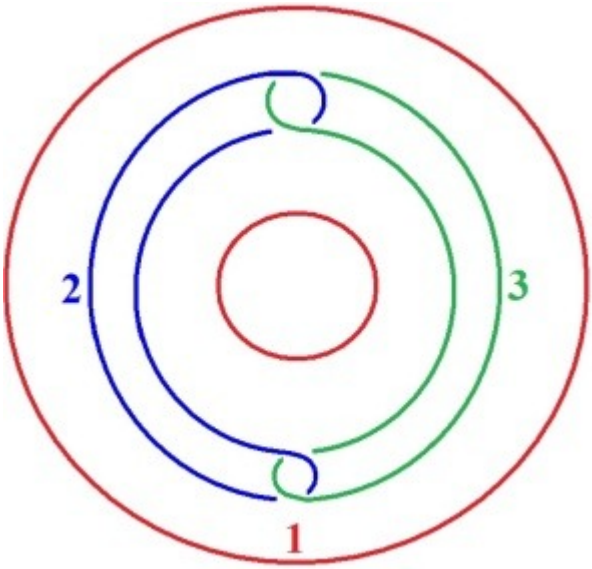


对于任何一个圆圈——我是说，任何一个环面——这幅图都是等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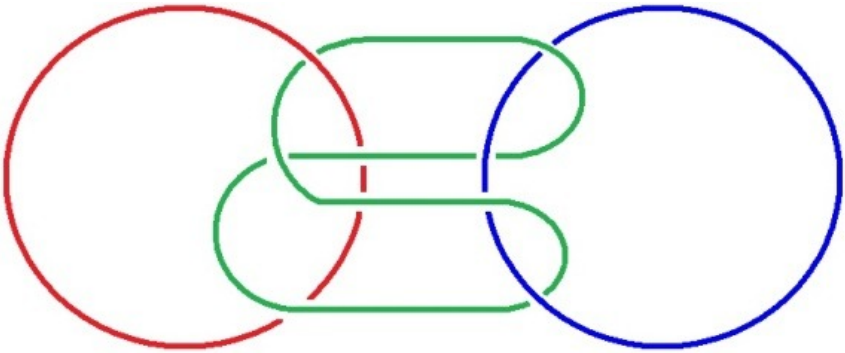
然而，我要向苏里提出下面这个同样成立的异议：把所谓博罗米结中的任何一个环翻转，都会得到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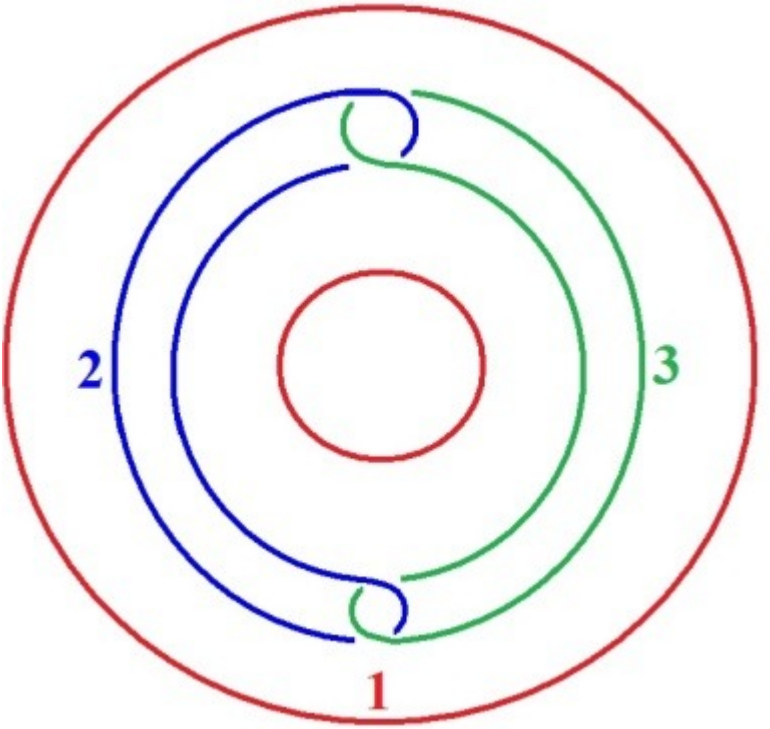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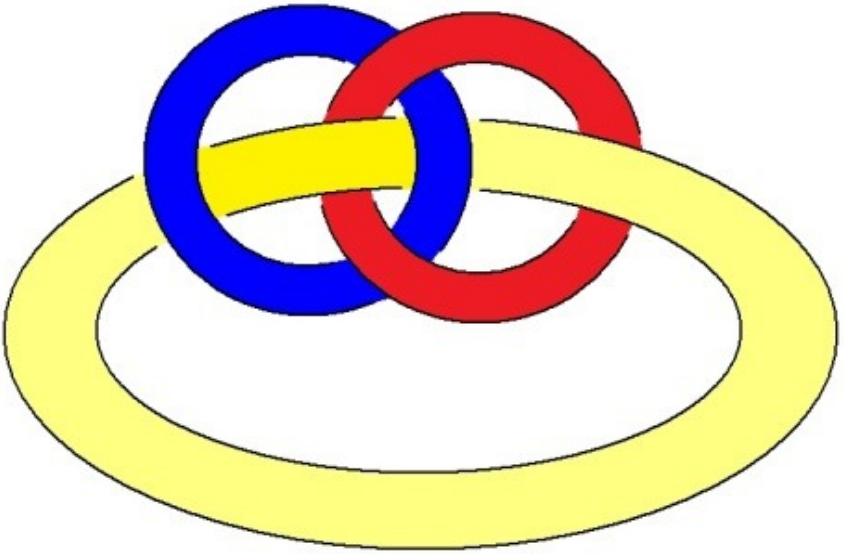
2 和 3 可以互换；这里翻转的是我标作 1 的东西，也就是博罗米结的一个组成环。你们知道它是怎样画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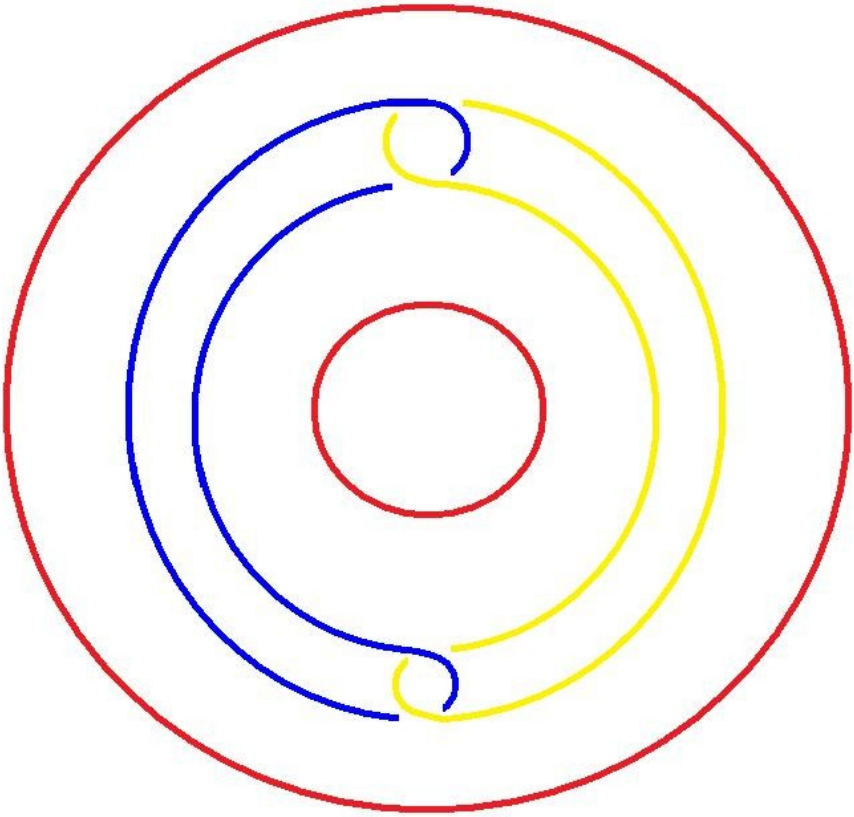
在右边这幅图里，也就是这幅：



非常清楚的是，那些处在环面内部的绳圈，也可以用与我刚才所说等价的方式表示为环面——这正是我现在所做的：每一个这样的环面一经翻转，都会包住另外两个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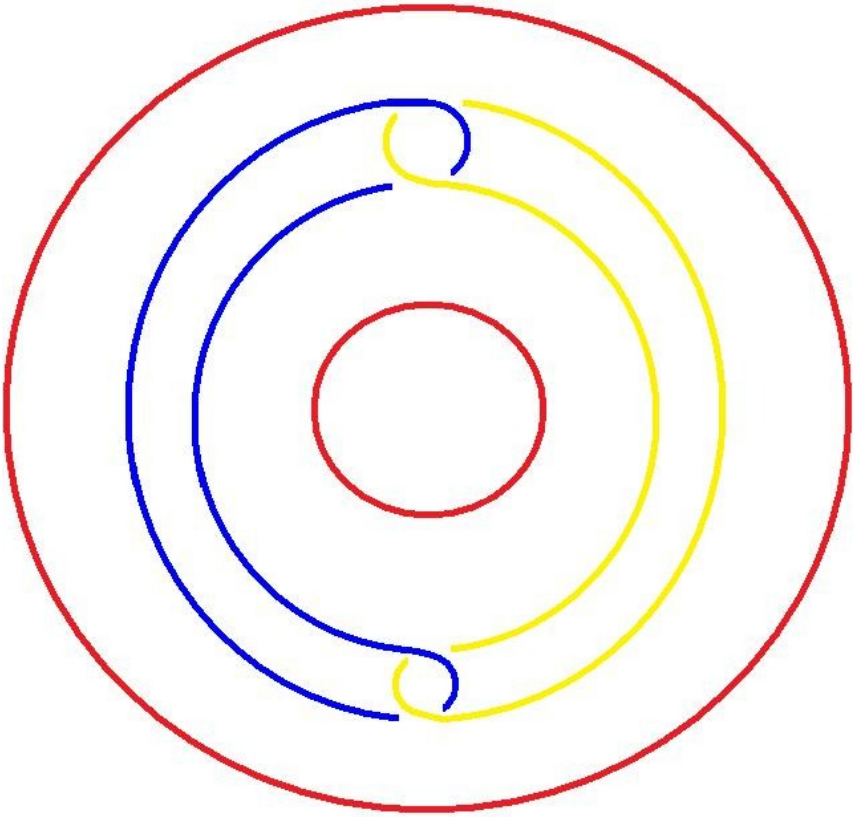


就像这里用 1［红色］标出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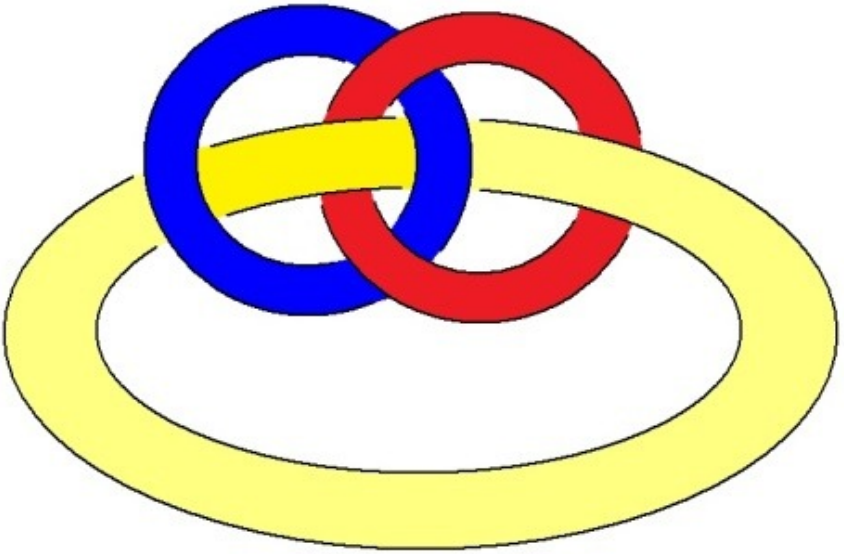


是一个环面；只要将它翻转，它就具有包住另外两个环面的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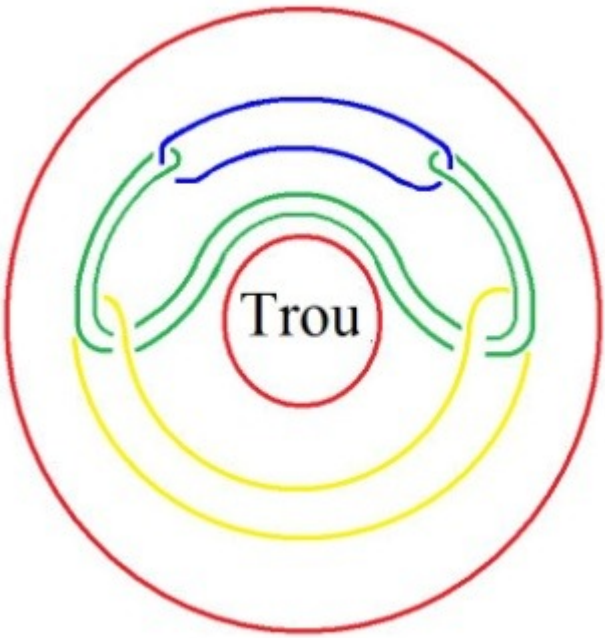
只要把每一个这样的环面翻转，右图中的东西就会变成左图中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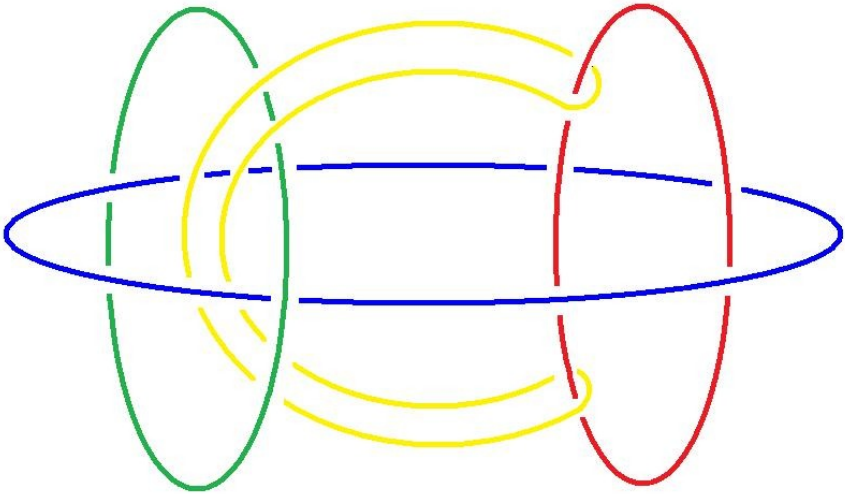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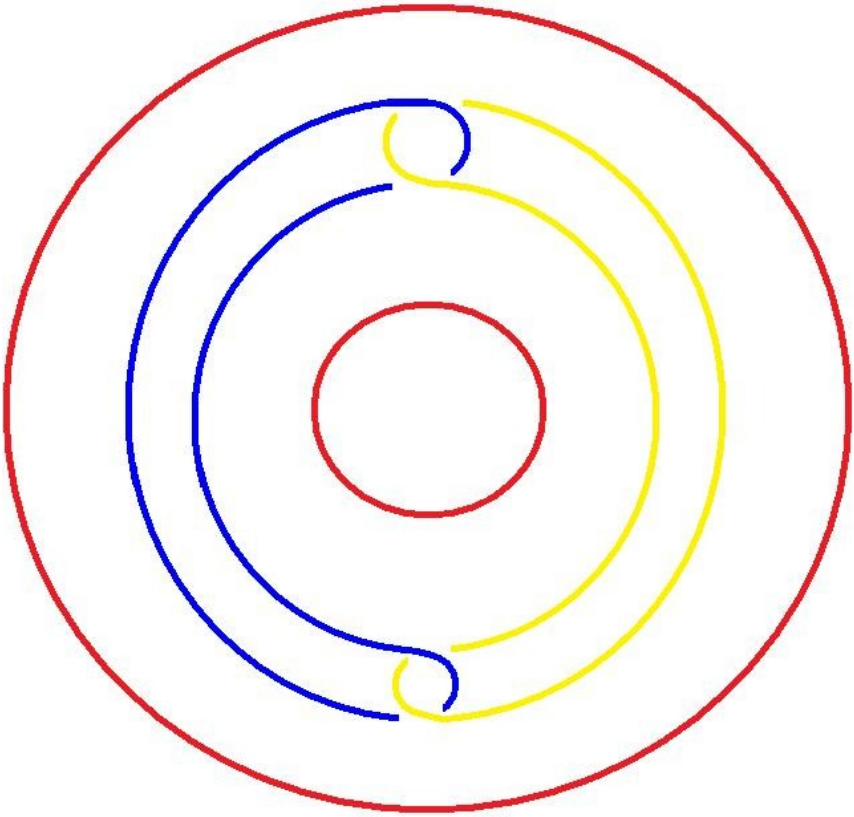


显然，左边的两幅图比右边的两幅图更为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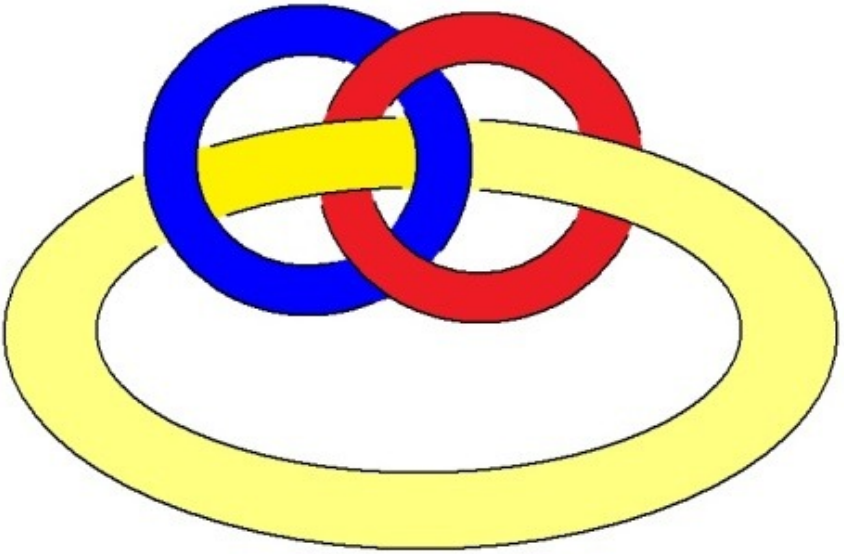

Tr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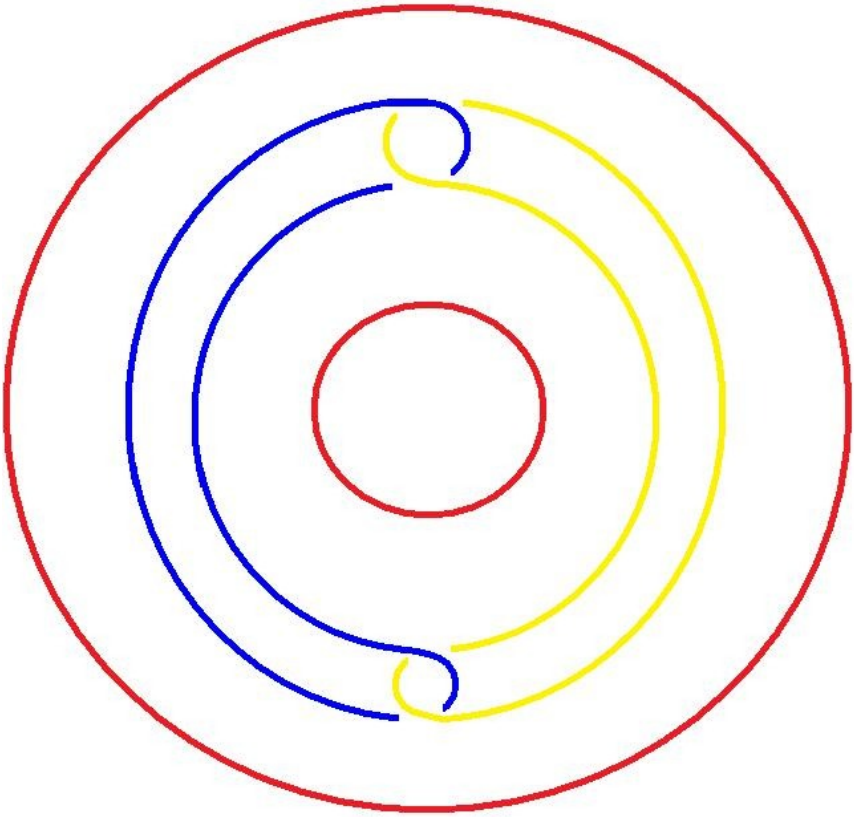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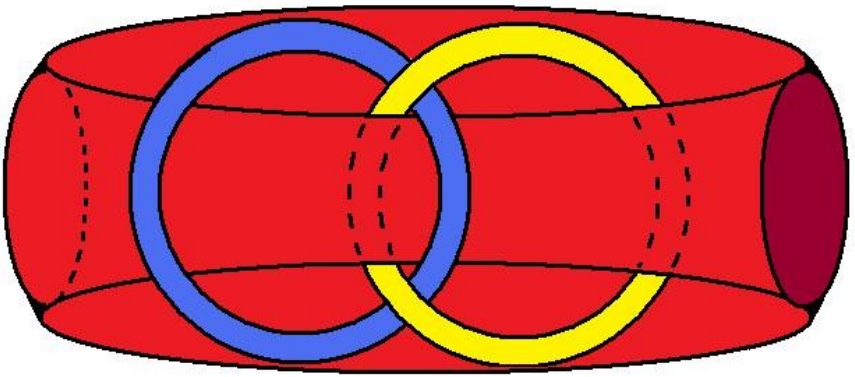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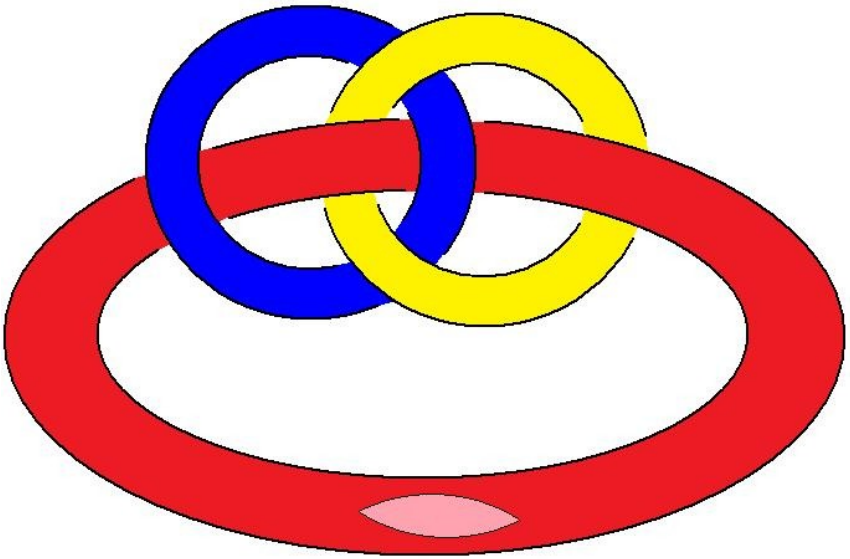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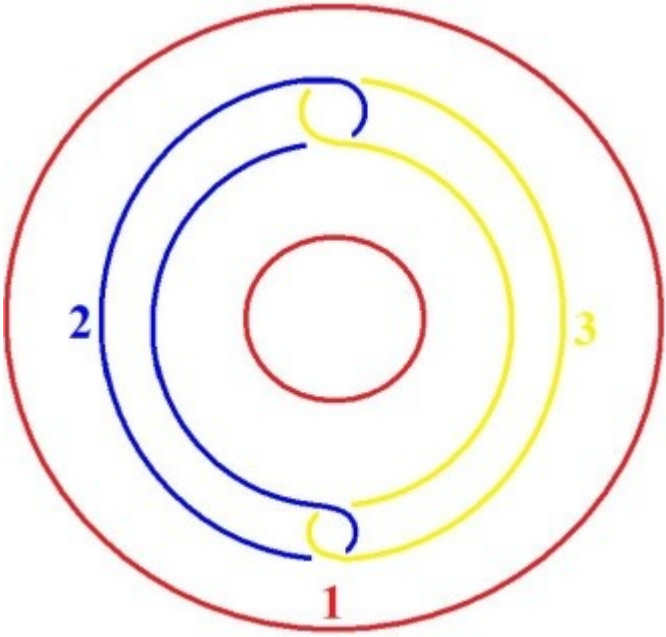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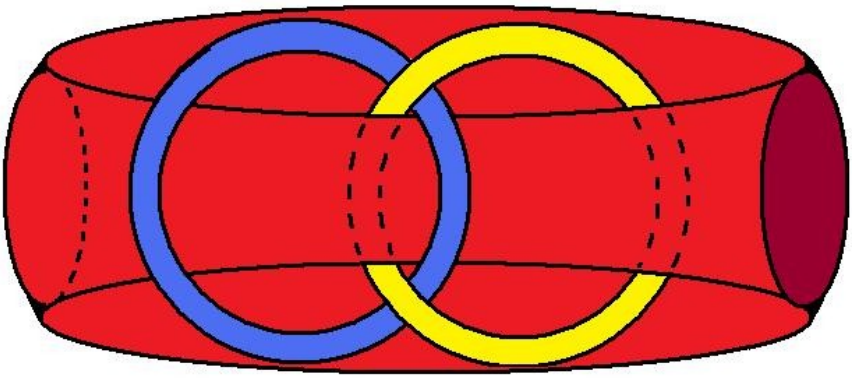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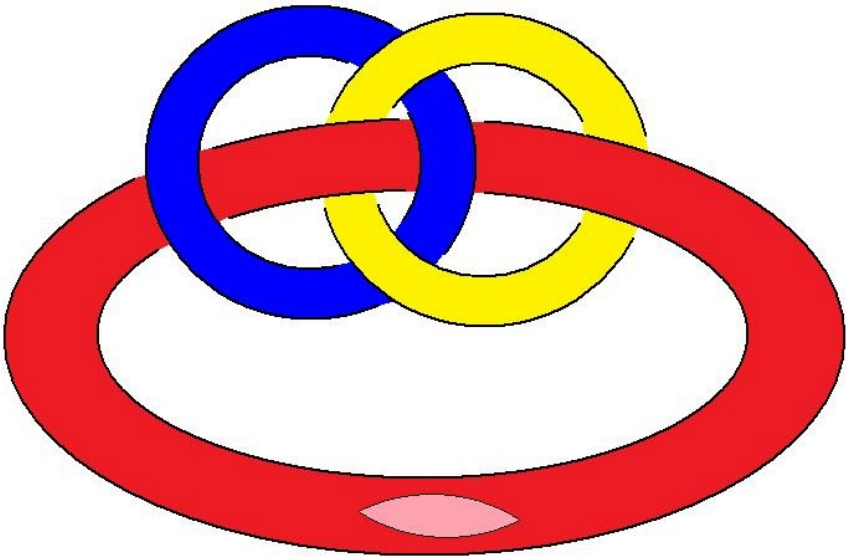
此外，第三幅图还让下面这点显现出来：从左向右看第三幅图，我在图中标作 1 的那个环面被翻转以后……关于这些环面，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假设我所谓的“赋予一个环面以特权”发生在环面 2 的层面上。


2
3
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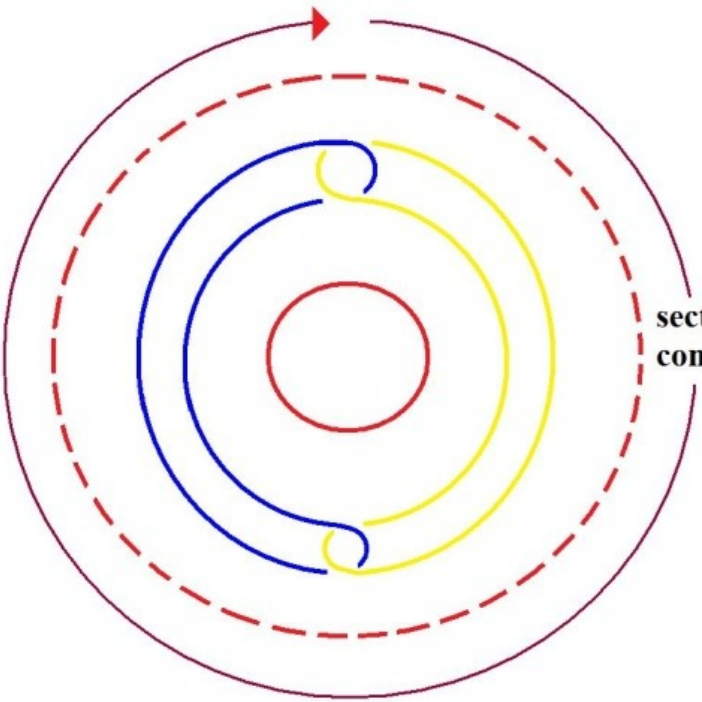
你们能否想象，相对于环面 3 而赋予环面 2［蓝色］以特权，也就是在我称作环面 1 的那个环面内部把环面 2 翻转以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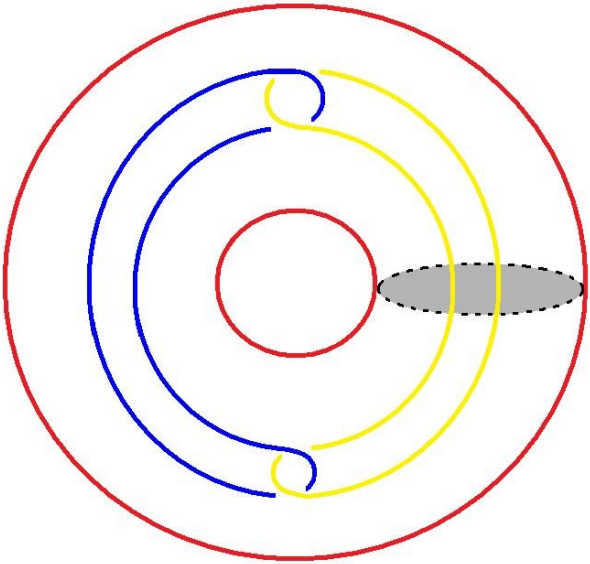
在一种情况下，翻转不会改变环面 2 与环面 3 的关系。

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将等同于博罗米结的断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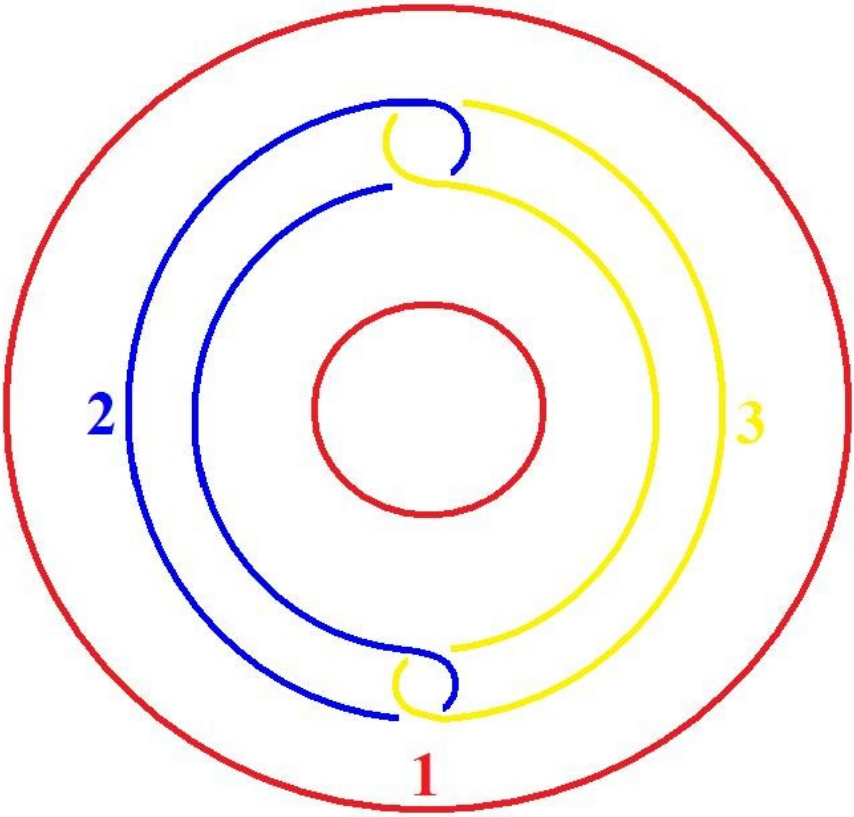
这是因为，博罗米结会根据翻转后环面上的断裂以不同方式发生而表现得不同：

- 同心切割，
- 垂直切割。


section
concentrique



我将在左图上向你们指出这个很明显的事实……



这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

- 像我刚才那样［同心地］切开翻转后的环面，博罗米结就会解开。

- 相反，以另一种方式［垂直地］切开它——我想，对你们所有人来说，这显然等同于我在这里画出的东西，确实是等价的——博罗米结并不会解体；而在眼下这种情况下，我刚才在这里做的［同心］切割会使博罗米结解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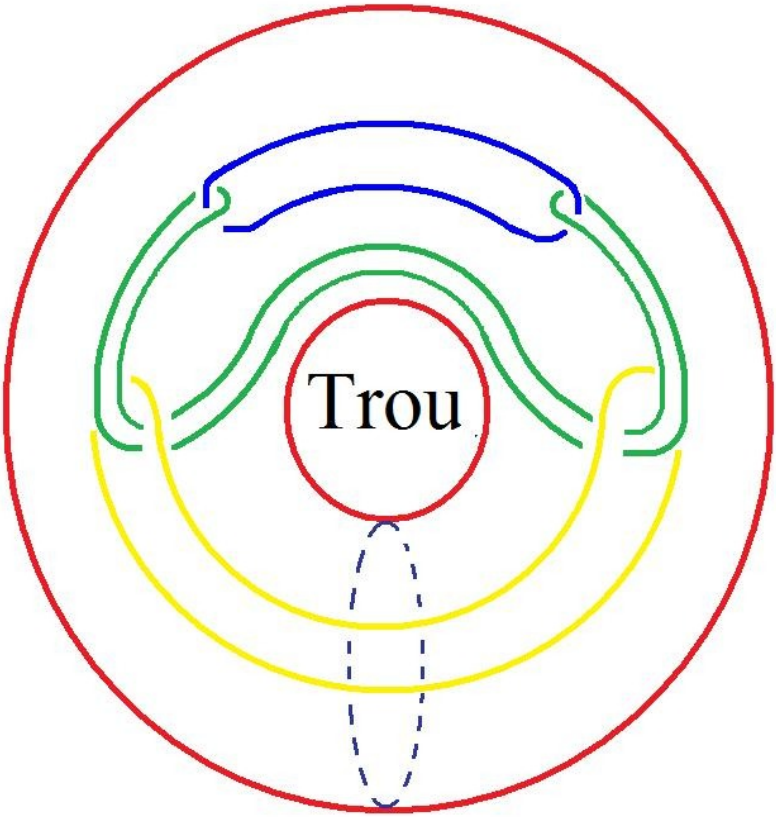
因此，这里所说的特权并不是单义的东西。

把通向第一幅图的那些环面中的任意一个翻转，其结果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切口在环面上的走向是与孔洞同心，还是与孔洞垂直。

非常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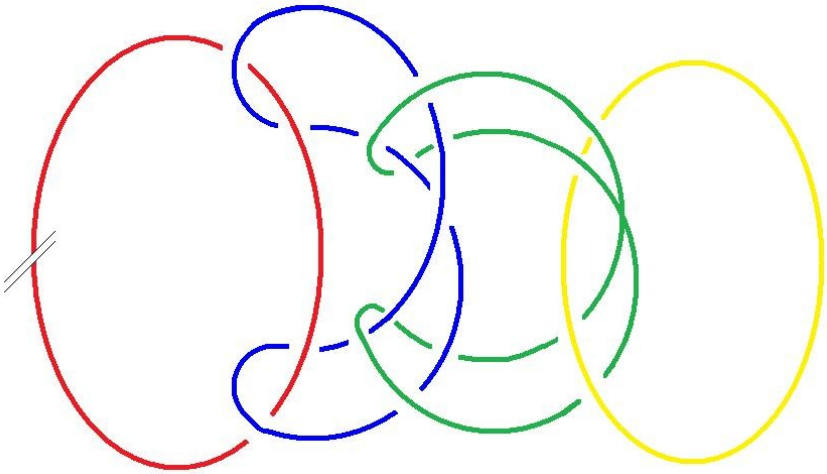
这在第二幅图上可以看出来……非常清楚的是，情形相同。我的意思是，沿着这里所示的［同心］轨迹切断，三元博罗米结就会解体；因为非常清楚，即使处在环面状态，你们在那里看到的两个图形也会解体——我的意思是会彼此分离——如果翻转后的环面沿我所谓的纵向［同心］被切开的话。相反，另一个方向，即横向［垂直］，并不会释放第三个环面，纵向则会释放它。因此，对于翻转后的环面，仍然必须作出同样的选择，视人们想不想让博罗米结解体而定。

右边的图：



这幅图把包围在外的环面应当怎样切开具体呈现出来，以便——我想你们看得出来——释放那三个、剩下的三个环面。很清楚，像这样画出这些东西，我们就会看到，我在这里临时标作 2 的环面从 3 中释放出来，继而 3 又从 4 中释放出来。

我要提出下面这一点；它的开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安排四元结构的图示方式时，那个叫苏里的人有所偏好。我的意思是，他更愿意表明四元结构应当这样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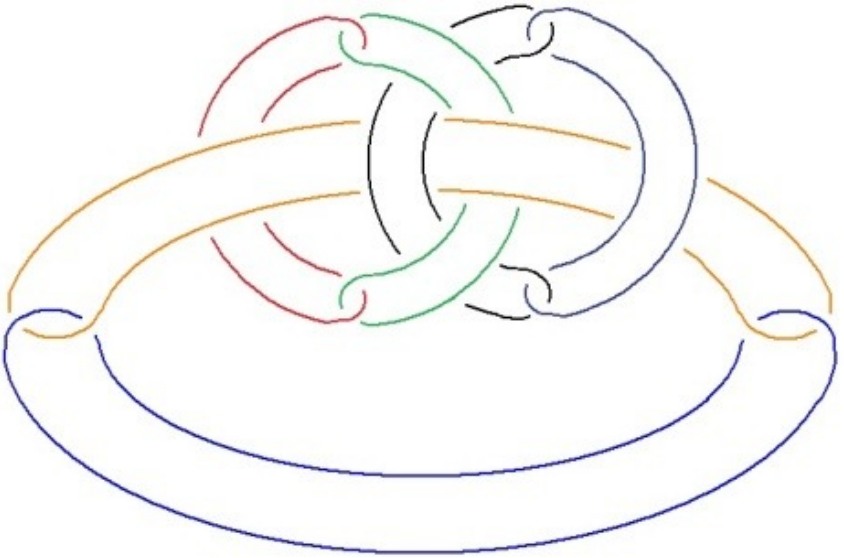


这同样是一个博罗米结。

但是我要提出，存在一种六元博罗米结，它不同于那种可以说会“一前一后排成一串”的博罗米结。这是一种更复杂的博罗米结；我给你们展示它的组织方式。也就是说，相对于我最先画出的两个环，这两个环等价于一个在另一个上面所产生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博罗米结必须这样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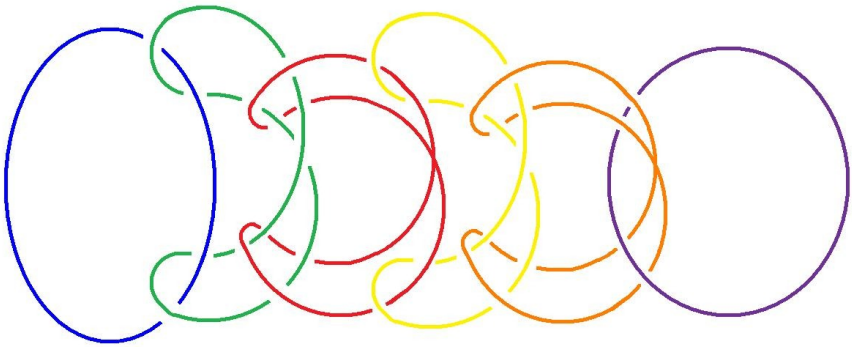
- 位于那个处在上方的环之上，
- 并位于那个处在下方的环之下。

这就是你们在那里看到的：它位于那个处在下方的环之下，又位于那个处在上方的环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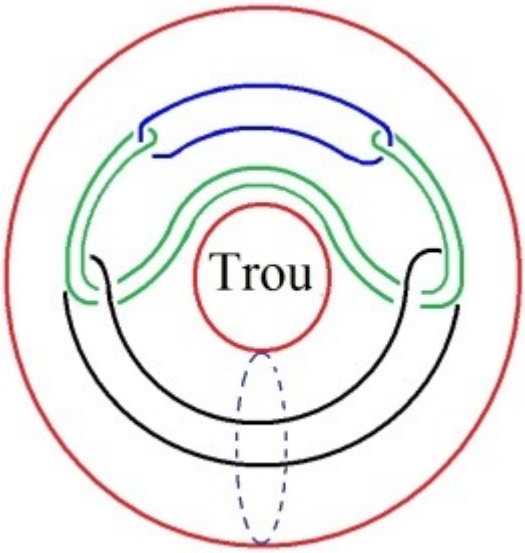
这画起来并不方便。这里是处在下方的第三个环。关于图中所示的这两对环，你们只须注意到这个在上方，于是第三对环便从上面和下面绕过那个处在下方的环。

我提出一个问题：把这里的某一个环翻转，会不会得到与我所谓的“串列式”图形相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图形像这样依次呈现为 1、2、3、4、5、6，整体终止于这里的这个圆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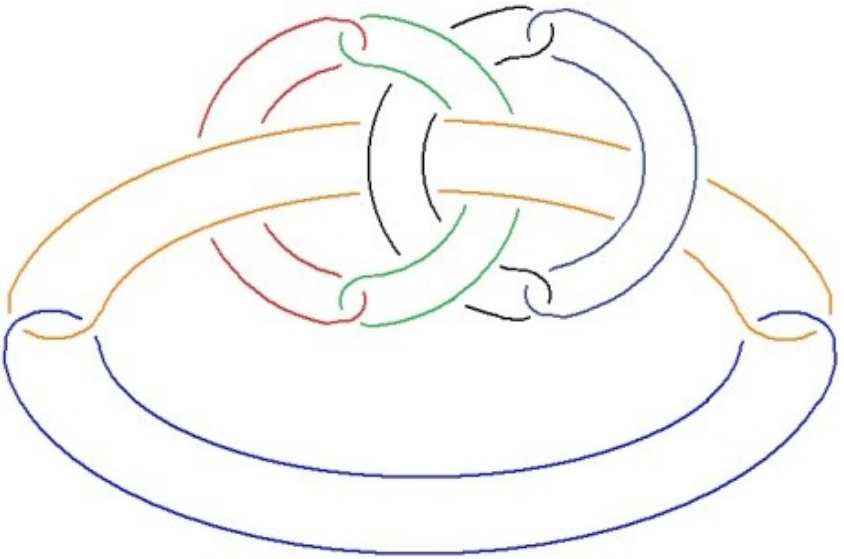


把这样构成的“六元结构”翻转，会不会得到与翻转这里三个环中的任意一个相同的结果？

我们已经有一项提示答案的线索：结果会不一样。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把我称作“串列式”的这六个环中的任意一个翻转，将会得到类似这里所示的东西：



相反，这幅图的翻转方式会给出不同的东西。



我为自己直接把苏里牵扯进来而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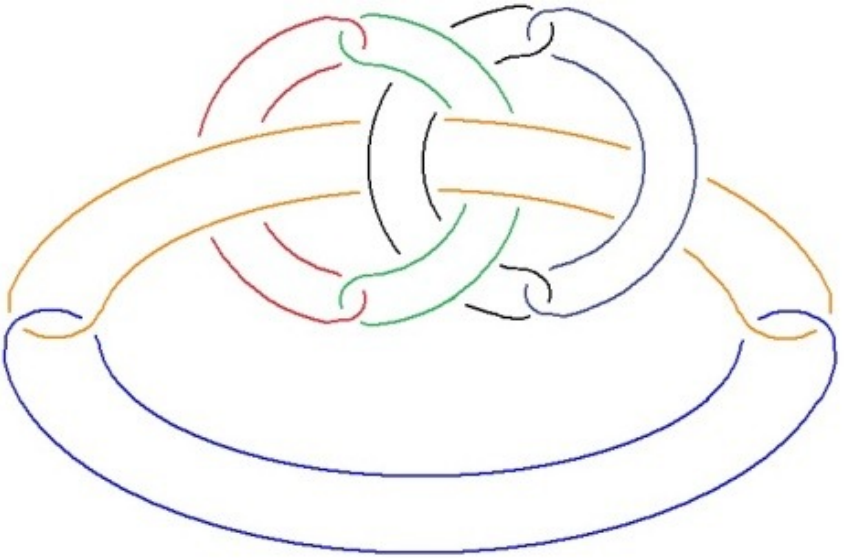
他引入了我今天所陈述的东西，这无疑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我所谓的纵向切割与横向切割之间的区分至关重要。

我想，这里的这道切口已经为你们提供了足够的说明。

切口的形成方式完全是决定性的。

把我在这里标出的六个环之一翻转，会发生什么？



这一点很值得弄清楚；我把它重新交到你们手里，希望由此得到最终答案。

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第3课 · 1977年12月20日

我在不可说之中工作。

说不同于说话。

受分析者说话，他作诗。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当他做得到时，他就在作诗；这种情况很少见——但他“是艺术”（il est art）[注]。我在这里切断，因为我不想说“时间晚了”（il est tard）。

> [注] Il est art 与 il est tard 读音相同；拉康在说出后者之前“切断”，同时把这次中断落实为下一段所说的分析家的切割。

分析家则切断——也就是作出裁断[注]。

> [注] Trancher 既可以指以刀刃切断，也可以指作出裁断、决定。它在这里紧接拉康的“我切断”（je coupe），又引出下一段的“切割”（coupure）；正文因此保留物理切断与分析行动的双重意义。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他所说的是切割，也就是说，它参与了书写；只不过对分析家而言，他在拼写上制造歧义。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他以不同的方式书写，让它凭借正字法、通过不同的写法，听来成为不同于所说的另一回事，不同于带着说的意图——也就是有意识地——说出的东西，姑且假定意识能走得很远的话[注]。

> [注] Sonner autre chose 字面上既涉及“发出声音”，又指“听来成为另一回事”。这里的重点不是发出另一种声音，而是同一言说因拼写不同而在书写中产生另一层意义。

因此我才说，无论在受分析者所说的东西中，还是在分析家所说的东西中，都只有书写。

意识走不了多远；人们说话时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正因此，受分析者说出的总比他意欲说出的更多。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分析家通过阅读受分析者意欲说的东西来作出裁断——姑且假定分析家知道自己本人想要什么的话。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这一切之中有很大的余隙，也就是自由意义上的余隙。它在运转，也就是这个词通常所具有的意义。

这一切仍没有告诉我自己，我是怎样滑进博罗米结，又怎样偶尔发现自己的喉咙被它勒紧的。必须说，博罗米结是在思想中构成质料的东西。质料，就是可以被打碎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Étoffe与tissu：质料、织物与实在界 ・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这里也取这个词通常的意义……可以被打碎的东西，就是那种维系在一起、又偶尔具有柔韧性的东西，例如人们所谓的结。

我是怎样从博罗米结滑向把它想象成由环面组成，又从那里滑向翻转每一个环面的想法？正是这条道路把我引向了一些构成隐喻的东西，一些天然的隐喻——也就是说，只要语言学这种东西存在，它们便与语言学相合。但是，隐喻必须以隐喻的方式来思考。

隐喻的质料[注]，就是那种在思想中构成质料的东西，或者用笛卡尔的话说，是“广延”，换言之，是身体。

> [注] Étoffe 可指布料，也可指构成某物的材料、质料。这里紧接 fait matière、“广延”与“身体”，正文取“质料”；它的“布料”义仍与后文 tissu（织物）形成持续的织物隐喻。

相关知识卡 Étoffe与tissu：质料、织物与实在界 ・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这里的裂隙一如既往地被填满了。

这里所表现的身体是身体的幻想。

身体的幻想，就是笛卡尔所想象的“广延”。

笛卡尔的“广延”与幻想之间存在距离。

分析家在这里介入，给幻想染上性的色彩。

诚然，性关系不存在，除非是在幻想之间。

应当用我曾赋予幻想的那种重音来标记它；当时我指出，几何学……

［拉康在黑板上写：］“l’âge et haut-maître hie”[注]……几何学是由幻想编织而成的，所有科学也随之一并如此。

> [注] 黑板上的 l’âge et haut-maître hie 是把 la géométrie（几何学）按声音拆写成另一串词，借书写制造同音歧义。

相关知识卡 科学作为幻想与苏醒的不可思考

最近我读了一个叫作《数学世界》（The World of Mathematics）的玩意儿——一共四卷。

正如你们所见，这是英语。

根本不存在什么“数学世界”。

把那些文章串在一起就够了。

但这不足以构成人们所谓的世界，我是说一个能够自持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奥秘仍然完好无损。

那么，知识究竟意味着什么？知识是引导我们的东西。

正因此，人们才会用本能一词来翻译这里所说的知识；其中包括被表述为“依思”（appensée）的东西。我这样书写，是因为它与“支撑”（appui）构成歧义。

前几天，当我说科学无非是一种幻想、一个幻想性的核心时，

我当然“跟随”（suis）——但取 suivre（跟随）的意义[注]……与某个人在一篇文章中所期望的相反［J.-B.　　蓬塔利斯发表于《世界报》的文章］，我想在这块地盘上会有人跟随我。

> [注] Je suis 既可理解为“我是”，也是动词 suivre（跟随）的第一人称形式；本段随后以 suivi（被跟随）延续这一双关。

在我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

科学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东西，在任何人的生活中都没有分量，尽管它会产生效果，比如电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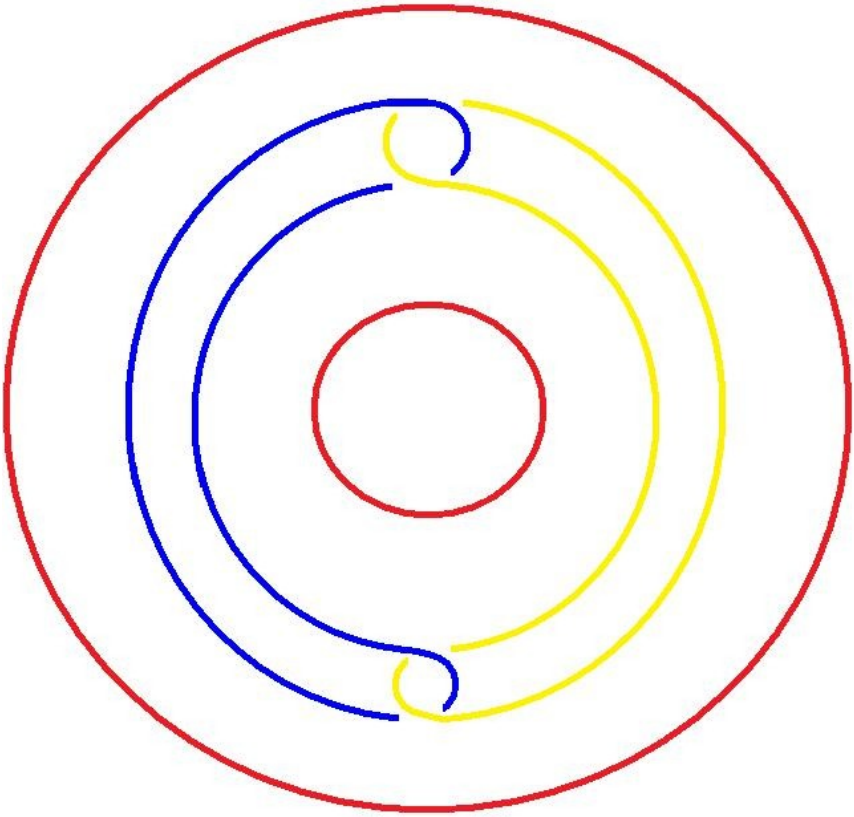
但它的效果仅仅依赖于那个——我要这样写——“信在其中 / 长在其中”的幻想（hycroit）[注]。

> [注] Hycroit 把 y croit（相信它、信在其中）与 y croît（在其中生长）压进同一个书写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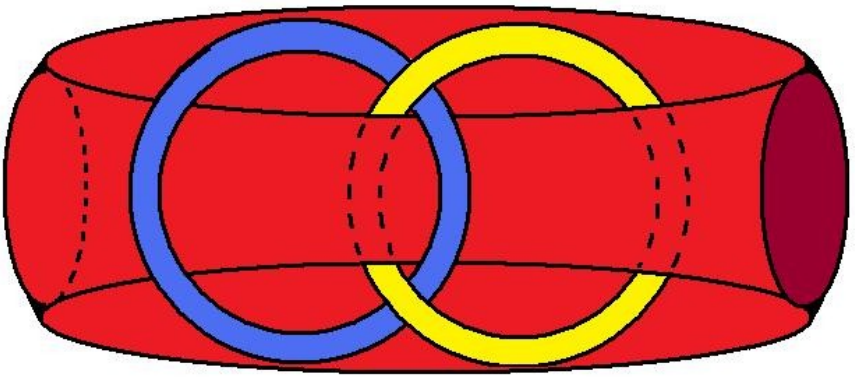
科学与人们特别称作死亡驱力的东西相连。

事实是，生命凭借与幻想相连的繁殖这一事实而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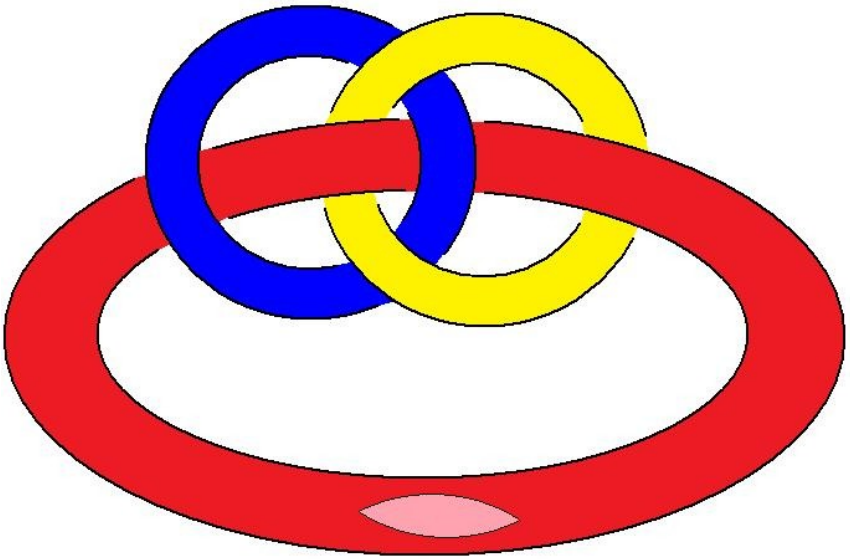
就是这样。前几天，我给你们画了一个环面，并请你们注意它是一个博罗米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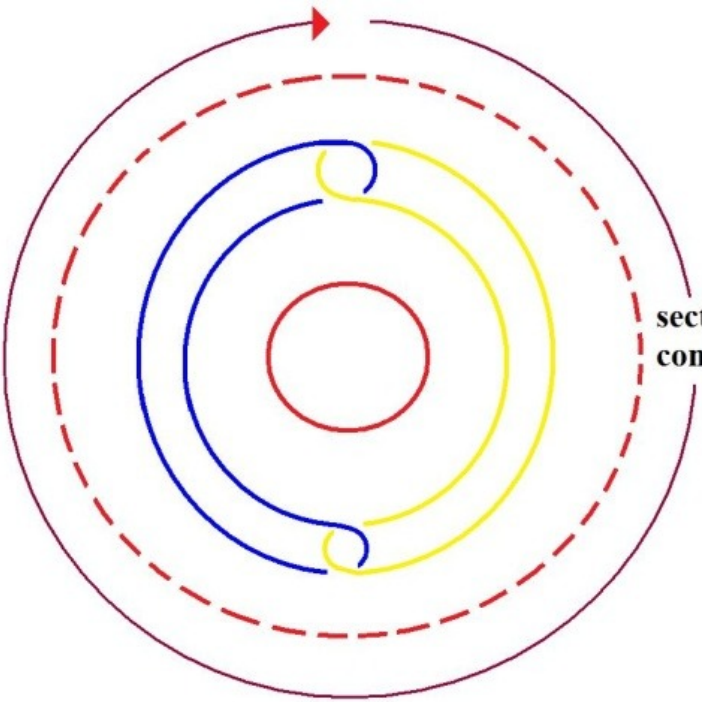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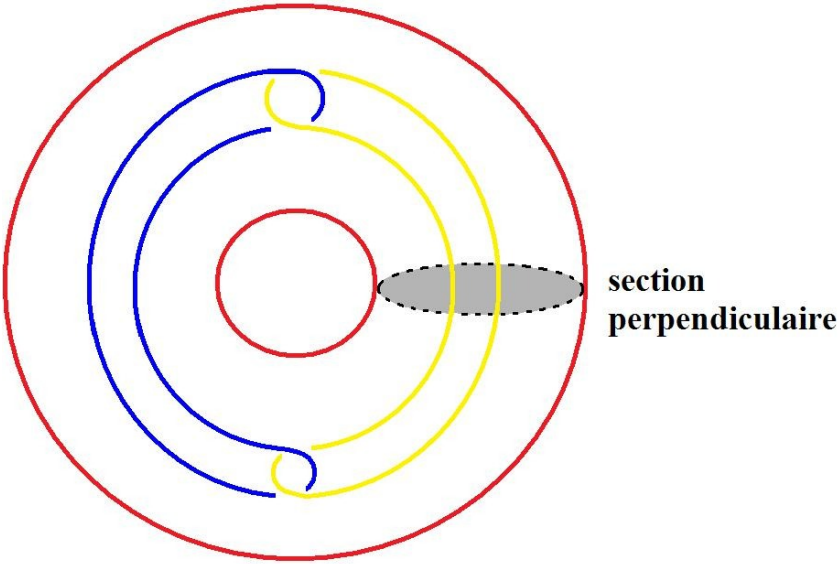


←



我的意思是，这里有三个组成部分：翻转后的环面，以及你们在那里看到的两个绳圈；这两个绳圈同样也是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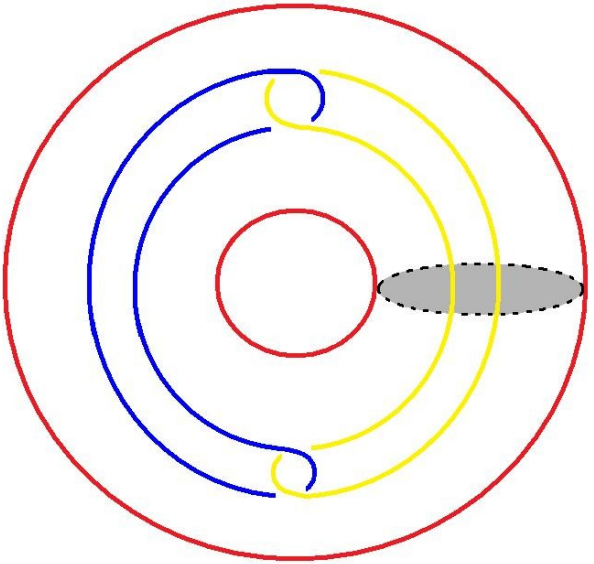

section
concentrique



我还请你们注意，如果我们像这样切开这个环面，也就是像我所说的那样，相对于环面作纵向切割，那么得到博罗米结的那种切割效果并不令人惊讶。

相反的结果才会令人惊讶。这与像这样切开是同一回事……

我在这里把图补完，因为我刚才留下的这个博罗米结尚未画完……这与像这样切开是同一回事：



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切口与人们所谓的孔洞“垂直”［把孔洞包含在内］，与这个切口相反。

但是很清楚，如果图形得到补全，也就是这里重新粘合起来，如果这里发生了某种接合，那么圆形切割会使博罗米结保持完整；而在那里重新出现的正是同一种切割，正是由我所谓的纵向切割所产生的那种切割。

切割无非是把整个博罗米结消除掉的东西。

因此，只要注意到把相关的环面翻转并作恰当处理以后，它能够重新粘合，这就是某种可以修复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环面的暗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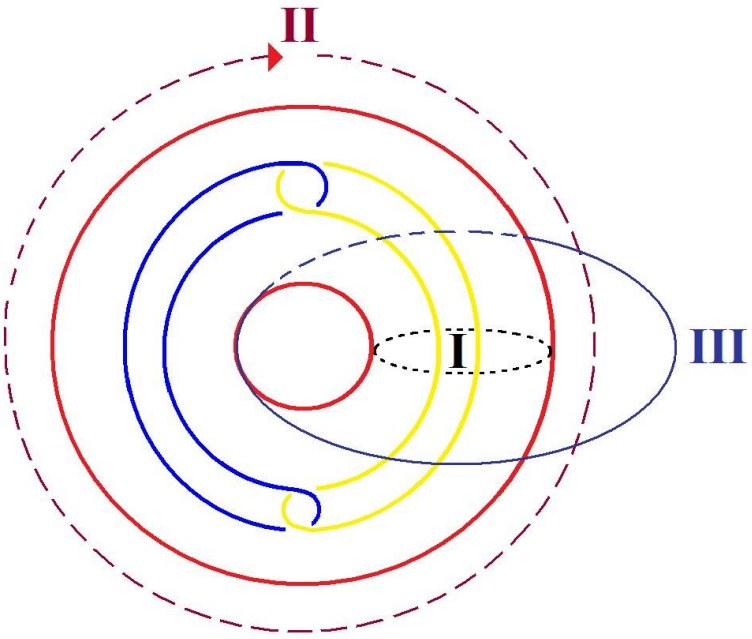
变形后的环面的暗示，我是说由翻转构成的环面的暗示……容我这样说，环面的暗示又给结的牢固性加上了一层。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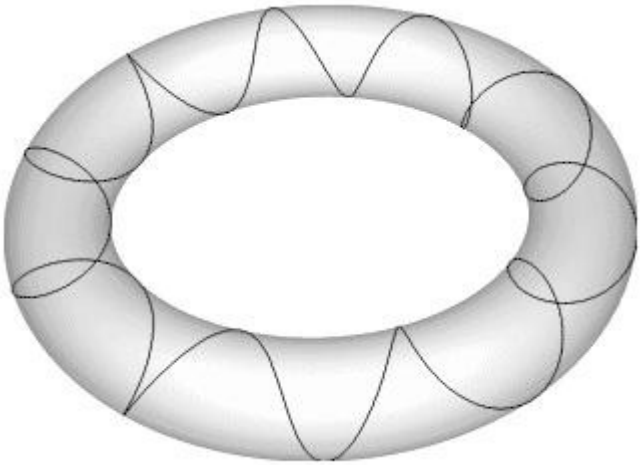
条件是与孔洞垂直地切割……我们看到的是，这时环面维系住了博罗米结。

只要一道切割参与了所谓与孔洞“垂直”的切割，它就会把结维系住。

假设我们在这里［II］所作的切割参与了我们在这里［I］所作的切割，也就是说，某种具有这种性质的东西［III］确立起来；换句话说，切割绕着环面转了一圈。



我们会得到下面这个图形：



环面的翻转抵消了切割所造成的效果。

切割的幻想足以维系博罗米结。

要有幻想，就必须有环面。

把幻想与环面等同起来，正是那种可以说为我对环面翻转的想象提供根据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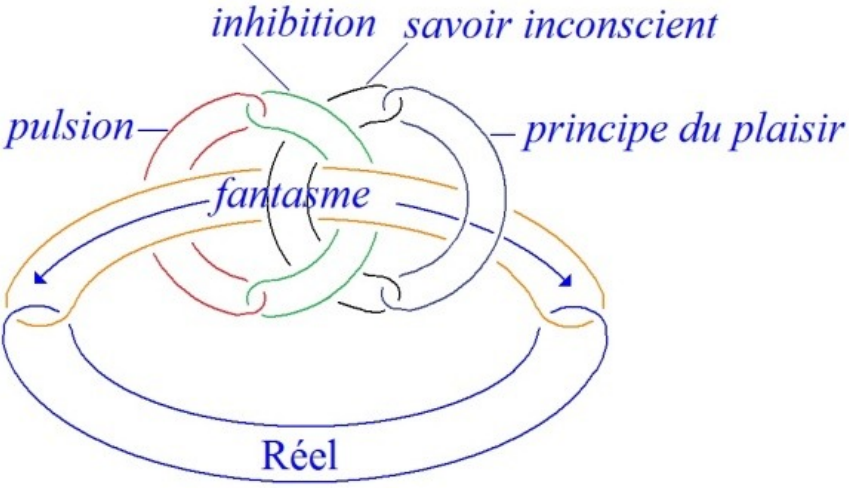
现在，我要画出前几天被我称作“六元环面”的东西。

请想象一下，从我刚才所作的图示中能够推导出什么。

这里有一个对子：“驱力—抑制”。例如，我们取这一对：“驱力—抑制”。

同样，对于其他部分，我们把下一对称作“快乐原则—无意识”。

由此很容易看出，无意识就是那种引导我们的知识，而我刚才把它称作“快乐原则”。



要紧的是注意到第三项，我是说由此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东西……

请原谅，这些结总是非常难画……在这里，你们有一种比我不得不在那里修正的画法更好的方式，来表现我所谓的：

- 快乐原则—知识，
- 驱力—抑制，
- 而在这里，第三项表现为实在界与幻想的配对。

这是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现实并不存在。

现实仅由幻想构成；而幻想也同样是为诗提供质料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科学作为幻想与苏醒的不可思考

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科学发展，是某种由于人们所谓的性关系——我们不知道经由什么路径——涌现并闯入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某种作为科学而运转的东西？

那是诗。读到这部《数学世界》使我确信了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科学作为幻想与苏醒的不可思考

有某种东西借助在人类物种中被还原为性关系的东西而成功通过。

在人类物种中，什么被还原成了性关系？

这是某种让我们很难把握动物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东西。

动物会计数吗？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也就是所谓的可感证据。

就科学而言，一切都从计数开始。

无论如何，即使这种实践本身也是诗——我说的是那种叫作分析的实践。

相关知识卡 科学作为幻想与苏醒的不可思考

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人为什么能在他自己的诗中取得成功——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能创立一门分析之术？

这一点仍然完全成疑。

为什么人们会记住某些取得成功的人？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成功做出的东西就是有效的。

我在这里所做的——正如那个有常识的人阿尔都塞所指出的——是哲学。

但哲学就是我们唯一会做的东西。

我的博罗米结也是哲学。

这是我尽己所能操弄的哲学；我所沿循的潮流来自弗洛伊德的哲学。

陈述"无意识"这个词，无非就是一种用来写成历史（Histoir-e）的诗。

但是，历史（Histoire）——正如我有时所说——历史就是歇斯底里（hystérie）。

如果弗洛伊德确实感觉到了歇斯底里者那里发生的事情，如果他围绕歇斯底里者编造故事，那显然也不过是一桩历史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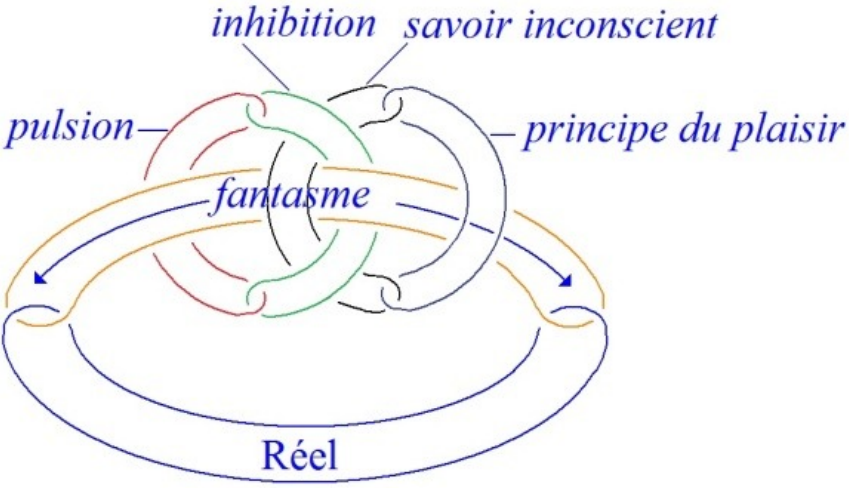
马克思同样是一位诗人；这位诗人的优势在于，他成功造就了一场政治运动。

此外，如果他把自己的唯物主义限定为历史的，那肯定不是没有用意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历史中取得化身的东西。

我刚才关于构成思想的质料所陈述的一切，无非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谈论这些事情。

关于弗洛伊德，我们可以说，他以一种使事情取得成功的方式安置了这些东西。但这一点并不确定。



这里所涉及的全部，是这样一种组合：为了使这一切保持连贯，我被引向标示下列各项之间的某种关系：

- 驱力与抑制，
- 以及快乐原则与知识——当然是无意识知识。

请特别注意，这一项在这里，而这里是第三个组成部分；我的意思是，幻想就在这里，还有那种碰巧被我标示为实在界的东西。

对于弗洛伊德学说中所涉及的东西，我确实找不到比这种以隐喻方式将其形象化的办法更好的了。

在我看来，从质料上说真正过分的，是把如此之多的质料归到性上。

我很清楚，确实存在激素，激素也是科学的一部分；但很明显，这恰恰是最为浓稠不透的一点，其中毫无透明可言。

好，我就讲到这里。

第4课 · 1978年1月10日

我有些劳累过度，因为星期六和星期日召开了我那所学派的大会。

由于大家更希望——确切地说，是西马托斯更希望——只有这所学派的成员参加，我们去了一个有些远的地方，我好不容易才回来。

有个人——是一个和我交谈的人——有个人期待从中得到……

鉴于议题不是别的，正是我所谓的“渡越”（la passe）……有个人期待从中得到一些关于分析终结的启发。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分析的终结是可以界定的。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分析的终结，就是一个人绕圈两次，也就是说，重新找到了囚禁自己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再次把绕圈重复两次，未必有此必要；只要看见自己被什么俘获就够了。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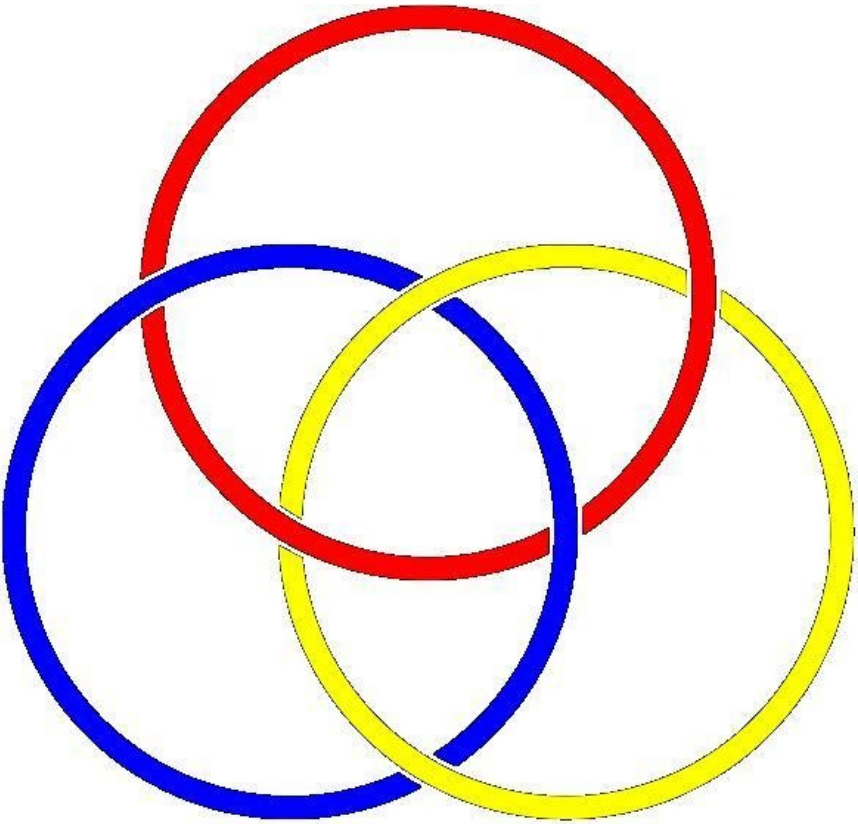
而无意识就是这个，它是实在界的一个面向……

也许在多次听我讲过以后，你们已经有了一个观念——

也许你们已经知道我所谓的实在界是什么……它就是我们所深陷其中的东西的实在界面向。有一个名叫苏里的人，他愿意留心我关于绳圈所作的陈述；他问我，这意味着什么，他能像这样书写绳圈又意味着什么。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因为他正是这样书写它们的。



分析并不在于让人从自己的 sinthome 中解脱出来……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因为我就是这样书写“症状”（symptôme）的……分析在于让人知道自己为何深陷其中。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存在象征界。

象征界就是语言：我们学会说话，而这会留下痕迹。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它留下痕迹，并由此留下后果；这些后果不是别的，正是 sinthome。而分析在于……

不管怎样，分析里还是有一种进步的……分析在于意识到自己为何会有这些 sinthome；因此，分析与知识相连。这非常可疑。

相关知识卡 Sinthome：语言痕迹与分析并非症状清除

这非常可疑，并且为所有暗示大开方便之门。

恰恰应该避开这个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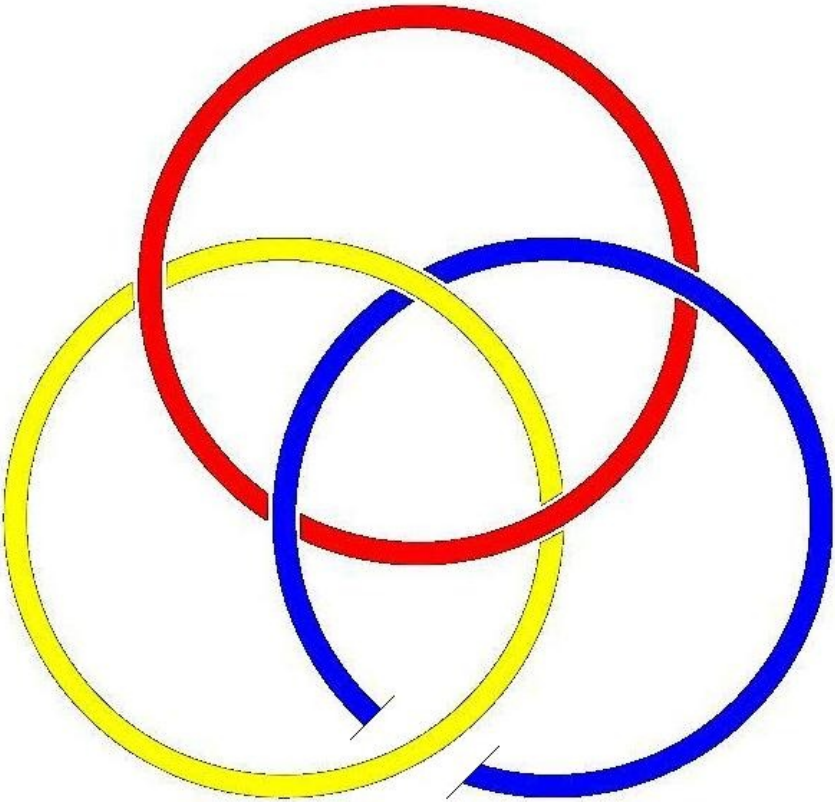
无意识就是这个：我们学会了说话，并由此任由语言向自己暗示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试图做的，是阐明分析究竟是什么。

只有当有人向我——向我本人——请求分析时，我们才能知道它是什么。这就是我构想分析的方式。

也正因此，我才一劳永逸地画出了这些绳圈；当然，我在图示它们时总是画错。

我的意思是，在这里：



正如你们清楚看见的，我不得不在这里作一道切割；尽管我原本已经为这道切割作好了准备，我仍然不得不把它重画一遍。

计数很困难，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不用两种数码就不可能计数。

一切都从 0 开始，人人都知道 0 极其关键。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9

结果是，这里［0］就是 1。

这正是它如何从 1 开始，也正是这里［1*］的 1 与那里［0］的 1 如何彼此区别。

当然，在这里标出那个使 16 成为可能的 1 时，起作用的并不是同一种数码。

数学以书写物为参照，以书写物本身为参照。

而数学思想，就是人们能够表象一个书写物这一事实。

书写物之表象的联系——若不是它的场所——究竟是什么[注]?

> [注] 法文把 lien（联系）与 lieu（场所）并置为 Quel est le lien, sinon le lieu… ?；两词音形相近，sinon 又可表示“若不是 / 不如说”。Staferla 与依据录音、Chollet 版整理的工作本在此措辞一致。中文无法同时保留音近与句法修正，正文保留“联系—场所”的转换。

我们受到这样一种暗示：实在界不断被书写。

正是通过书写，强制才得以发生。

实在界终究还是被写出来了。

因为必须这样说：如果实在界不被书写，它又会如何显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在界在这里；它凭借我的书写方式在这里：书写是一种人为装置。

因此，实在界只能通过一种人为装置显现，一种与言说乃至与说的存在相连的人为装置。

而说关乎人们所谓的真理。正因此，我才说，真理是不能被说出的。

在这场关于渡越的事情中，我被引向……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因为渡越是我——如人们所说——“创制”出来的，是我在自己的学派中创制出来的……我希望知道，一个受分析者为了使自己成为分析家——我的意思是，开始接待前来向他请求分析的人——他的心智中究竟可能涌现什么。

这也许可以通过书写来完成。

我曾向某个人提出这个建议，而他不只是赞同，甚至非常赞同。

通过书写来完成渡越，有可能比目前的做法更接近我们所能触及的实在界；因为我曾试着向自己的学派提出，可以由某些人来指名渡越者。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麻烦在于，这些书面材料不会有人读。

凭什么这样说？凭这一点：人们已经读了太多书写物。

那么，它有多大机会被人阅读?

它就这样躺在纸上；但纸也包括卫生纸。

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存在所谓的卫生纸，也就是人们用来擦屁股的纸。

所以，不可能知道谁在阅读。

无意识中肯定存在书写，哪怕只是因为梦——无意识的原则，这是弗洛伊德的说法——口误，乃至诙谐，都是由可读性来界定的：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 一个梦，人们把它做出来，却不知道为什么；事后，它就可以被阅读，
- 一个口误也是如此，
- 而弗洛伊德关于诙谐所说的一切，正是把它视为与书写这种经济相连——一种相对于言说的经济。

知识就在于可读之物。总而言之，它很短。

相关知识卡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关于转移，我曾谨慎地提出，它是主体……

一个主体总是被假定的；当然，主体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被假定者……被假定知道。这个说法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被假定知道如何以另一种方式阅读”。

相关知识卡 “无意识具有语言一样的结构”的适用范围 · 分析解释中的歧义、书写与切割 ·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这里所说的“另一种方式”，正是我也写成如下形式的那个东西：$S(A)$。

“另一种方式”（autrement）是什么意思？

这里所涉及的是大写的 A，也就是大他者（grand Autre）。

这里的“另一种方式”[注]，是否只是意味着不同于人们所谓心理学的那套胡言乱语？不！

> [注] Staferla 在此把第二个 Autrement 加引号并大写，容易使它直接回响上一段的 grand Autre（大他者）；依据录音并参考 ELP Chollet 版整理的工作本则写作小写 autrement，并以逗号断句。正文因此保留普通的“另一种方式”义，不把原译“大他者式方式”当作确定字面义；它与“大他者”的回声则保留在本注中。

“另一种方式”标示一个缺失：这里所涉及的是以另一种方式缺失。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种方式”是否意味着采用不同于任何人的方式？

正是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的构想确实成问题。

开辟道路，给自己表述的东西留下痕迹，这就是教导；而教导也无非是绕圈。

人们就这样陈述了出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名叫康托尔的人创立了集合论。

他区分了两类集合：一种是可数的集合……

而且——他注意到——这是在书写内部，也就是说，正是在书写内部，

他使例如整数序列与偶数序列等价……只有从证明一个集合具有一一对应关系的那一刻起，它才是可数的。

但恰恰在分析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歧义。

我的意思是，从这个实在界与……发生混淆的那一刻起……

我们不得不把这个实在界称作“物”……这个实在界与语言之间存在歧义，因为语言当然是不完善的；这恰恰是所有最可靠的言论所证明的东西。

语言是不完善的。有一个名叫保罗·亨利的人在克兰克西克出版社出版过一本书[注1]，题为《语言：一种糟糕的工具》。

> [注1] 保罗·亨利：《糟糕的工具》，克兰克西克出版社，1977 年，“语言的地平线”丛书。

没有比这说得更好的了。语言是一种糟糕的工具，也正因此，我们对实在界毫无观念。

我想在这一点上作结。

无意识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东西；这并不妨碍人们计数，以两种方式计数，而这两种方式都只是书写方式。最为实在的东西就是书写物，而书写物具有混淆性。

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正如你们所见，我确实有理由感到疲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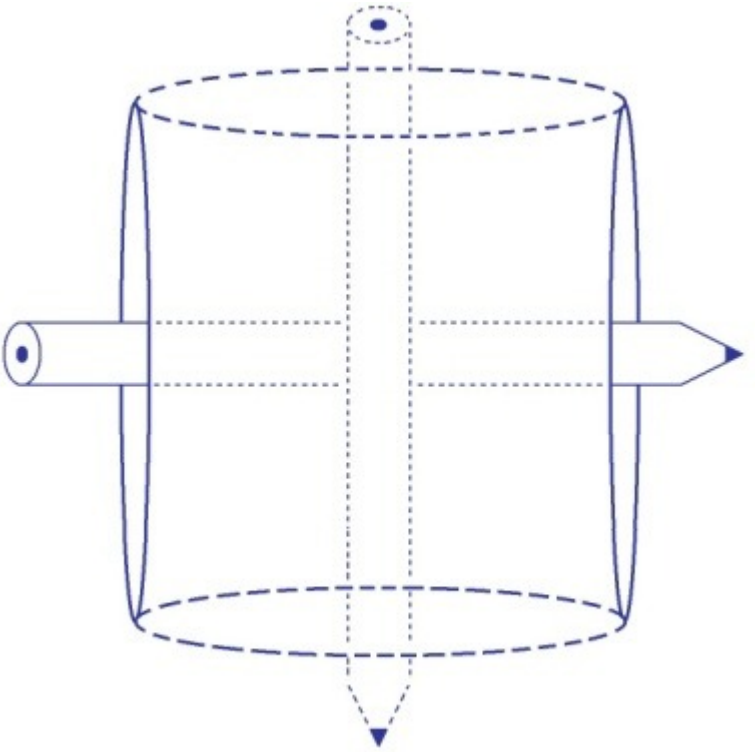
第5课 · 1978年1月17日

皮埃尔・苏里

拉康　没有什么比环面更不对称了，这一望即知。

我刚刚见到苏里——他在哪里？他在那里——我刚刚见到苏里，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他立刻为我说明了这里所涉及的东西，用他自己做的一个小构造向我标明了我不能说是“正在陈述”的东西何以有充分根据。因为说实在的……就是这样！



现在我要把它展示给你们，让它在你们中间传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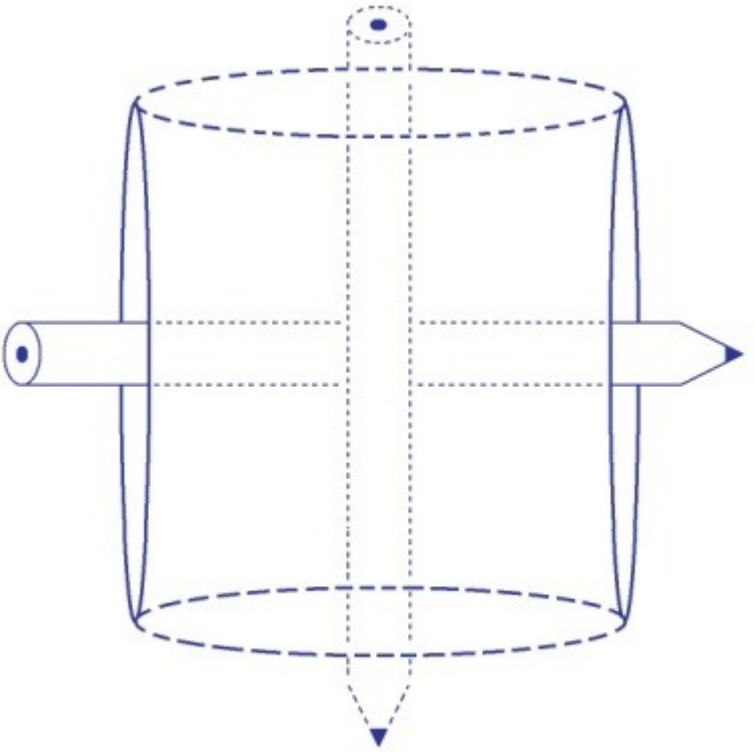
这是苏里好意为我制作的一个构造。

你们会看到，这里有一条通道；这里构造出的东西具有双层厚度。为了标示整张纸，这里有双层厚度，那里却只有一层——我的意思是，在整张纸形成的这个层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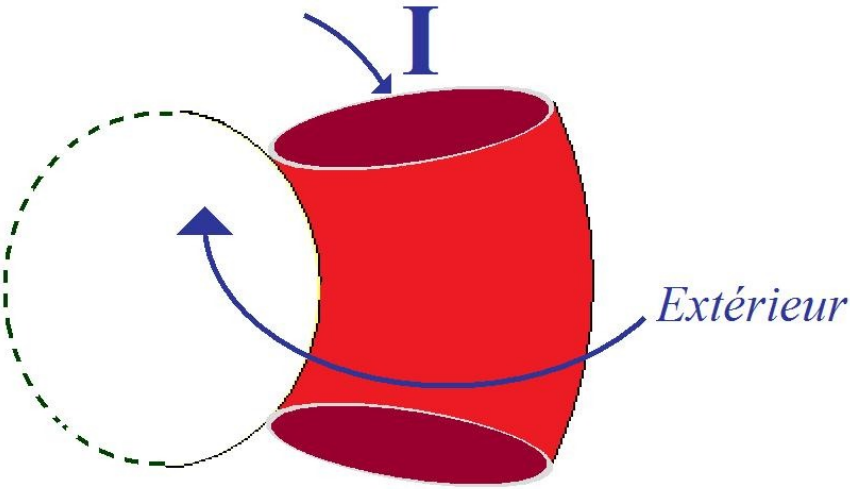
因此，在这里形成双层厚度的东西后面，只有第三层。好了，我把这张纸片传给你们。

我建议你们利用这处双层厚度，看出它是一个环面。

换句话说，这个东西：



大致是这样构造的：



也就是说，手指从这里［I］穿过去；但那里则可以称作环面的外部，它与其余的外部连续——我把它做好，传给你们——这就是我所谓的不对称。就是这样！

我也把这称作“形成孔洞的东西”，因为一个环面会形成孔洞。我终于做到了……

不是立刻做到的，而是经过了若干次近似……我终于让你们形成了孔洞的观念。环面被认为是有孔的，名副其实。人们所谓的“人”身上不止一个孔洞，甚至简直是一只漏勺：我从哪里进入（j’entre où）？

对于“每一个人”（原文拆写：tout tétrume un）来说，这个问号有它的答案……

我看不出为什么偶尔不能把它这样写……我刚才说，这个问号对于“每一个人”（tout tétrume un）都有它的答案：我要把这个答案写作“爱—死”（l’amort）[注]。

> [注] Tout tétrume un 是对 tout être humain（每一个人）的听音拆写；l’amort 则把 la mort（死亡）写成一个同时牵出 amour（爱）声音的合成形式。这里保留其书写歧义，不把它化约为单一释义。

那些……身上有一种奇怪之处……

因为为什么不把它也这样写作“les trumains”呢？我在这里把它写成复数……“les trumains”身上有一种奇怪之处……

为什么不也这样写呢？在法语中采用这种拼法是有根据的：“les”这个复数标志完全可以取代“l’être”（存在）；后者正如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个系词，也就是说并不值几个钱。由于人们对它那种“amphest”式的——晦涩绕口的！——用法，它并不值几个钱。[注]……奇怪的是，人非常执着于成为会死的。他把死亡独占了！

> [注] Les trumains 是对 les êtres humains（人类）的另一次听音改写，并让复数冠词 les 取代 l’être。原转录中的 amphest 本身不稳定，可能来自现场语音与 amphigourique（晦涩绕口的）的牵连；译文保留原拼法而不强定词源。

尽管所有生命都注定会死，他却只想让死亡归自己所有！

因此，人们才会围绕葬礼开展那么多活动。过去甚至有人悉心让一种我写作“世俗者—生命之外”（laïque hors la vie）的东西长存[注]；他们把尸体制成木乃伊，以此让它长存。

> [注] 这里的法文书写由现场语音转录而来，既可按字面读作“世俗的 / 非宗教的，处在生命之外”，又与后文被保存的尸体相连；证据不足以确定唯一的拆词方式。

必须说，“后来出生的人”倒是把这件事好好整顿了一番！这些木乃伊被人狠狠折腾过。

我向我女儿打听过……

因为我的法希词典里没有“木乃伊”这个词……我向我女儿打听过……

她好心特意费尽力气找来一本法希词典……我向我女儿打听过［笑声］，于是得知“木乃伊”在希腊语里这样说：σκελετόν σώμα［squeleton soma］，即“骨架—身体”。木乃伊恰恰是为了保存身体的外观。Τήρητιχομενον σώμα［terétikomenon soma］，这是她还告诉我的另一个说法；我的意思是，Τήρητιχομενον σώμα 意为“阻止腐烂”。

埃及人无疑喜欢新鲜的鱼；很明显，在把木乃伊化应用到死者身上以前……

至少有人在这个场合向我提出过这个看法……木乃伊并不特别令人开胃。

因此，人们才会毫无顾忌地摆弄所有这些极易破碎的木乃伊。

“后来出生的人”正是把精力花在了这件事上。

这在克丘亚语里有一个说法，也就是库斯科一带的说法——库斯科是这样拼的——那里有时会说克丘亚语。

那里之所以还说克丘亚语，是因为西班牙人……

因为人人都说西班牙语……西班牙人注意保存这种语言。

我所谓的“后来出生的人”，在克丘亚语里叫作“在母亲腹中形成的人”，写作……

因为克丘亚语有自己的书写……说作：Runayay。

这就是我从一位——天哪！——我要称之为“软腭音者”（vélaire）的人那里学到的东西。

一位教我“产下”（vêler）克丘亚语的软腭音者，也就是教我把它当作自己的母语、把它生出来的人。[注]

> [注] Vélaire 指软腭音，也可在这里指使用软腭音的人；拉康随即以近音动词 vêler（母牛产犊）把“发音”改写成“产下语言”。

必须说，这位软腭音者有机会向我解释，克丘亚语在很大程度上要经过软腭（voile），送气非常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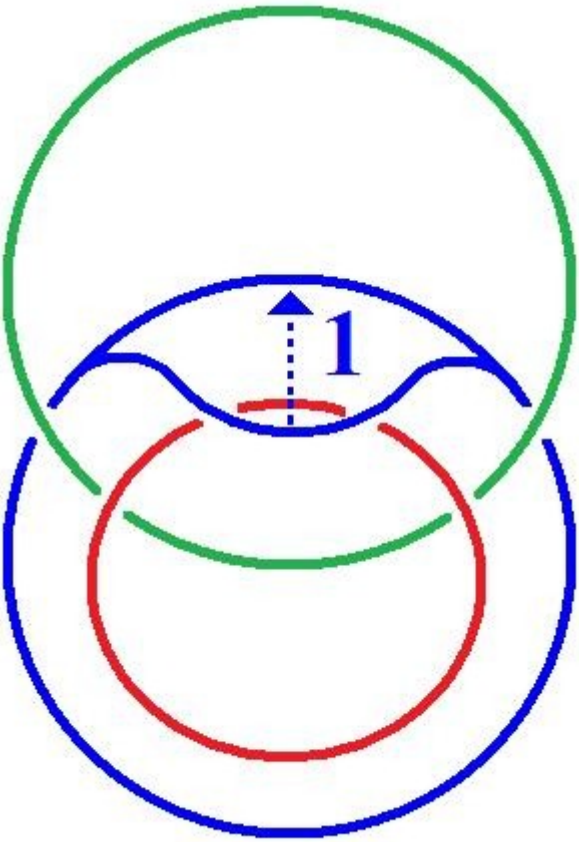
一个名叫弗洛伊德的可怕家伙，炮制了一套被他称作“分析”的含混说法——没人知道为什么——以陈述唯一要紧的真理：在“les trumains”那里，性关系不存在。这是我从中得出的结论。

在亲身经验过“分析”以后，我终于把它表述出来了。对……我终于把它表述出来，费了不少力气……而正是这一点使我注意到，必须制作几个博罗米结。

假设我们遵循这条规则，也就是像我所说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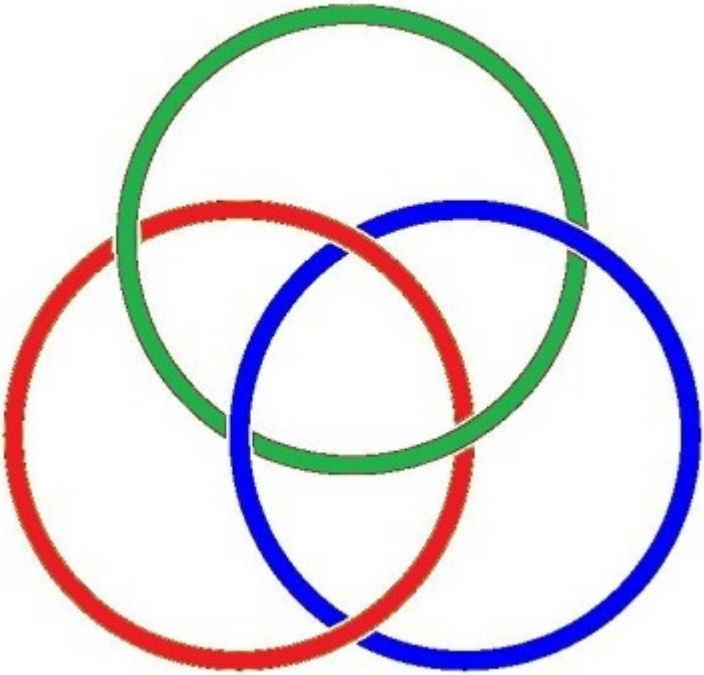
- 从处在上方的环之上经过，
- 从处在下方的环之下经过。

那么，很明显——正如你们所见——这并不成立。



也就是说，你们只须把这里［1］抬起来，就会看见一个在上、一个在中、一个在下；因此，三个环彼此自由。正因此，它必须是不对称的。

它必须像这样，才能重现我第一次画出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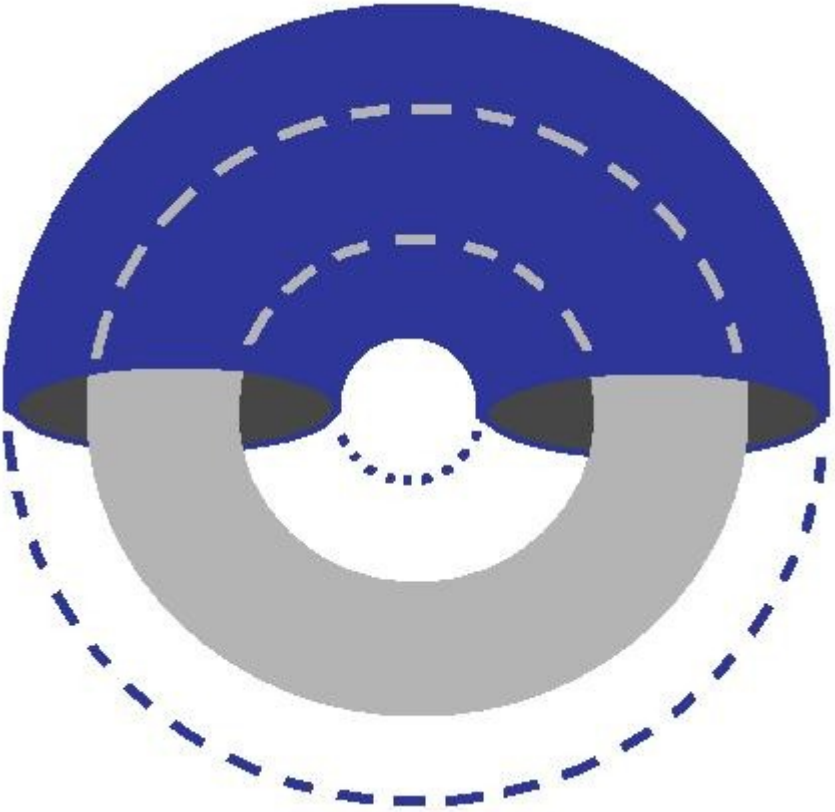


这里必须在下，这里在上，这里在下，而这里在上。正是凭借这一点，才有博罗米结。换句话说，上下关系必须交替。它也完全可以向另一个方向交替，而不对称恰恰就在这里。

我试着弄清下面这个事实包含什么……最好不要让黑线与红线相交超过两次。也可以让它们相交超过两次，可以让它们相交四次；这并不会改变博罗米结的真正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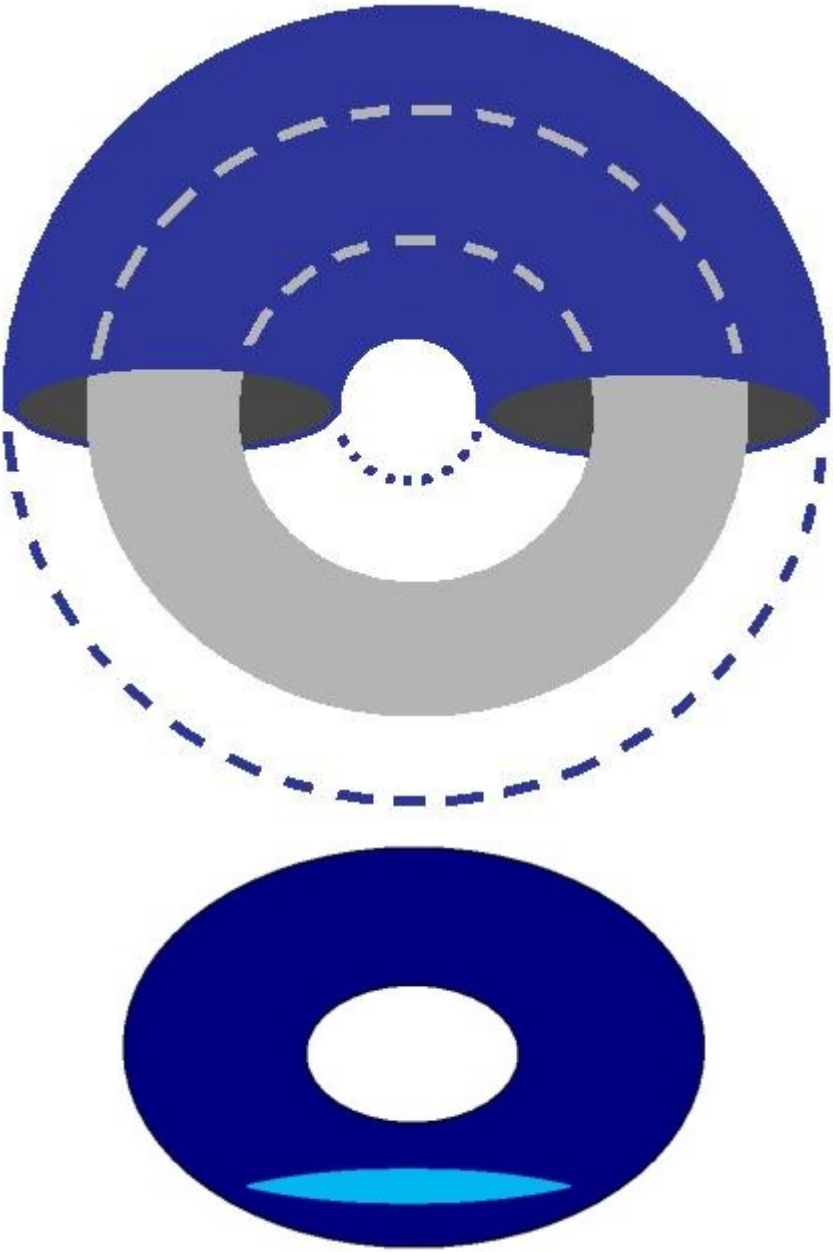
这一切还有后续：苏里——他在其中出了一份力——构想出了一些关于环面的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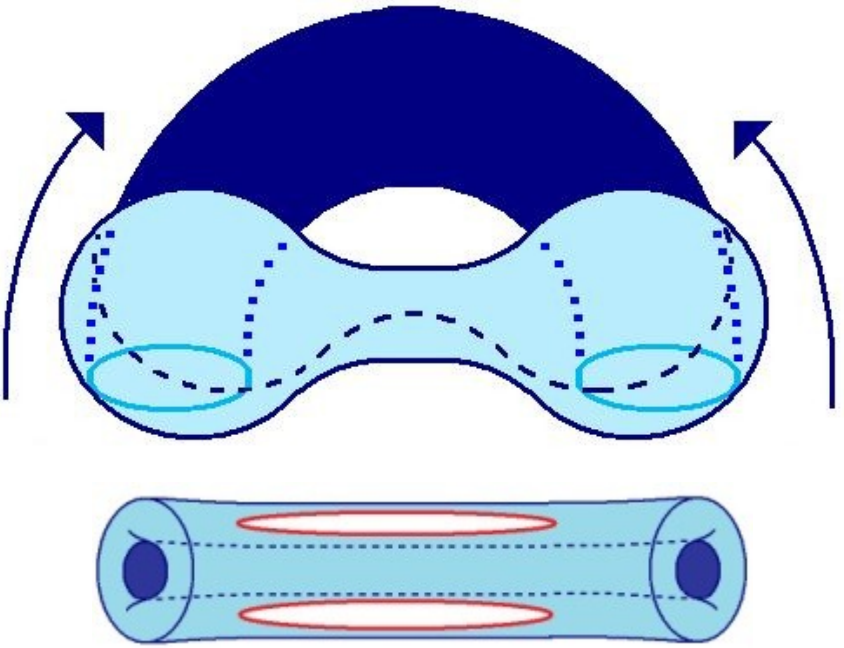
一个环面大致是这样的。假设我们让一个环面处在另一个环面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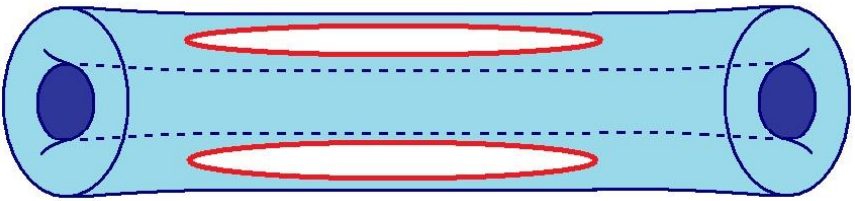
内部与外部的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让我们以这种方式把处在内部的那个环面翻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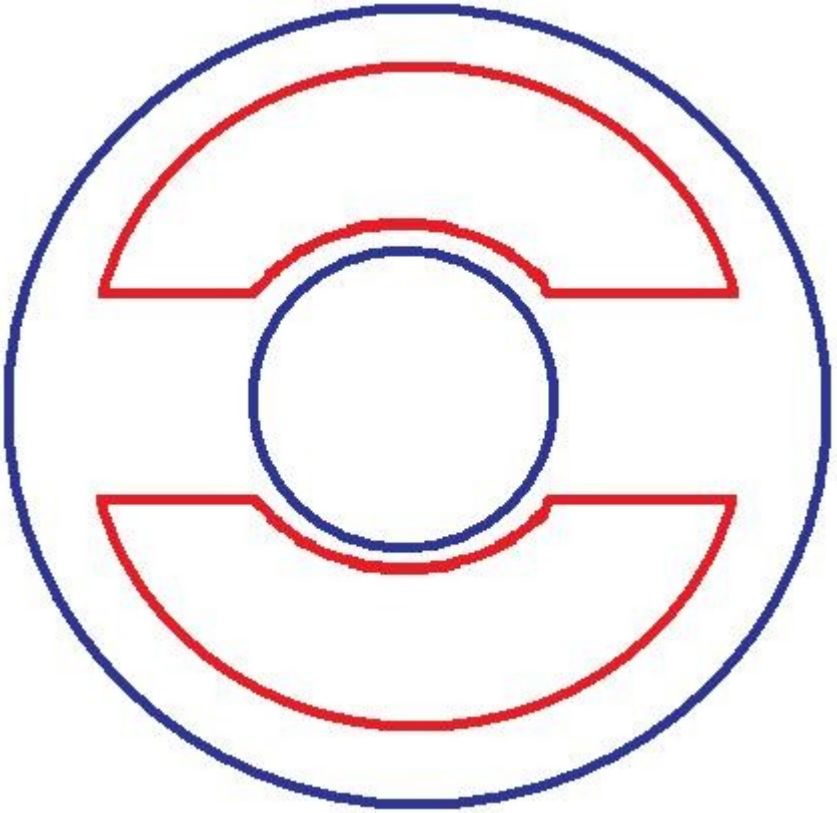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不要只翻转这个［蓝色］环面，还要同时翻转那个［红色］环面：





由此产生的东西，会使最初处在里面的部分来到外面；而由于这个环面有一个孔，原本在外面的部分会继续留在外面，并最终形成我所谓的“棍棒形”，另一个环面则会进入其中。





应当怎样看待这些东西？当环面内部还有一个孔时，很难在这里谈论内部。

这与球面上的情形完全不同。如果你们容许我现在画一个球面，它大致是这样的。



球面也可以翻转。我们可以把它的一面界定为朝向内部，另一面则朝向外部。如果我们把它翻转，内部按照定义会来到球面外面，外部则进入里面。

但在环面的情况下，由于孔洞的存在，由于内部孔洞的存在，我们将遭遇人们所谓的巨大扰动。内部的孔洞会扰乱环面的一切。

也就是说，在这根棍棒中，原本处在内部的东西必然会变成什么？

恰恰变成孔洞。于是，围绕这个从此变成外部的孔洞，我们会遇到一种歧义。

生命体大致被界定为一根棍棒，也就是说，它有一张嘴，甚至还有一个肛门，另有某种东西填充身体内部；这一事实会产生后果，而且绝非微不足道的后果。

在我看来，这与 0 和 1 的存在并非没有关系。

0 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个孔洞，这一点值得深入研究。

我希望苏里在这里发言；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愿意谈一谈 1 和 0，我会很高兴。

这与我们围绕身体所作的表述关系极为密切。

零是一个孔洞；也许他能向我们多谈一些。

我把零与一作为实存性来谈。

您过来吗？我把这个交给您，既然……开始吧。

皮埃尔·苏里的发言

关于 0 和 1……关于算术中的 0 和 1！

在“链环”中，有某种东西类似于算术中的 0 和 1。

算术中的 0 和 1，是随着系统化的关切而出现的。

当数成为一个数的系统时，0 和 1 这样的边界情形、极端情形、退化情形才变得重要。

因此，使 0 和 1 得以存在的是系统化的关切。

就数而言，是数的运算使 0 和 1 获得支撑。

例如，相对于“求和运算”……

相对于加法，也就是“求和运算”……0 表现为“单位元”……

这些是已经有固定位置的术语……0 表现为单位元，1 则表现为生成元。

也就是说，通过求和，我们可以从 1 得到所有的数，却不能从 0 得到任何数。因此，标定 0 和 1 的，是它们相对于加法所起的作用。

那么，在“链环”中也有类似的东西。但这里确实是在从系统观点考察链环，也就是从一个涵盖所有链环的观点来考察：所有博罗米链环，以及构成系统的链环。

某人——“系统的”是什么意思？［笑声］

皮埃尔·苏里

首先，我并不相信有可能讲解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存在于书写之中，而我几乎不相信有可能用说话来承载这些东西。

那么，回答的可能性……总之，就这些东西而言，我不认为言说能够承担它们。

总之，系统化存在于书写之中，而恰恰是一切系统性的东西，言说实际上都无法承担。至于什么是系统的，什么又不是，我不知道。

更确切地说，书写与言说能够承载的，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而一种试图说明书写的言说，在我看来犹如走钢丝，险象环生。

那么，就“系统的”而言，系统化的典型就是数，就是数与算术。对！

也就是说，对于数，我们只知道数的运算；换言之，我们只知道数的系统：我们并不知道数，只知道数的系统。

那么你们看，链环中也有一点系统化。

总之，链环中有某种表现得像加法的东西，那就是某种相扣运算：一个链环与另一个链环会形成另一个链环，正如一个数与另一个数会形成另一个数。

至于这种相扣运算，我不会试图去定义它，也不会试图去呈现或引入它。

但是，相对于这种相扣运算，博罗米链环，也就是三元链环，表现为生成情形、典范情形、产生其余一切的情形。也就是说，三元链环的典范性是可以得到证明的。

借助米尔诺一篇题为《链环群》（Links Groups）的英文论文，可以证明博罗米链环的典范性；也就是说，任何博罗米链环都可以从三元链环得到。

尤其是，包含任意数量组成环的链环，都可以从三元链环得到。

因此，三元链环是某种生成一切的东西。

它是某种生成元，可以与算术中的 1 相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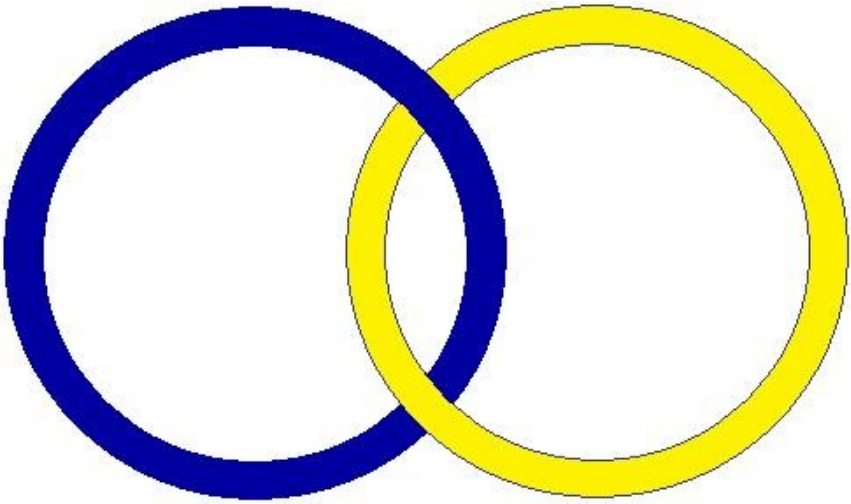
正如 1 在数的系统中是生成元，博罗米三元链环也是生成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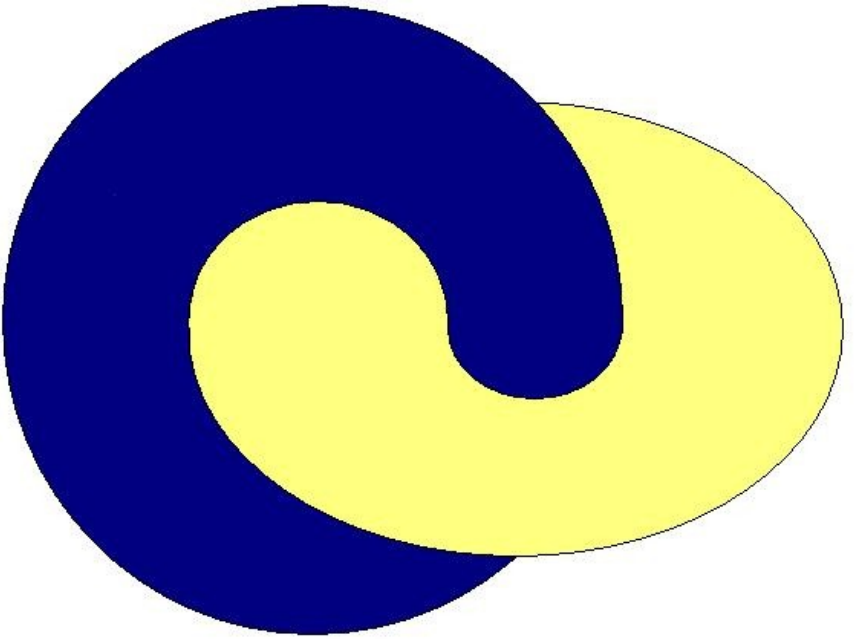
所有博罗米链环都可以通过某些运算从三元链环得到。

因此，三元链环起着与 1 相同的作用。另有某种东西起着与 0 相同的作用，那就是二元链环；它是一个退化情形，也就是博罗米链环的一个退化情形。

现在我要把二元链环画出来。我要画它，因为它不如三元链环那样经常被画。

这是二元链环的一种平面呈现。它是两个彼此套住的圆。可以用手指做出来。





二元链环是一个退化情形。在系统化的关切中，退化情形会变得重要。

0 的情况完全类似；总之，0 是一个退化的数。

但正是从人们开始以系统化的方式关切数的那一刻起，0 才变得重要。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对了，这让我能够回答刚才那个关于系统化的问题：系统与非系统有一个明确的判准或标志，就是退化情形是否被排除。

因而我可以回答：

- 系统化就是把退化情形包含进来，
- 非系统就是把退化情形排除在外……总之，0 是一个变得重要的退化情形。

那么，对链环、对链环上的相扣运算，或对博罗米链环上的相扣运算来说，起 0 的作用的是二元链环。二元链环不生成任何东西，只生成它自身：二元链环像 0 那样运转，也就是说 $0+0=0$。让二元链环与自身相扣，得到的始终还是二元链环。

从这种相扣的观点看，四元链环由两个三元链环得到，也就是说，3 加 3 得 4。

四元链环是通过两个三元链环相扣而得到的。

总之，这类似于算术；但若以圆的数目来标示，结果就是 3 加 3 得 4。

照这样，也可以把它描述为 2 加 2 得 2。总之，2 是单位元，是单位元或退化元……这些都是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存在的术语，也就是“生成元”“单位元”这些数学文化中的术语：1 是生成元，0 是单位元。

我稍稍加强这些术语：不说生成的与中性的，而说“典范的”与“退化的”。

也就是说，1 是一个典范数，0 则是一个退化数。

三元链环是典范的博罗米链环，二元链环则是退化的博罗米链环。

所谓退化，可以从不同方面看出来。就是这样！而且，这个链环之所以退化，确实可以从不同方面看出来——说“不同方面”都太多了！我有几个理由把二元链环说成退化的，而几个理由就已经太多了！

一个理由是，它是相对于相扣运算的单位元：它与自身相扣，得到的仍然只是自身；它除了自身以外不生成任何东西。它的退化，是指它相对于相扣运算是一个单位元。这是一个意义。

它是退化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博罗米属性在二元情形中退化了。

博罗米属性指的是每个组成环都不可或缺：拿掉一个组成环，其余各环就不再维系在一起。

一个组成环使其他所有环维系在一起；每个环都不可或缺。它们全都维系在一起，但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行。

博罗米属性从三个组成环开始才说出了某种东西；到了二元情形，一切都是博罗米的。

到了二元情形，一切都是博罗米的，因为维系在一起……

总之，两个环维系在一起；就两个环而言，每一个都不可或缺……这一点会自动实现。相反，从三个环开始，“每一个都不可或缺”就不会自动实现。

也就是说，这一属性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答案是或不是：一个链环是否为博罗米链环。

在二元情形中，所有链环都是博罗米的。因此，博罗米属性到了二元情形便退化了。

那么，这个链环是退化的第三个理由，在于这个链环中，一个圆是另一个圆的翻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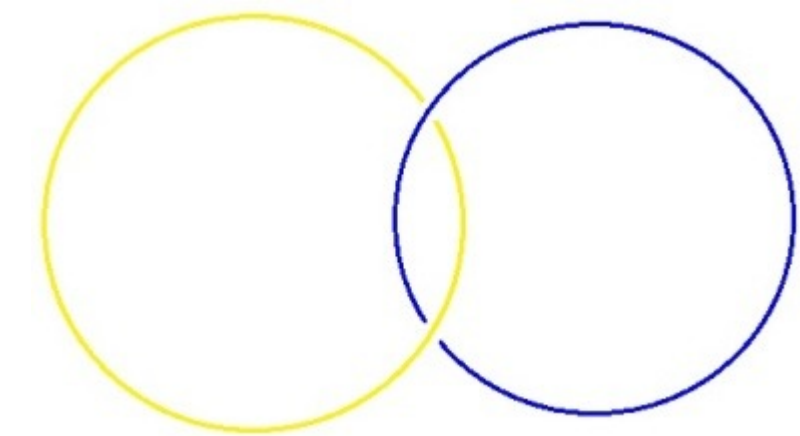
另一种说法是，这两个圆具有同一个邻域。总之，这涉及曲面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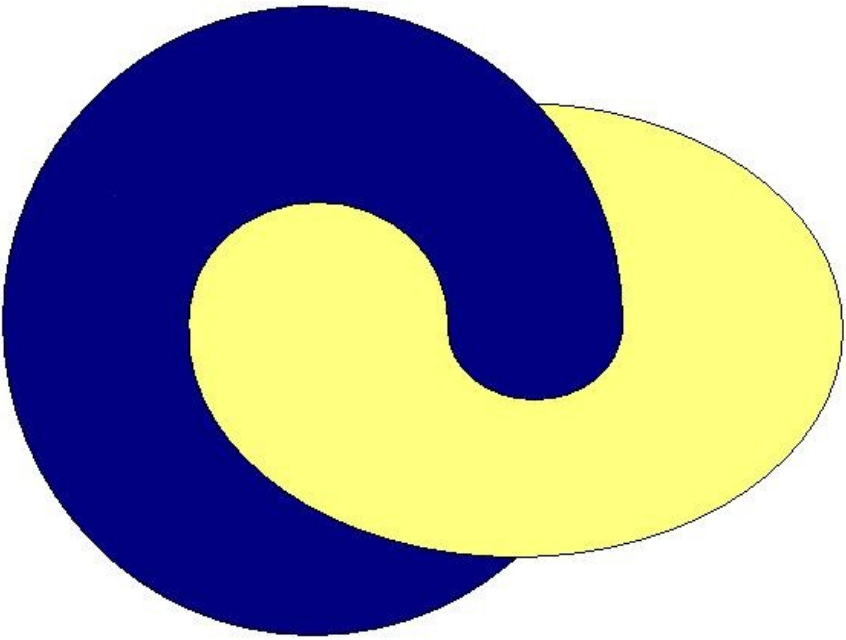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如果用它们各自的两个曲面邻域来取代这两个圆，得到的会是同一个曲面；这两个圆不过彼此互为加倍。那是一种纯粹的加倍，一种纯粹的互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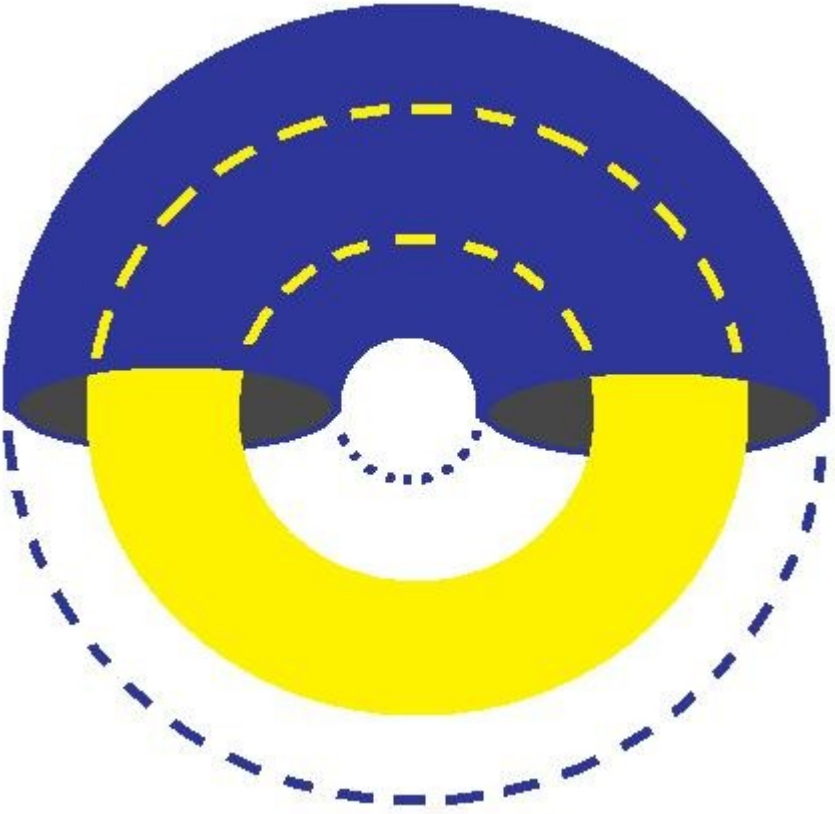
但是，这一点要在曲面上才能看出。它可以在曲面链环上看出，却不能在圆链环上看出。

它可以在与这个圆链环相联系的曲面链环上看出。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二圆链环对应于一个二环面链环，那么这个二环面链环就对应于环面的加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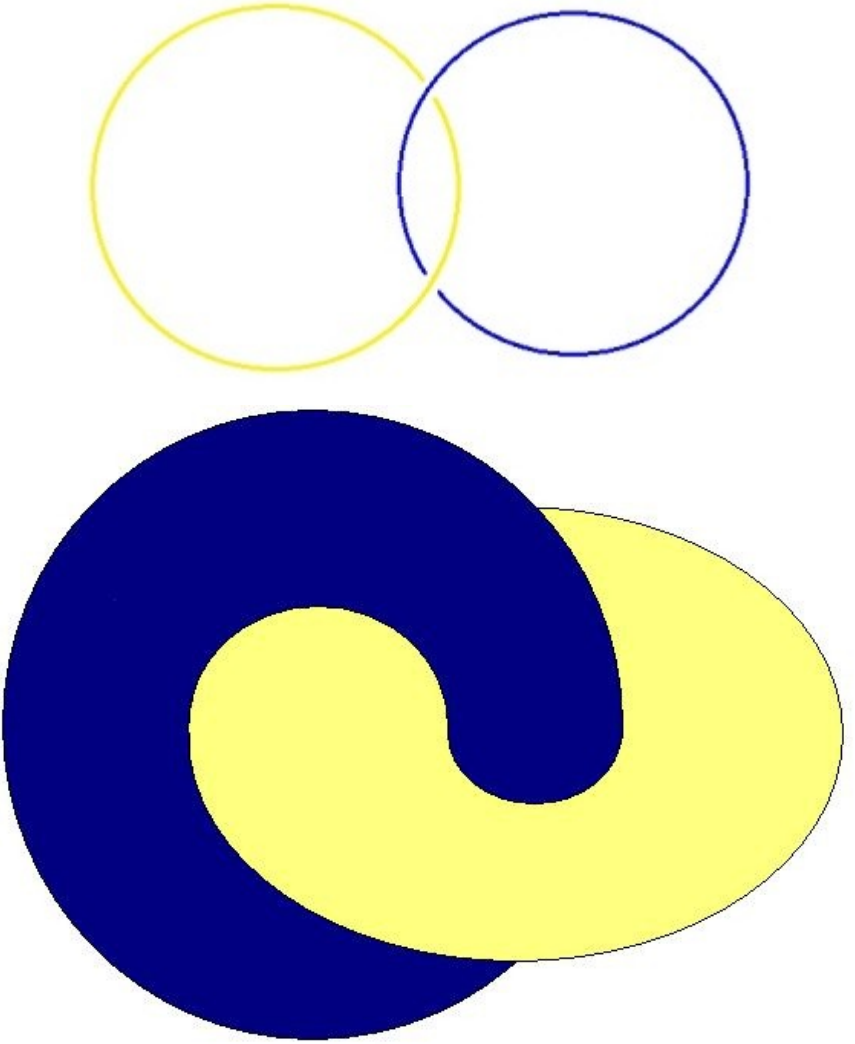
下面这点并不明显：两个相扣的环面，等同于两个彼此互为加倍的环面，就像轮胎与内胎一样。轮胎与内胎，就是把一个环面加倍为两个环面。

两个只是同一个环面之两种版本的环面，就是一个加倍的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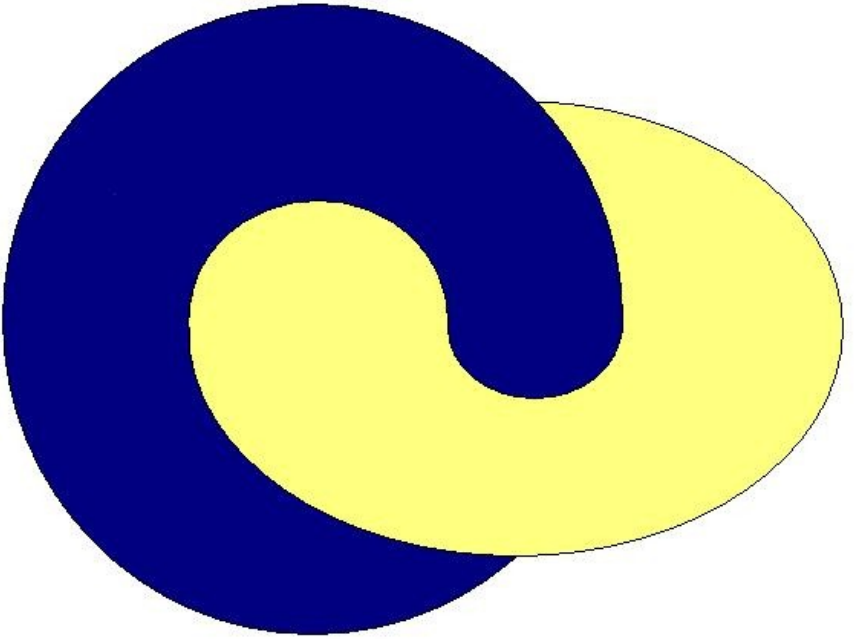
两个环面作为一个环面的加倍，等同于两个相扣的环面，这一点并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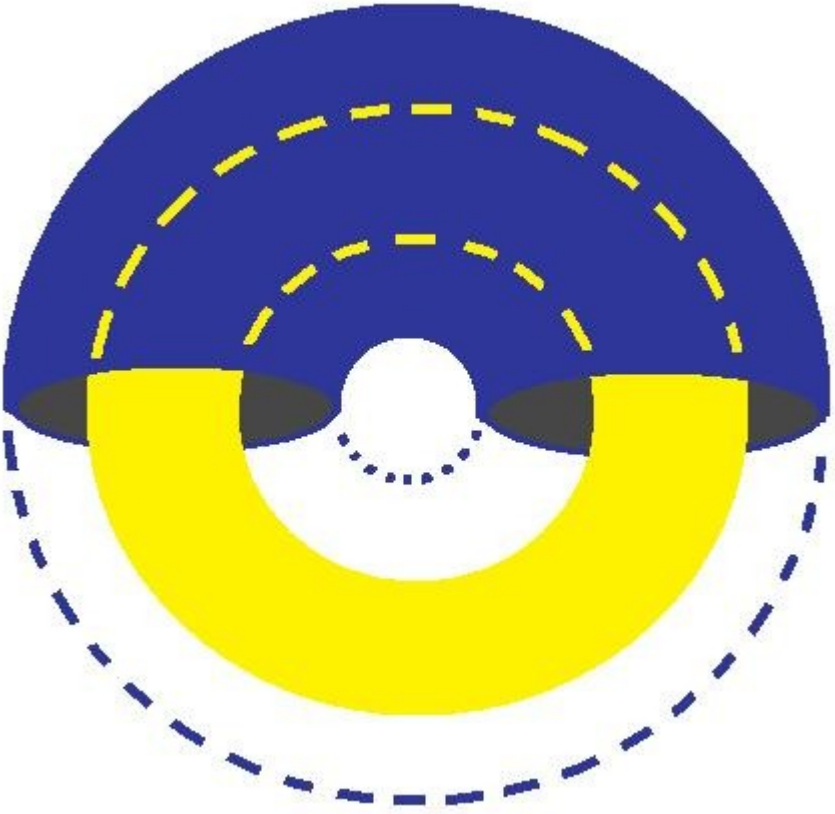
是翻转告诉我们这一点，而翻转并不显而易见。

这两个圆等同于这两个相扣的环面。



这两个相扣的环面等同于一个加倍的环面。





而这就是把它称为退化链环的一个理由。

所谓退化链环，是因为这个结构所说的只有一点：这两个圆的“二”，不过是把空间分成两个半部。

就是这样。说一个链环退化的一项判准，就是链环的组成环仅仅代表空间的一种划分。

这两个圆代表把空间划分成两个半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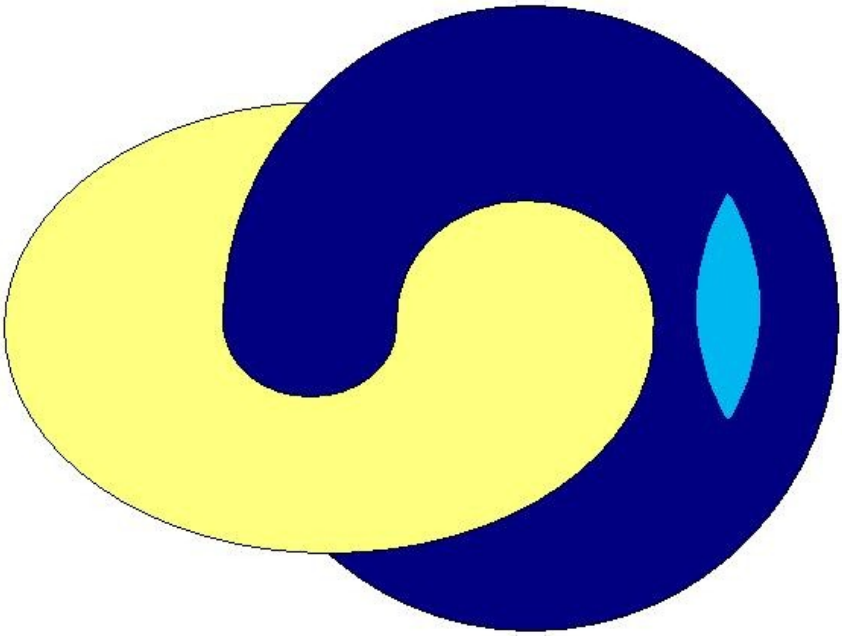
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退化：这两个圆不过是空间的两个半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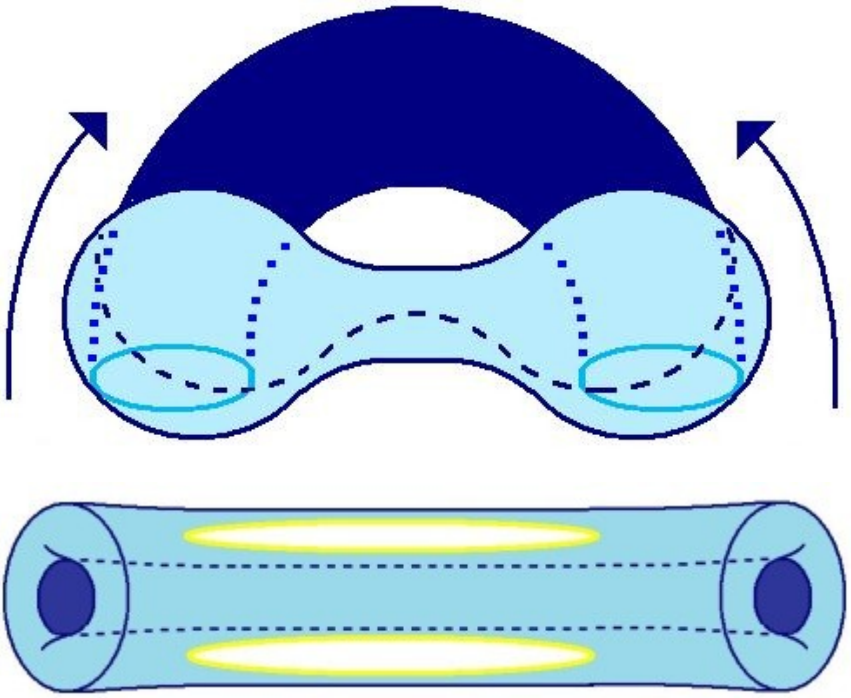
那么，为什么两个仅仅代表空间两个半部的圆会构成一种退化？

因为在链环的一般情形中，链环的“多个圆”并不代表把空间分成多个部分；但这里的两个圆碰巧只代表一次划分、一次分配，也就是把空间分成两个部分。

拉康

不过，我想插一句。我要请你们注意，例如，如果你们把这里这个圆［蓝色］——也就是右边的圆——翻转，就会同时把左边的圆释放出来。我的意思是，你们会得到我所谓的“棍棒”。





也就是说，这根棍棒是自由的。而这终究与处在另一个环面内部的环面非常不同。

皮埃尔・苏里

好吧，确实不同。总之，要把两个环面彼此解除牵连，只能通过切割来做到。

不可能仅仅通过翻转做到；通过翻转无法把两个环面解除牵连。

例如，如果借助一个小孔，也就是通过开孔来完成翻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如果通过开孔来翻转一个环面，就不可能——不可能——把这两个环面解除牵连。

我们无法让它们解除牵连、脱链或解环。只有作出切割才能做到。

但是，作出切割远远超出了翻转；作出切割超出了开孔，而开孔又超出了翻转。

也就是说，作出切割远远超出了翻转。

可以通过切割来翻转，但通过切割所做的东西，并不能代表通过翻转所做的东西。

而这恰恰可以成为一个例子：

- 通过切割，可以解除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牵连，可以让两者脱链，
- 但通过翻转，不可能解除内部与外部的互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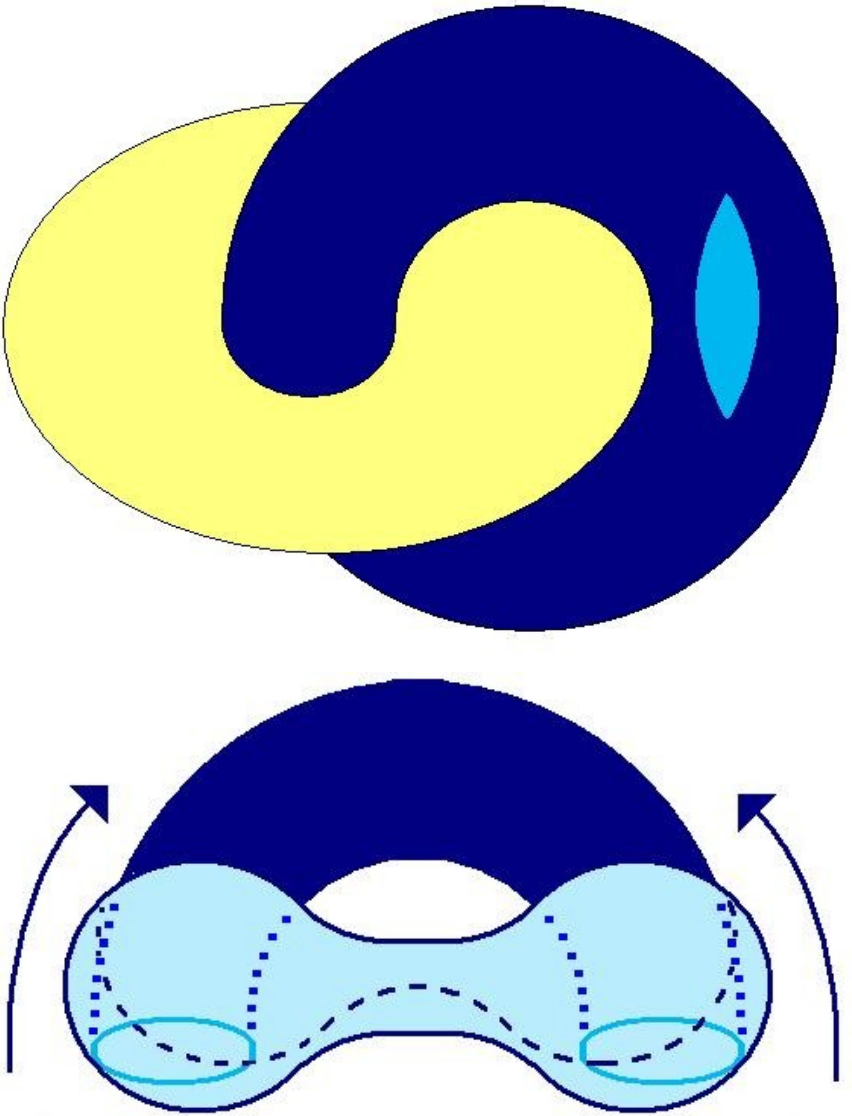
通过切割所做的事情，远远多于通过翻转所做的事情，尽管切割可能表现为完成翻转的一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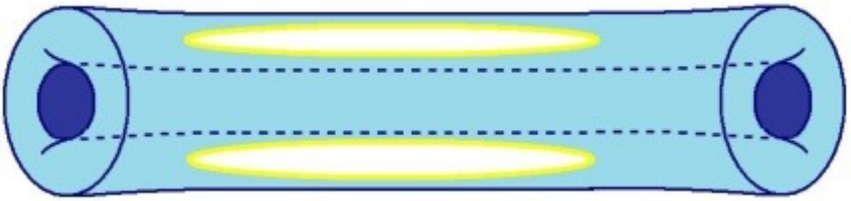
在这里，切割多于开孔，而开孔多于翻转。

翻转可以通过开孔来完成。至于开孔——不，我不敢说开孔也可以通过切割来完成。不过，切割中确实包含着开孔，切割中隐含着一次开孔。

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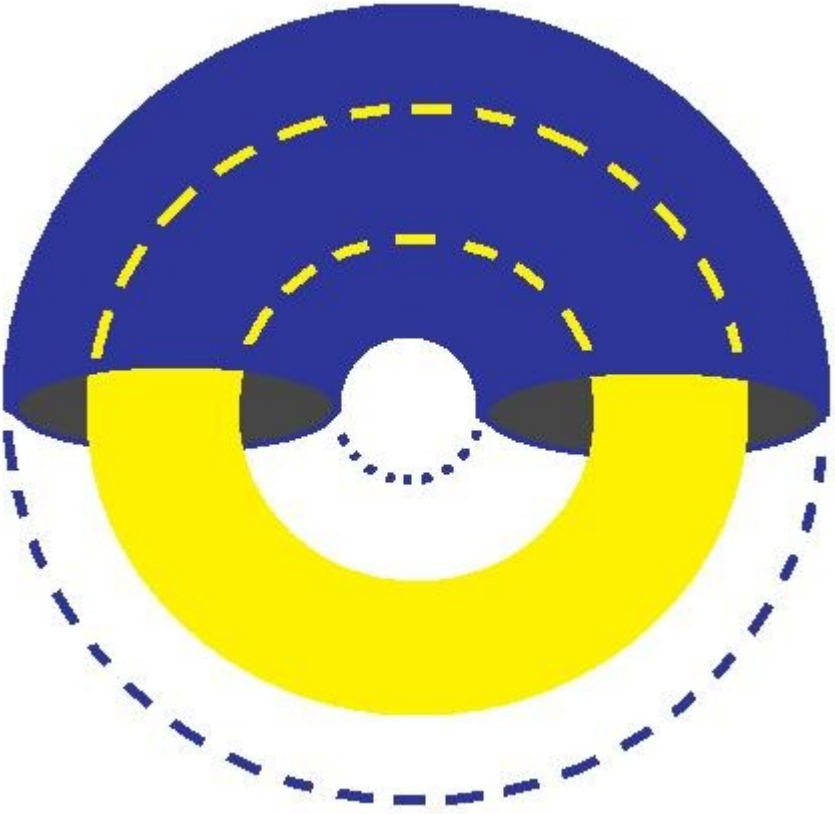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通过开孔，你会得到这样一种效果：





皮埃尔·苏里——对，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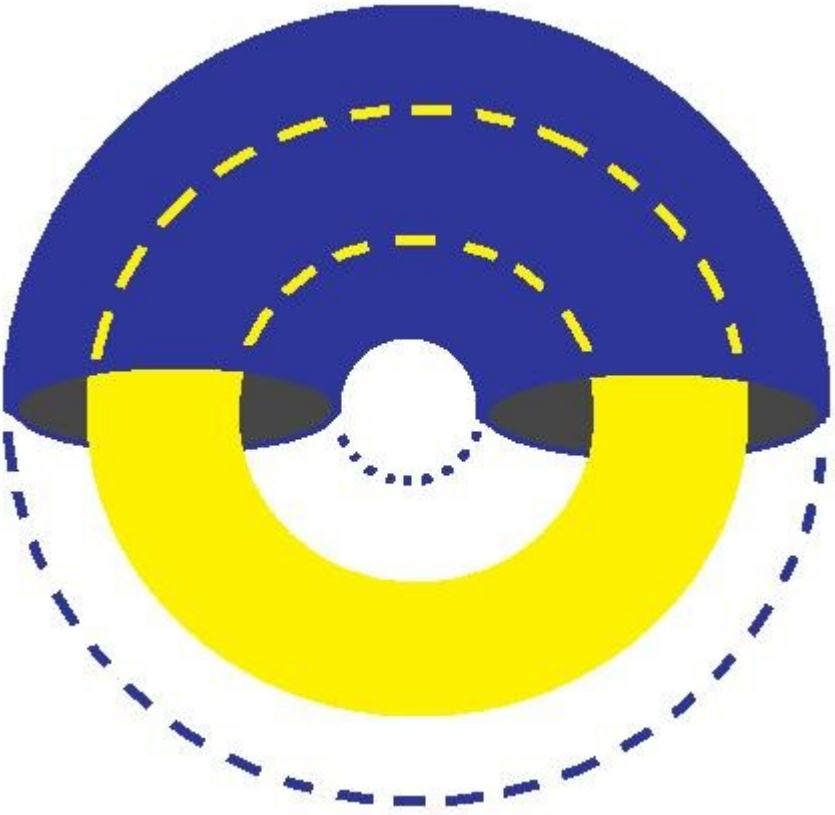
拉康　这里终究有某种东西没有得到掌握；这终究是一个与那个不同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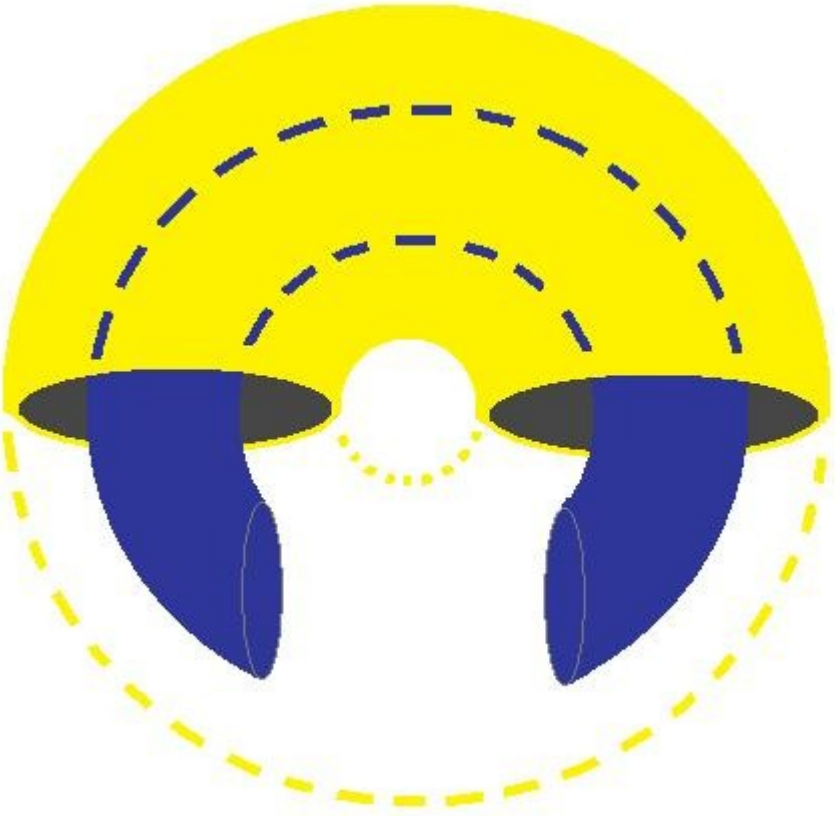
皮埃尔·苏里——不，不。那是同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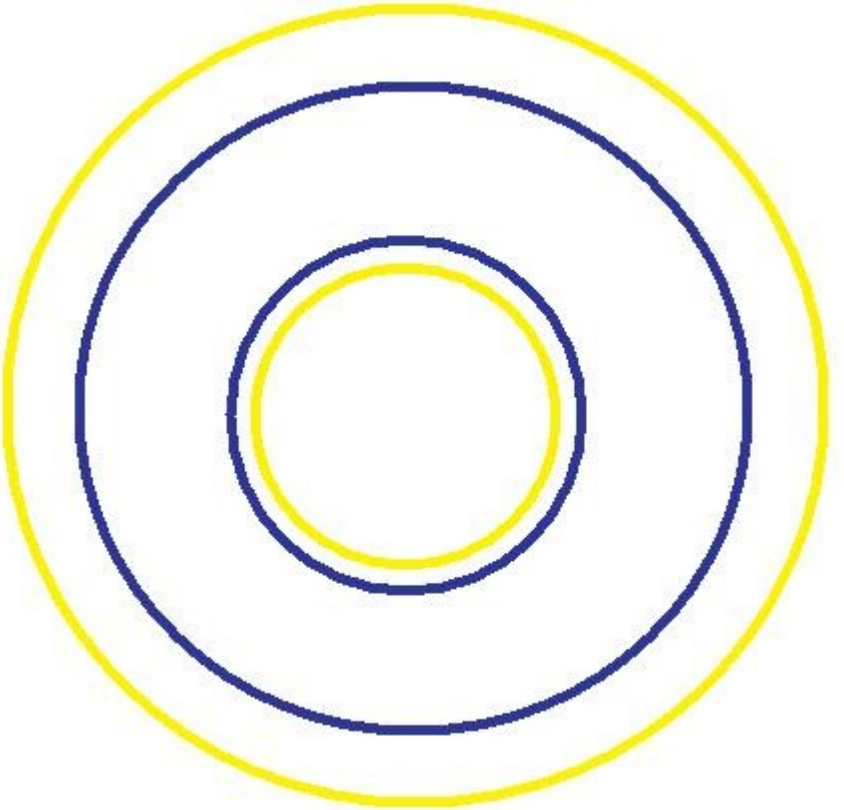
拉康

我希望你能回答我的，恰恰就是这个“那是同一回事”：当我们翻转两个［一个处在另一个内部的］环面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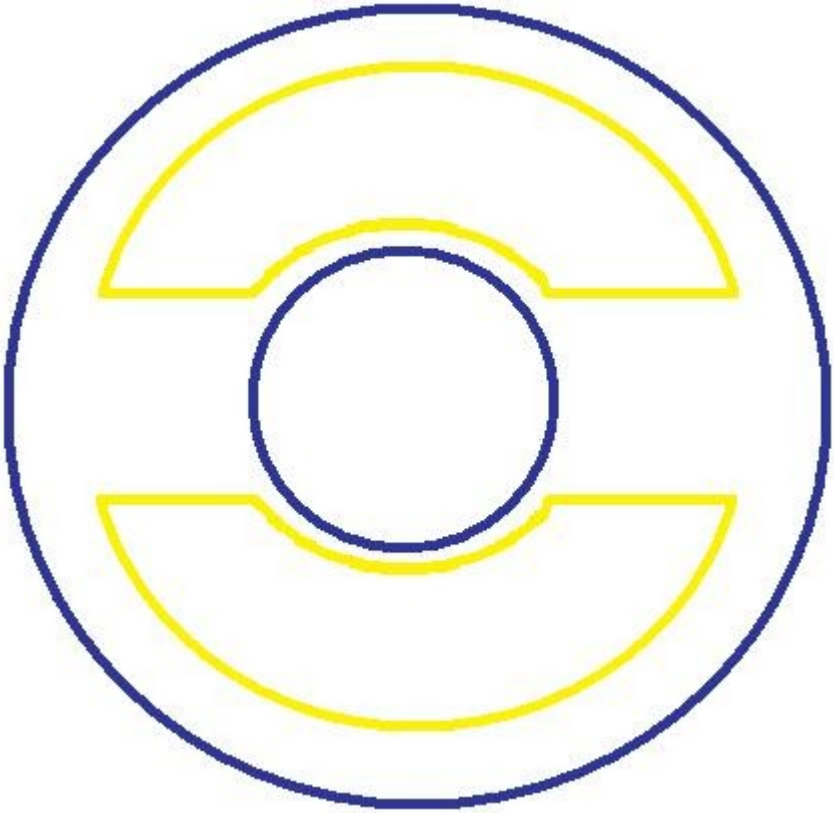


我们会得到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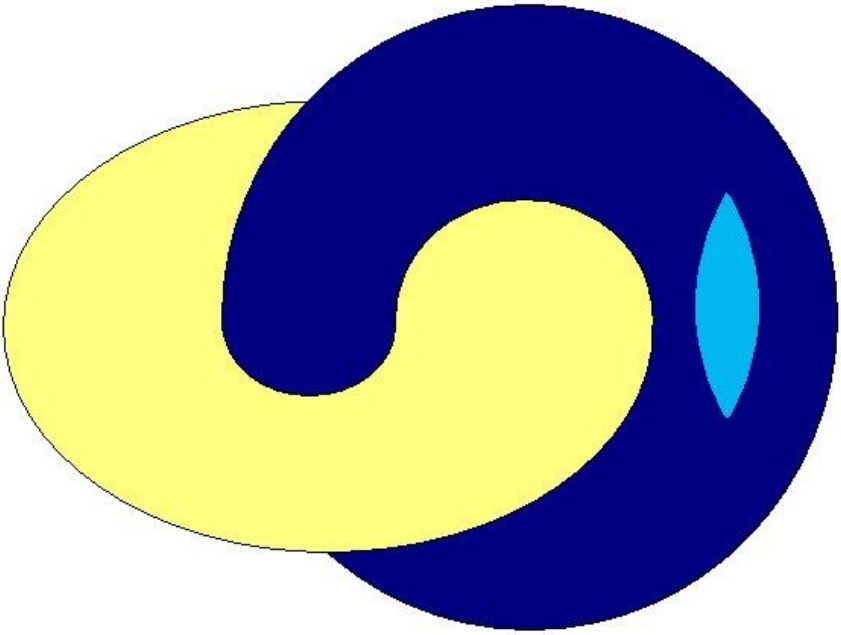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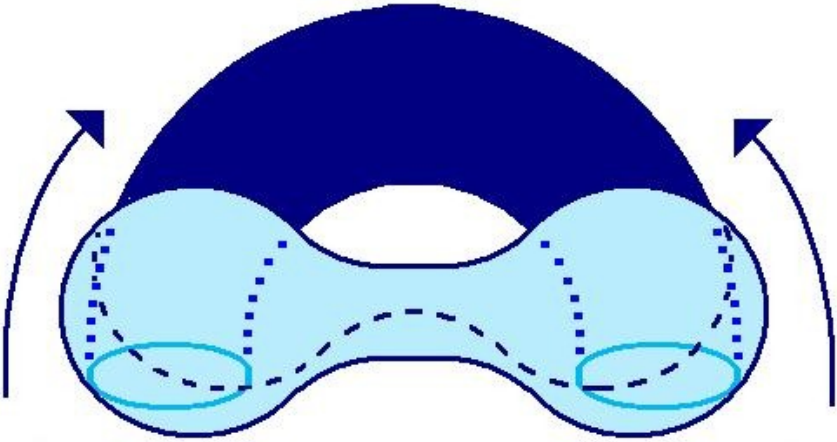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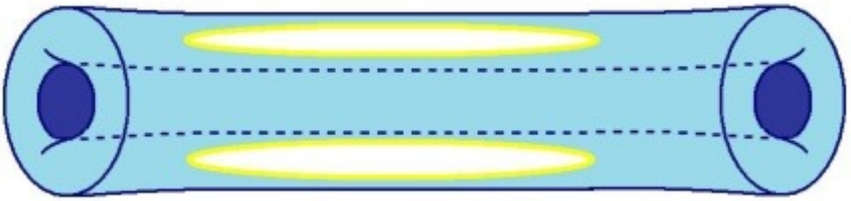
这终究是某种与下面这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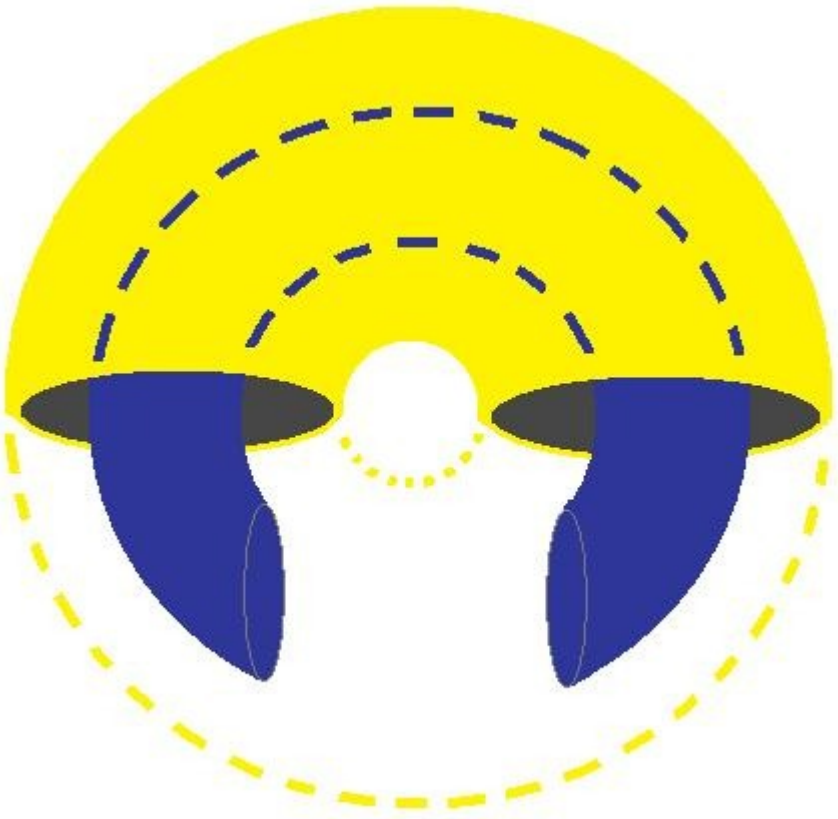
它与这个相似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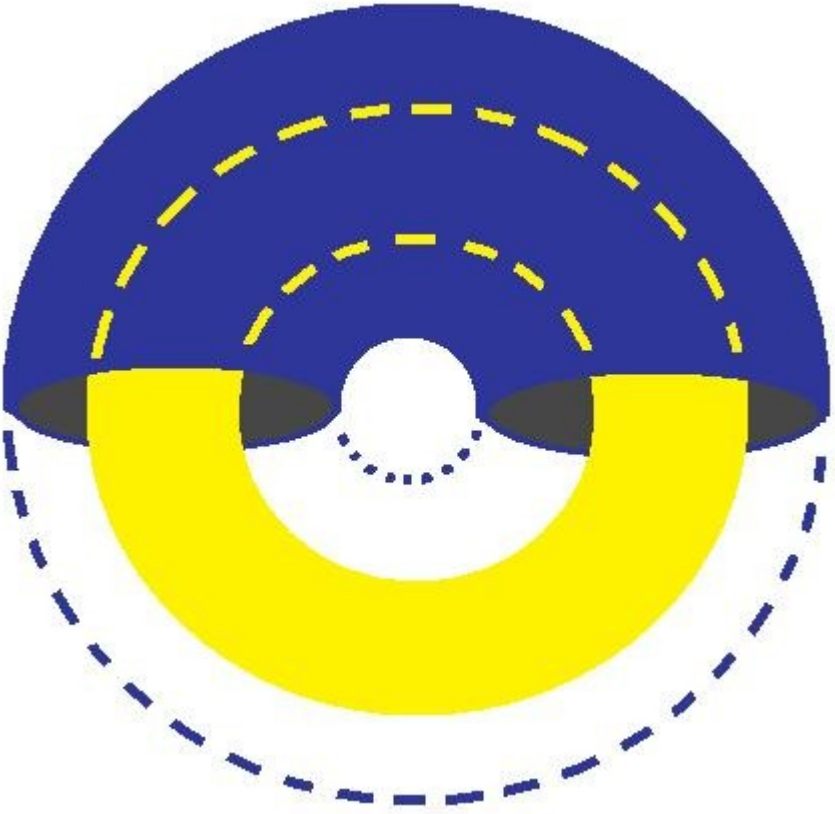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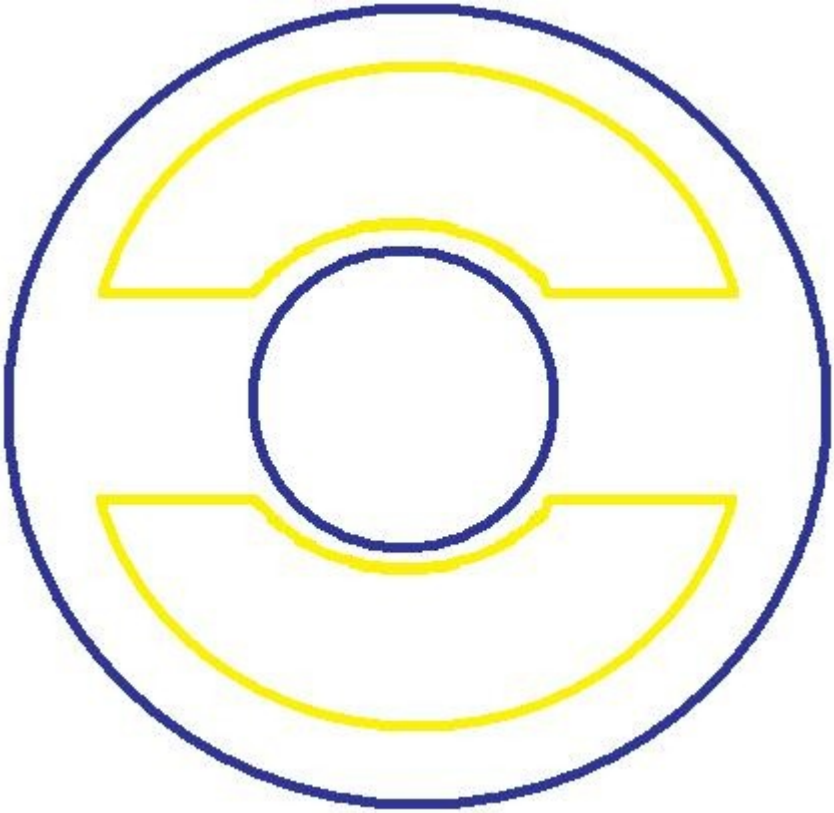
这里有某种东西在我看来没有得到掌握，因为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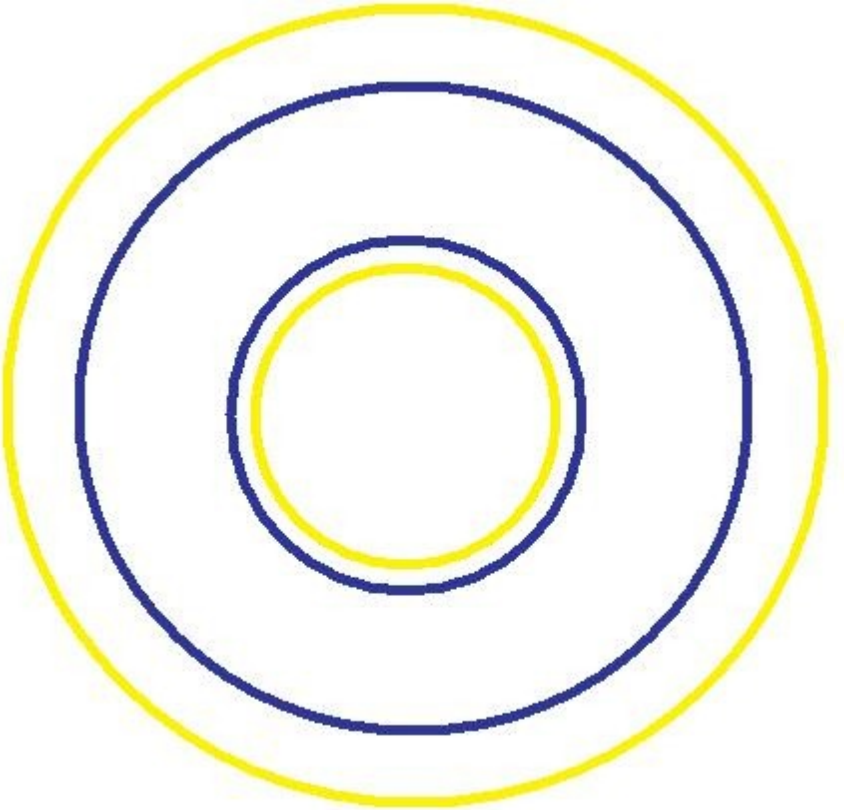
与这个完全是同一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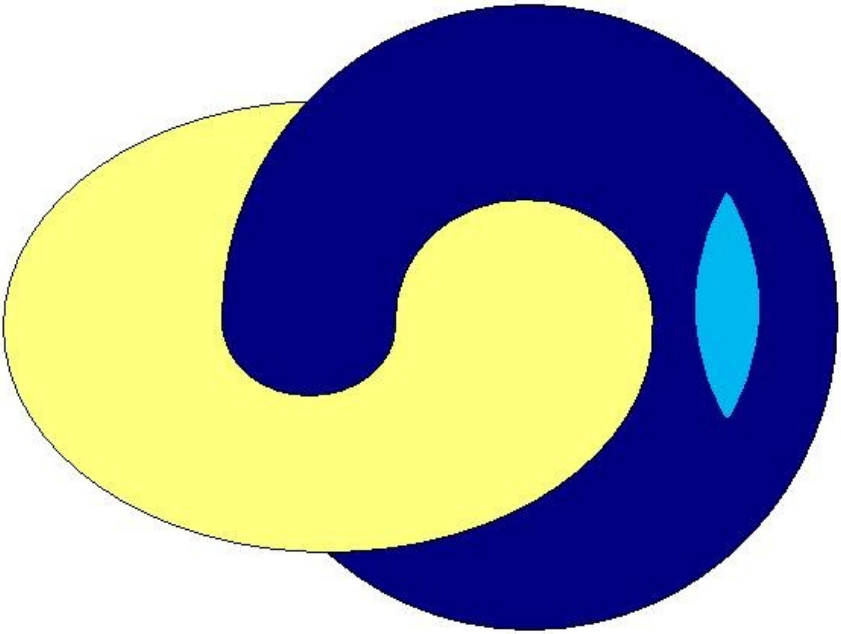
皮埃尔·苏里——好。那么这是两个相扣的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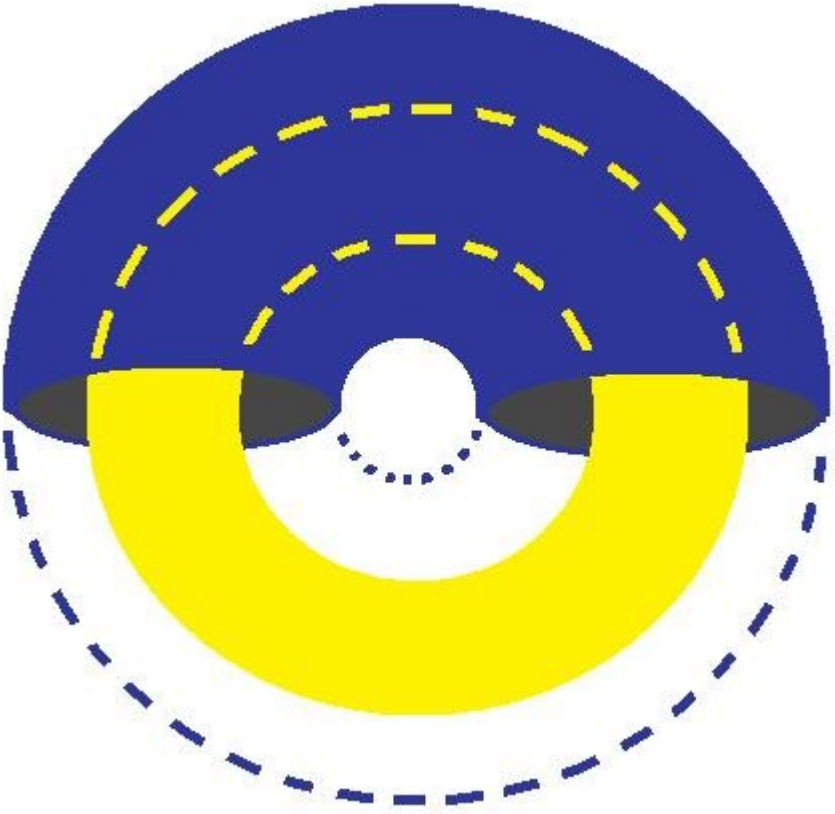
这是两个嵌套的环面：



这是两个相扣的环面：



这是两个彼此自由、彼此独立的环面：



那么，同一回事是这个：两个环面，两个相扣的环面。这个也是两个相扣的环面……拉康——那些没有相扣，它们是一个处在另一个内部。

皮埃尔·苏里

啊，好吧！好，好……我原以为是这个。啊，好吧……这里说的是那两个环面，黑色的和红色的吗?

那么，这里所涉及的是两个嵌套的环面：一个黑色环面与一个红色环面在这里嵌套。这里是两个嵌套的环面，而这里则是两个相扣的环面。

拉康

这正是在相扣与嵌套这两个范畴中尚未得到掌握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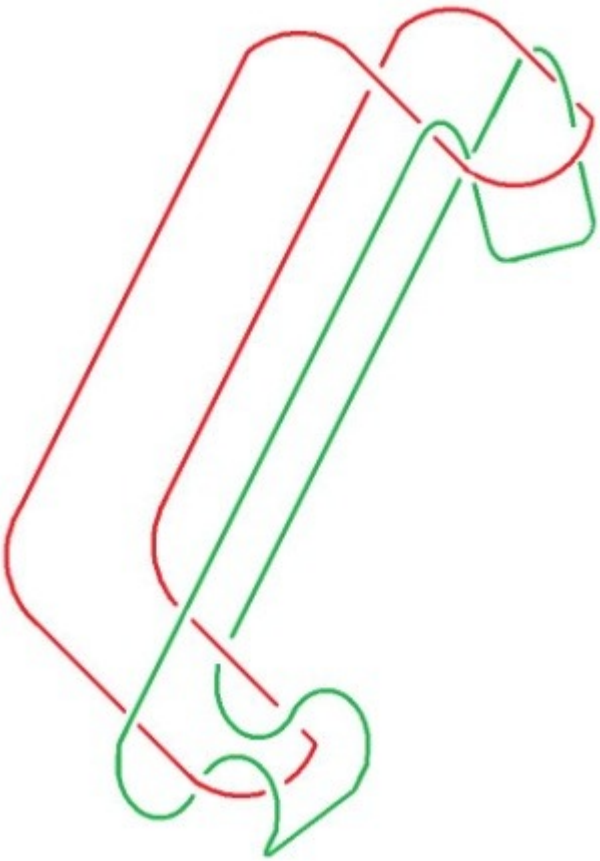
我会试着找到解答；但这个严格说来与相扣相似。相扣却又不同！

第6课 · 1978年2月14日

我有一点为难，因为我今天并不打算让你们轻松。就是这样！

有一件事，我一直在问自己，并且正努力解决。

这件事在于：假设有某种像这样呈现的东西，换句话说，它包含一个双环。



利用这个东西，也就是利用这个开端，我们能够构成一个三元博罗米结。

你们看得很清楚，这里的两个圆大致是这样的——它们是从透视角度看到的圆——这两个圆结在一起。

这是我想到的一个主意；我原本不能确定它是否会构成博罗米结。

但总之，我把它说了出来，结果证明是对的。

这里需要你们稍稍尽一点力；它就是这样组装起来的。

我同那个叫苏里的人一起检验了它；眼下我常与他来往。

我与他来往，是因为他在这些博罗米结的问题上会对我说些有道理的话。

尽管如此，我不能说他没有给我带来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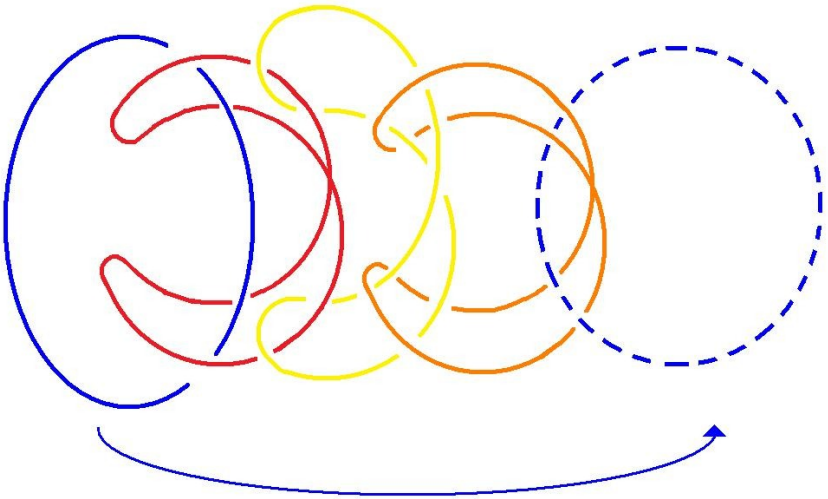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对于这个博罗米结，他无论如何都想把它做成四元的。

二元情形已经存在了，为什么还要做成四元？更何况到了二元情形，它根本维系不住。

在我看来，到了四元情形，它也不会更能维系；也就是说，它必然会解开，除非把它做成环形的。

我已经对你们谈过这种环形博罗米链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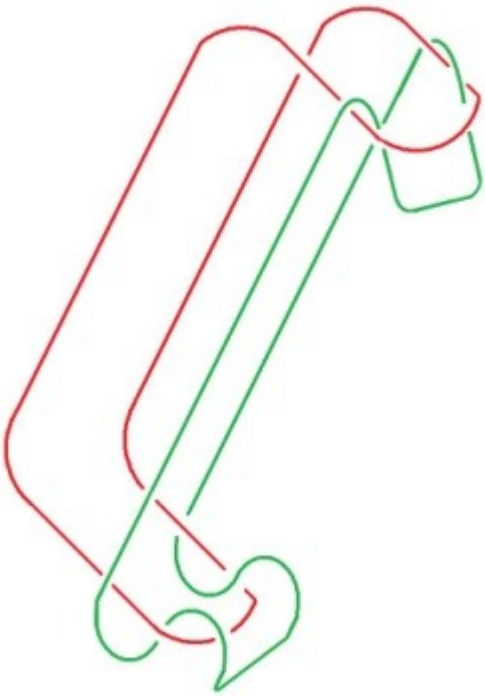
它假定有某种东西，如人们所说，把开端接回起点；而这个东西只能是那个既结束它、又同时开启它的圆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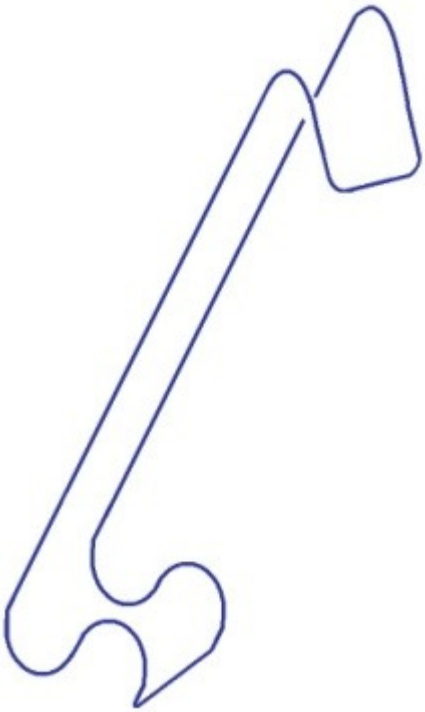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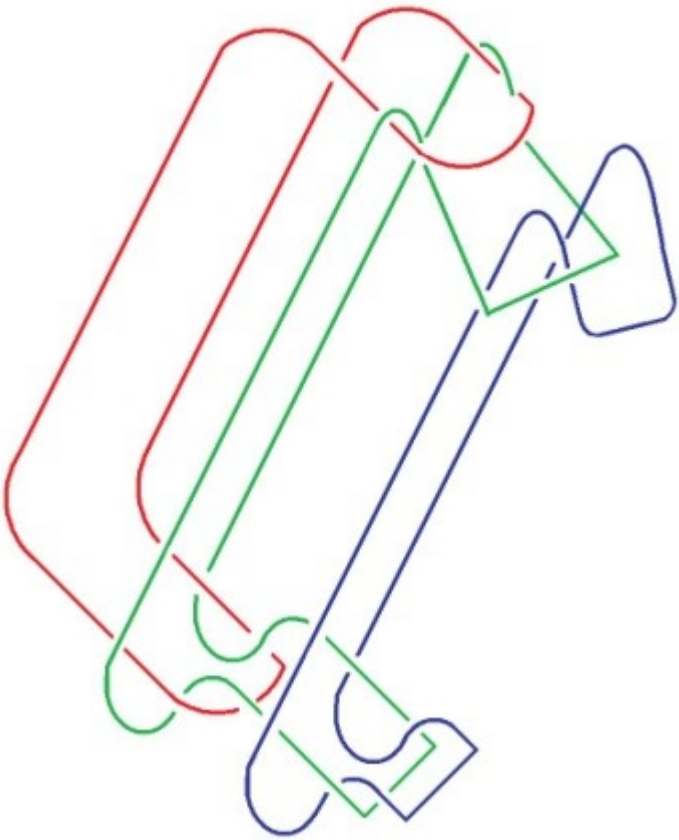
这个开始成形的博罗米结——正如我刚才所说——并不是环形的。

更确切地说，它只有在三元情形中才是环形的。到了三元情形，只要让待补入的一支从下方那一支的下面穿过、从上方那一支的上面穿过[注]，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典型的博罗米结，也就是这个：这个［I］与这个［II］以这种方式［III］彼此补全：

[注] Faire passer dessous l'inférieur, dessus le supérieur 省略了被使动穿越的成分。图 III，以及第十一课更完整的说法 passer sous celui qui est dessous, et sur celui qui est dessus，都表明这里是让待补入的一支相对于上下两支穿越；Staferla 与录音—Chollet 工作本在本句措辞一致。







I II III 很明显，人们还没有习惯这个博罗米结。我到底为什么要把它引进来？

我把它引进来，是因为在我看来，它与临床有某种关系。

我的意思是，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这个三元组，在我看来具有某种意义。

事实上，可以肯定，这是某种像这样组装起来的东西，也就是第三个图［III］；那么，它们会结在一起。

这在那幅图上并不明显。

但如果把我后来用黑色加上的东西放到开头——我的意思是放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这两条黑线［I］可以彼此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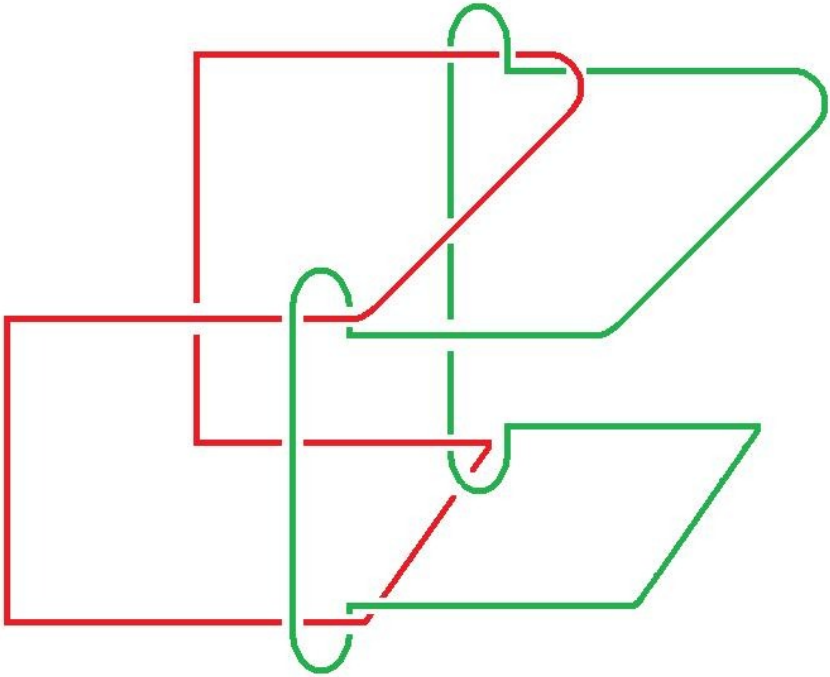
我会试着借一幅补充图向你们展示这一点。这确实非常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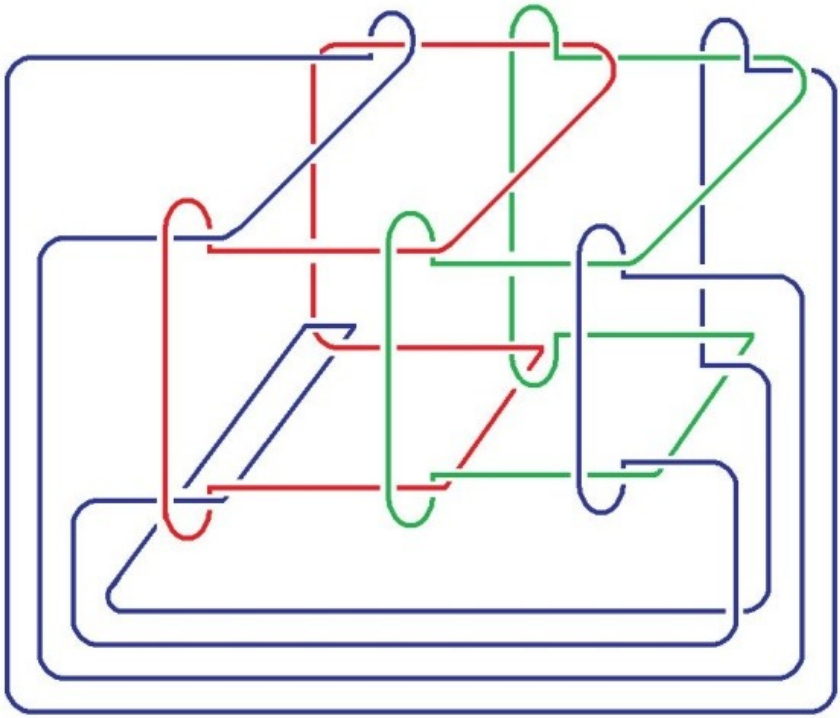
大致是这样，条件是像这样把它补全。

很明显，我在这些图里辨认方向时极其笨拙［笑声］。

还有另一种画法［笑声］，这是我从苏里那里得来的，大致这样呈现。

画法如下［IV］，并在下一幅图［V］中得到补全；这幅图显然并不十分清楚……





IV　V

请注意，可以把第三幅图，也就是黑色的图［这里为蓝色］放在这里。

也许，尽管它按这里的呈现方式无疑会解开，你们仍能把下面这一点重构出来：它们会结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这里构成了一个三元博罗米结，它通过首尾接合而形成——也就是说，通过闭合而形成。

它的闭合方式与我刚才在那里不恰当地展示给你们的完全一样，也与简单博罗米结的情况完全一样。就是这样！

很抱歉，我没能把这一课准备得更好。

下一次，我会尽量给你们分发几幅更清楚一些的图。

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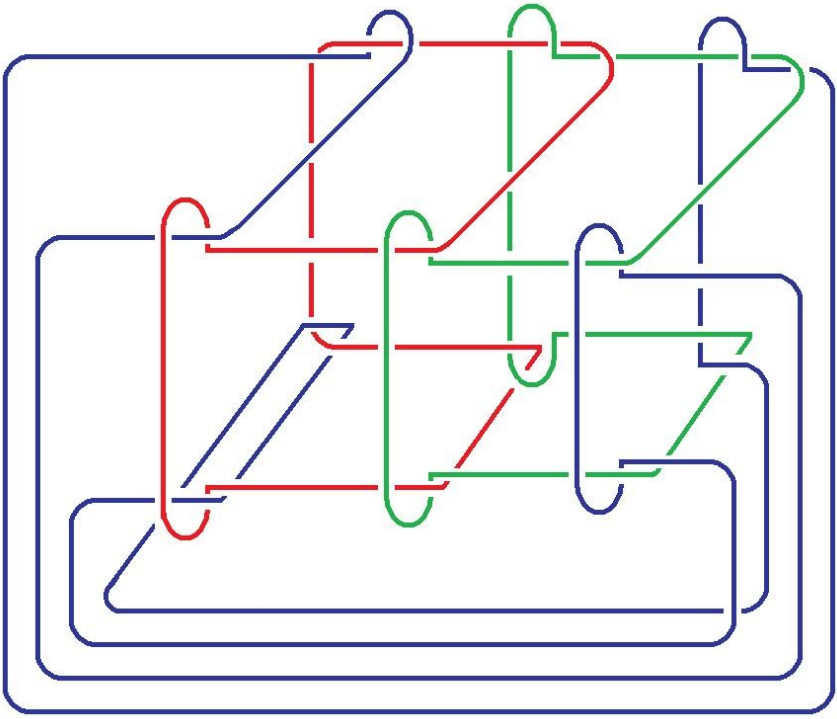
第7课 · 1978年2月21日

皮埃尔·苏里

拉康　有一个名叫蒙瑟尼的人——至少我以为自己在他寄给我的文字上读到的是这个名字——他不在这里吗？是您吗？

好，非常感谢您让我收到这份文字；它至少证明，有人能够把我上一次给出的绳圈恰当地记录下来。

我再说一遍，这里所涉及的是大致这样的东西：



多亏了今天在场的苏里，我才能对这个三重的东西——我曾试着在那里把它重画出来，也就是这个包含三个组成环的东西——实行变形。于是，多亏了苏里，通过渐进的变形，我们得到了一个仍具有同样三个组成环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如果你们考察上面的部分，就可以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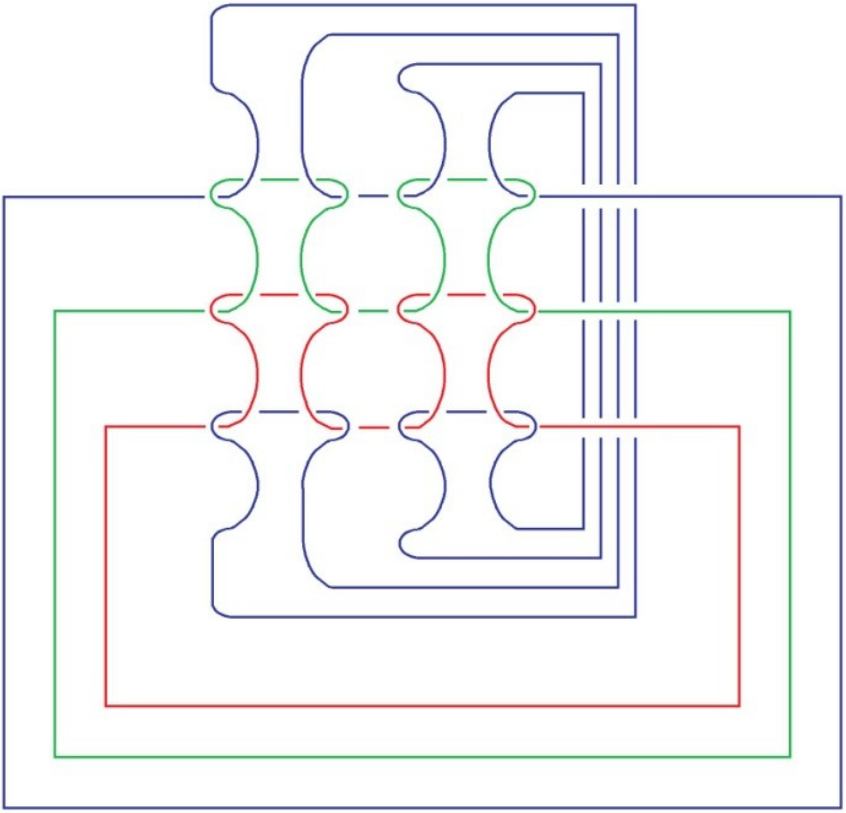
我发给你们、只为了让你们重画的那张纸上方的部分……只要把上面的部分放到恰当位置并加以考察，你们就能看到，它重现了这里摆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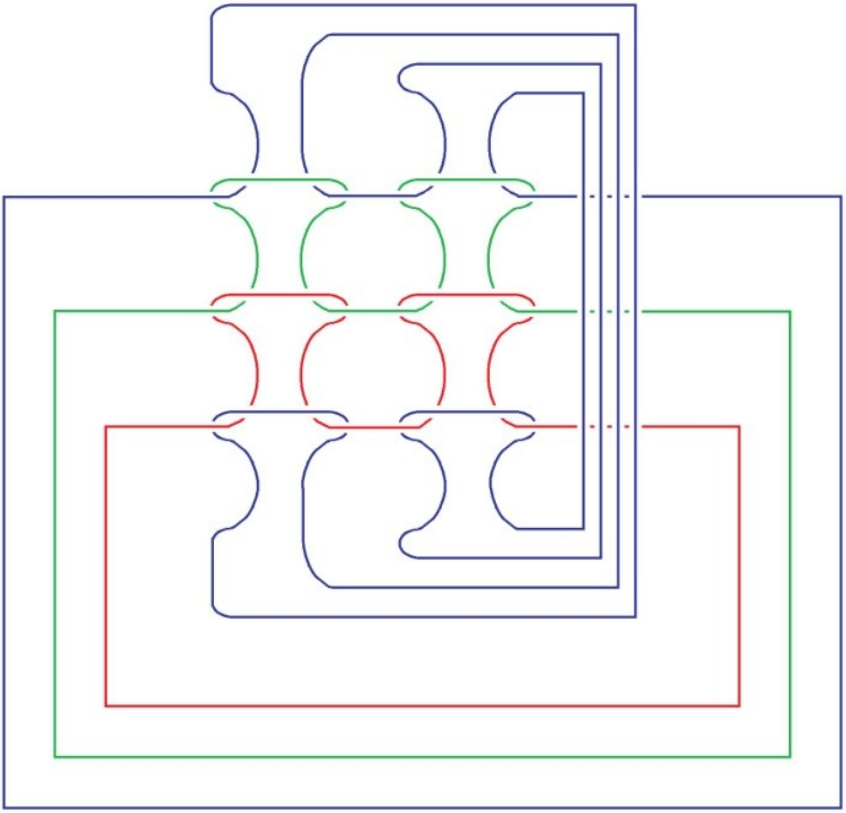
的图形。你们只须注意到，这一部分从构成图形的三个组成环下方经过。而从你们在右边看到的部分穿过我所谓的三个组成环下方那一刻起，我们便可以把黑色的组成环向下移，从而得到那幅图。

我现在要问苏里的是，怎样摆弄下方的图形，才能让它重现上方的图形。他确实试着向我图示这里所涉及的操作，也就是把下方呈现的东西——那个来到前面的部分——折回去；因此，它可以沿着一种把看似自由的部分移到前方的运动折回。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我不认为他在这一点上说服了我。我认为，这两个对象严格说来是不同的。





妮科尔・塞尔斯——这是同一个对象。它像一张可丽饼那样被翻了个面。

拉康

我看不出它像一张可丽饼那样翻了个面。我看不出情形是这样。

有人告诉我，上图是下图在置于其后的镜子中所呈现的像。

恰恰是这个镜子问题区分了两幅图，因为放进镜子里的图形会发生反转。

正是这一点使我向苏里提出异议：这就是他称作或界定为成对的东西。

放进镜子里的图形与原始图形并不相同。

苏里能在这里发言吗?

皮埃尔・苏里的发言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好的。这里面有许多反转，有不同种类的反转：

- 有“镜像”的反转，
- 有“把纸像编织物那样翻过来”的反转，
- 有“交换上下穿越关系”的反转，
- 还有“正针变成反针”的反转，因为这里说的是针织物，
- 还有横列的反转——这里面有横列线和针目线——必须弄清横列线是从针目线的下方还是上方经过。也就是说，在上图中，针目线从针目线下方经过，而在下图中则相反。[注]

> [注] 原转录在上图处两次写作 lignes de mailles（针目线），而上下文始终对举 lignes de rangées 与 lignes de mailles。由于无法从文字本身确定哪一处应为“横列线”，译文保留这一重复。

因此，反转不止一种，而是有许多种。

这里的一个困难就在于，反转不止一种，而是多重的。好。

拉康——有多重反转。一共有多少种？

皮埃尔·苏里

它们往往会不断增殖［笑声］。

这里有一种主要反转，那是一种对象反转。

造成两个对象的那种主要反转，涉及两种环面针织物。

拉康——两种……什么？

皮埃尔·苏里

两种环面针织物。存在两种环面针织物；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链环。

这是主要反转，因为这里有两个对象。

还有另一种反转，就是“正针—反针”的反转，也就是平针织物两面的反转，是规则针织物的两面……

规则针织物就是具有两个面的平针织物……这是链环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反转。

也就是说，这里所涉及的是环面针织物，是一个被针织物包覆的环面……

被规则针织物、被平针织物包覆……环面的一个面由正针构成，另一个面由反针构成。这是第二种反转。

这里还有其他反转，也就是环面本身的反转：

- 可以交换子午圈与经圈，
- 或交换内部与外部。

我已经数到四种反转。还有环面翻转的反转。这就有五种反转了。

现在，在这里的平面呈现中，主要反转是……

总之，更确切地说，这里有一种表面上的反转……即上下穿越关系的反转；也就是说，只要改变所有上下穿越关系，这两幅图就可以彼此推导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已经数到多少种反转。在这种平面呈现中，我想看到两种反转：

- 一种是针织反转，也就是说，在中央部分，正针变成反针；在这种平面呈现中，这是一种反转，
- 另一种反转，就是针目线从横列线上方还是下方经过的问题。

那么，当多种反转组合在一起时……

即使只有一种反转，例如左—右反转，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把左当成右，或者把右当成左。即使只有一个对子、一个二元组，也就是一种

反转，我们也极有可能犯错，在想选择一项时却选中了另一项……当存在多种反转时，这就是我所谓的二元组以及二元组之间的连接。

总而言之！我说到哪里了？

为了确认并获得这方面的确定性，在我看来，仅仅成功想象空间中的一种变形还不够；因为在空间中想象变形时，我们仍然过于依赖这些成对反转与二元反转。

鉴于二元组、反转对子会不断增殖，我认为有必要进行穷尽式列举。

因此，从这一观点看，这张纸的缺陷就在于，它没有给出穷尽式列举。

也就是说，要完成与这张纸相应的穷尽式列举，就需要四幅图。

也就是说，必须有四种可能的组合：一方面是正针与反针，另一方面是针目线与横列线彼此从上方还是下方经过。

需要四幅图才能得到某种穷尽的东西……

我再说一遍，在这些反转面前，我们只会迷失方向；必须有某种穷尽的东西……所以还少了第二张纸；加上它才会有四幅图，也就是四种平面呈现。

有了这四种平面呈现，才具备适当的安排来讨论：这四种呈现一共呈现了多少个对象？

因为结果是，这四种呈现所呈现的是两个对象。

也就是说，有些呈现方式的变化并不改变对象。

结果是，这张纸上有同一个对象的两种呈现。

拉康　在我看来，很清楚的是，如果把这张纸分开，下图中看到的东西正是上图在镜子里重现的东西。

妮科尔·塞尔斯——不，不！

拉康——什么?

妮科尔·塞尔斯——如果是镜像，那么一幅图里在左边的东西，在另一幅图里就应该在右边。

拉康

这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因为一个是另一个的镜像。

你所主张的是，那里发生的事情……

因为照你的说法存在四种反转……就是会有四种反转，而这四种反转中会有两个对象，两个彼此不同的对象。

我在这里看到的只有一种反转。

我赞同那位告诉我两个图式表现同一个对象的人。

如果我们用三根实际的绳子把它具体化，上方的图式就是下方图式在始终置于其后的镜子中所呈现的像，反之亦然。所考察的对象只有这两个图式。

就此而言，这两个图式之间的关系就是镜像关系。因此它们并不重合。

镜像与原始对象、与原始图形并不重合。这里不是有两种反转，而是只有一种。

只有一种，但它引入了一个根本差异：也就是说，镜中图形并不等同于从原始图形中看到的东西。只有一种反转。就是这样！

现在我要让你们回去了；因为我认为，在一个并不特别困难的问题上，我已经告诉了你们，这两幅图一经反转后究竟如何。而且它们只被反转了一次。

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第8课 · 1978年3月14日

苏里

拉康

有人对我提出一项指责，说我让听众替我做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成功地让他们这样做了。在这个场合，说这话的是弗朗索瓦·瓦尔。这正是我本应达到的结果。

我从前曾说：“我不寻找，我找到。”

这句话借自一个在其时代颇有名气的人，也就是画家毕加索。

现在，我找不到，我寻找。我寻找，甚至还有几个人愿意陪我一起寻找。

换句话说，可以说，我把自己从前用来制作博罗米链环的那些绳圈掏空了。

我把这些博罗米链环变形成了某种东西：不是环面，而是环面织物。

换句话说，现在是一些环面承载着我的绳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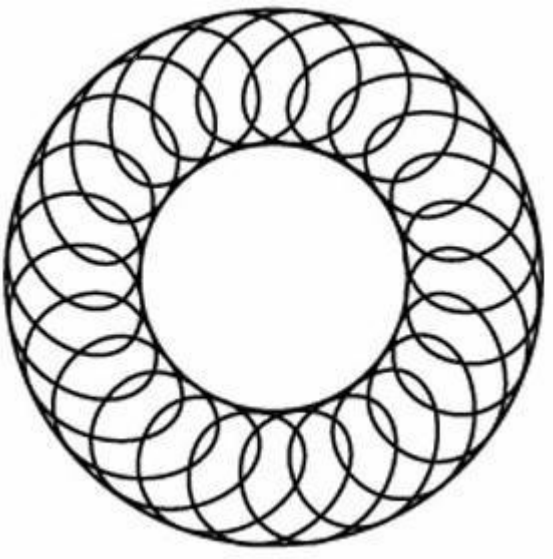
这并不方便，因为环面是一种曲面，而处理一个曲面有两种方式。

曲面承载着一些线条，而这些线条……

它们恰好位于曲面的其中一页，换句话说，位于曲面的其中一面……目前正是这些线条体现并支撑着我的绳圈；我的绳圈始终是博罗米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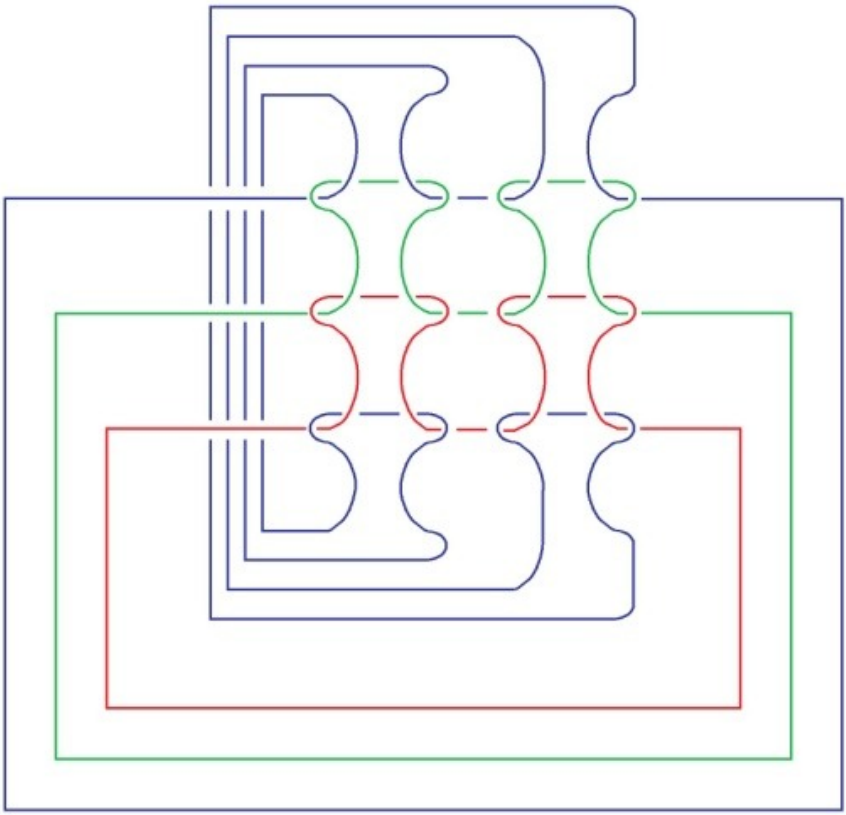
事实上，环面处在这些线条的中央。它大致这样制作，而线条位于曲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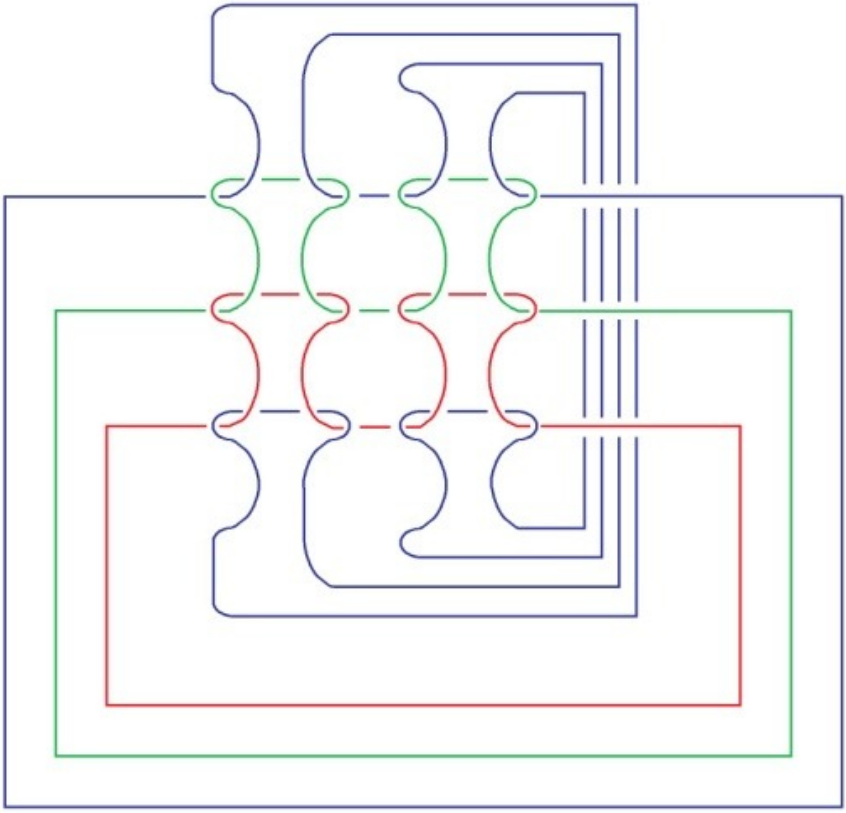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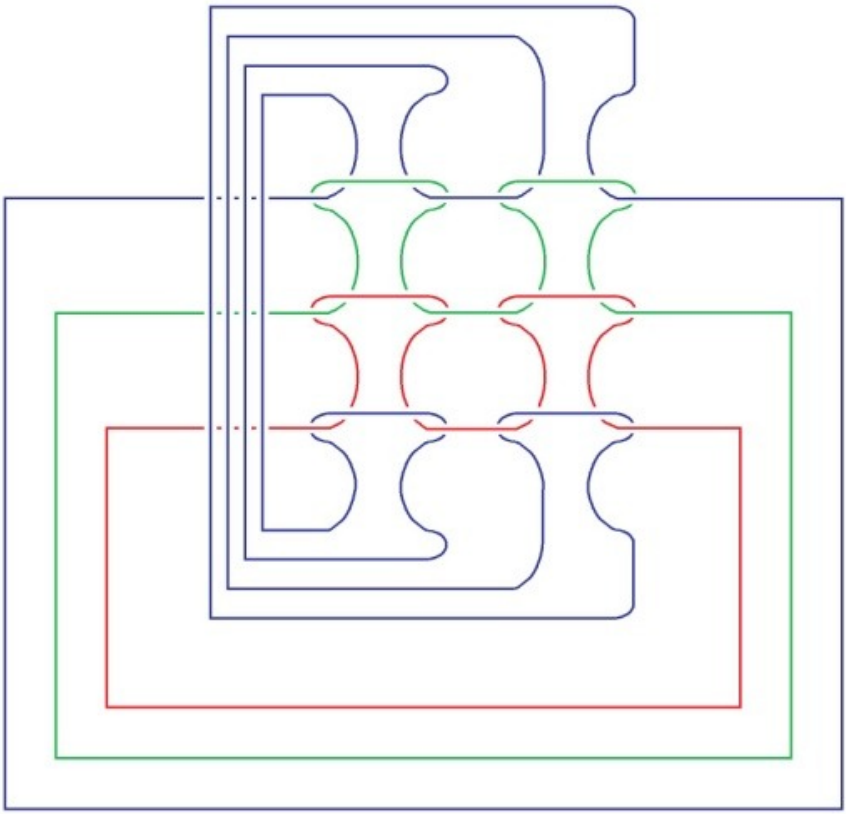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环面本身并不是博罗米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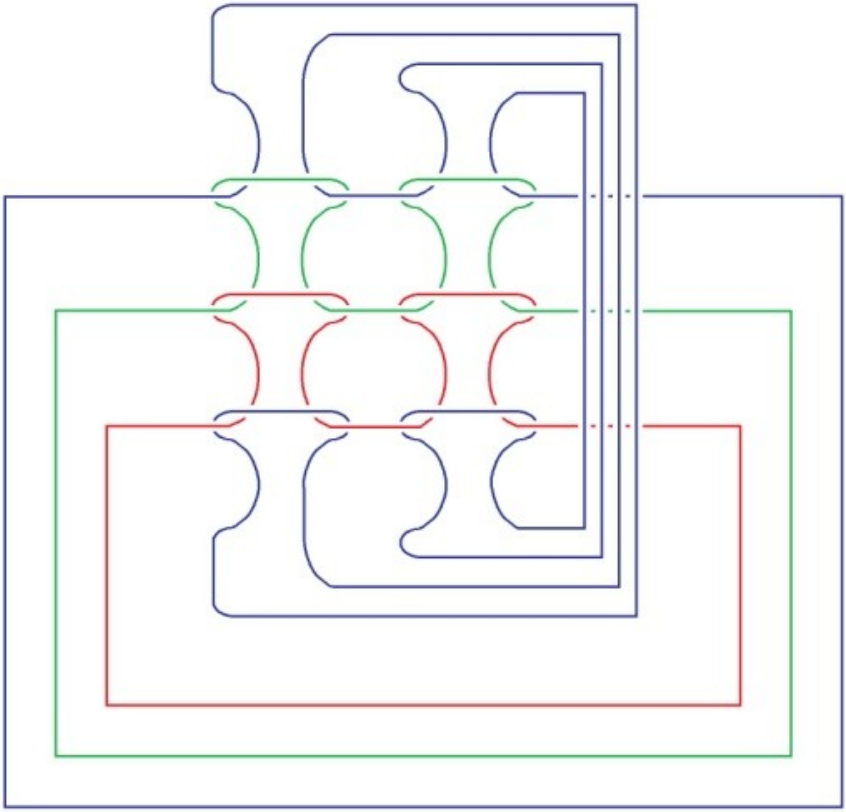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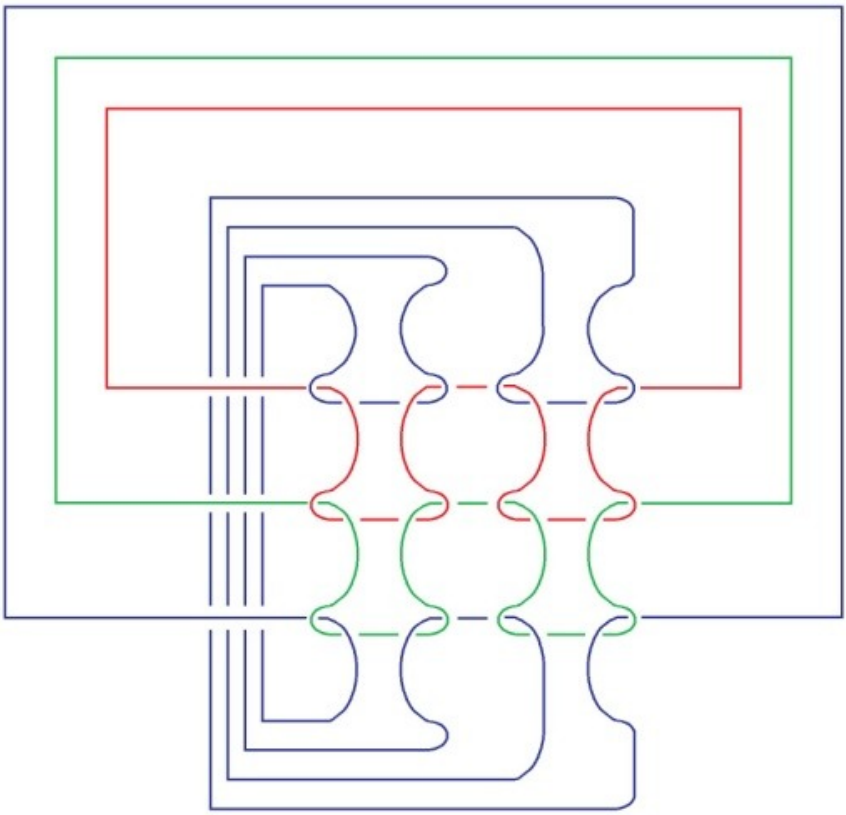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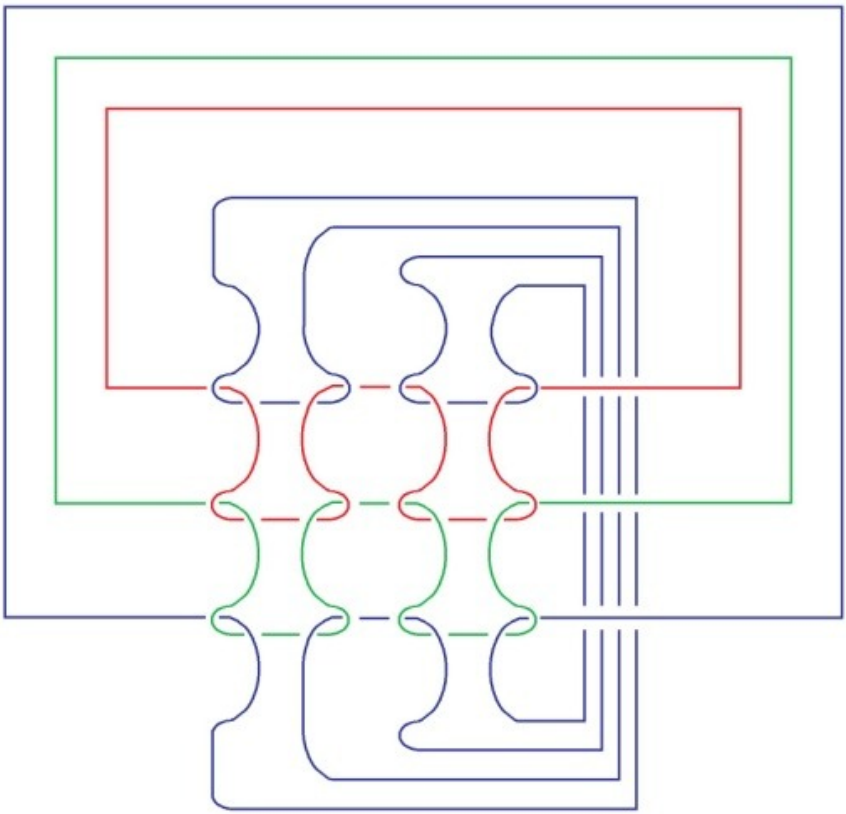
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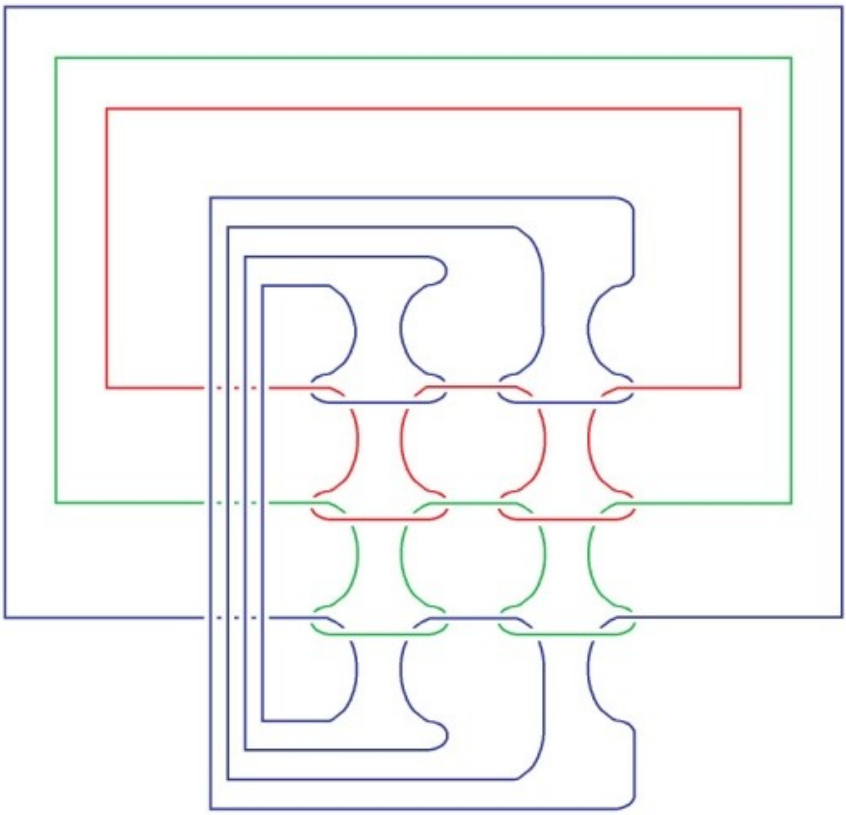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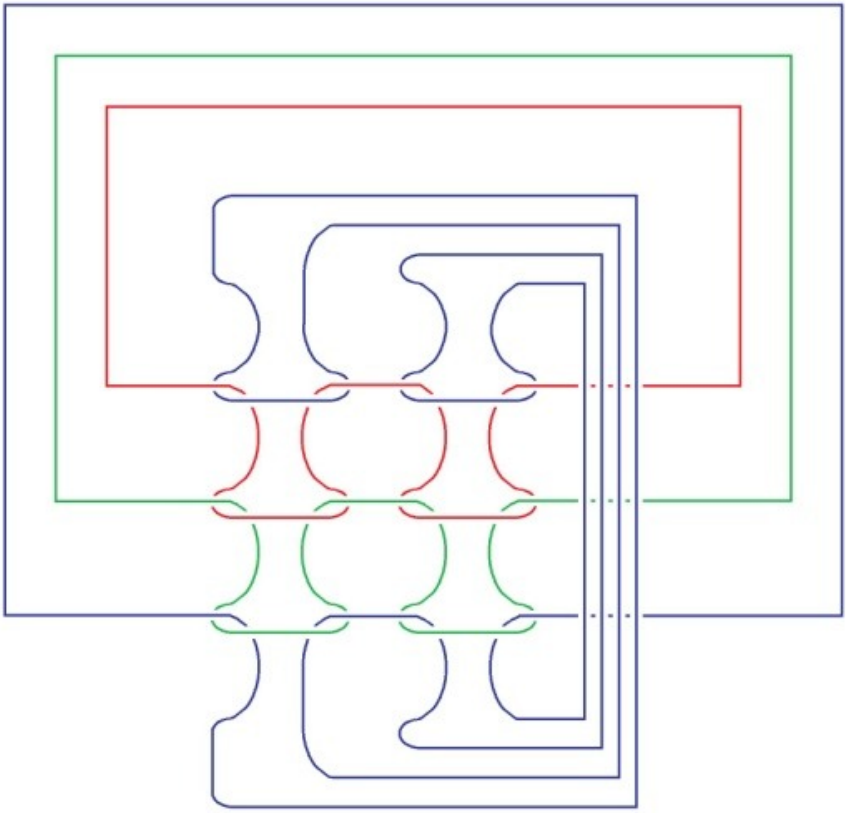
4　5





7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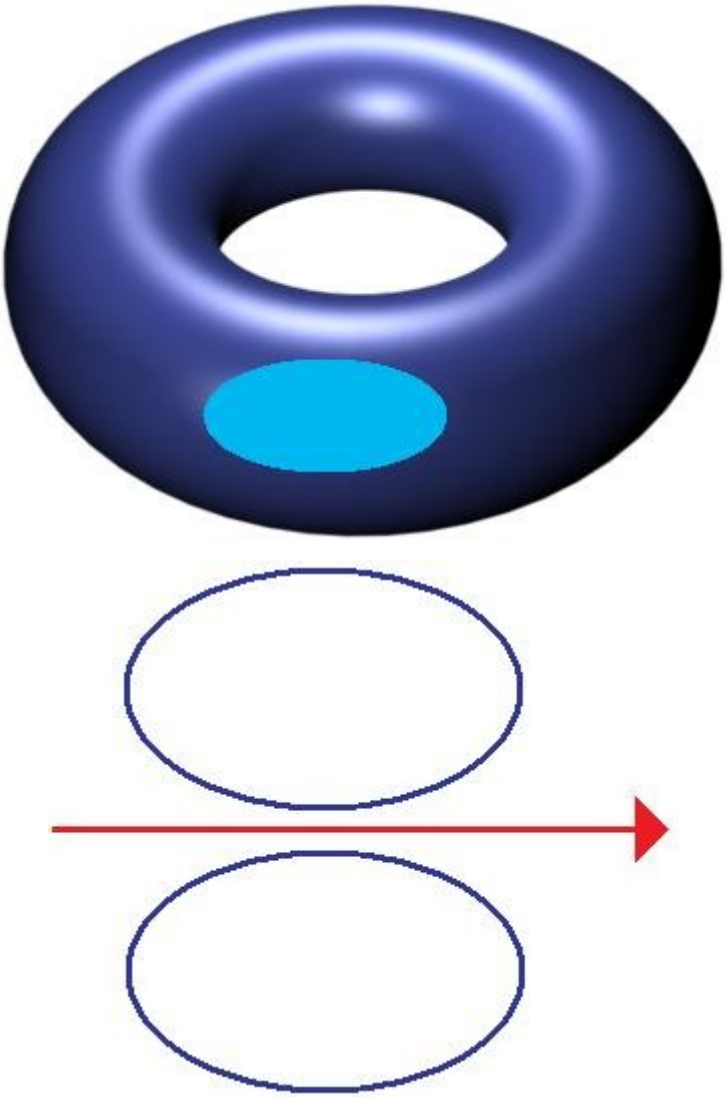




8

这是苏里制作的一张表。他在其中区分了两个要素。也就是说，环面可以翻转，而且它有两种翻转方式。一种方式是把环面开孔，从外部开孔。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这里可以看到的，它能够翻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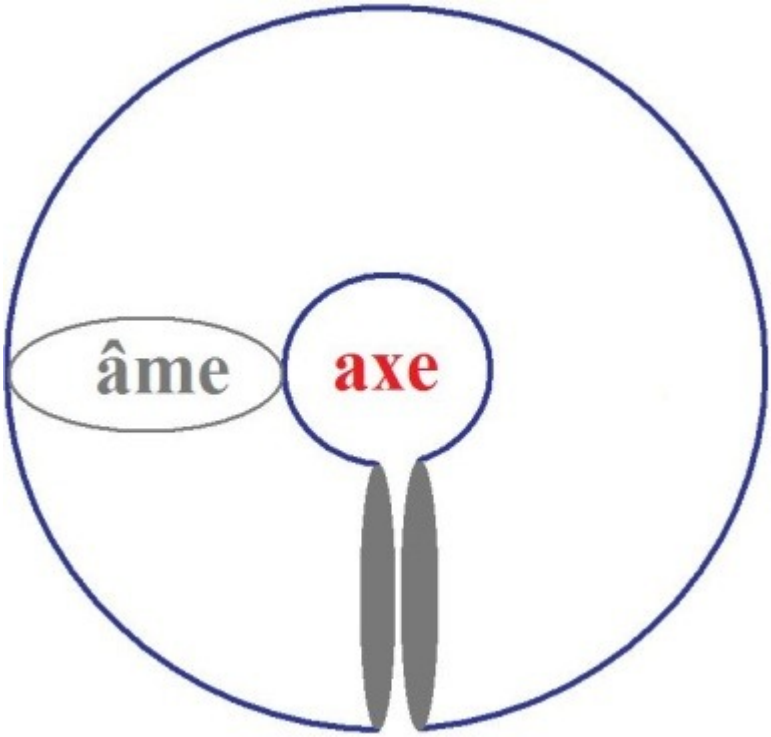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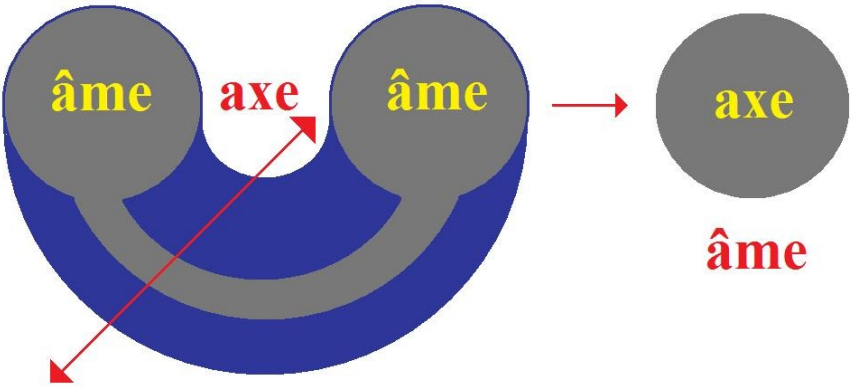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若把事情画成这样，环面会从里面翻到外面；结果是，我们进入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要称作环面芯环的部分——变成了轴

线。也就是说，这次翻转的结果，在截面上会如此呈现：环面的芯环变成了轴线。换句话说，这里会闭合，而环面中所涉及的部分会成为轴线；也就是说，芯环由孔洞的重新折叠构成。

相反，通过切割进行的翻转也会产生改变环面的效果：作出这道切割——切割在这里——便可以像这样把它翻转，并同样交换芯环与轴线。环面在这里拥有所谓的芯环；而在这里，由于切割，最初作为环面芯环的东西——切割在这里——变成了它的轴线：





依我看，这两种情况是同质的。

尽管如此，苏里把这种通过切割进行的翻转同通过开孔进行的翻转区分开，令我印象深刻。

相关知识卡 博罗米结：三重联结与三界的等价位置 ·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也就是说，我非常信任苏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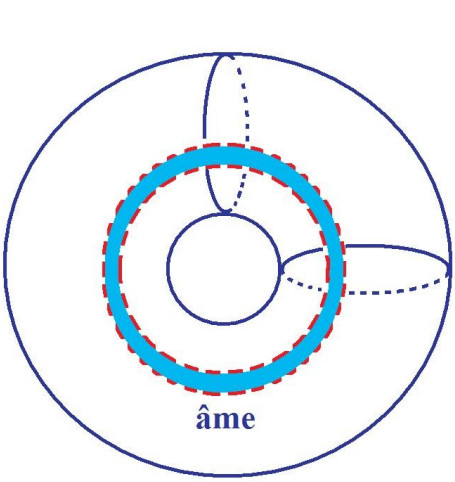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这里所谓的带状交叉——人们称之为带状交叉——涉及开孔后的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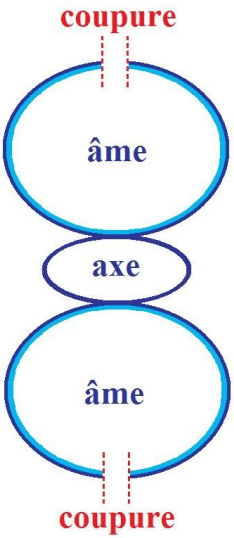
这里所涉及的翻转同样是一种环面式翻转，也就是说，是由一个孔洞造成的翻转。

现在我要请苏里发言，让他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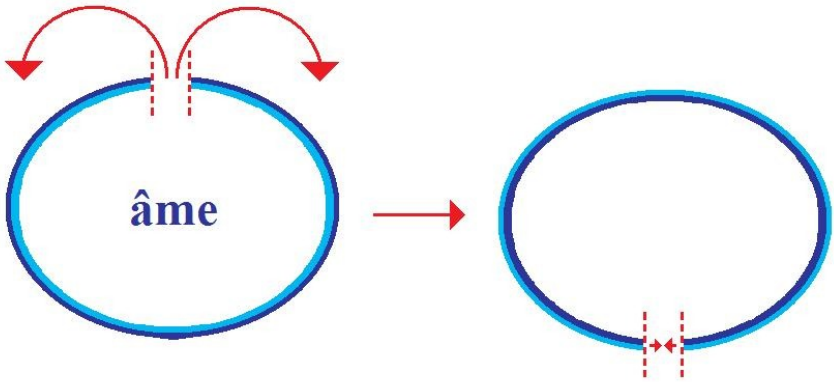
当然，有某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环面……

为了像这样，也就是用透视法画出它……环面有一种属性：它容许一种恰恰如下所示的切割：





如果从这道切口开始翻转环面，也就是让切口从环面后方经过，那么轴线仍是轴线，芯环也仍是芯环：



环面确实发生了翻转，但并没有改变分别处于轴线与芯环位置的东西——这里是轴线。

这是否足以说明，通过切割进行的翻转会以另一种方式作用于环面？

我提出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要请苏里发言；他愿意在我为难时接过这里所涉及的问题。

请到这里来……

皮埃尔 · 苏里的发言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我还需要黑板，我需要画图。

这里涉及环面的开孔与切割之间的差异。

甚至可以说，这里涉及翻转、开孔与切割三者之间的差异。

现在我会试着说明环面的切割与开孔之间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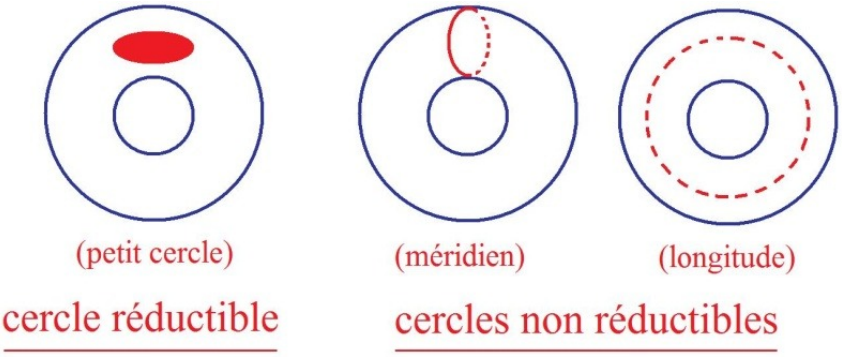
总之，一开始先不管它们是否可以用来完成翻转……只谈切割环面与给环面开孔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画一个环面。我需要彩色粉笔。好了。这里是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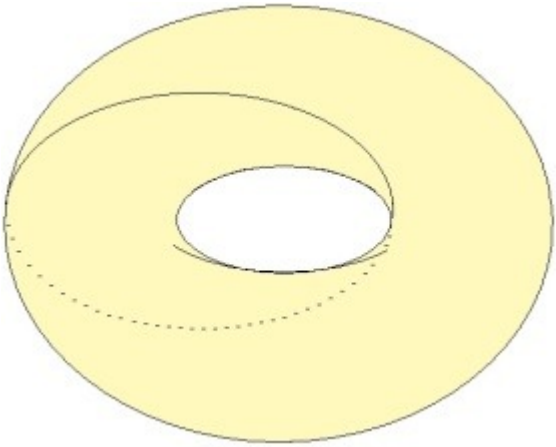
在环面上……可以有一些圆。存在可缩圆……

可缩圆就是可以通过变形缩小的圆……也存在不可缩圆。不可缩圆包括：

- 子午圈，
- 经圈，
- 以及其他圆。就是这样：



我在环面上画了一个既不是子午圈、也不是经圈的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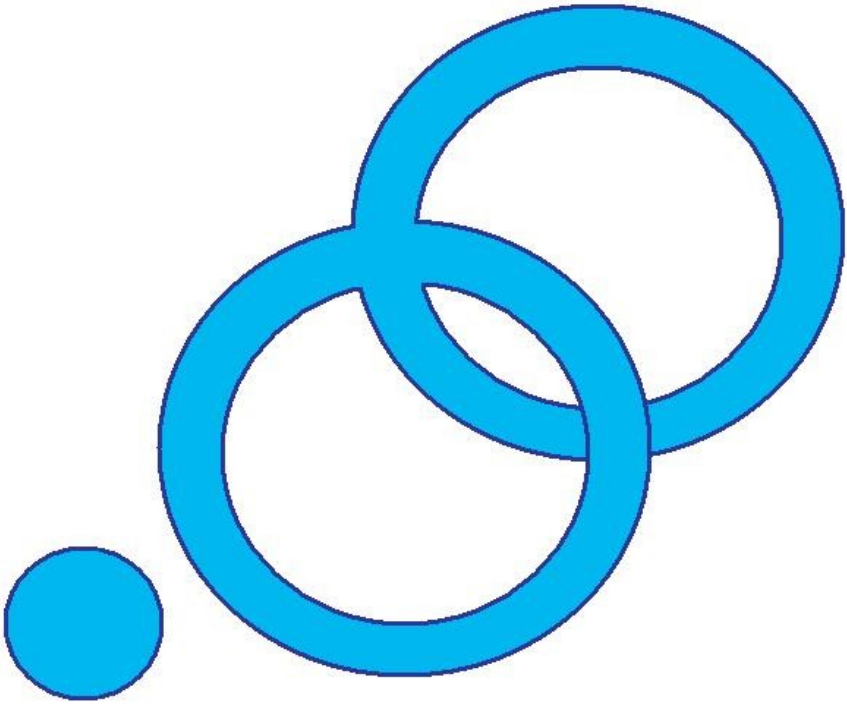
当环面上有一个圆时，可以沿着这个圆切割，至于结果……好，那么：

- 开孔就是这种情形，也就是沿一个可缩圆切割。
- 切割则是沿一个不可缩圆切割。

如果沿着一个小圆、一个可缩圆切开，会剩下什么？

一方面会剩下一个小圆盘，就是这个小圆盘。

另一方面会剩下一个有边界曲面，也就是一个带边界的曲面；我把它画出来：



好了。这幅图表现一个有边界曲面。这就是开孔的结果。

说开孔，就是不去考虑剩下的小圆盘，并把这个称作开孔后的环面。

开孔后的环面，就是这里画出的一个有边界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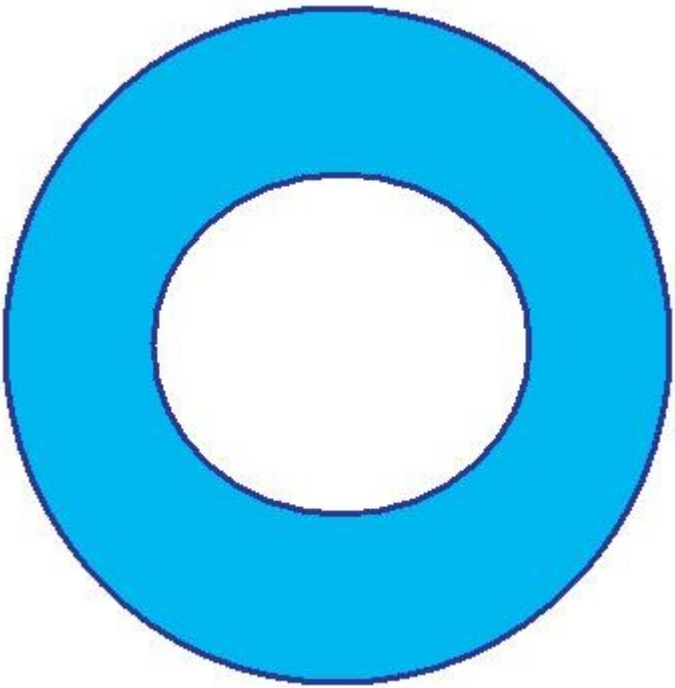
如果沿一个不可缩圆切割环面，这才是切割，那么会剩下什么？

首先，只剩下一个部分。我要说出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是一条或多或少打结、或多或少扭转的带。

现在我要画出沿子午圈切割所剩下的东西。沿子午圈切割，会剩下一条既没有打结、也没有扭转的带：



沿经圈切割也会剩下同一种东西：一条既没有打结、也没有扭转的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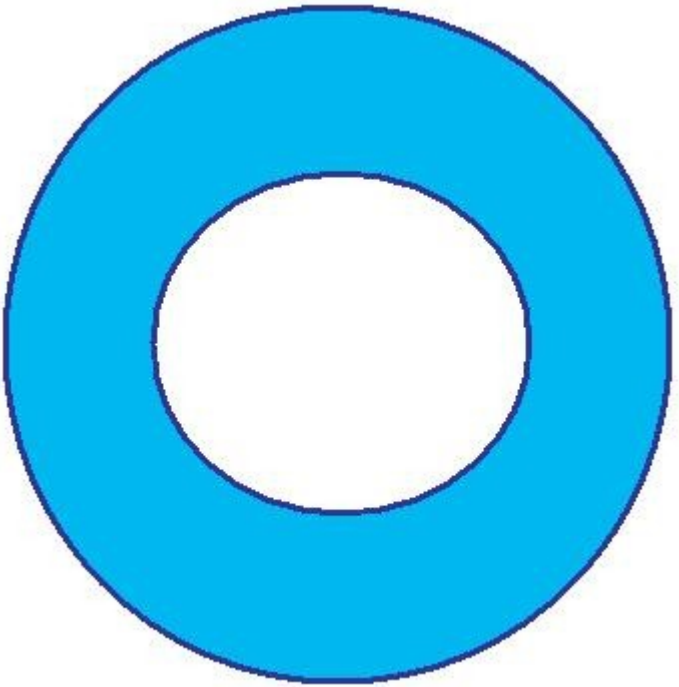


这些同样是有边界曲面。不过，仍然存在一个差异：

- 那里是一个只有一条边界的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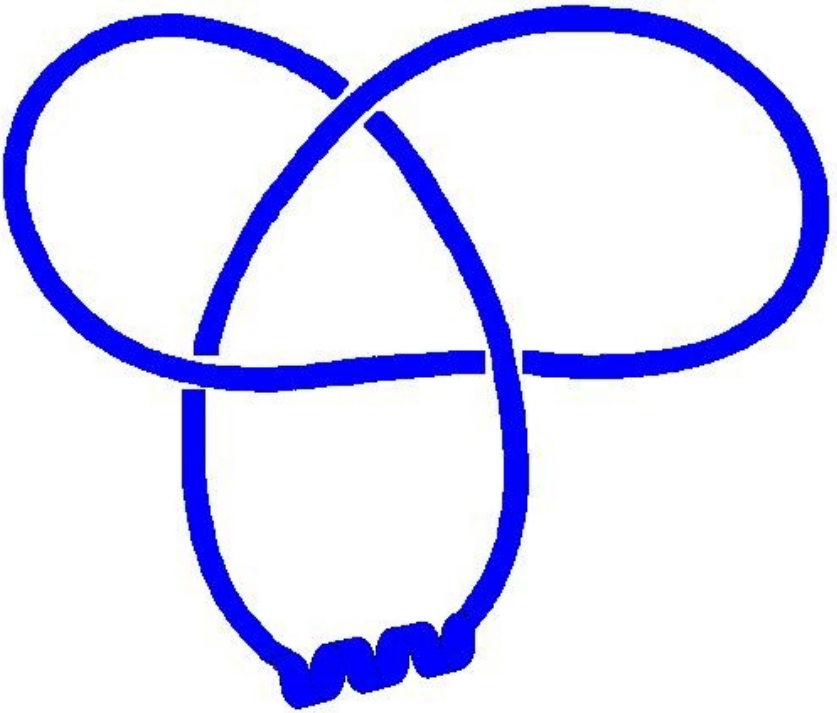
- 而这里是具有两条边界的曲面。



如果切割沿着一个不那么简单的圆进行……

不像子午圈或经圈那么简单……那么剩下的是一条带。剩下的仍是一条带，但它或多或少打结，或多或少扭转。

例如，对于某一个圆，我们会得到一条打成三叶结并发生扭转的带：



至于扭转……我不记得相应的扭转了——所以我这样画很可能会出错。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任意的扭转，但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是哪一种扭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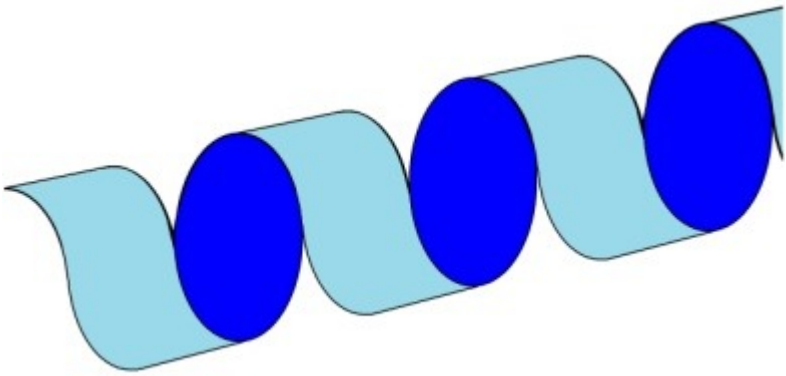
好，总而言之，这是一条既打了结又发生扭转的带；我们可以把其中打结的部分与扭转的部分分开。

也就是说，这条带的打结可以用一个结来表现：

- 好，这里是三叶结：



• 而扭转可以计数，是一定数量的圈数：



在三叶结的情形中，存在——我想——三圈扭转，共有三圈……总之，如果不是三圈，就是六圈，我可能弄错。因此，我没有在图中标出这些东西，以便清楚表明这里涉及的是带。

所以，切割后的环面是一条或多或少打结、或多或少扭转的带；它会产生某些结，但不是所有的结，并会产生某种扭转。

拉康先生曾经提到过环面上的某些圆。

他曾把这些圆分别与欲望和要求对应起来。就是这样！这些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标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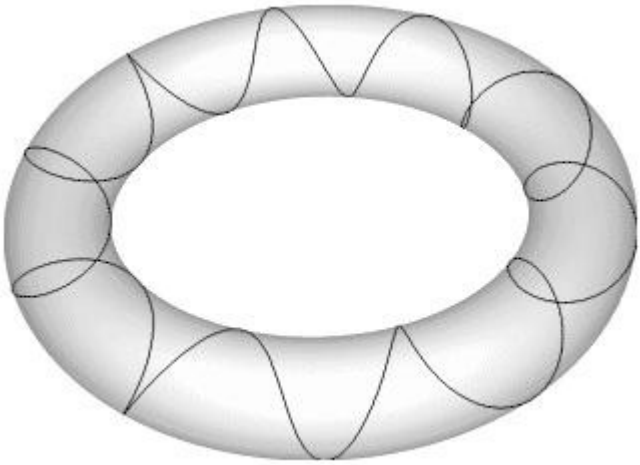
- 它们绕芯环多少圈，
- 以及它们绕轴线多少圈。

这样的圆有很多，但它们可以得到标定，而且这种标定能够得到证明。总而言之！

拉康先生曾经展示的那些圆，会：

- 只绕一圈，或者绕轴线，或者绕芯环，
- 随后再绕许多圈……［或者绕芯环，或者绕轴线］

我在这里画一个只绕轴线一圈、又绕芯环许多圈的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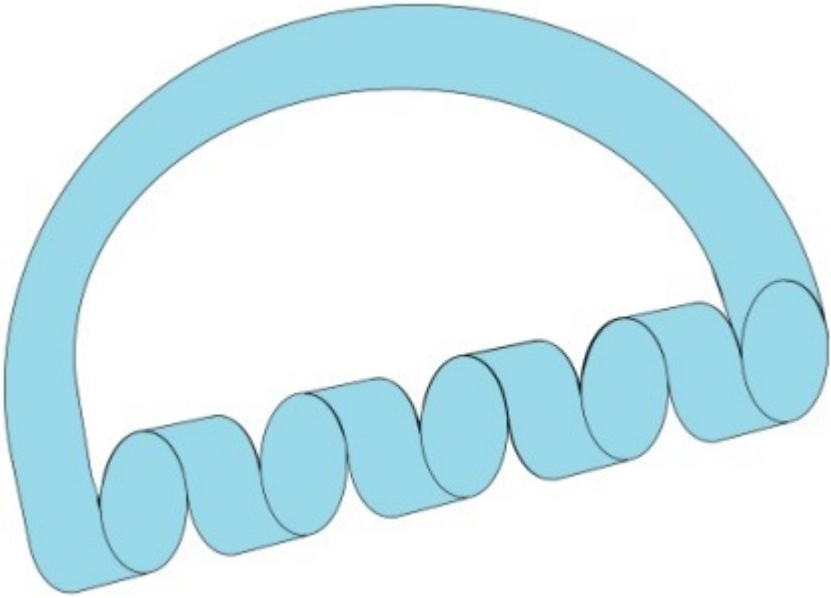


我在这里画出的圆，绕轴线一圈，绕芯环五圈。

那么，如果沿着这样的圆切割环面，结果会是一条发生扭转却没有打结的带。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一—五”圆，沿着这样的圆切开环面，会产生五圈而不产生结，也就是五圈扭转而没有打结。那么……

我弄错了，也就是说，我正在混淆整圈与半圈，

我画得不够多。好了。好！……那么，我在那里画出的是一条发生扭转却没有打结的带：



所以，在环面上的所有圆中，拉康先生提到过子午圈与经圈；它们会产生一条既不打结、也不扭转的带。还有那些与欲望—要求相对应的

圆，它们会产生一条发生扭转却没有打结的带。眼下，这已经构成了开孔与切割之间的一个差异。

这里是开孔的结果……

开孔只有一种方式，切割却有多少个环面上的圆，就有多少种方式……那么，这里是开孔的结果，这里是切割的结果。

- 这里，开孔的结果是一个只有一条边界的有边界曲面。
- 切割的结果则是具有两条边界的曲面，但它是一种格外简单的曲面，因为它是一条带。

这已经是一种说明开孔与切割之差异的方式：开孔后的环面与切割后的环面并不是同一回事。

现在来谈它们与翻转的关系。

我要开始讨论：开孔与切割相对于翻转有何差异。

首先有一点：沿一个圆切割……我们可以说：

- 切割中隐含着开孔，
- 也就是说，“切割”中隐含着开孔，
- 也就是说，切割所做的远远多于仅仅挖掉一个小孔。

可以把切割表现为某种相对于开孔多出来的东西。

也就是说，可以先开孔，再从这个孔开始切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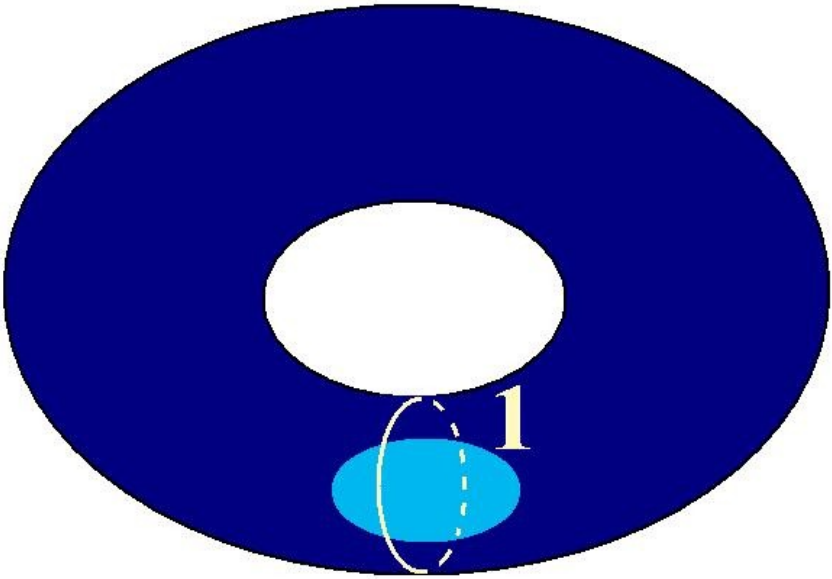
因此，切割可以分解为两个阶段：先开孔，再从开孔处开始切割。

所以，这可以在这里完成；也就是说，这里是开孔后的环面，那么，切割可以这样得到……

总之，如果把它看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孔，第二阶段是从开孔后的环面开始切割……那么，切割可以在这个环面上，也就是在开孔后的环面上展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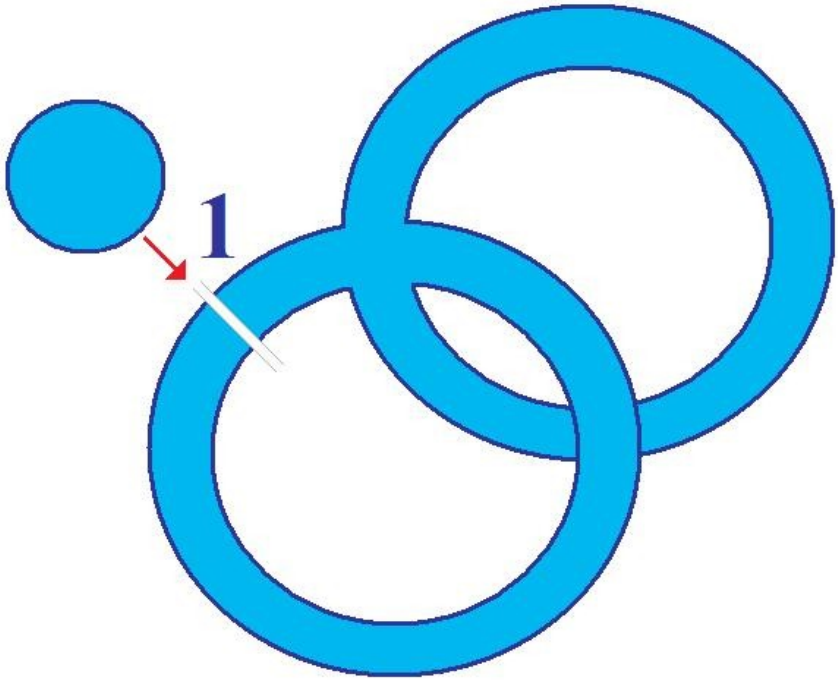
现在我会展示——不，我会指出而不画出来——几种最简单的切割。假设作一道子午圈切割……

在开孔后的环面中，子午圈—经圈的区分已经消失……总之，假设作一道子午圈切割，例如可以在这里［1］切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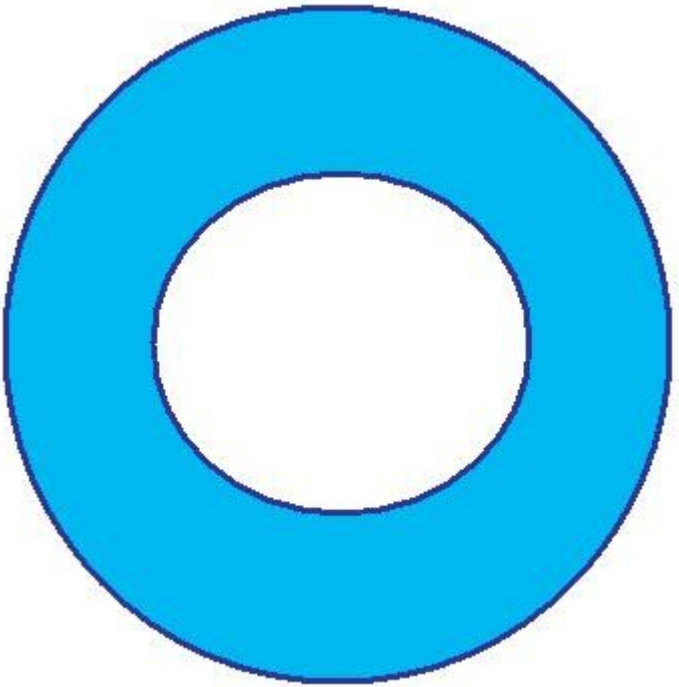


好，我还是把它画出来。好了，假设这是一道子午圈切割。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剩下的是一条带；也就是说，一旦在这里［1］切开，这里的切割会留下这个：



随后可以想象这些部分如何变形：这个可以被吸收，那个也可以被吸收，最后剩下的确实是一条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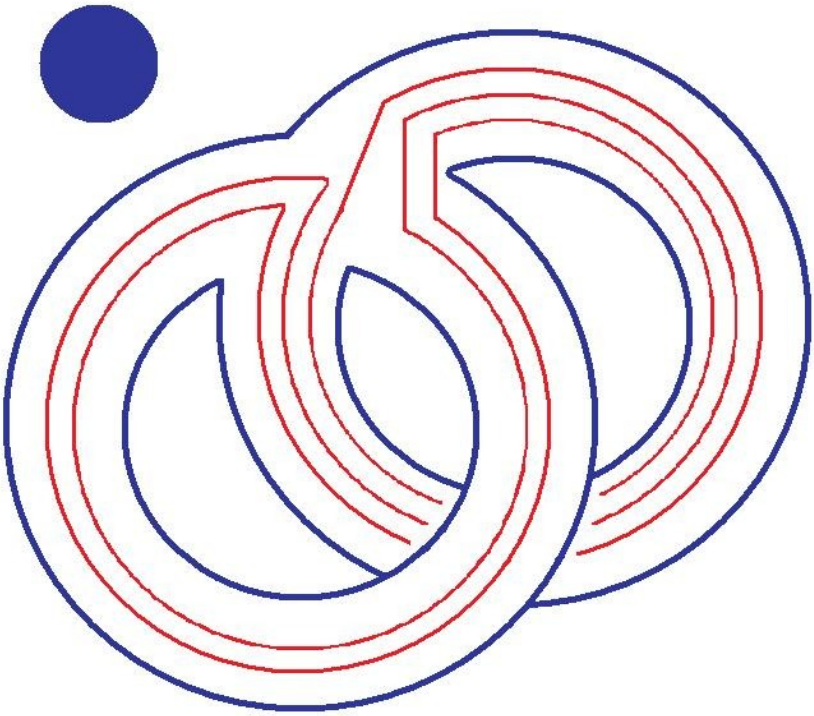


所以，我们可以从开孔后的环面重新得出，子午圈切割会留下一条带。

同样，如果这是一道经圈切割，经圈切割也会留下一条带。

我要擦掉刚才画的这道切口，画一道不那么简单的切口，也就是沿一个并非最简单的圆作出的切割。现在我要画出这道切口，画出某一种切割。我先画。

不过我怕自己弄错。现在，我画出一道从孔洞边界再次出发的切口；总之，我画出一道从开孔所成孔洞的边界处启动的切口，并让它从这里启动：



好了，一个圆。这个圆绕轴线两圈——总之，一个方向绕两圈、另一个方向绕三圈[注]，因为环面一经开孔，内部与外部的区分便会消失，芯环与轴线的区分也会消失。

> [注] 法文先说 deux tours autour de l'axe（绕轴线两圈），随即自我修正为 deux tours et trois tours；下一段又说明 d'une part 两圈、d'autre part 三圈。这里说的是环面两个基本方向上的环绕数，不是圆的"两边"。

消失了吗？没有完全消失，我会谈到这一点；但我们已经无法区分子午圈与经圈。

现在，我画出了开孔后环面上的一道切口。从这幅图出发，只要有耐心，就可以重构最终得到的那条既打结又扭转的带。通过在开孔后的环面上作图，我们可以利用绘图步骤弄清切割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在这里选了一个一方面绕两圈、另一方面绕三圈的圆，因为这次切割的结果会形成一个三叶结。

这并不是最简单的切割；结果是一条既打结又扭转的带。

所以，切割中隐含着开孔。换一种说法就是：切割环面远远超出了给环面开孔。

也就是说，在切割时，开孔所创造的空间被充分地创造了出来。因此，能够通过开孔完成的一切，也都能通过切割完成。尤其是，能够通过开孔完成的翻转，也能够通过切割完成。

但通过切割，还能完成另一些翻转。

有些翻转无法通过开孔完成，却能通过切割完成。

现在我要说明，切割所容许的翻转与开孔所容许的翻转有何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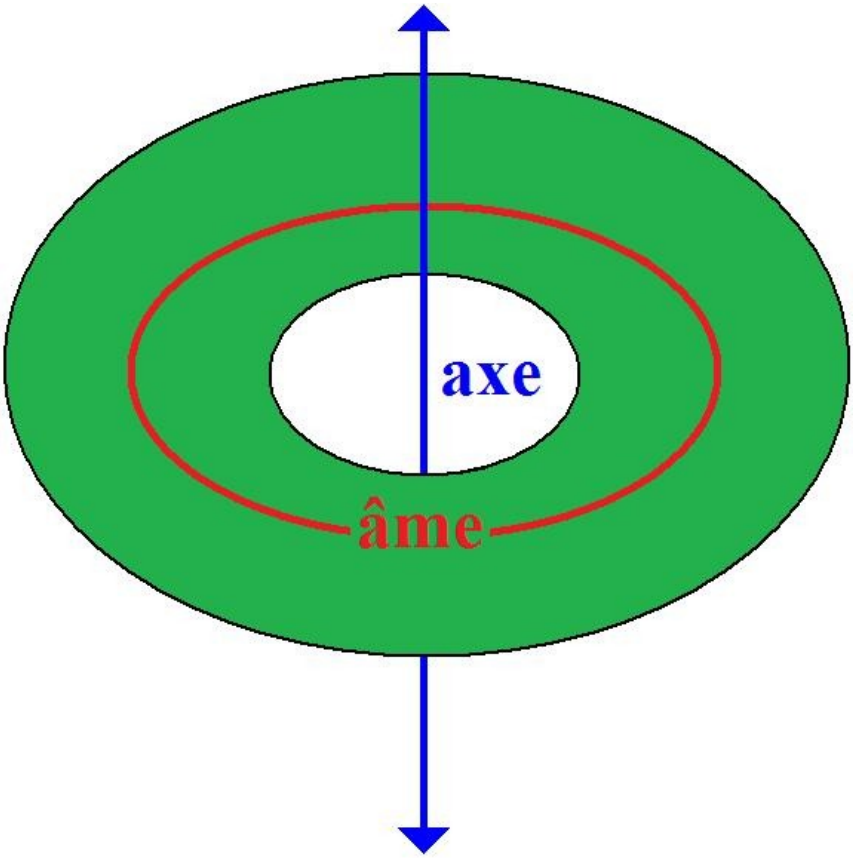
我要擦掉右边的部分。为了区分这些东西，需要作出差异化；也就是说，我需要用颜色区分芯环与轴线。所以，我会用蓝色与红色表示芯环和轴线。

我还需要作出另一项差异化：区分环面的两个面。

环面是一个无边界曲面，是一个具有两个面的曲面；我需要作出这项区分。

好，在这里，我们只能看见环面的一个面；我要用绿色与黄色表示两个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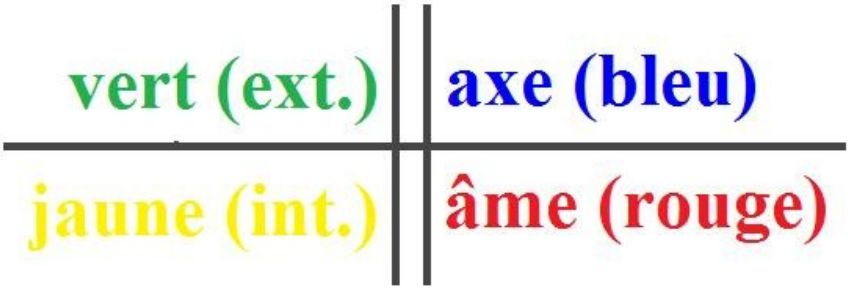
这里也只能看见一个面。对于环面，我们确实只能看见一个面，看不见黄色的内侧面。



所以，绿色与黄色是环面的两个面。而且，芯环—轴线这个对子与两个面组成的对子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存在一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

- 绿色的面，也就是这里的外侧面，与轴线相对应，
- 黄色的面，也就是内侧面，与芯环相对应。



我引入了两个对子；但目前这两个对子彼此相连——因为这种连接正是将要消失的东西——也就是两个面的对子与内部—外部的对子彼此相连。

那么，切割与开孔之间、通过切割翻转与通过开孔翻转之间的差异……

总之……不是“那项”差异，而是“一项”差异……就在于，通过开孔进行的翻转并不触动、也不改变两个面与内部—外部之间的这种连接。

相反，通过切割进行的翻转会拆散这种连接。那么，通过开孔进行的翻转留下了什么？

在开孔后环面的这种呈现中，我们只能看见它的一个面——我始终取绿色面——这个曲面现在已经着色，它具有一个黄色面和一个绿色面。

而在这种平面呈现中，只有绿色面可见；把平面翻转，黄色面才会显现……

请注意，我此刻同时谈到了多种翻转，这很危险。

我刚才把平面的翻转与环面的翻转混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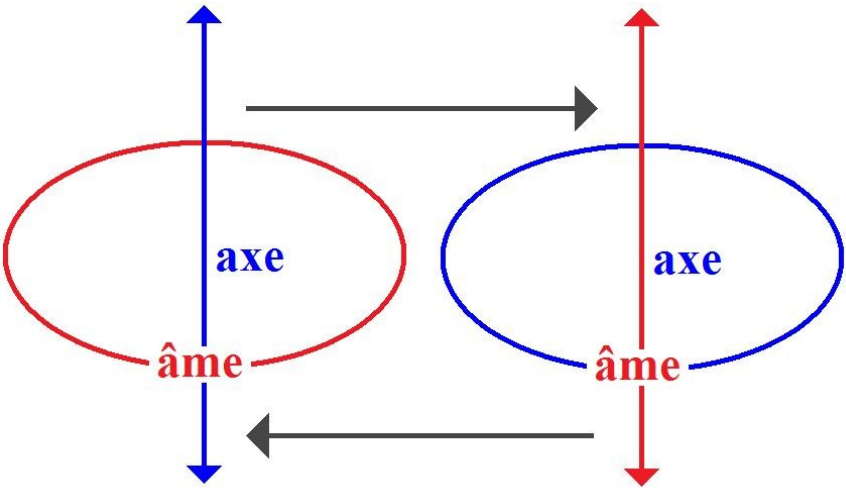
好了，这就是开孔后的环面。在开孔后的环面状态中，我可以把芯环与轴线表现为两条轴线。

现在我要标出芯环与轴线相对于开孔后环面的位置。我有一半的概率会弄错。［笑声］

绿色面与蓝色轴线相对应。我把轴线放在这里，它是一条直线。这是蓝色轴线，现在是红色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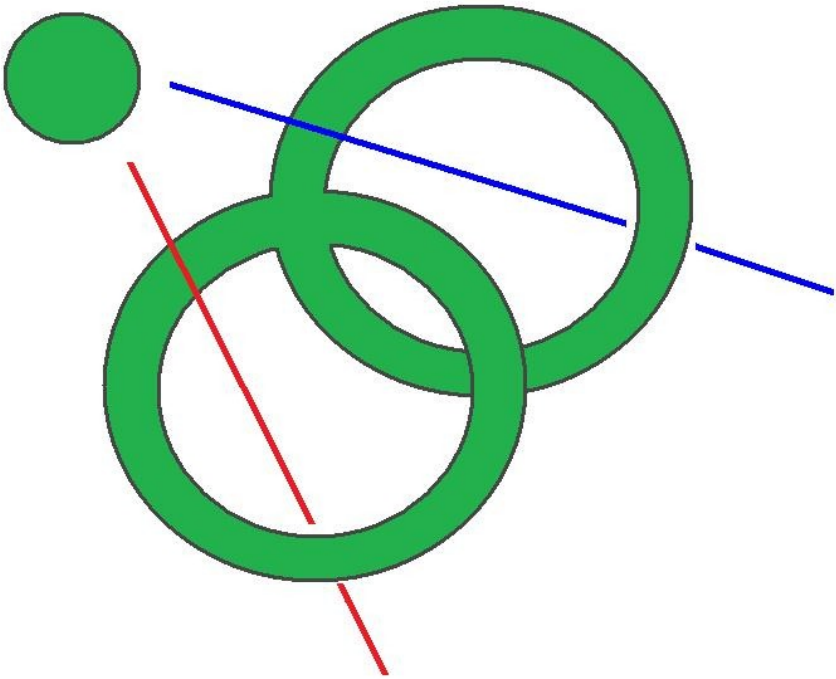
那么，我为什么画两条轴线？这是有理由的，我会说明为何要为开孔后的环面画两条轴线。

对于原来的环面，我只保留它的芯环与它的轴线，也就是这里表现出来的两者。环面翻转以后，会以这里的两者为芯环和轴线。因此，环面的翻转就是交换芯环与轴线，也就是从这一个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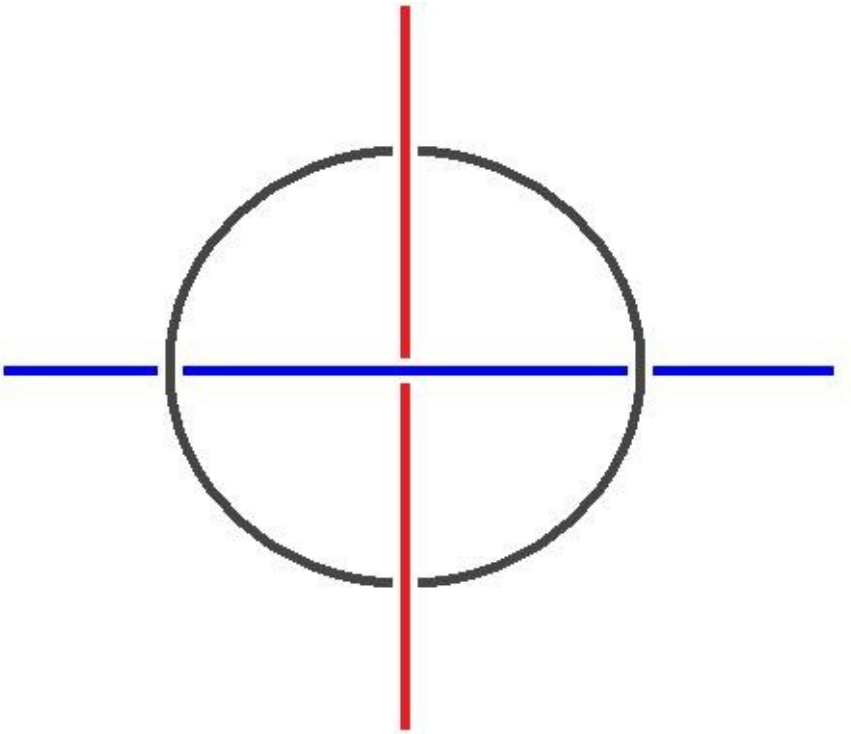


那么，开孔后的环面就是一个具有两条轴线的状态。我只是在断言这一点。我要重新画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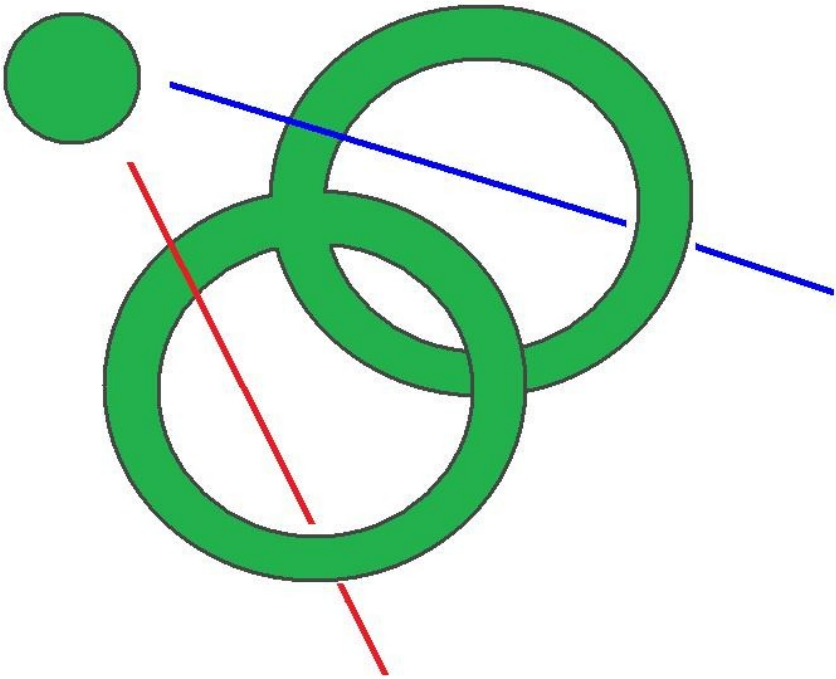
归根结底，我只是在重画那边的东西；但我在这里把它重画在铰链位置、居间位置上。这里是开孔后的环面，一个具有两条轴线的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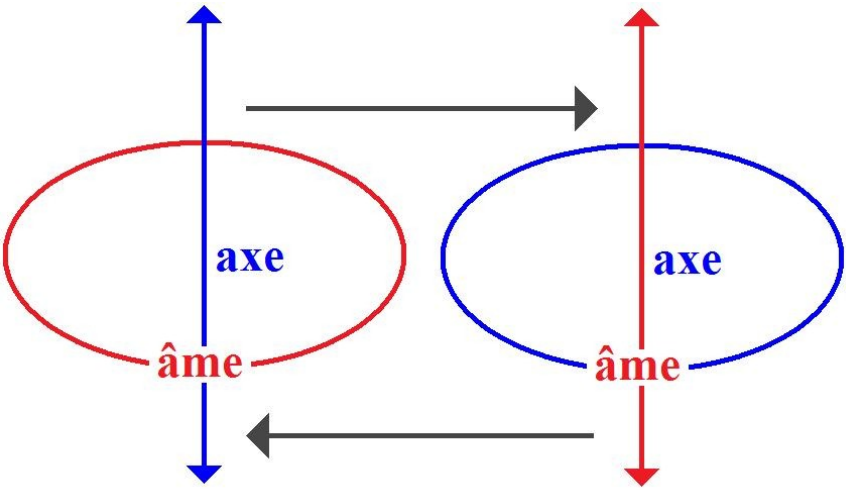
我再提到它的另一个版本：如果这里只保留边界圆——也就是只保留边界——它所剩下的就是……我仍把它画在中间：好了，这里保留了环面在此以蓝、红两色表示的两条轴线，以及孔洞的边界圆：



这里保留的是有边界曲面：



而这里则只保留边界：



所以，这里位于中间的东西，在交换芯环与轴线的翻转操作中起着铰链作用。

我之所以提到这幅图，是因为这里存在一种博罗米构形，也就是说，内部、外部与孔洞边界形成了一种博罗米构形。

归根结底，我只是在断言：在这个中间状态中，芯环与轴线都可以……在这个作为未定状态、作为内部与外部之间铰链的中间状态中……

也就是说，在这里，内部与外部得到区分，

而在这里，内部与外部没有得到区分：内部—外部这个对子在这里处于摇摆状态……在开孔后环面的状态中，内部—外部的区分消失了。以上谈的是开孔后的环面。

现在我要擦掉这幅图，也就是对应关系图……尽管我可能还会需要最初那幅关于两个面的对子与内部—外部的对子之间关系的对应图。其中“绿色”对应“蓝色”，“黄色”则对应“红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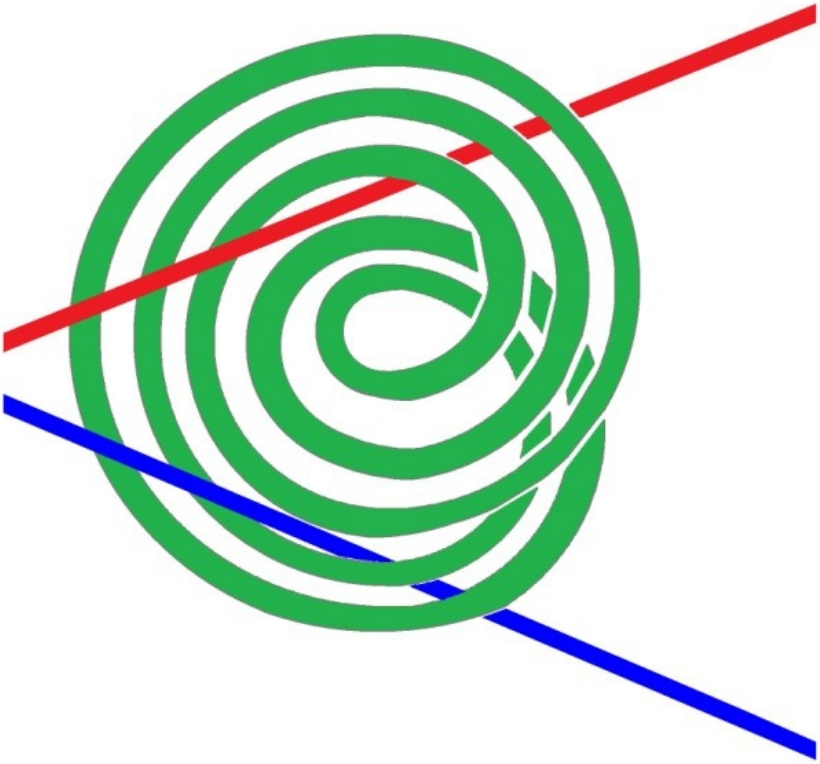
当环面被切开以后，它会……不过，凭记忆我不知道这些部分是怎样安排的……所以我要把它画出来。我可能会弄错，但这不妨碍我说明所需要的东西。

我要画一个切割后的环面，把它画成一条打结并扭转的带。我正在这里重画一条通过切割环面得到的打结并扭转的带。

好了。为了表明它是一条带，我加上这些小短线；但我不会到处都画上小短线。

好了，这就是通过切割环面得到的一条打结并扭转的带。

现在我不再画这些小短线。芯环与轴线现在在这里；原先作为芯环与轴线的东西，现在是两条轴线。这里是两条轴线：内部与外部；现在再画两个面的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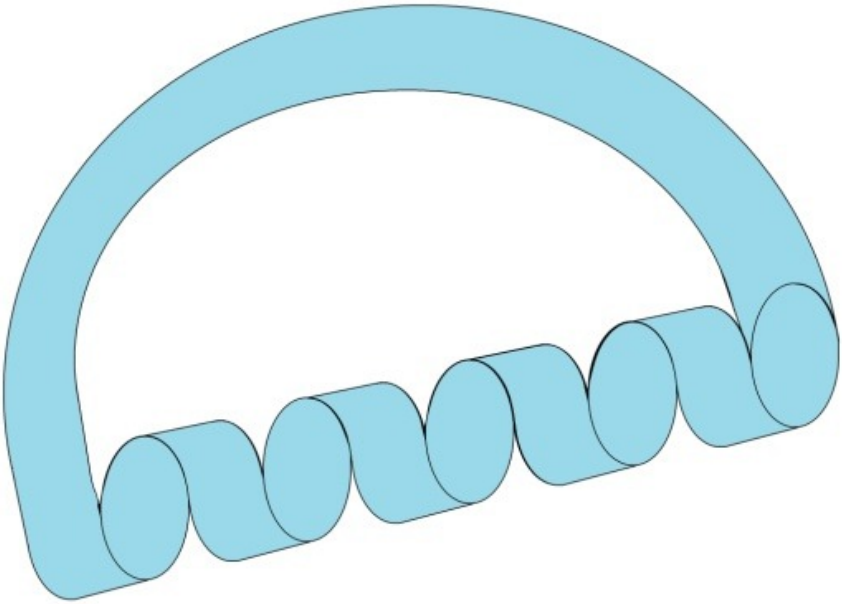


这条带按照现在的画法，仍然只能看见一个面……

这并非偶然；也就是说，我系统地优先采用那些只能看见一个面的画法……所以，这里是具有黄色面与绿色面的打结并扭转的带，而这里能看见的只有它的绿色面。就是这样。

不过，我还是要画出两个面，以便在另一种情形中把两个面展示出来。

我先前在这里画过一条没有打结但发生扭转的带；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面。



也就是说，在扭转之际，可以看见另一个面；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显出黄色，图上既有黄色也有绿色。总之，这只是为了表明，在有边界曲面的图中，两个面都可能显现。有些画法总让我们看到同一个面，这只是偶然。

因此，这里是先前分别作为内部与外部的两条轴线，还有切割后的环面，也就是这条带。那么，我不知道是否能够想象：黄色—绿色这个对子在其中已经独立于蓝色—红色这个对子。

也就是说，这条带……这一切不过是一条带；假设沿整条带给它加上半圈扭转，它仍然是同一个对象，而黄色面会起到与绿色面相同的作用。

所以，在切割后环面及其两条轴线的这种状态中，两个面的对子——绿色与黄色——和内部—外部的对子——蓝色与红色——已经彼此独立。这指示了两种翻转之间的某种差异。

在通过开孔进行的翻转中，内部与外部被交换，两个面也被交换，而且两种交换一起发生。也就是说，在内部—外部这个对子发生交换时，两个面也同时交换。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以黄色和绿色着色的环面在翻转以前以绿色为外侧面，那么翻转以后就会以黄色为外侧面。

在通过开孔进行的翻转中，两个面与内部—外部同时发生反转。

相反，通过切割进行的翻转可以拆散这种连接。

也就是说，环面一经切割，可以用……不，不是……我换一种说法。

我不再把开孔后的环面或切割后的环面看成一种中间状态，而换一种方式来描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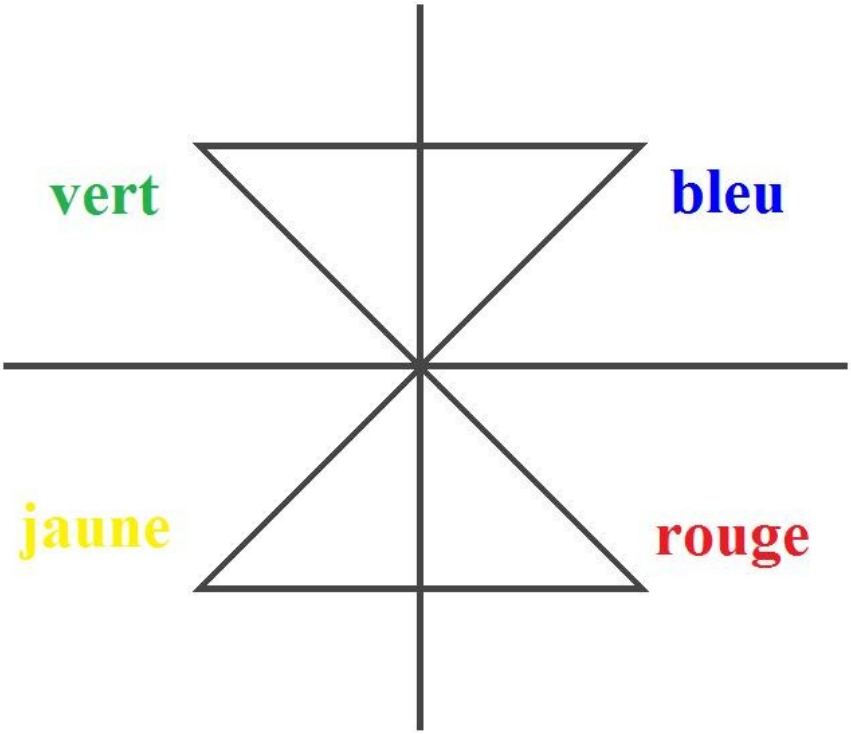
开孔后的环面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重新封闭。

但切割后的环面可以用四种不同的方式重新封闭。总之，我在两种表述方式之间犹豫：

- 一种方式，是让开孔后的环面或切割后的环面表现为环面两种状态之间的中间状态，
- 另一种说法，则把环面的两种状态描述为封闭这个有边界曲面的两种方式。

环面一经切割，就可以用多种方式重新封闭。也就是说，可以按照它原来的方式重新封闭，让蓝色轴线处在外部，让绿色面成为外侧面。

但也可以任意重新封闭：可以让红色轴线处在外部，让绿色面或黄色面成为外侧面。也就是说，切割后的环面有四种重新封闭的方式：可以用所有可能的组合，把蓝色—红色这个对子分别固定为内部—外部，也就是芯环—轴线；再把绿色—黄色这个对子分别固定为内侧面—外侧面。



这些都是对子［笑声］、二元组的问题。我觉得很难把这些精确性的考量讲清楚。

我刚才一头扎进了……总之，本来谈的是开孔与切割。

总之，这些对子或二元组的问题总是与精确性的问题相连。

拉康——绿色可以与蓝色相配，也可以与红色相配。

皮埃尔·苏里——对，对。

拉康——另一方面，黄色也可以与蓝色或红色相配。

皮埃尔·苏里——对，对。

某人——但你所说的，对子午圈切割或经圈切割这样的简单切割也成立吗？

皮埃尔·苏里——对，对。

另一人——也就是说，绿色—黄色与轴线—芯环之间的分离，对简单切割也同样成立。

皮埃尔·苏里——完全正确。

某人——因为你刚才是在复杂切割上展示的，但也可以在简单切割上展示……皮埃尔·苏里

对，子午圈切割或经圈切割确实也是同样的情形。它产生与一般切割相同的结果：也就是两个面的对子与内部—外部的对子彼此脱离。

某人——你能不能在一道简单的子午圈切割上展示它？

皮埃尔·苏里——可以，可以，对，这很……拉康——是谁把这张纸寄给我的？是一个参加过苏里实践课的人。

某人——是我。

拉康

是谁？是你们两位吗？听着，我对这个对象 A 和另一个被你们用星号标出的对象非常感兴趣。

我是说对象　A　和以这种方式标示的对象。我很感兴趣，也非常想知道，你们从苏里今天的说明中得出了什么。如果你们来告诉我，我会很高兴。

某人——苏里刚才所展示的，实际上正是那张纸里的一处错误。

拉康——什么？那张纸里，是的。在你们寄给我的那张纸里，是的。

某人——也就是说，那实际上并不是通过开孔进行的翻转，而是通过切割进行的翻转。

拉康

就是这样。好，知道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我曾为了这个错误绞尽脑汁。

好了，我想苏里已经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下一次我会继续。

第9课 · 1978年3月21日

苏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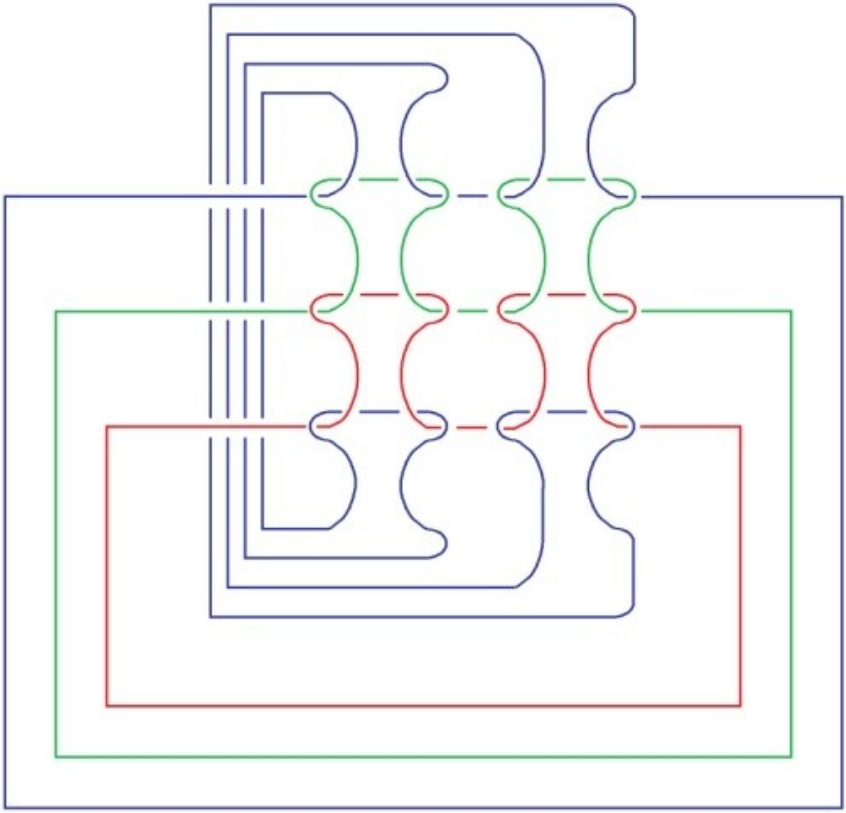
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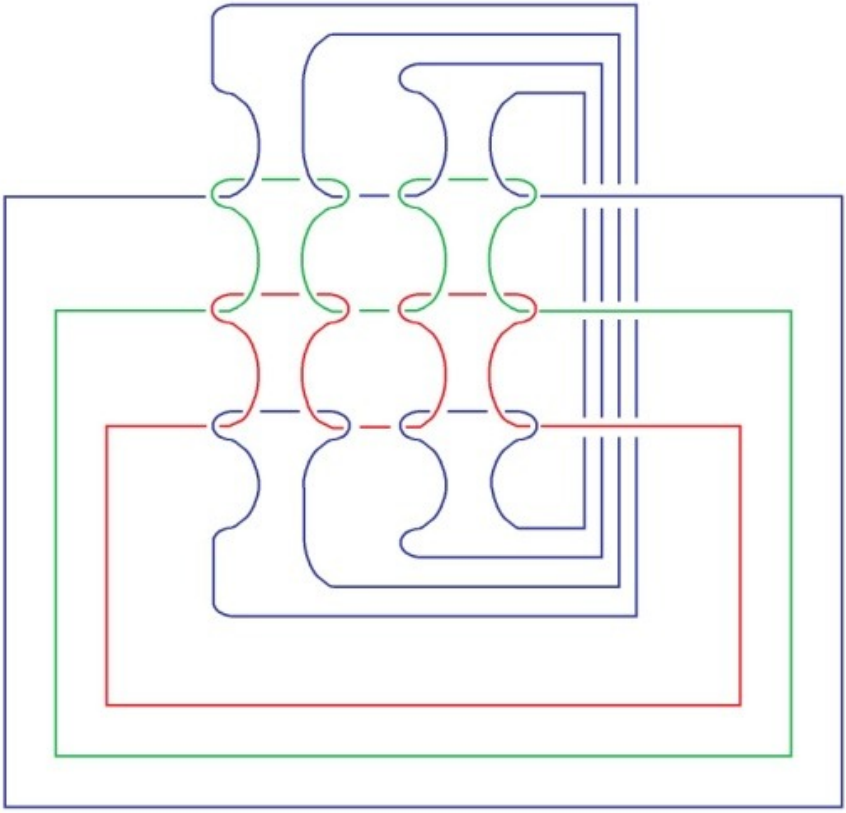
我要通知你们，巴黎第一大学校长阿尔韦莱夫人好意作出安排，让我在 4 月 11 日和 18 日举行研讨班。那段时间正值假期，所以你们大概只需要从面向先贤祠广场而非圣雅克街的那扇门进入。事实上，我原本只剩下两次研讨班；至于五月，会安排在第二个星期二，而不是第三个星期二，因为有人通知我，第三个星期二，这个讲堂里会举行考试。

尽管如此，我仍然十分关心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尤其是环面。苏里会把一些环面传给你们，这些环面上织着某种东西。有一件事令我格外关心，那就是所谓的环面性与开孔之间的关系。照苏里的说法，开孔与环面性之间似乎没有关系。对我来说，我不能说自己看不出其中的关系，但我对所谓环面大概只有一种混乱的观念。上一次，你们已经看到了一种关于如何处理环面的呈现。苏里一会儿会传给你们某件带有开孔的东西。这是一种人为的开孔；我的意思是，那是一个被针织物覆盖的环面，而这种针织物比简单的针织物更加密实；所谓简单的针织物，就是——困难恰恰在这里——作为针织图样画在环面上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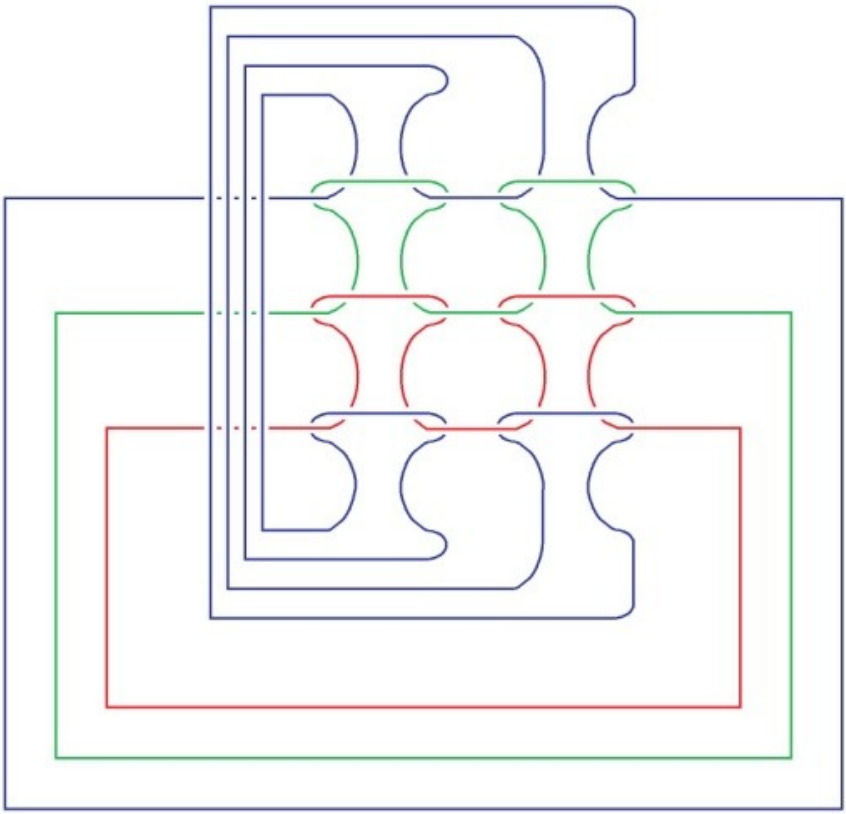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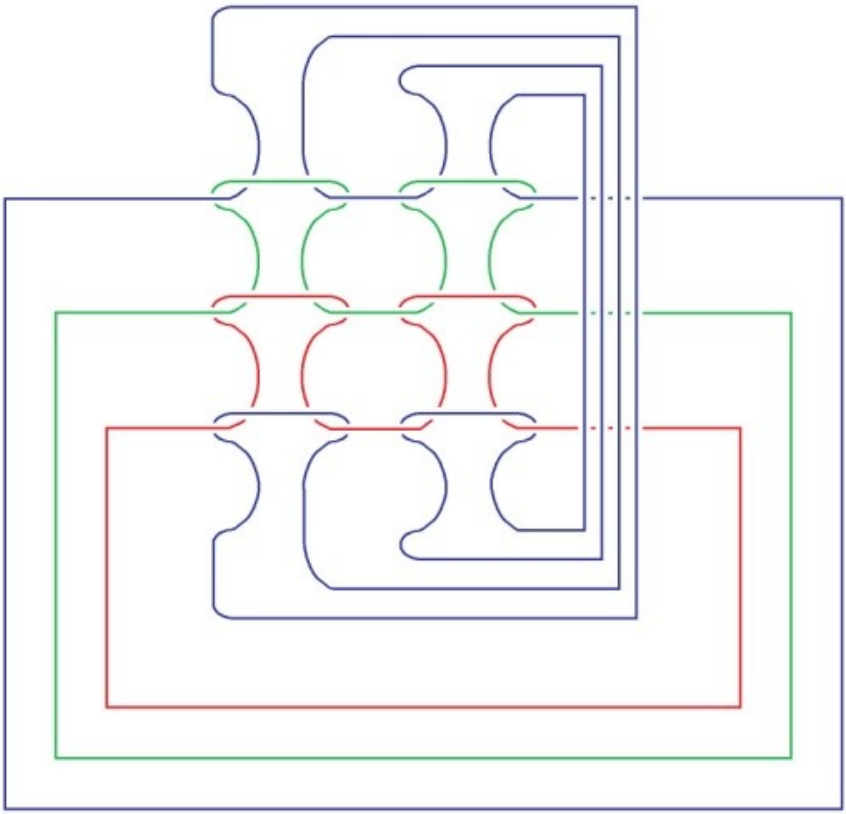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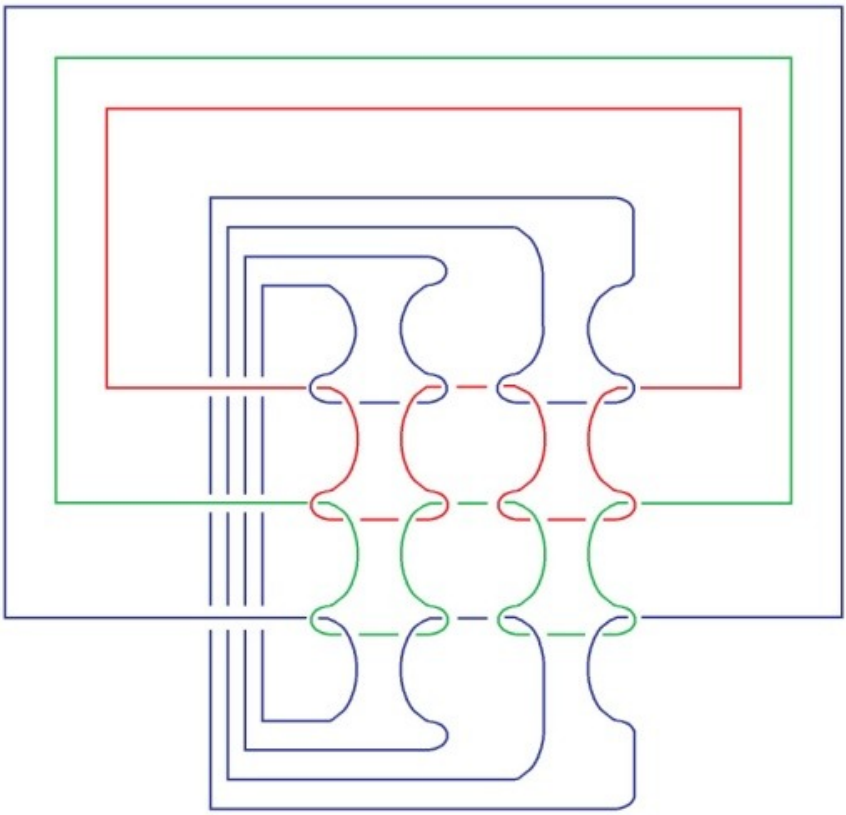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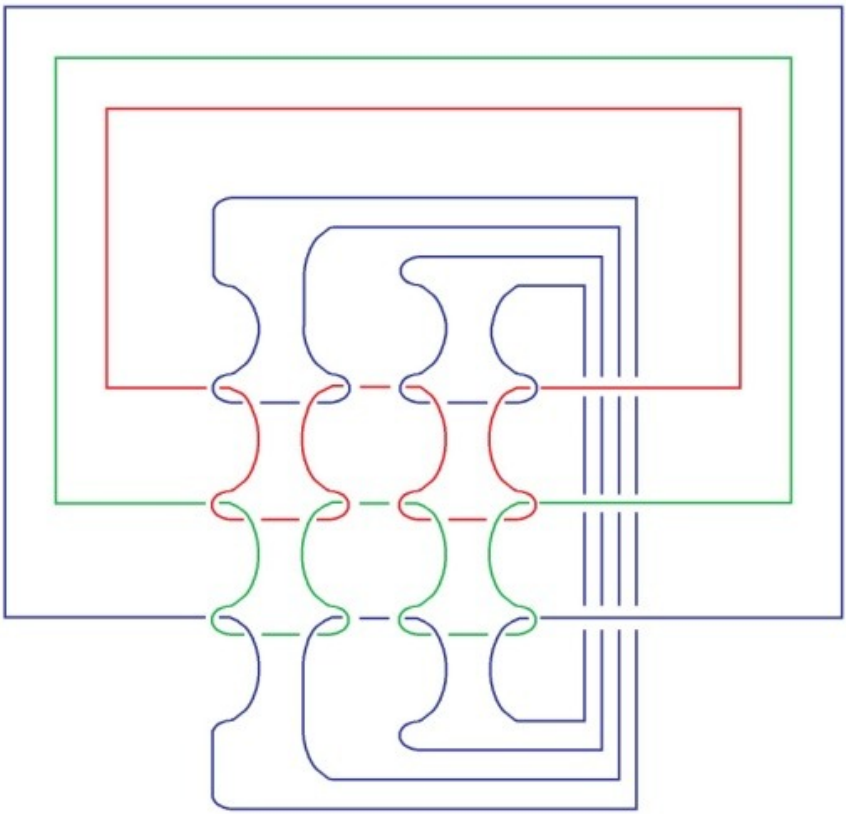
3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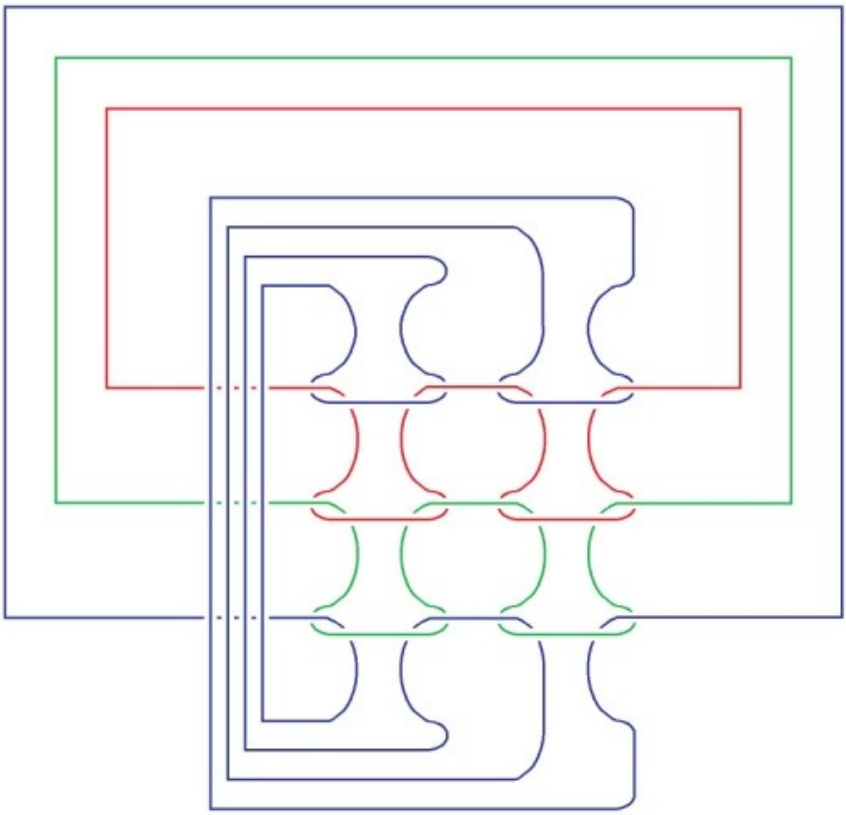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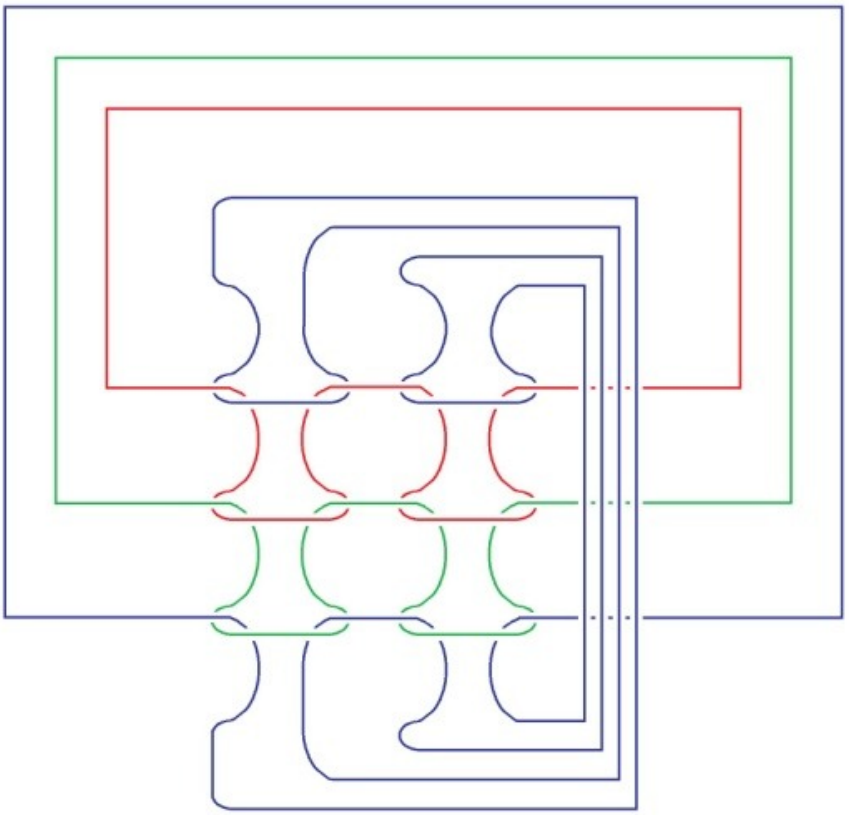
4　5





7　6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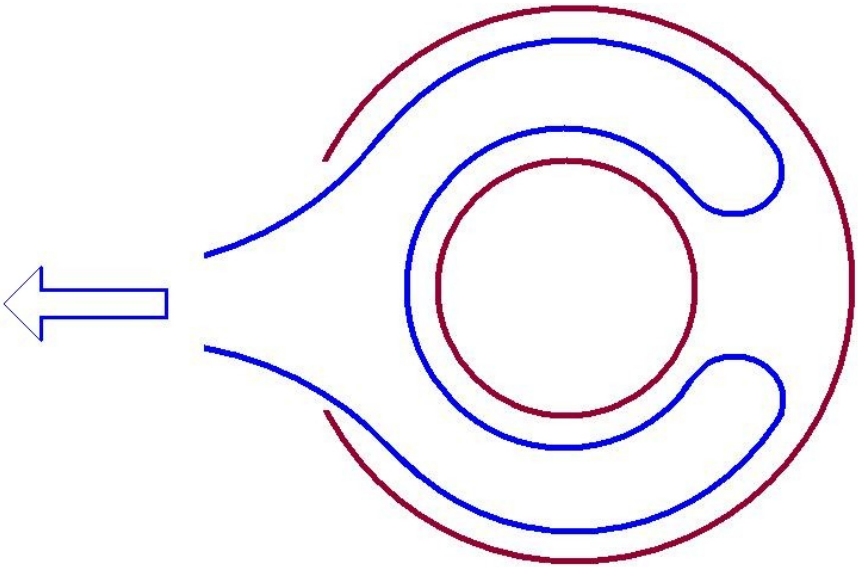
我并没有向你们隐瞒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它被画在环面上这一事实，完全会使我所谓的“画出的东西”无法被当作针织物。尽管如此，按照约定，人们仍把它思考并表述为针织物。但必须再加上一项补充：能够画在曲面另一侧的东西必须反转，而且必须通过凸显上下穿越关系的反转来反转；这当然明显增加了我们谈论环面内部所发生之事的难度。

这一点正显现在这里所画内容的相对复杂性中。［苏里图表的第三、第四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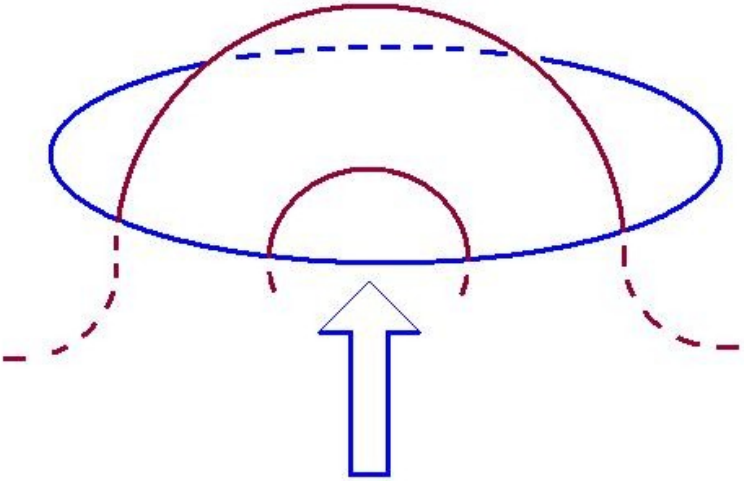
我们不妨说，上下穿越关系的反转使问题变得复杂；因为我刚才所谓的这张图表的复杂性，与另一种反转毫无关系。由于那种反转发生在环面内部而不是外部，我们可以约定把它称作——或者按照定义称作——环面的镜像。这意味着存在环面镜子。

这只是一个定义问题。事实是，被认为重要的是外部的东西，环面外部的、画在环面外部的东西。在这些图中［苏里图表的第三、第四层］，没有任何痕迹显示我所谓的“环面镜像”反转。开孔是实现翻转的一种手段。

通过开孔，一只手可以伸进去，抓住环面的轴线，从而把环面翻转。



但还有另一种可能：通过这个孔，把整个环面从孔里推过去，也会产生翻转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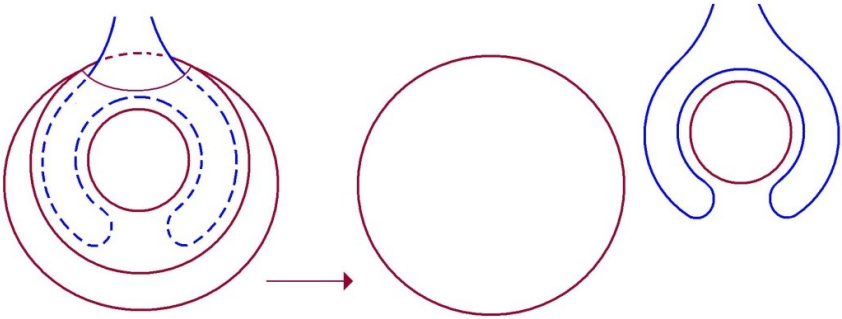


苏里一会儿会借助一种稍复杂的环面针织物向你们展示这一点。

令人惊讶的是，推动环面的外部，会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

我的理由是：这个孔按照定义严格说来没有维度。也就是说，它可以这样呈现，而这里作为孔洞的东西，也同样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投影。因此，这里表现为抓住轴线的动作会发生反转：抓住轴线会使这个部分来到孔洞之外；但由于环面发生了反转，抓住轴线会使环面……

这里同样只是一个圆；轴线被抓住以后，它会来到这里。



……但反过来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会得到同一幅图：这里通过孔洞抓住的部分，以及这里被推入内部的部分，在此处反转以后，同样会作为一个环面运转，而这里的部分会变成轴线。

现在，既然苏里好意来到这里，我要请他展示这两种表现环面针织物的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就是零差异。您拿着那个对象吗?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苏里——我已经把它传下去了。

拉康

您已经把它传下去了……在这个对象上，可以看出抓住轴线与推动整个环面之间的差异。开始吧。

苏里——我开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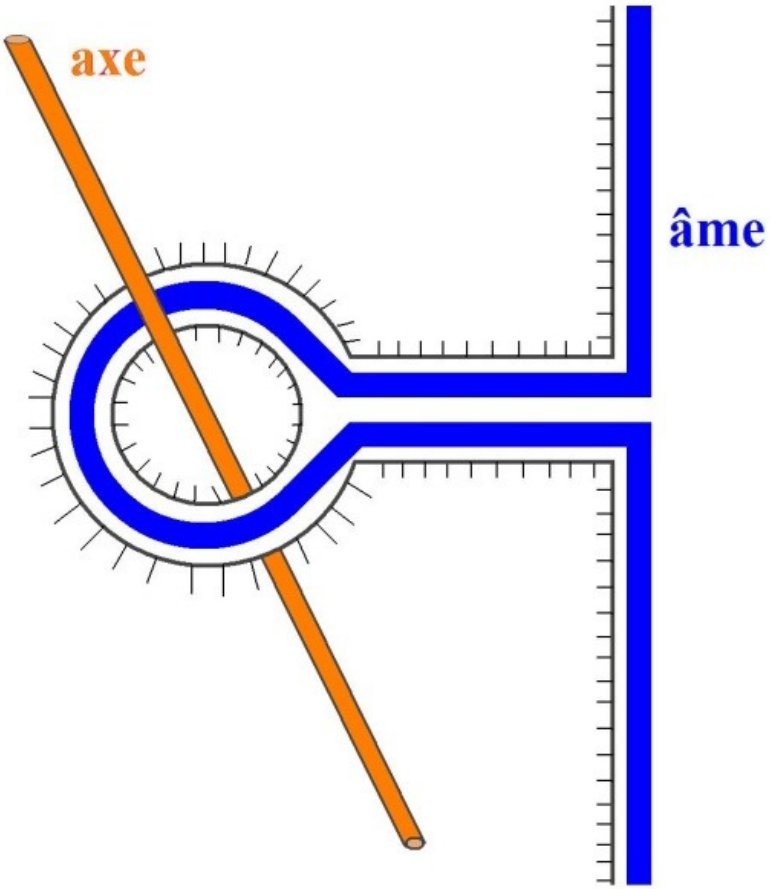
皮埃尔・苏里的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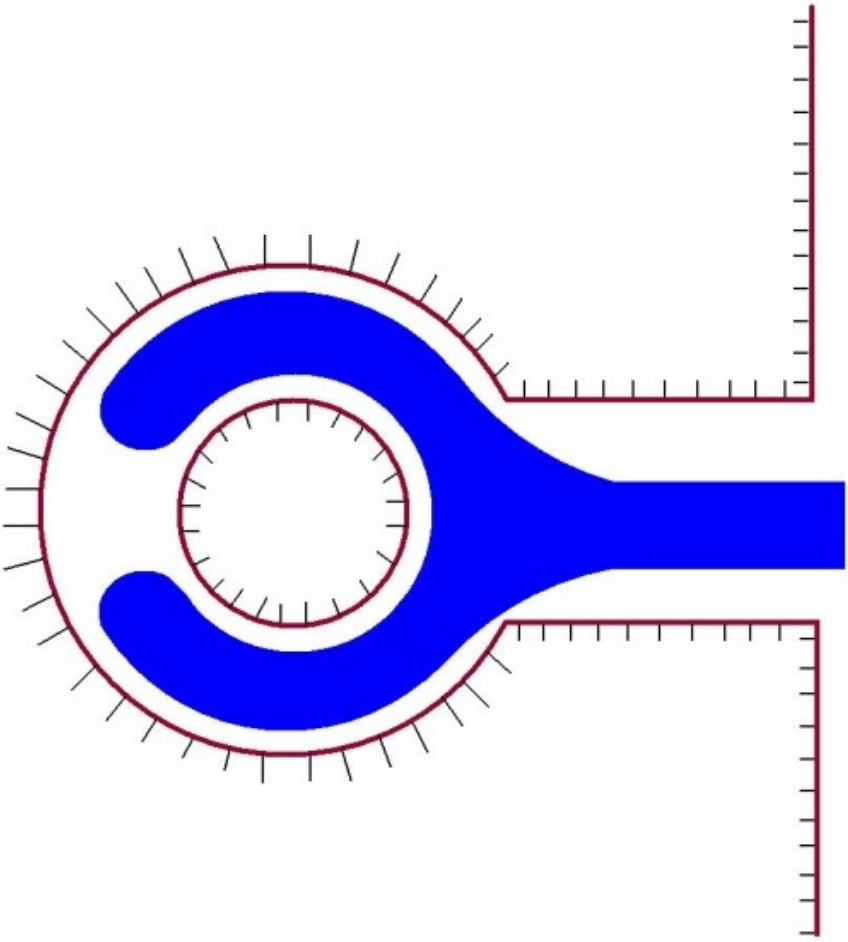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皮埃尔・苏里与《作结的时刻》的拓扑协作

这里涉及通过开孔来翻转环面。

我会用下面的方式呈现它：这是一个嫁接在无限平面上的环面。

这幅图表明，一个环面通过一根管子嫁接在无限平面上。其中与开孔相对应的，就是这个管子部分；它既形成环面的开孔，也形成无限平面的开孔，而在这一点上，两者是一样的。





在这里，空间被分成两个半部，而这个曲面有两个面。其中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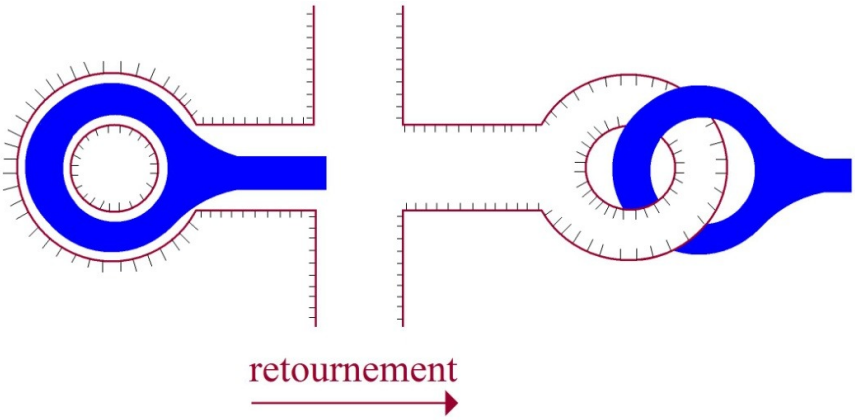
我在这里用曲面上的一些毛来画它……在这里：这是一个面，另有一个面。好！

空间被分成两个半部：

- 空间的一个半部：位于这个无限平面左侧、处在环面外部，并为这个环面构成轴线的半部，
- 另一个半部：总之，这个无限平面的另一侧与环面内部相通，而我在这里画出某种构成芯环的东西。

这种构形可以用来表示翻转。现在我要表示翻转以前与翻转以后。

我正在这里重画同一个东西，这是翻转以前。至于翻转以后……我仍用同一种标记表示两个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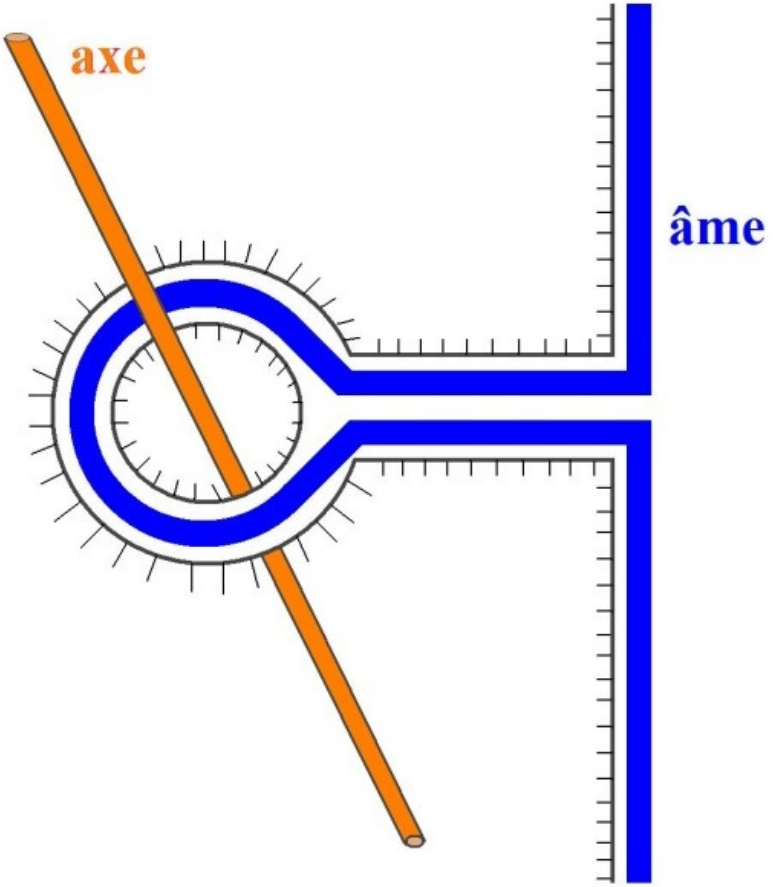
所以，这里原先构成外侧面的部分——平面的左侧面与环面的外侧面——翻转以后仍然构成平面的左侧面，却变成了环面的内侧面。也就是说，在翻转中，原先的环面外侧面变成了内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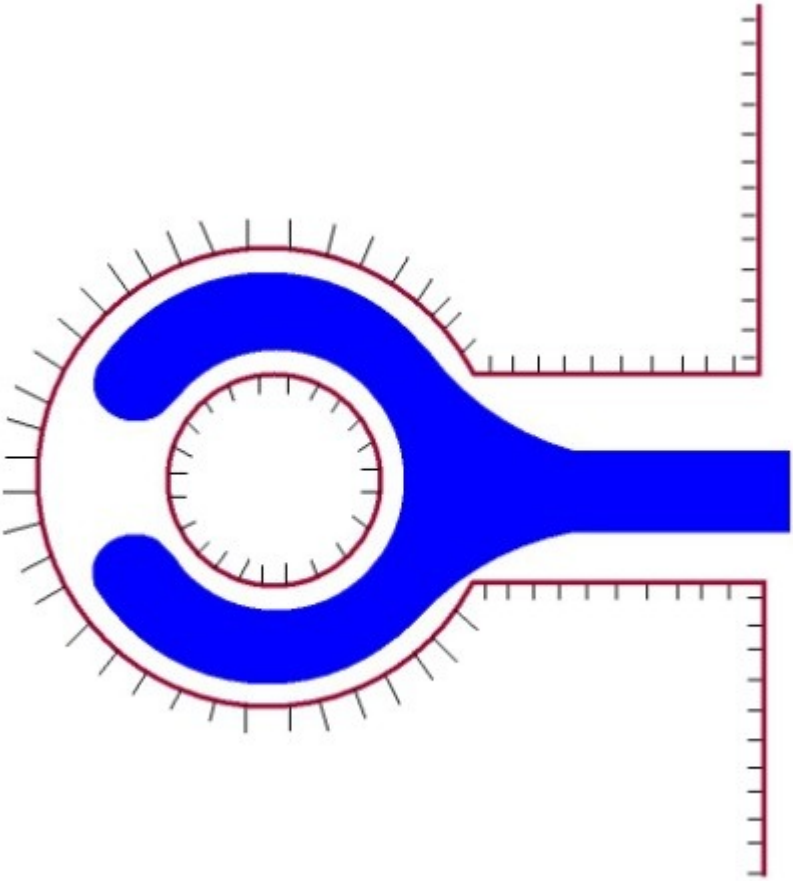
因此，这有点像手套；总之，这种翻转可以与翻手套相比较。

不过，它并不完全是一只手套，而是一只环面手套，一只能够抓取、会闭合并抓住东西的手套。

这只会闭合并抓取的手套可以翻转；翻转以后，它仍是一只会闭合并抓取的手套。

刚才给出的一种描述是：一只手——我要把它画成蓝色——来到这里抓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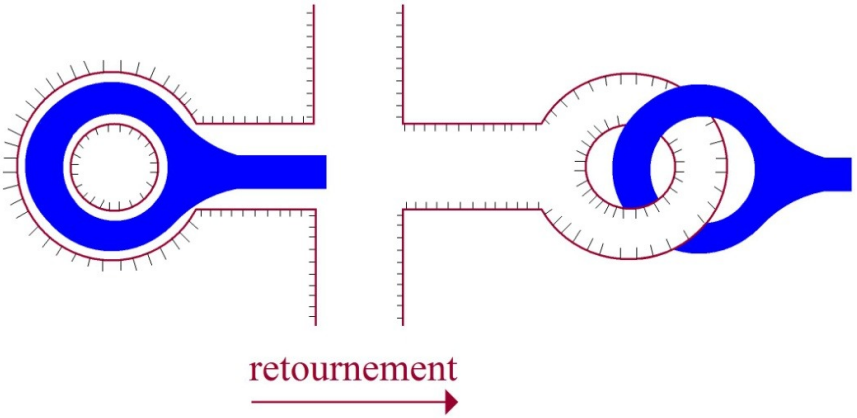




好，这只蓝色的手——赭色与蓝色这个对子是内部—外部的对子——来到这里抓取并使用这只手套。也就是说，这只环面手套套住这只蓝色的手，蓝色的手从而能够抓取，可以抓住这里以赭色表示的轴线。这只把手套当作手套使用的手，能够借此抓住赭色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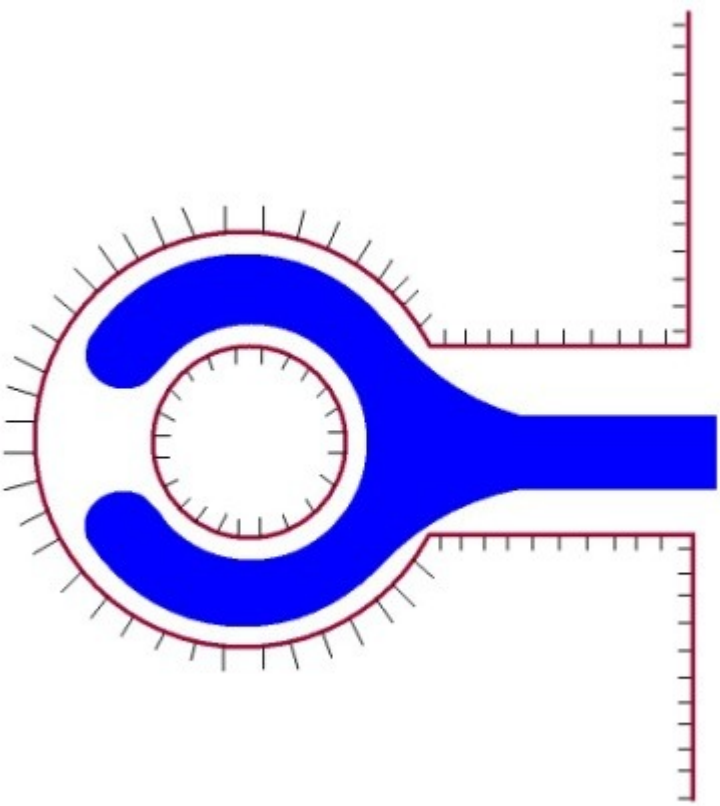
此时，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描述翻转：这只蓝色的手拉、拉……最后它来到什么位置？

总之，翻转以后，这只手来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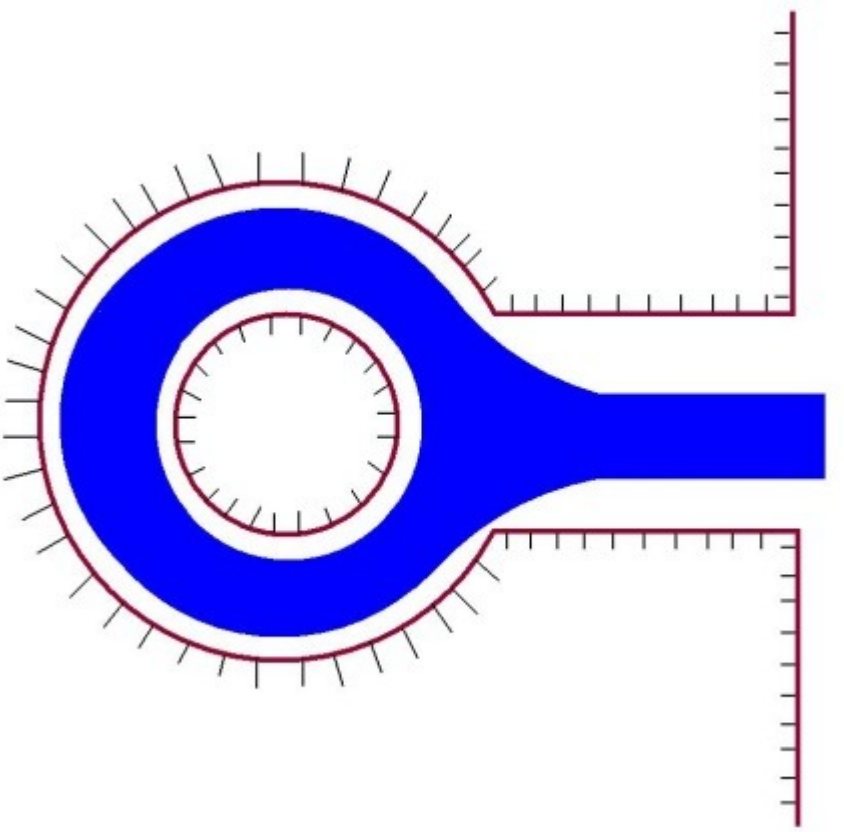


我要把这只手画实；好了，这是抓住东西的手和手臂，这只手来到了这里。

而且现在，我已经略微改变了手的画法，也就是把它画成一只正在抓取的手；我不再像那里那样，留下手指尚未闭合的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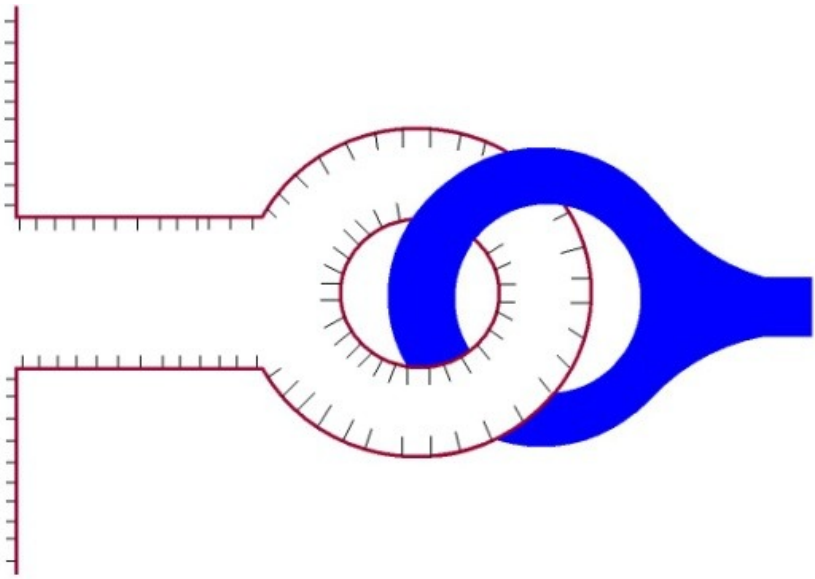
我用两种不同的方式画了这只手。现在我要修改这里这只手的画法，表明它是一只正在抓取的手；因此，我把它画成闭合的手。好了：



我已经修改了手的画法，把它画成一只闭合的、正在抓取的手。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里，这只手与环面的关系是被环面像手套那样套住；而在这里，它与环面的关系则是同环面处在“握手”状态。也就是说，这里从手到环面的关系就像一次握手；也就是说，从手到环面，是从一种加倍状态——手套是手的加倍——过渡到一种互补状态。也就是说，

这两只正在握手的手彼此互补；总之，它们是两个互补的环面、两个相扣的环面，而正在抓取的手本身也是一个环面。



所以，这里是翻转以前与翻转以后。总之，在翻转中，可以通过这只手的状态——或者被手套套住，或者正在握手——来精确说明翻转。这有助于明确翻转，却不是表示翻转所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即使这只手没有出现在图中，即使它缺席，翻转仍然可以得到表现：把这一切推入孔洞即可。

翻转这只环面手套，可以通过把它推入孔洞来完成。也就是说，从这里的翻转以前过渡到翻转以后，并不需要借一只手来界定：这只手抓住、拉动，最后又来到那里。这只起初在内部、随后成为互补者的手并非不可或缺；翻转可以被简单地界定为：推动这里的整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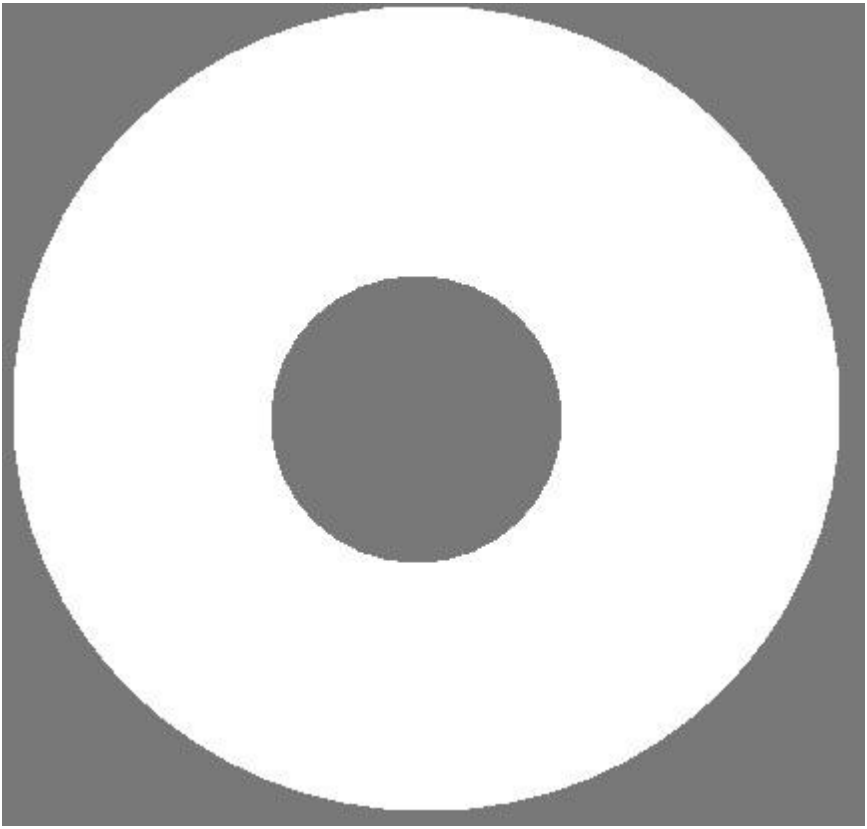
环面部分——把它推入孔洞；只要把它推入孔洞，它就会来到另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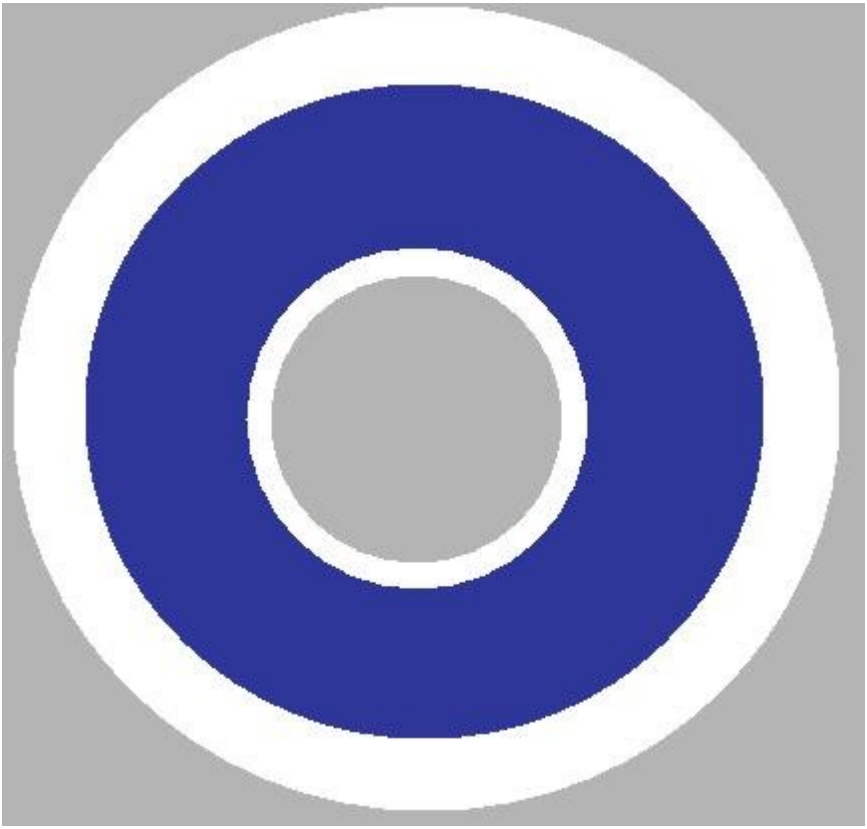
换句话说，这里的抓取确实有助于描述翻转。从戴入手套到握手的过渡，换句话说，从环面的加倍到环面的互补者的过渡；因此，其中的抓取所用来表明的、它所表明的，就是翻转之际会从加倍过渡到相扣。

但它并不是……其中的手只是在展示互补环面。

其中的手代表互补环面。但是，即使互补环面不在场，也可以通过推动这一切来完成翻转。总之，把这一切从孔洞中推过去，就会得到这个；也就是说，并不是……总之，也可以把整体推过去，可以同时推动环面和手，同样会得到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其中正在抓取的手不过是环面的一个加倍，因而并非翻转所不可缺少的。也就是说，没有手与有手这两种描述之间的差异，就是翻转一个这里以白色表示的环面，与翻转一个由蓝色环面加倍的环面之间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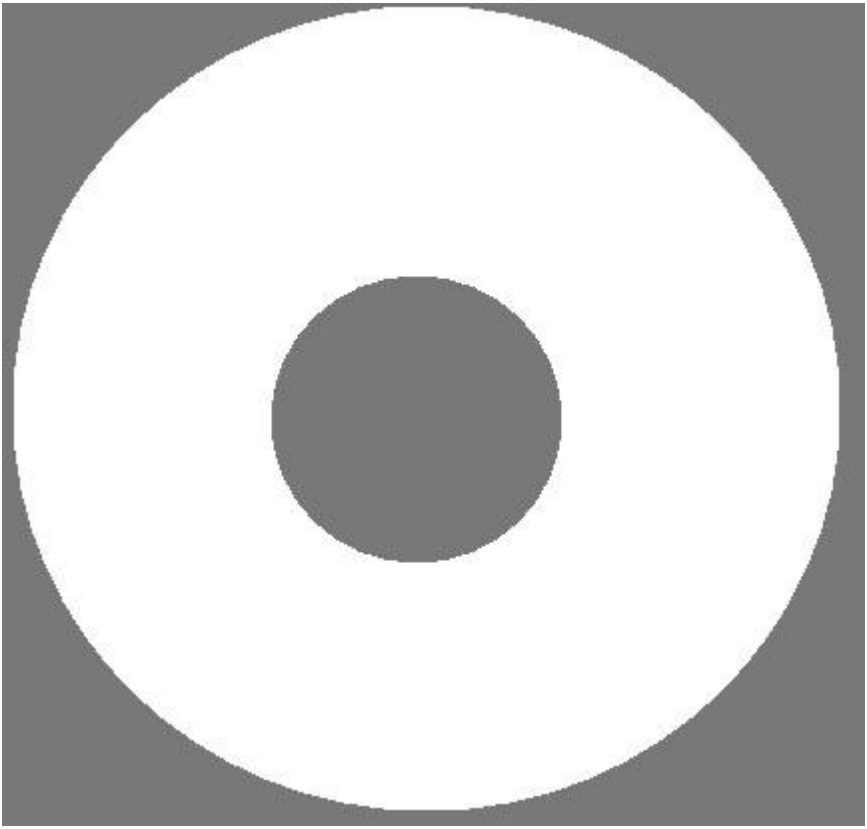


现在，我画出关于翻转的两种描述——不过我刚才画错了，这里应该是蓝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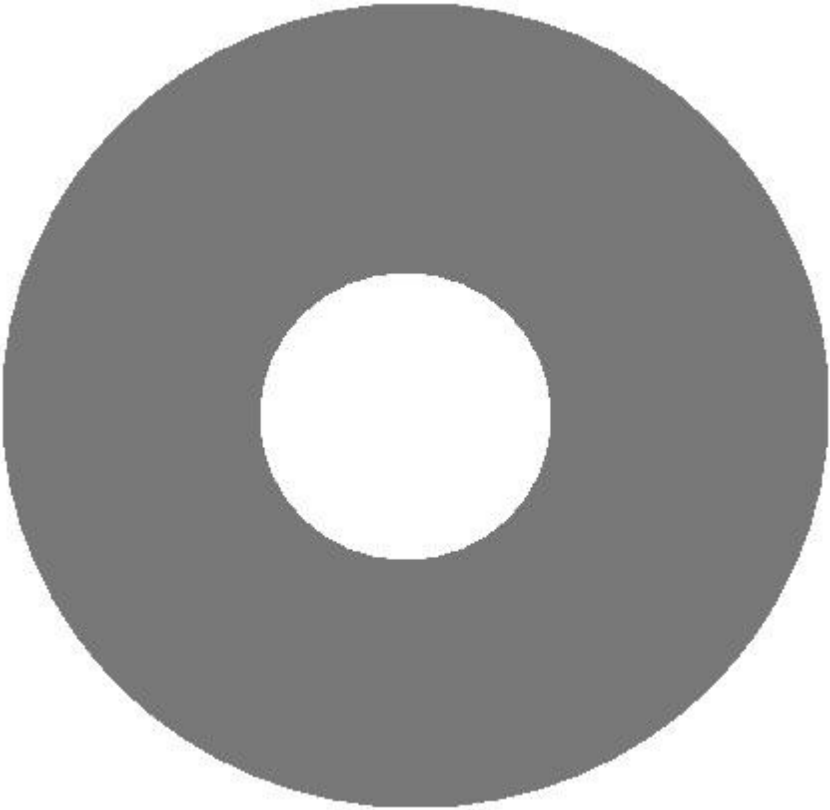
我重新画出先前画过的东西，也就是先前这个环面，以及它在这里的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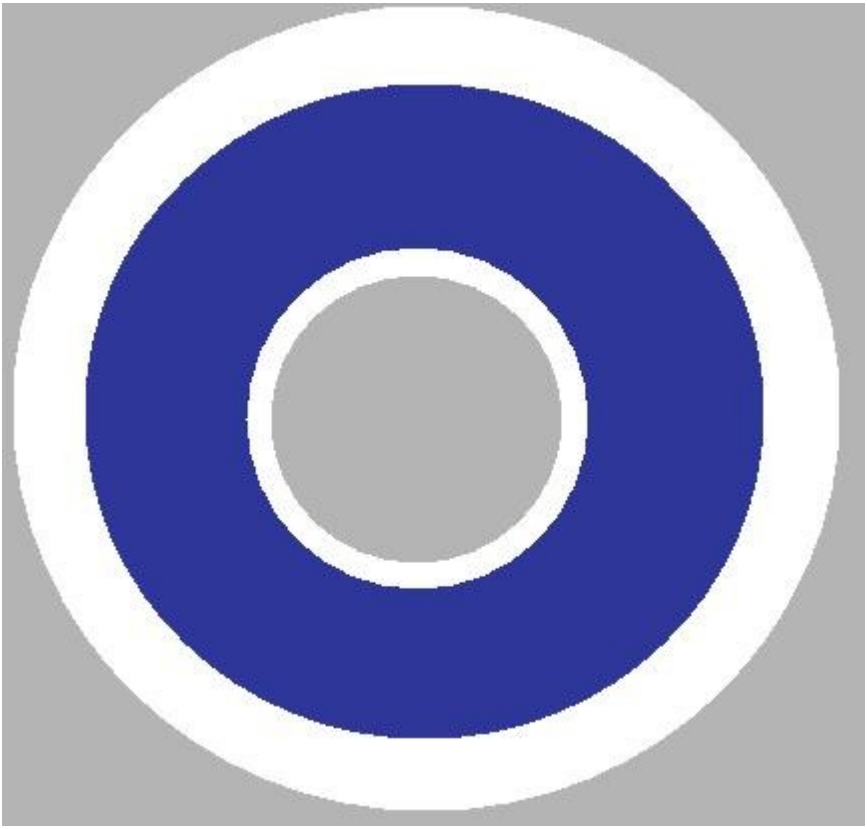
这里是环面的外侧面；它像这样翻转以后，外侧面变成了内侧面。

而这里是同一回事，只不过环面由手加倍。这里则……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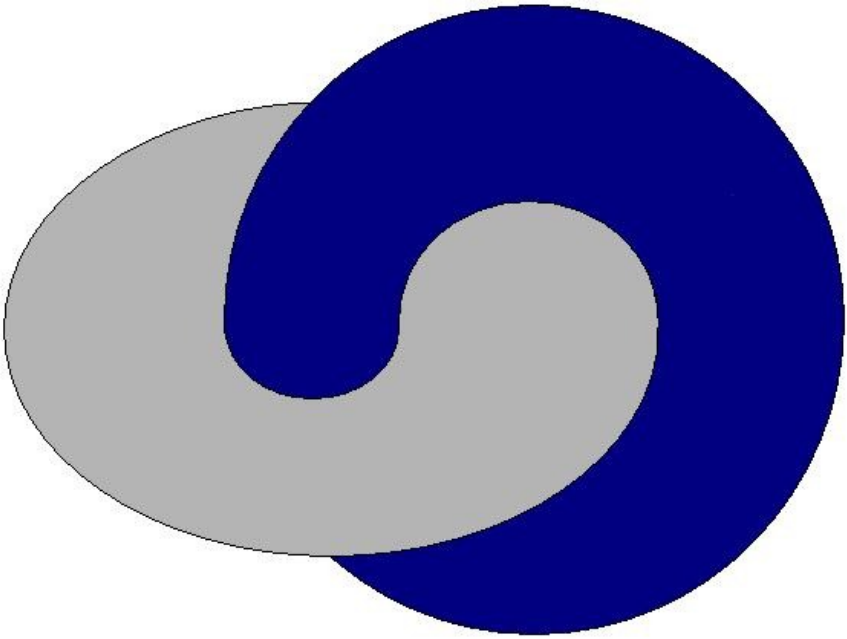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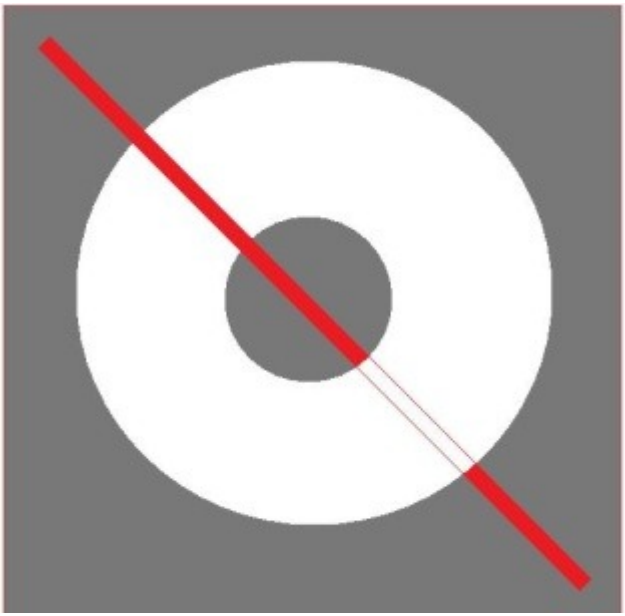
因此，这是两种呈现，是关于翻转的两种彼此相近的描述：

- 一种情况是孤立的环面，
- 另一种情况是环面及其双体；这个双体或者通过加倍得到，或者通过相扣得到。通过加倍得到的双体可以用戴入手套的状态形象化，通过相扣得到的双体则可以用握手状态形象化。好，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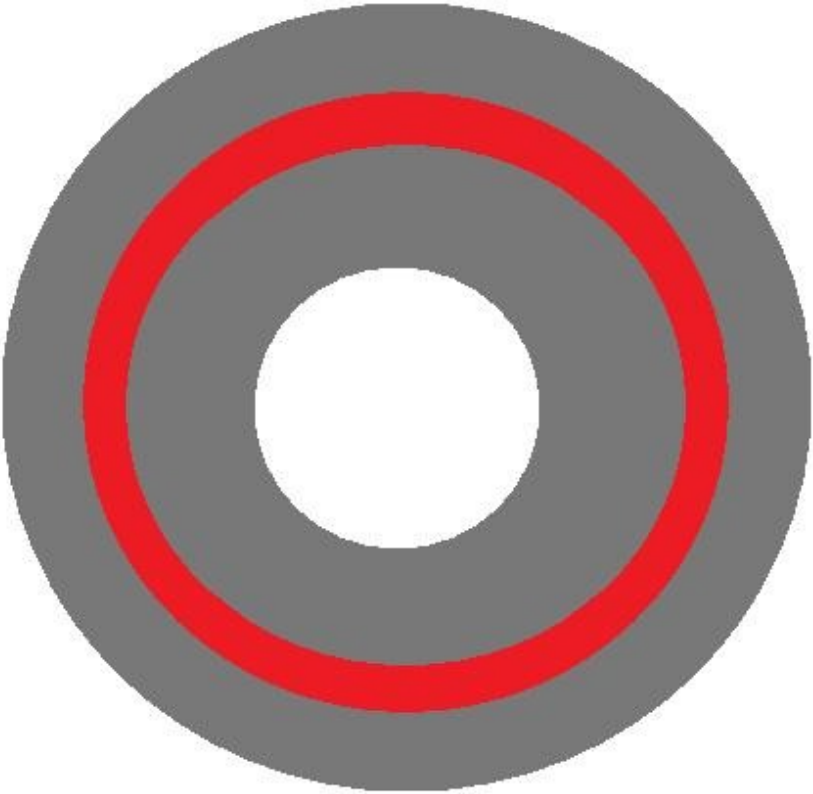
让-米歇尔·里贝特——您能标出轴线的位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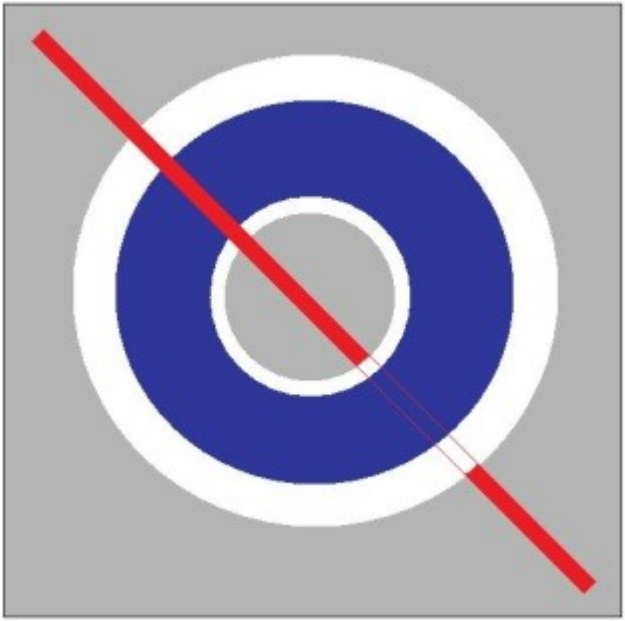
皮埃尔·苏里

这里的轴线，我可以把它加上去。因此，戴着手套的手抓住轴线。在翻转之际，轴线会变成芯环。这里是轴线，翻转以后，它变成了芯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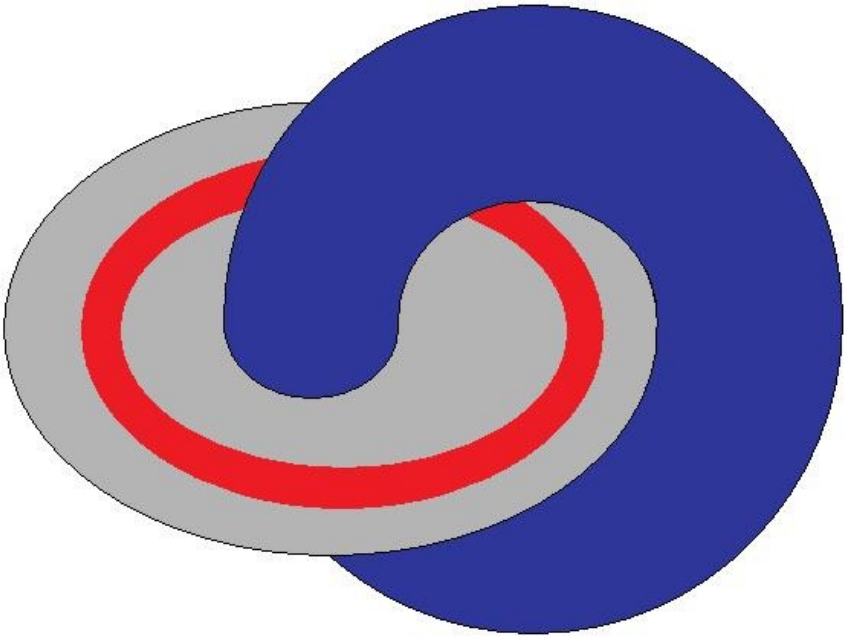


→





→



某人——为什么握手这个图像看起来那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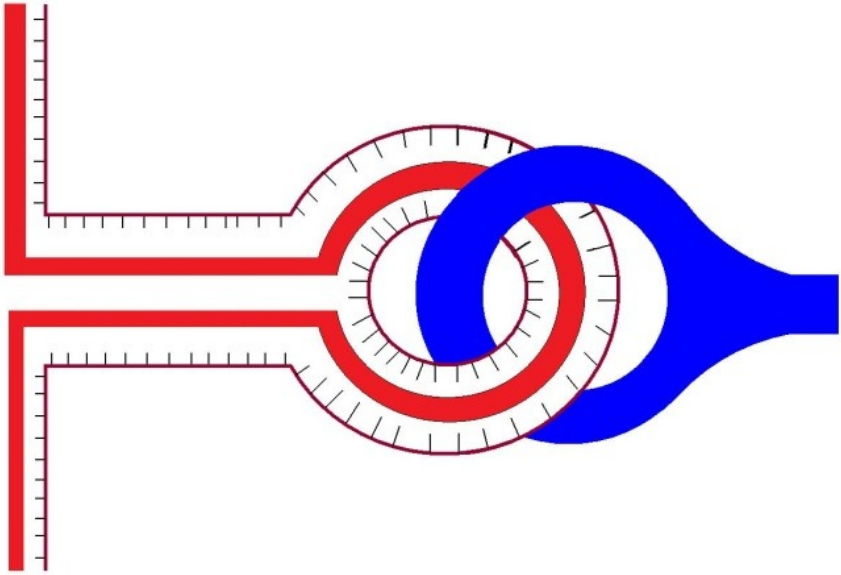
皮埃尔·苏里——为什么握手这个图像……？

某人——……看起来那么……？

皮埃尔·苏里

为什么握手这个图像看起来那么僵硬？因为握在一起的手是完全闭合的。

这些是闭合的环。



而且只能在握手与戴入手套之间选择。这里的柔韧性只允许从握手过渡到戴入手套，却不允许……总之，至于能够张开和闭合的手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这里的只是环面手，是闭合的手。

拉康

归根结底，您认为这里所涉及的是推动？

在这种操作方式中，只能是推动整个环面。

所以您刚才才会谈到整个环面。

皮埃尔·苏里——对，对。

拉康——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 4 月 11 日再见。

第10课 · 1978年4月11日

我用现在时陈述了：性关系不存在。

这是精神分析的基础。至少我曾容许自己这样说。

性关系不存在，相邻两代之间除外，也就是一边是父母，另一边是子女。

用来防范这一点的是……

我说的是：防范性关系……用来防范这一点的是乱伦禁忌。

知识总是与我写作“a-性”（l’asexe）的东西有关，条件是后面接上应当放在括号里的词尾：“a-性”（ualité）[注]。必须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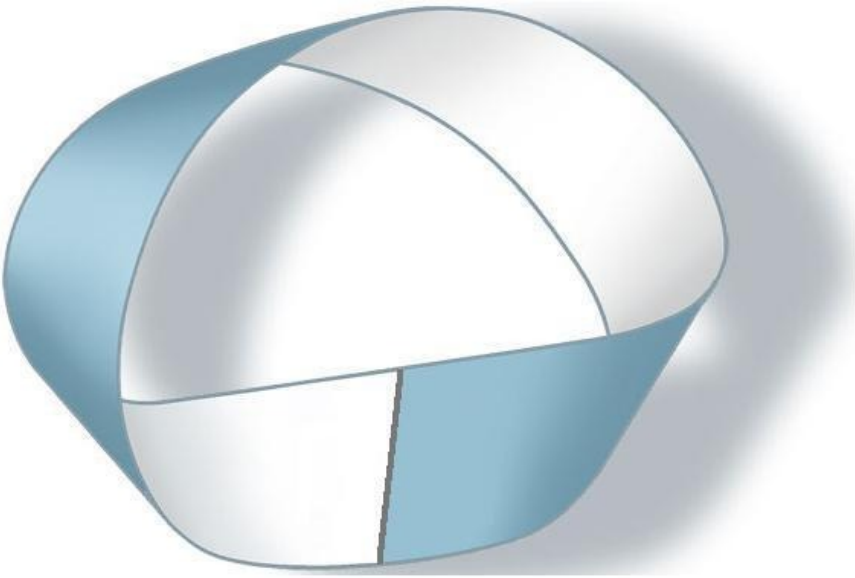
> [注] L’asexe (ualité) 把 la sexualité（性 / 性欲）重新切分，在书写中突出 a-sexe，同时保留完整词形的后半部分。

知道“如地狱”（savoir comme enfer）[注]——至少我是这样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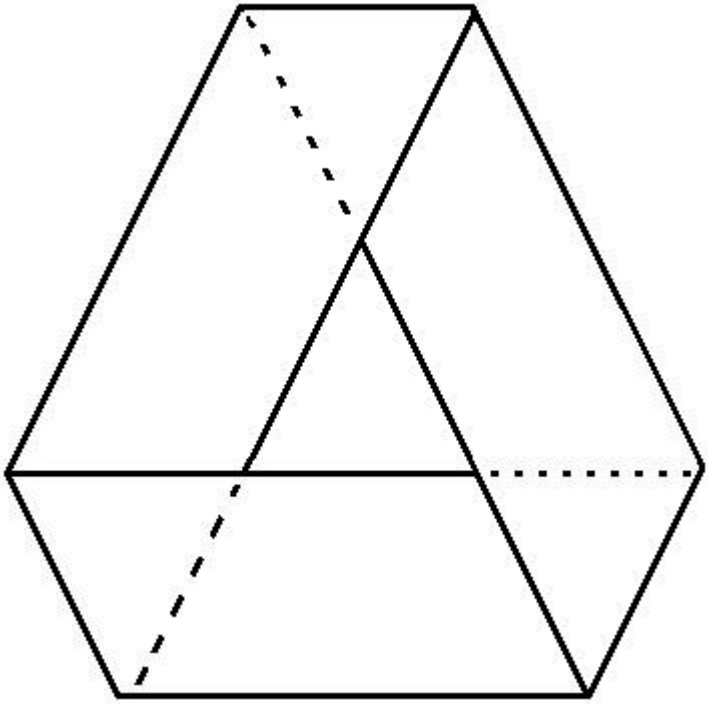
> [注] Savoir comme enfer（字面为“知道如地狱”）借声音改写上一段的 savoir comment s’y prendre（知道该如何着手），使 comment faire（如何做）与 comme enfer（如地狱）相互回响。

我曾经开始用一条莫比乌斯带来象征这种性。

现在，我想修正这条带；我的意思是，把它变成三重的：



→



这个东西和另一个一样是一条带，也就是说，它的正面与反面重合；但这一次，这种重合发生了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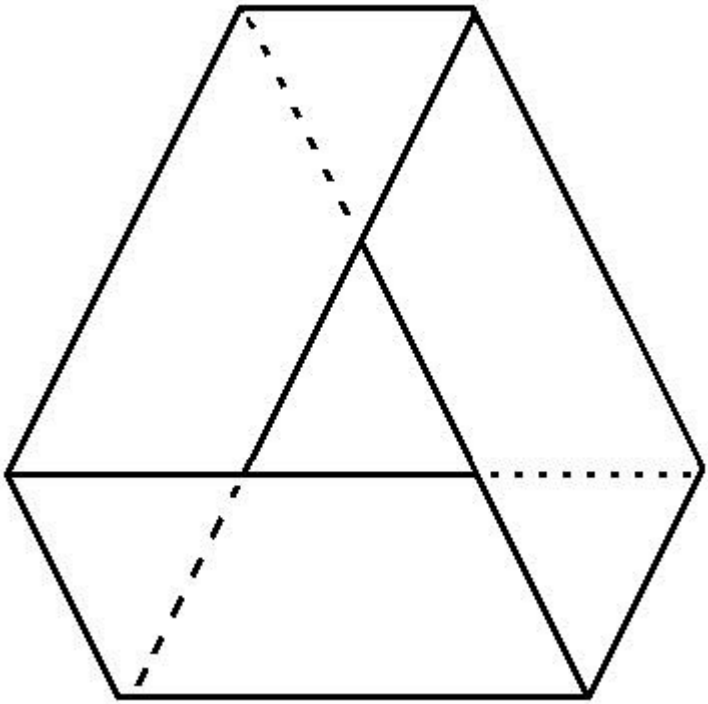
你们很容易看出，如果这里是正面，那么绕过去的这里就是反面；接着又回到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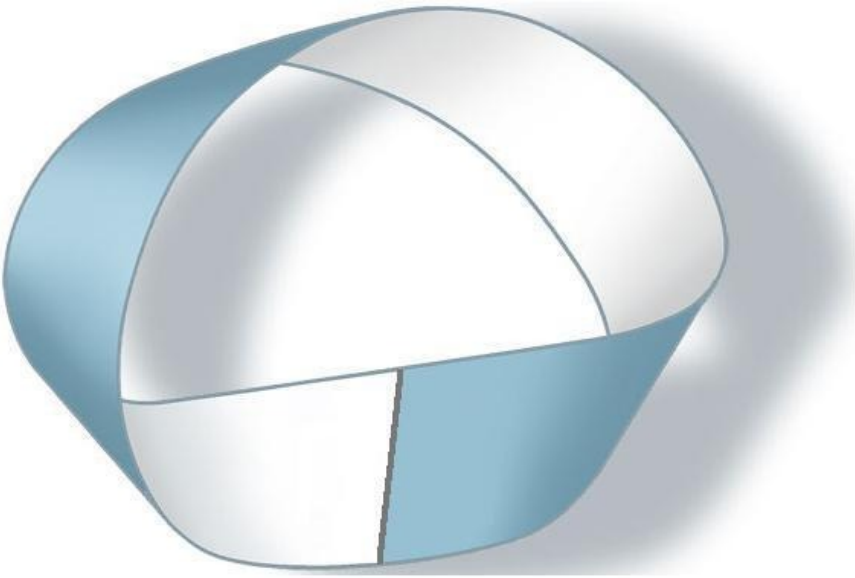
再往后，这里就是反面；同样，原先在那里是反面的部分，现在是正面。甚至在这里，正面就是反面。

所以，这是一条双重的莫比乌斯带；我的意思是，正面与反面出现在同一个面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情况更简单：如果这里是正面，它也同时是反面；因为由此可以看出，这里原先作为反面的部分在那里重新出现。也就是说，莫比乌斯带只有一个正面和一个反面。

但是，这个与那个之间的区别：





在于可能存在一条莫比乌斯带，它的两个面同时既是正面又是反面。

每一侧都只有一个面：这是一条具有双侧属性的莫比乌斯带。

我们在抽象化中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织物，失去了料子，也就是说，失去了那种作为隐喻呈现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Étoffe与tissu：质料、织物与实在界

我也请你们注意，技艺——用来编织的技艺——技艺同样是一种隐喻。

因此，我努力建构一种关于织物、线与针目的几何学。

相关知识卡 Étoffe与tissu：质料、织物与实在界

至少，分析这一事实把我引向了这里。因为分析是一项事实，至少是一项社会事实；它建立在人们所谓的思想之上，而人们只能使用自己拥有的 lalangue，尽其所能地表达思想。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我要提醒你们，我把这个 lalangue 连写成一个词，目的是让人在其中感受到某种东西。

相关知识卡 Lalangue：拉康的合写造词

在分析中，人们并不是什么都想；然而，所谓自由联想所趋向的恰恰是这一点：人们想要随便想什么都可以。

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吗?

做梦就在于这个吗?

换句话说：我们是在梦之上做梦吗?

因为这正是异议所在。

异议在于，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做得并不更好：他通过自由联想在梦之上做梦。我们如何知道，《梦的解释》 / 对梦的解释该在哪里停下[注]?

> [注] 法文两次使用 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前一处明确是弗洛伊德的书名，后一处在句法上又可指"解释梦"这项活动。Cormac Gallagher 的英译稿把后一处按普通名词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处理；正文用斜杠保留书名与活动的重叠。

完全不可能理解弗洛伊德想在《梦的解释》中说什么。

也正是这一点使我——必须这样说——在把语言学引进一种人们称作颇为有效、至少我们假定颇为有效的面团，也就是分析时，发起了妄想。

让-克洛德·米尔纳向我们提出了“从句法到解释”[注1]。

> [注1]　让-克洛德·米尔纳：《从句法到解释：数量、侮辱、感叹》，瑟伊出版社，“语言学研究”丛书，1978 年。

可以肯定，他在从句法过渡到解释时遇到了所有困难。

在弗洛伊德的时代，情况又是怎样？

显然，这里有一个如人们所说的“氛围”问题，有一个人们所谓文化坐标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人们始终停留在思想中；而借助思想行动，是一种近乎心智薄弱的东西。

应当存在一种并非心智薄弱的行动。

我试图通过自己的教导产生这种行动。

但那终究还是含混的言说。

我们在这里接近了魔法。

分析是一种魔法，它唯一的支撑是这样一个事实：诚然，性关系不存在，但思想会朝向弗洛伊德轻率地称作“俄狄浦斯情结”的东西，并结晶在那里。

他所能做的全部，就是在人们所谓的“悲剧”中——在这个词还具有意义的时代——找到某种东西。人们所谓的悲剧以神话形式向他提供了一种表述：人们无法阻止一个儿子杀死自己的父亲。

我的意思是，拉伊俄斯确实做尽一切，要让那个曾被预言会弑父的儿子远离自己；但这仍未能阻止他——我甚至要说，恰恰更因此——被自己的儿子杀死。

我以为自己投身精神分析是在推动它进步。但实际上，我在把它越陷越深。

怎样引导一种思想，才能让分析起作用？

最接近的办法，是说服自己分析确实起作用——姑且假定“说服”这个词有意义。我试图把这件事铺平，但并不容易。

在从按照通常方式理解的能指过渡到所指时，有某种东西会丢失。

换句话说，仅仅陈述一种思想，还不足以让它运转。

例如，把精神分析提升到外科手术的尊严，这是很值得期待的事情。

但事实是，“思想之线”并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此外，“思想之线”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同样是一种隐喻。

正因此，我才被引向另一种同样是隐喻的东西，也就是把这条“思想之线”物质化。

某种归根结底正是我开头所说的东西鼓励我这样做：也就是那种奠定代际连续这一事实的三重性。这里有三代人，三代人之间存在性关系。

这当然会造成一整系列灾难，而弗洛伊德归根结底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

他察觉到了这一点，但它并没有在他的家庭生活中显现，因为他事先采取了一个预防措施：疯狂地爱上人们所谓的一个女人。必须说，这是一件古怪的事，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

欲望为什么会过渡到爱？

事实不容许我们解释这一点。

这里无疑存在声望效应。

人们所谓的“社会优越性”必定在其中发挥作用；至少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很可能。

麻烦的是，他知道这一点。他注意到这种声望效应在发挥作用；至少，他很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弗洛伊德是……吗？

不管怎样，必须提出这个问题。

……弗洛伊德有宗教信仰吗？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值得提出。

所有人都会落在“有宗教信仰”这个“重负”（faix，拼作 f.a.i.x.）之下吗？

存在某种叫作“神秘主义”的东西，仍然很奇怪；神秘主义是一场灾祸，所有陷入神秘主义的人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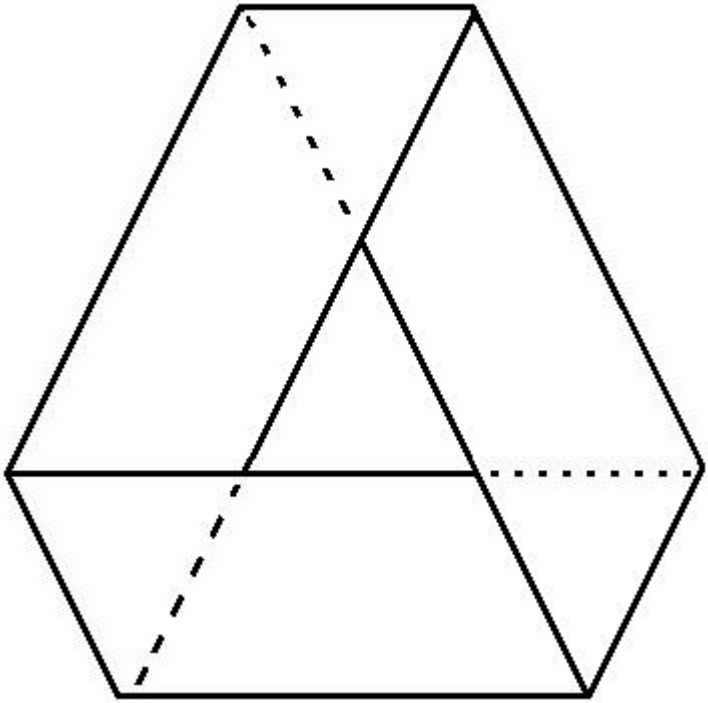
我想象，正是分析——我是说，我所实践的分析——使我变得狭隘。

必须说，分析是一种极好的愚化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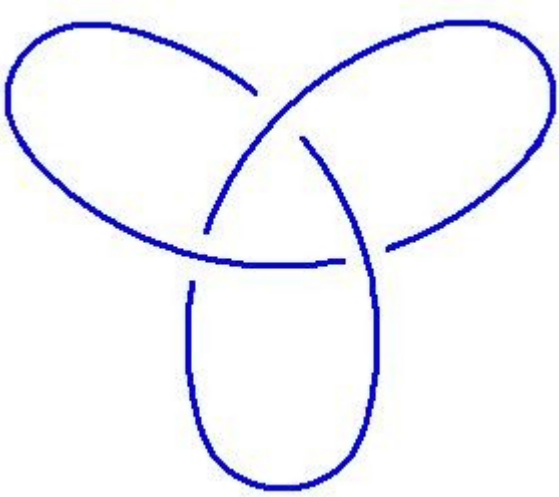
不过，也许我之所以对自己说我很狭隘，是因为我在做梦；我梦想自己少狭隘一点。

把某种东西——无论什么东西——铺平，总是有用的。

有一件事令人惊讶：把这个东西铺平以后，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别的，正是三股线；我的意思是，这个东西与这条三股线完全相同。铺平以后，两者是同一回事。



→



它看起来并不像，但这里所涉及的确实就是这个。三股线——我的意思是，严格说来作为一个结、一个所谓具有三个交叉点的结的东西——正是把我们的莫比乌斯带铺平所得的东西。

请你们考察它，并容许我就讲到这里。

第11课 · 1979年4月18日

泰拉松

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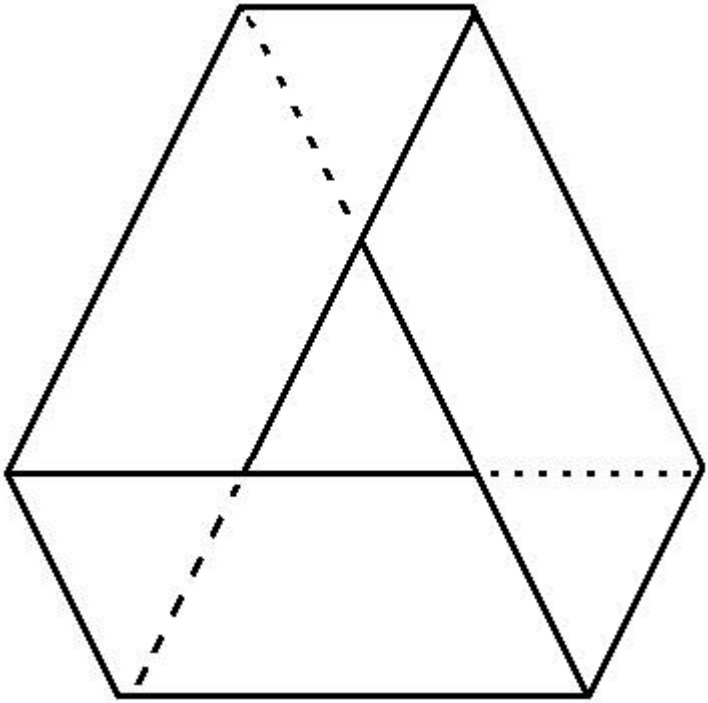
请过来一下，因为您给我寄来了一些东西。

我希望您把寄给我的这些东西逐一讲解一下，因为现在这样还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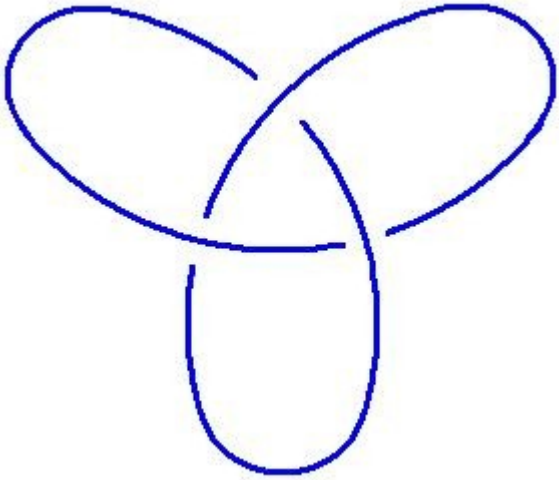
我要提醒你们：上一次我尽力画给你们看的那条带，如果把它一分为二，结果……

如果像这样把它一分为二……结果就是所谓的三叶结，也就是呈现为这样的一种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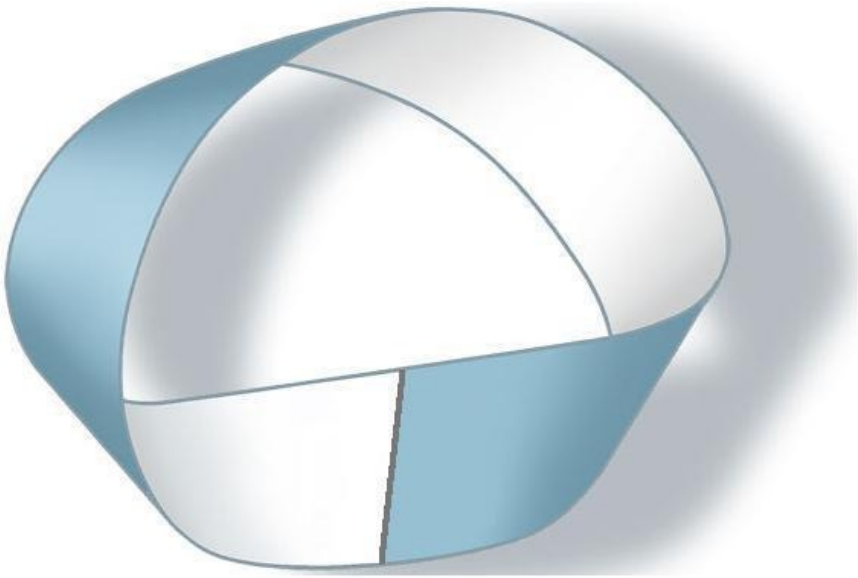
这当然十分引人注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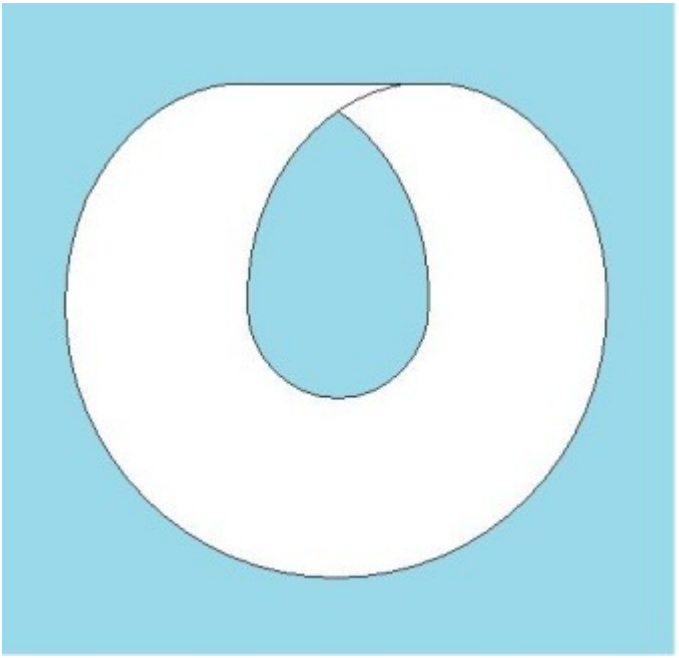


这里就是所谓的莫比乌斯带：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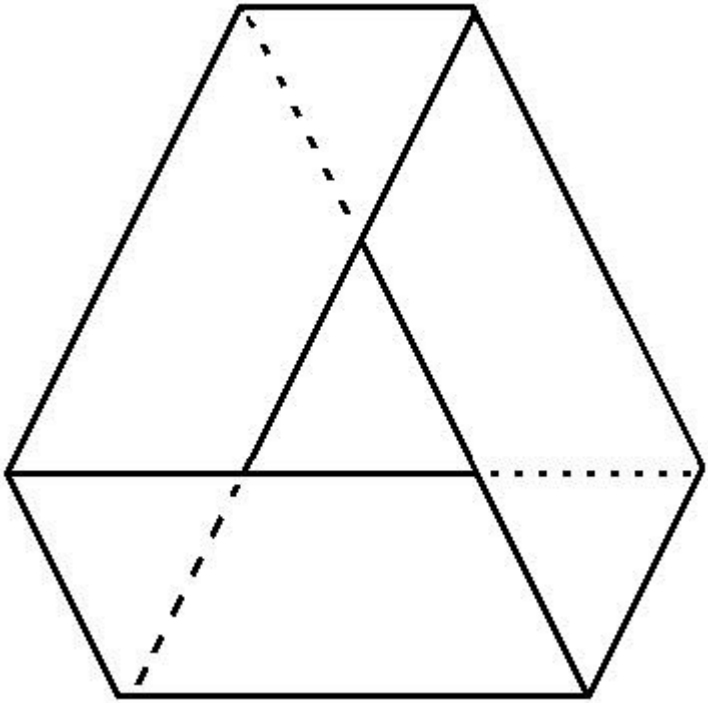
我把它重新画一遍，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借助所谓的弹性，莫比乌斯带可以画成这样。换言之，我们把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东西翻转过来：



形式 [1] 就是出现在《Scilicet》封面上的形式，但真正的莫比乌斯带是这一条。

还有一种东西，让-克洛德・泰拉松——他就在这里，也在帮助我——十分正当地把它称作……他十分正当地……

让-克洛德・泰拉松把它称作“一次半扭转”；而在我上一次让它运作的形式中——因为这正是我上次给你们画的——有三次半扭转：



反过来，也可以做出一次完整扭转。图 2 展示的就是这一点，其中确实只有一次完整扭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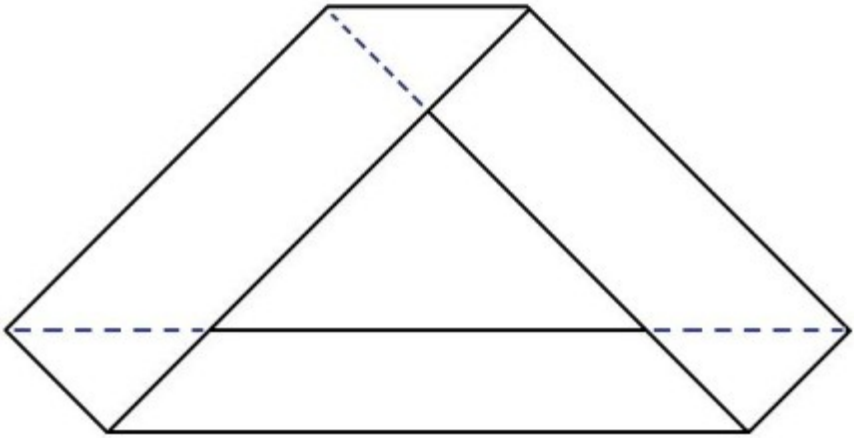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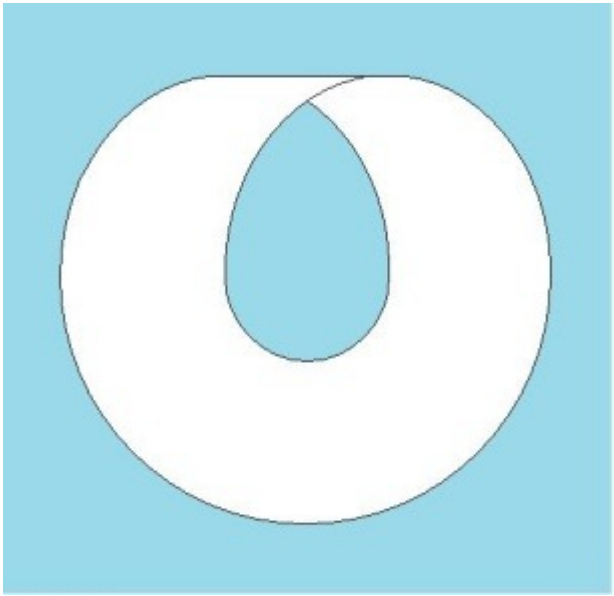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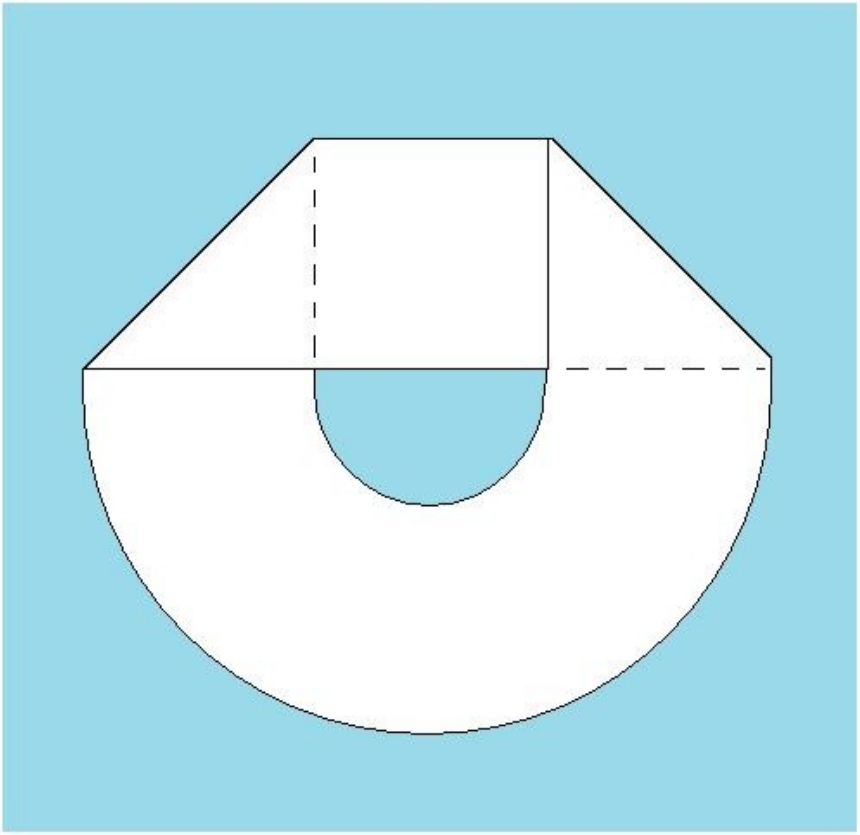


图 2 也可以画成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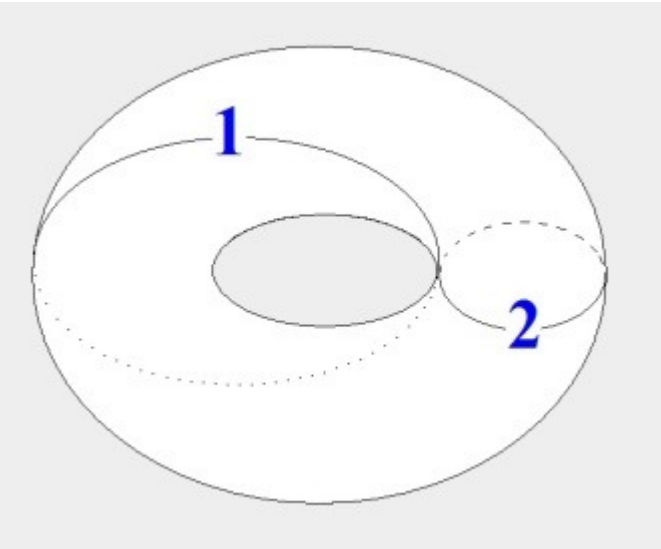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只有一次完整扭转的图形，它与下面这个图形等价——这不容易画：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里画出其内部，这就是通常由所谓环面实现的东西。

如果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环圈，那么到这里来的部分会以某种形式越过我所说的环面轴线；进入环面轴线 [2] 的正是这一部分，而绕环面一周 [1] 的则是这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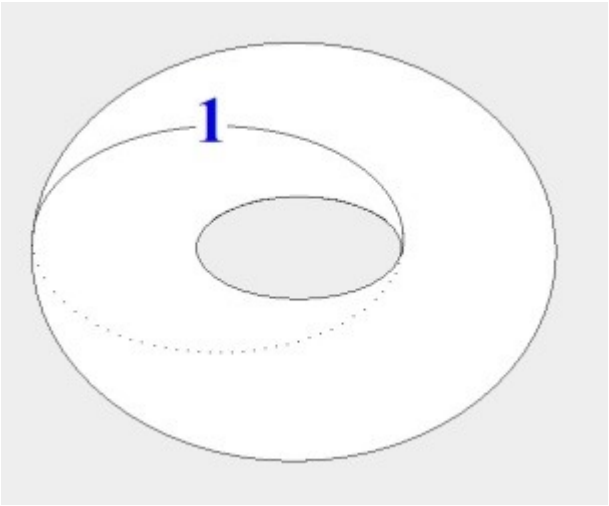
请你们借此机会亲自验证；你们会看到，这里所涉及的扭转，也就是完整扭转，恰好等价于让-克洛德·泰拉松所说的一次扭转、一次完整扭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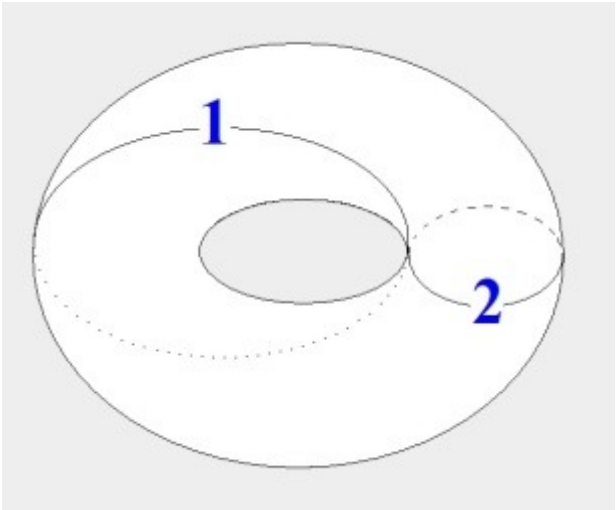
这正是在环面上实现的东西……完整扭转就是人们在环面上所能做的一切。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在环面上没有任何别的操作方式。

如果你们在环面上画出某条切割线——当然，它先经过所谓的“环面后方”，再回到“前方”，然后又经过“环面后方”——你们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并以如下方式闭合：也就是说，它使绕着环面盘旋的结加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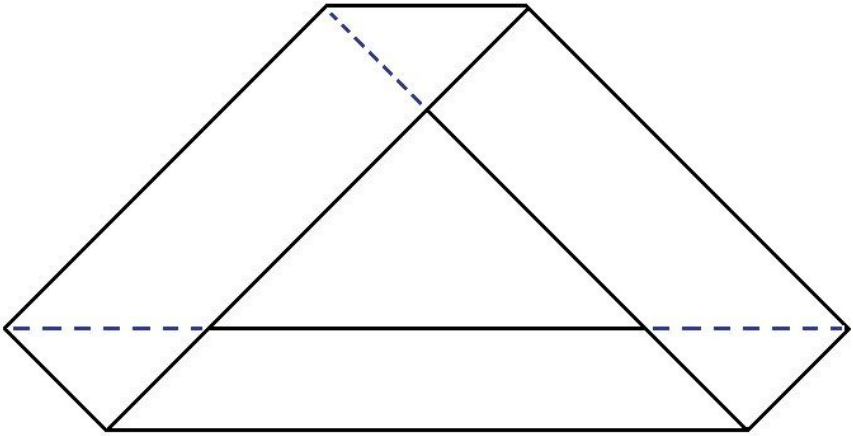
换言之，这里延伸过来的部分，恰恰就是绕过我所谓轴线的部分。

因此，这等价于两次扭转：这里一次扭转，那里两次扭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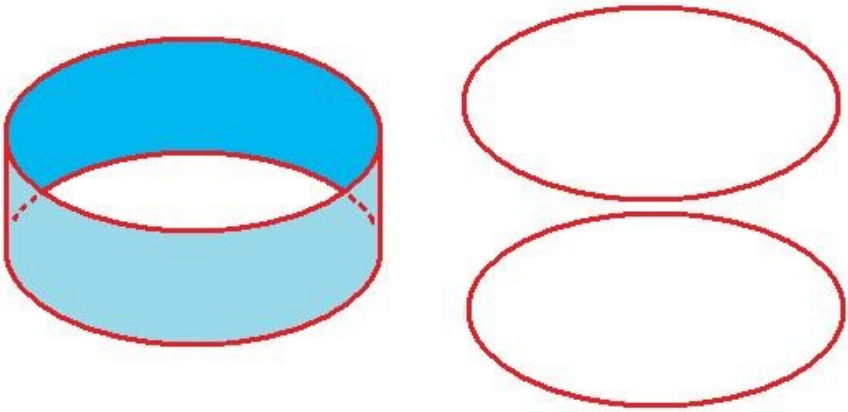
现在我要请让-克洛德・泰拉松发言，请他为我们讲解他在那里画的那些图形。



这是一条莫比乌斯带。

让-克洛德·泰拉松的发言

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用铺平的、也就是压平的莫比乌斯带，有规则地铺满空间，或者铺满平面？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通过压平莫比乌斯带——总之，是一些带子……[0]——来有规则地铺满平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从零扭转的带开始：如果只画它的边缘，就画成这样：



这两条边之所以相互连接，只是因为带本身具有某种物质性，可以把两条边连在一起。

好，那么，为了把这个图形放平、压平，并得到某种可以有规则地铺满平面的东西，也就是一个正多边形……

总之，这样的多边形没有多少，只有正六边形、正方形和等边三角形……为此，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两条边粘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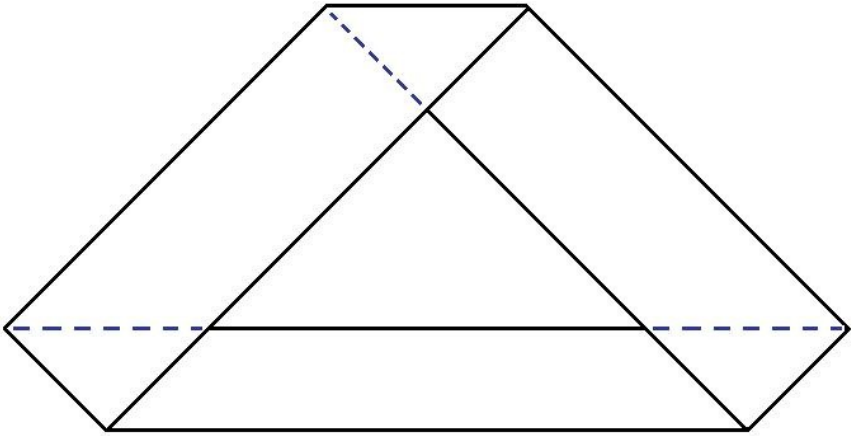
确切地说，是把一条边粘起来，让一条边同自身贴合……再把它压平。也就是说，如果我用阴影标出表面重叠两次的地方……好，就是这样：我得到一个正方形。好，这里画的不是正方形，但它本来可以是，只要带的长度是宽度的两倍，我就会得到一个正方形。[1] 从半次扭转开始，问题会变得更复杂；不过我们已经可以注意到，每一次都会得到……

总之，直到五次半扭转为止……我们都会得到一个没有孔洞的正多边形。也就是说，带的孔洞会找到一种自行消退的方式，从而得到一个正多边形；而且这会是我能够得到的唯一一种正多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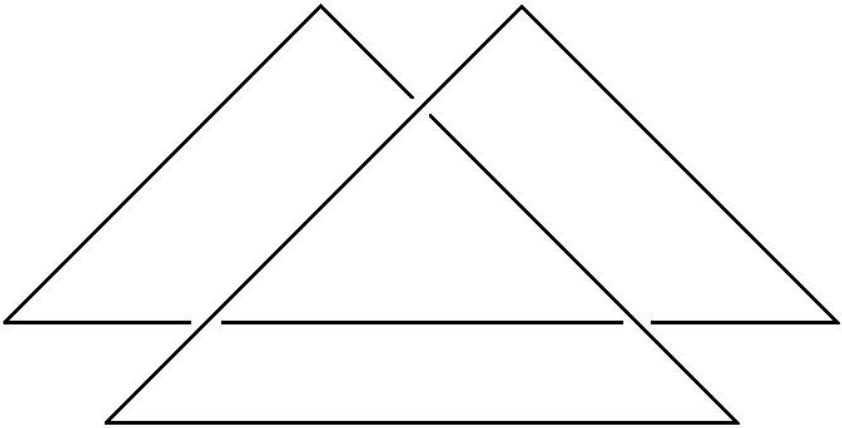
好，那么这个图形——[半次扭转的带]——如果我把它的边画出来，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可以看到，它之所以保持打结状态……

就像第一个图形一样，这条边之所以保持在扭转的位置，只是因为带也具有某种物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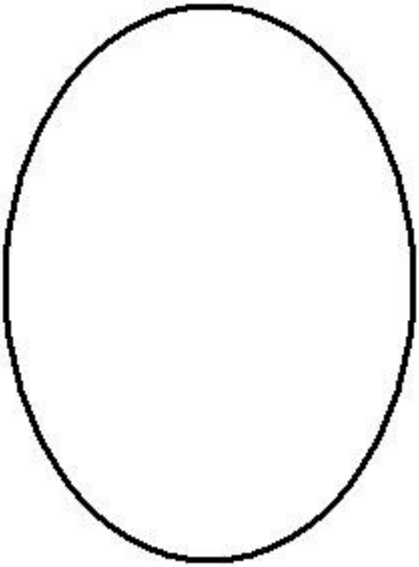
从下面这些带开始，情况就不再如此了：其边缘无需带的任何物质性，便能自行维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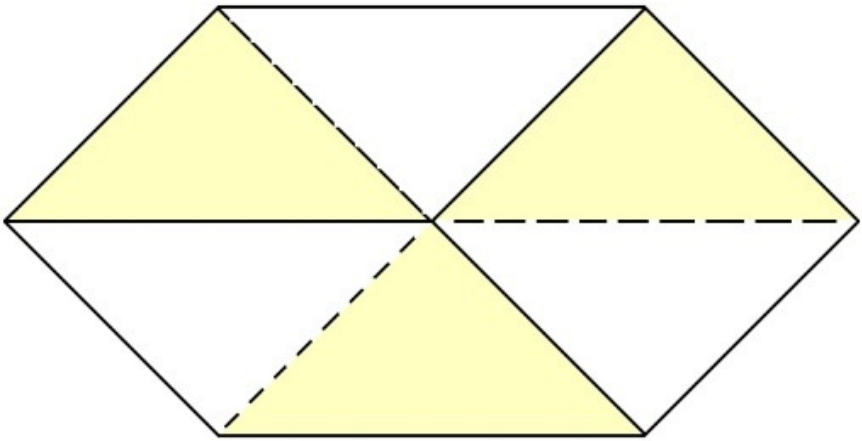


→



那么，这是一次半扭转的带被放平后的样子。我在这里画出：

- 带的边缘，
- 当然，还有它从下方经过之处的虚线，
- 以及表面相互重叠之处的阴影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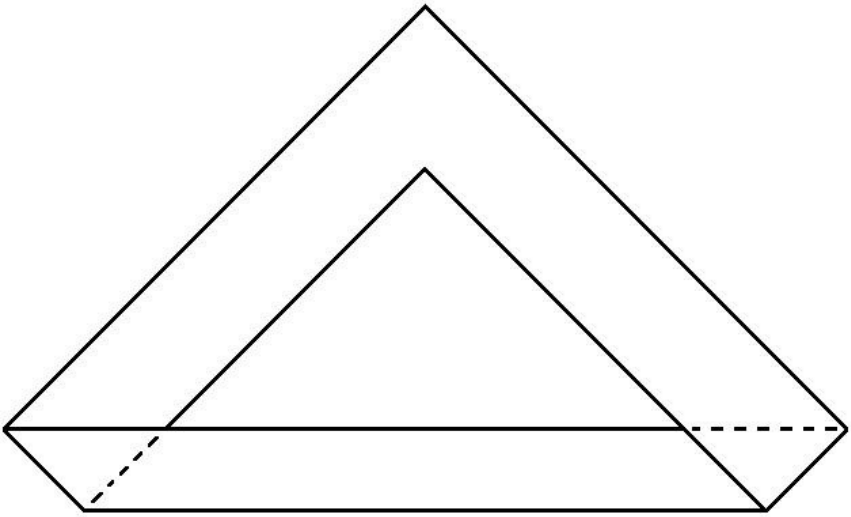
好，那么，这条带同所有将成为六边形的带一样，为了得到一个正六边形，其比例必须是：

- 宽度，我把宽度取为 1：l = 1；
- 长度则为根号 3：L = $\sqrt{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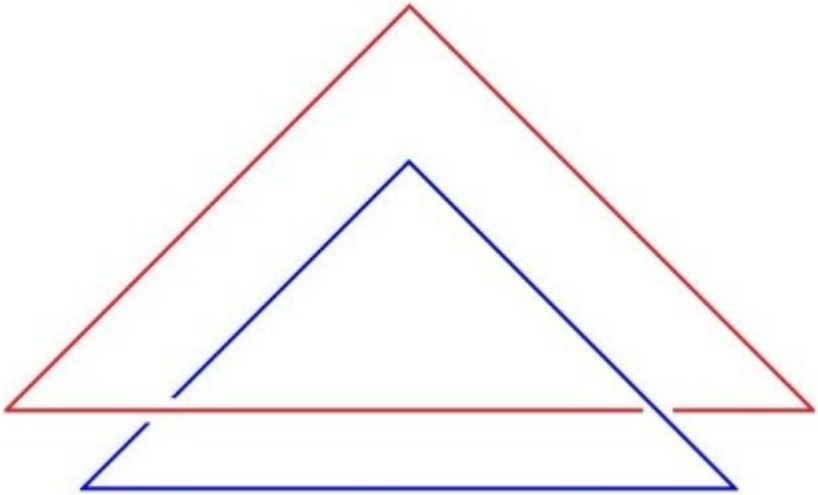
好，我们就不深入这些了……

[2] 好，那么到了两次半扭转的带，也就是一次完整扭转，也就是一条有两条边的带，情况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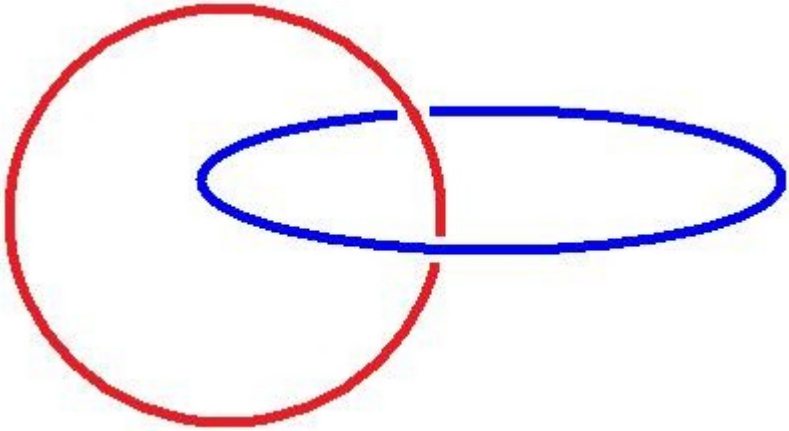
孔洞的边缘、也就是带的边缘以这种方式相互打结；换言之，这时它们已不再需要带的物质性来维持其打结。正因如此，才会像拉康刚才说的那样过渡到环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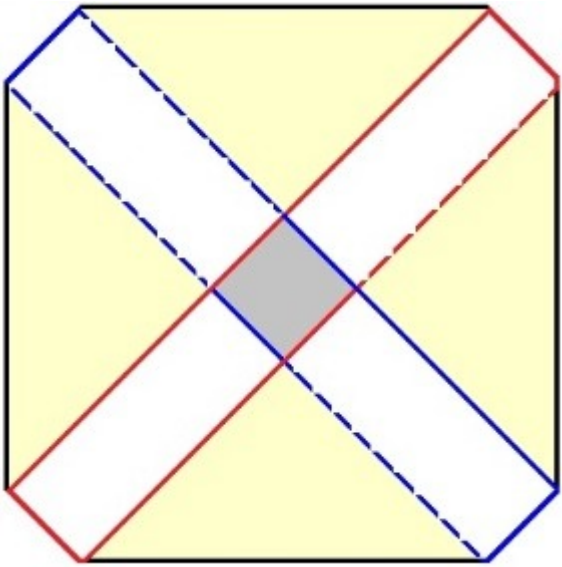
→



这个图形可以重新在正方形中铺平。

不过，为了让这些图形更容易看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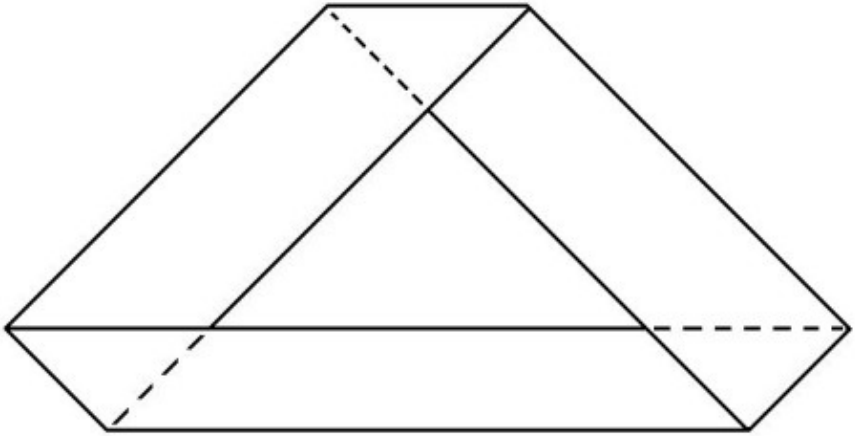
这里的边同样会与自身贴合，也就是说，它在这里出现了两次……为了让这件事看得清楚，我应该把它们稍微错开一点来画。我还是用阴影标出重叠之处；看，这里稍微错开了一点，以便看出孔洞及其边缘如何彼此打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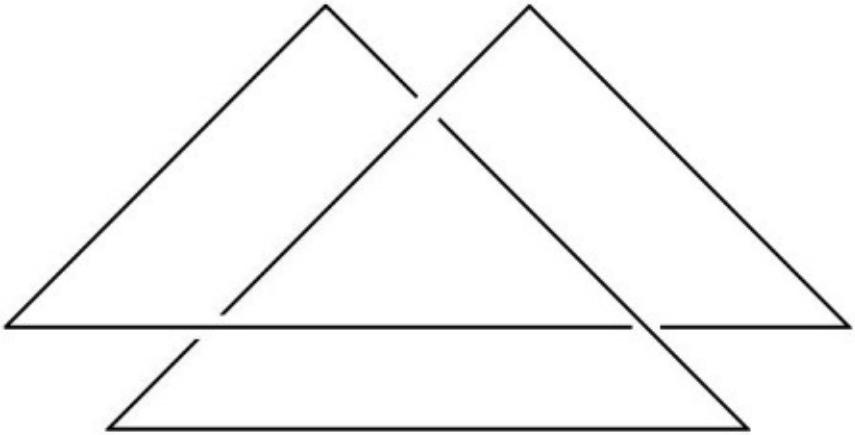
于是，这个图形被完全覆盖，表面在整体上彼此重叠。这个图形是一个正方形；从这时起，它不再是刚才那个正方形，而是由一条长度为宽度四倍的带所得的正方形：L = 4l。

[3] 那么，当我们过渡到三次半扭转的带时，带的边缘图形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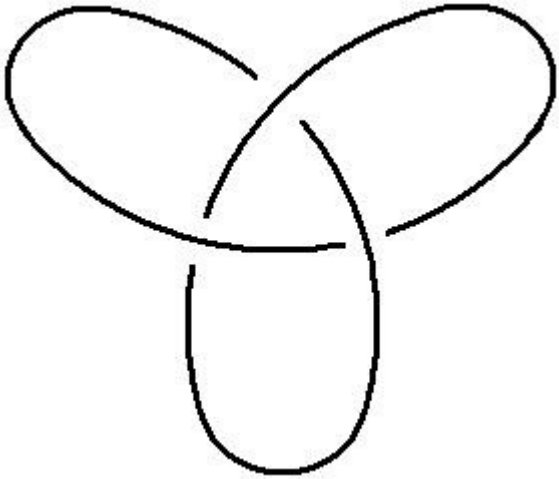
我仍然可以把这个图形、这条带放平。好，做法相同：我画出孔洞可见的边缘，便得到这个图形。也就是说，我仍用一条同那些带具有相同比例的带来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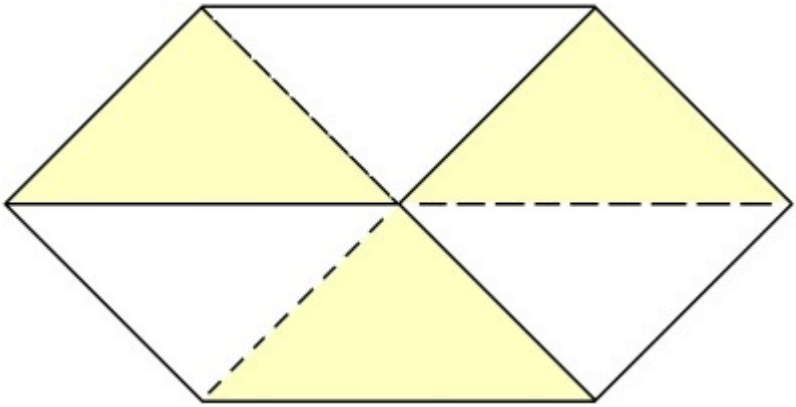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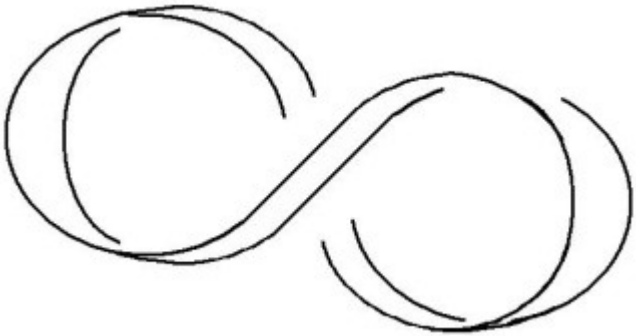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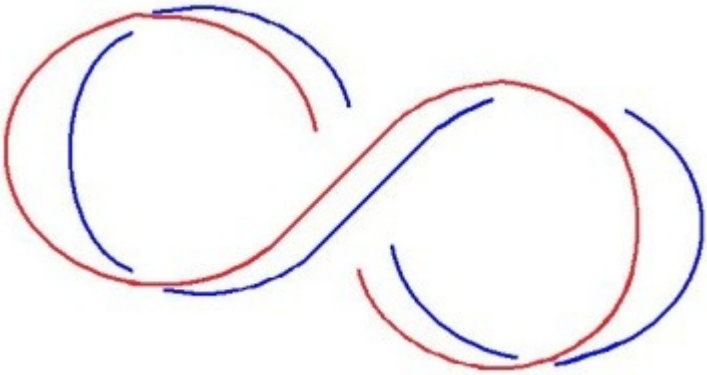


[4] 四次半扭转的带，也就是具有两次完整扭转的带，会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的两条边打成结；也就是说，像这样。这是第二个结，也可以说它是有两个孔洞的环面。这一条我仍然可以压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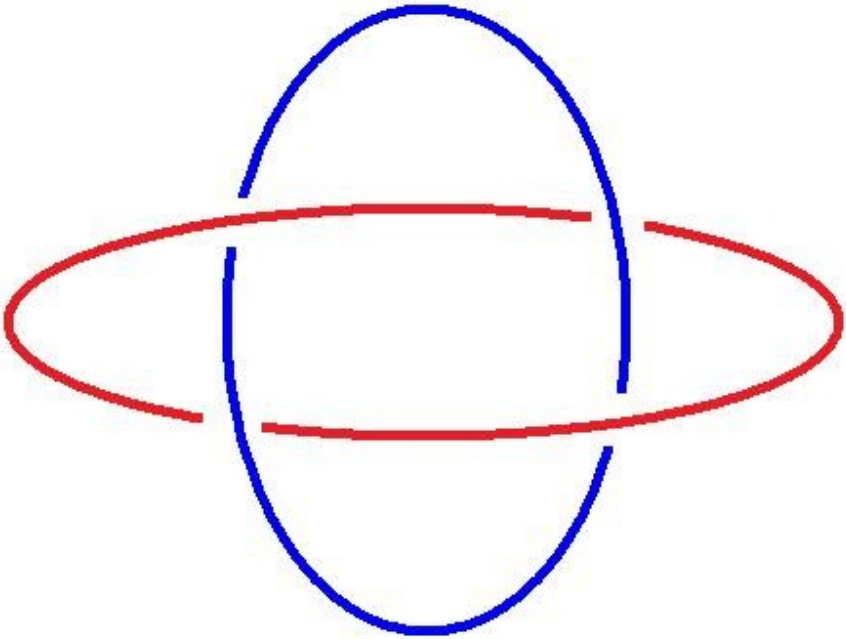
做法相同，我应该画出孔洞的边缘。看，它将以这种方式打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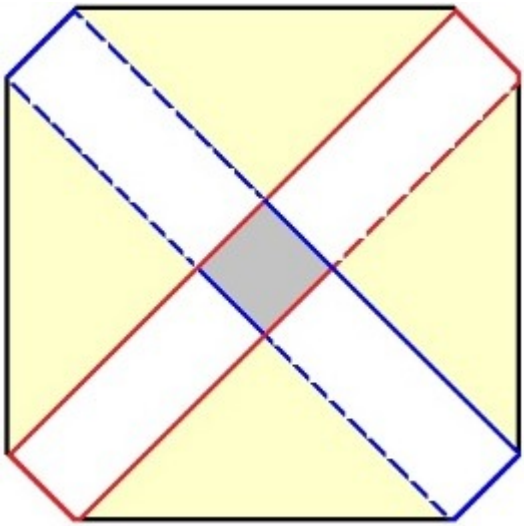
→



→



你们可以看到，它与这个图形相同：



而这个图形在翻转以后仍与自身相同。

这里我没有画出五次半扭转的带，但很明显，它不会构成一个可以铺满空间的正多边形，这时已经没有办法了。不过，如果回到六次半扭转的带，我们还能再次做出一个可以铺满空间的规则图形。

J. 拉加里格

无论是一次半扭转还是三次半扭转，你那里总有一个虚点、一个虚孔；它就是这里的一个点，完全像一个小三角形。但对一次半扭转来说，它其实并非必不可少，你可以把它缩减到一个三角形的大小。我来画一下。

你现在有的是这种表示；这条边在这里描出一个这样的图式：边在这里，从后方经过；还有那条边从前方重新出发，并构成这个图式。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三条边缩减到什么也不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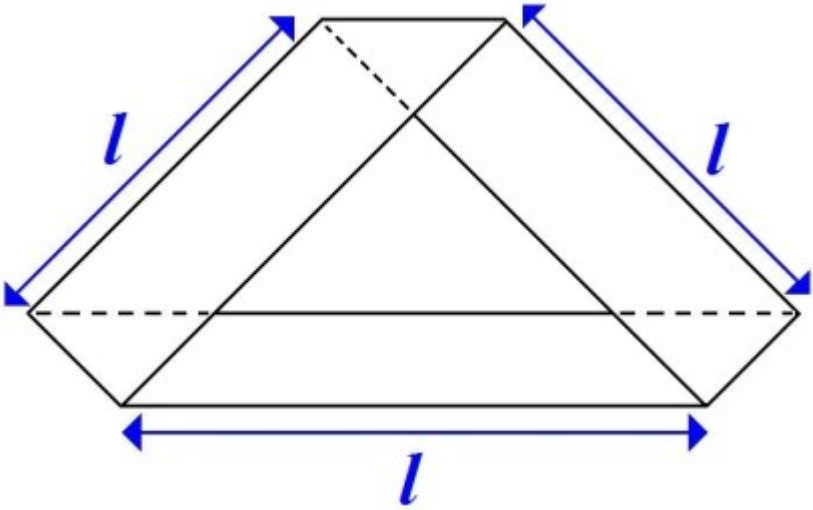
那么，如果你把这三条边缩减到什么也不剩，得到的就是一种三角形的形式……

我没有把它画成完全的三角形，以便更容易表示……其中这条边会——这不容易画——而其中实际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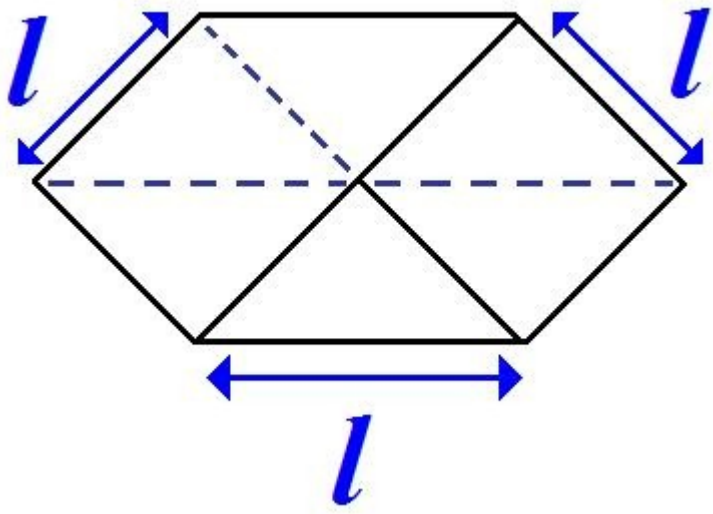
- 这条边会像这样来到这里，接着从后方经过，再像这样回到前方；
- 这一条边走到那里；这条缩减到什么也不剩的短边就在这里；它又从后方经过并接上那条边。那一条于是会来到上方，然后再回到这里，从后方经过，并在这里接上第三条边。

这样一来，就有了一条被缩减到最简形式、再也不可缩减的莫比乌斯带；它呈三角形，包含三个连续的区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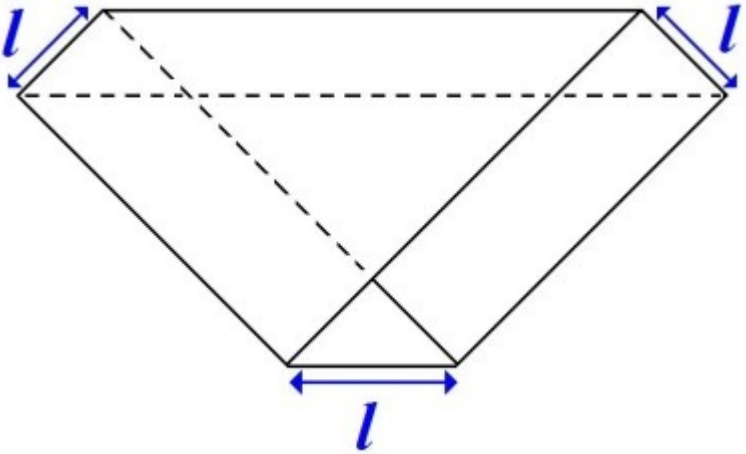
- 第一个区段由这条以这种方式经过的带表示；
- 然后是第二个区段——它会在这里经过后方——接着第二个区段重新经过，并第三次折叠，再次经过后方。


l
l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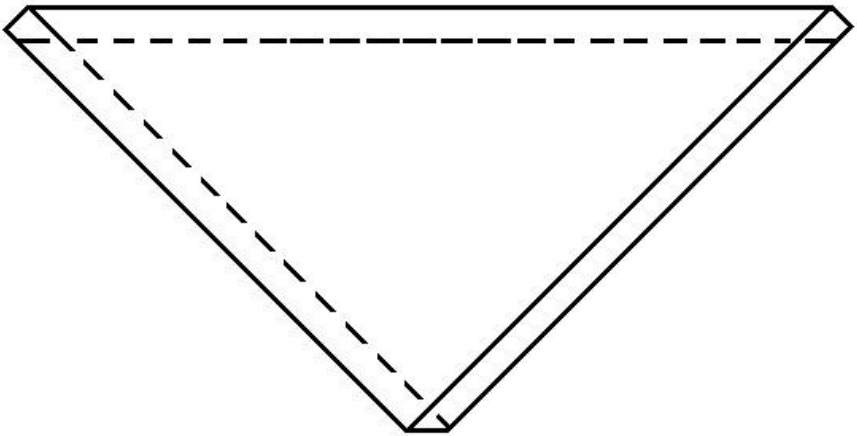
→


l
l
l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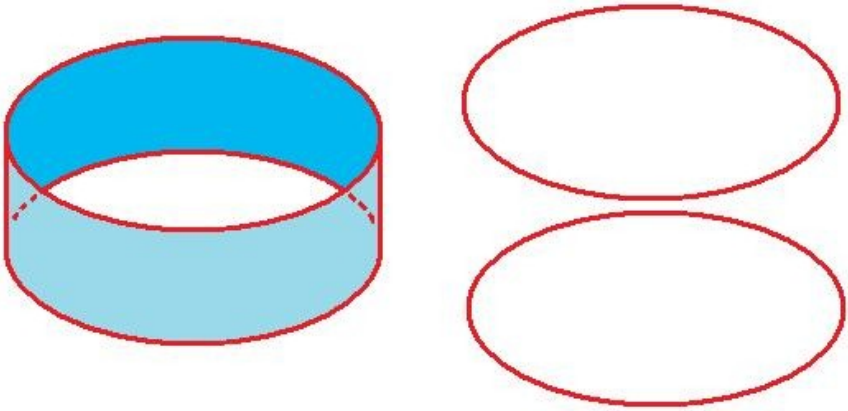
事实上，你在这里用六边形做的铺砌，也可以用三角形来做。但这其实是另一种简单得多的铺砌形式。你以为几乎必不可少的那个虚孔，会在这种表示中消失。好了，这就是我想说的。这是另一种表示。

让-克洛德・泰拉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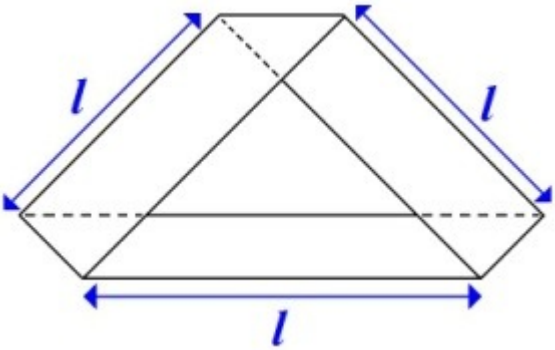
为什么我采用这些表示，而没有采用那个呢？

因为这里至多只有一层双重厚度和一层单一厚度；显然，我可以像这里一样，用能够铺满平面的铺块来表示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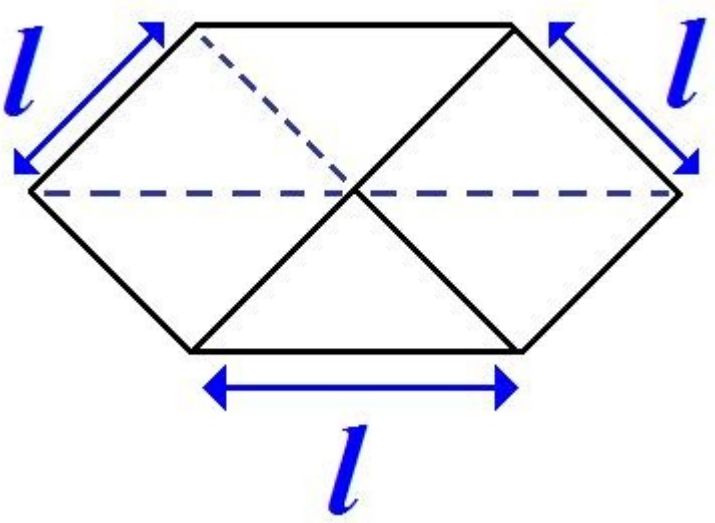
J. 拉加里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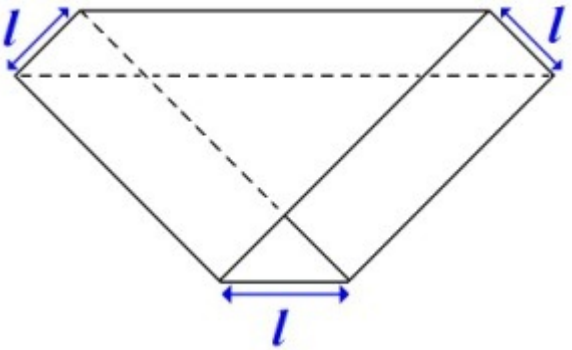
这里没有穿过平面的虚孔，因为唯一的孔洞是一个像袖筒一样竖直的孔洞；而在这种表示里，就像在这里一样，你总有一个虚孔，它就在这里：这是一个可以让针、别针穿过的点。到了三条带完全彼此重叠的这种表示中，这个点便消失了：


l
l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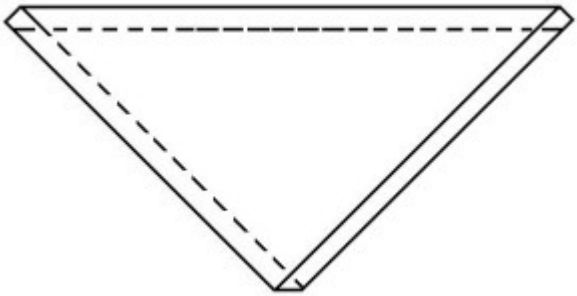
→


l
l
l

→



→



这实际上是具有一次半扭转的莫比乌斯带所能达到的最简形式；这种表示比那个简化得多，因为你实际上消除了六边形的效果。可以说，那是一种没有特殊理由存在的人为效果。一次半扭转的莫比乌斯带唯一有理由采取的形式，其实就是三角形，这就是它。

而对于第二种莫比乌斯带，也就是具有三次半扭转的莫比乌斯带，你不可能得到这种形式；因为在后一种情形中，中央虚孔的存在绝对不可或缺。用一条纸带就很容易做出来……

拉康

这番思考的意义在于：对于莫比乌斯带同样如此。把我上一次画的东西变窄，可以保持通向三叶结的形式。我的意思是，这条莫比乌斯带——众所周知——在一分为二以后会形成一个“8”字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再把这个“8”字形一分为二，就会形成这样的形式，也就是某种相扣的东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想我的记忆不对。

J. 拉加里格

我想，它会产生一种具有这类特征的构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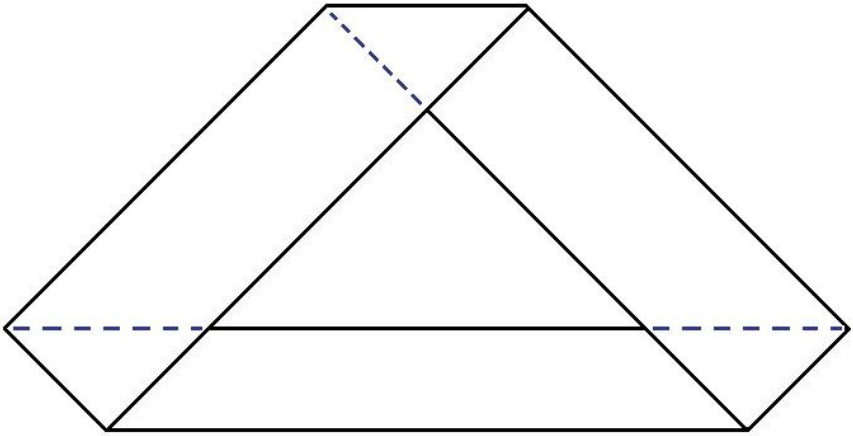
当我们把一条莫比乌斯带切分两次时，会得到一条看起来像这样的带，属于这一类型：这里有一条像这样、通过某种编织方式打结的带，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拉康

我想，实际上用莫比乌斯带得到的是两个彼此分开的环。

不过，有件事在我看来仍不清楚：你所说的双重扭转——你是怎样得到那个图形的？

让-克洛德 · 泰拉松

通过压平一条莫比乌斯带，也就是压平一条具有一次完整扭转的带；换言之，每一次都做半次扭转，它就会形成这种形状：



拉康——这里的两条边是怎样形成相扣的？因为事实上，它们的确形成了相扣。它们形成了相扣！

让-克洛德・泰拉松

这是第一条边缘能够自行形成的带，也就是说，它不依赖带本身存在这一事实…… 拉康——对…… 某人——我们很想参与一下。

拉康——两条边形成相扣。

让-克洛德・泰拉松——这是边缘之间的第一个相扣。还可以继续下去。边缘之间还有一整个相扣系列。

拉康——嗯？

J. 拉加里格——边缘之间还有一整个相扣系列。

拉康

请原谅。我有一种办法，可以用三叶结做出一个博罗米结。

不过，问题在于：是否还有另一种办法，可以用三叶结做出一个博罗米结？

如果把这三个组合起来，那么显然，我们得到的会与用莫比乌斯带得到的东西相同。

能不能通过错开这个三叶结——今天上午我一直在费力琢磨这件事——通过错开并移动这个三叶结，使我们可以从第二个略有错位的三叶结下方穿过，使我们可以从……下方穿过？

因为这正是博罗米结的定义……使我们可以从位于下方的那个结的下方穿过，并从位于上方的那个结的上方经过。

这就是我提议请你们检验的事情，因为今天上午我自己没能完成检验。

另一方面，还必须明白，这个三叶结本身可以一分为二；我的意思是，它可以被切开，而且从中间切开会产生某种效果，我同样提议请你们加以检验。

这样一来，5 月 9 日那一课应当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结果；我自己也会努力为它们找出解法。

第12课 · 1978年5月9日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物“知道该如何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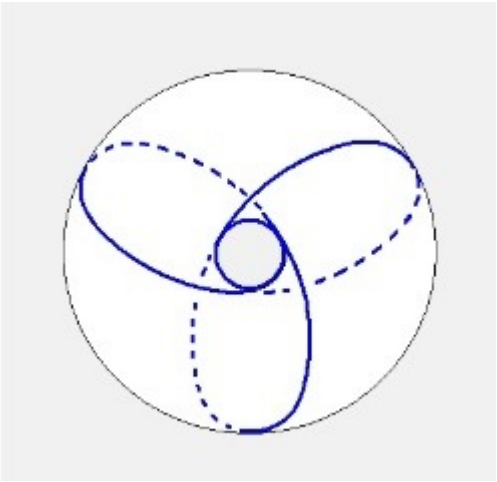
是我们发现了它们如何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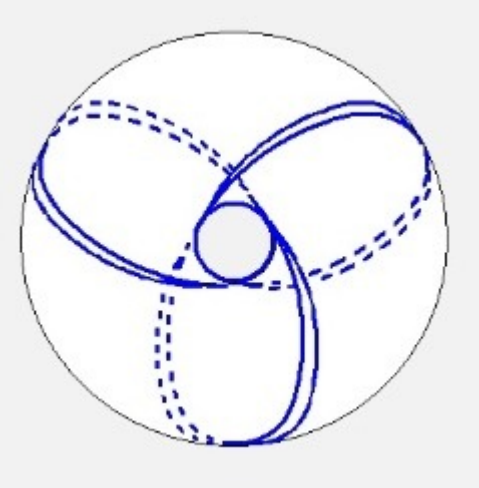
转折在于，我们必须想象它们。

这并不总是容易的，因为它需要一些措辞上的、也就是说说出来的谨慎。

因此，正是切割在环面上实现了三叶结。

为了补全这道切割，可以说，必须把它展开；也就是说，必须使切割加倍，从而形成一条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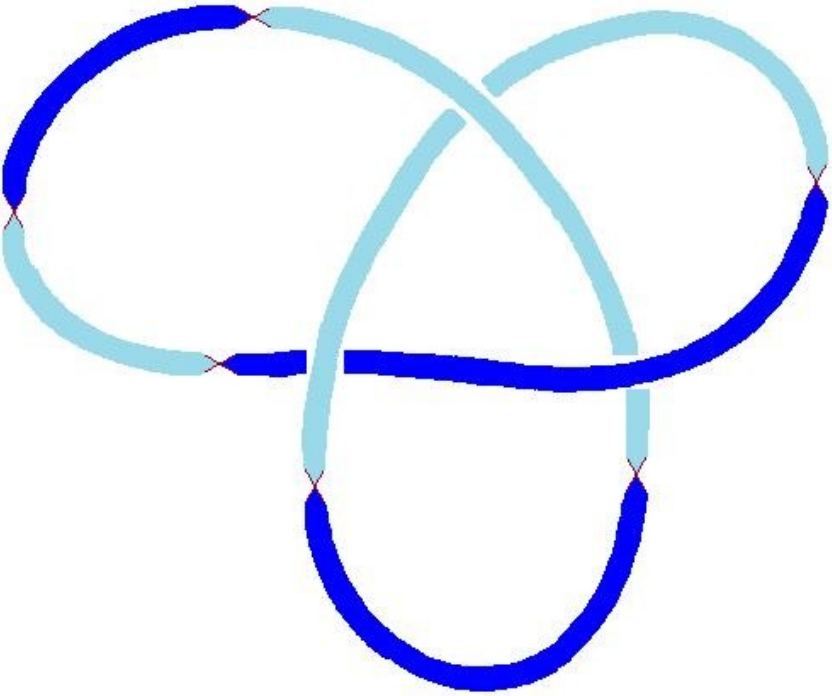




你们在右边看到的就是这个——切割在左边——你们在右边这幅图中看到的正是它；必须承认，这幅图画得不太灵巧。

必须使切割加倍；这样一来，带的图形便出现了，而它为三叶结提供支撑，也就是说，为它提供质料。

相关知识卡 Étoffe与tissu：质料、织物与实在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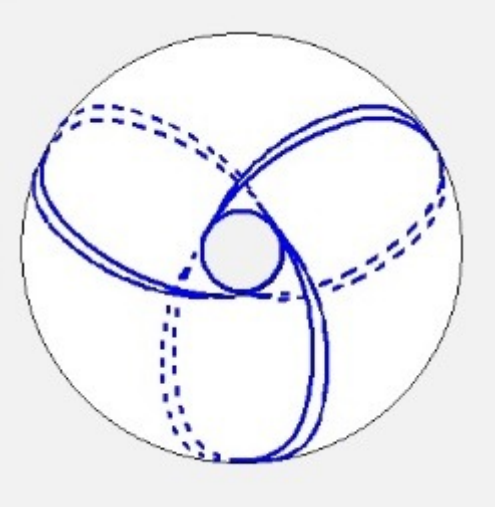
肯定正因如此，我才说出了那句荒唐话，说不可能在环面上构成一个结……

拉加里格完全有理由指出这一点……因为切割不足以形成结；还必须有带。你们知道这条带是怎样产生的：让切割加倍，稍微偏右一些，稍微偏左一些，总之，就是使它加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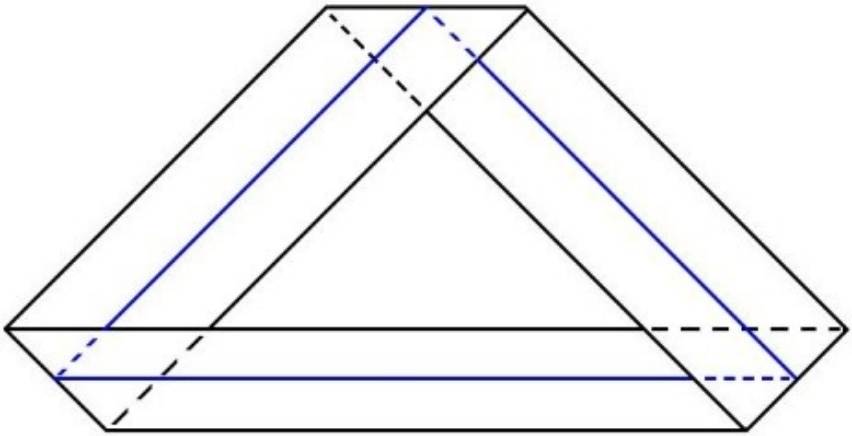
因为一道切割不足以形成一个结，还必须有质料；例如，内胎的质料就足够。不过，不能以为切割足以把内胎变成一条莫比乌斯带，哪怕

是一条具有三次半扭转的莫比乌斯带。这里我标出的图形——也就是让切割加倍的图形——便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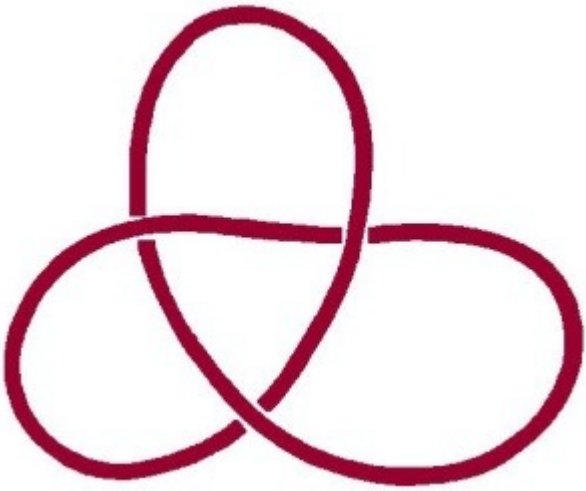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Étoffe与tissu：质料、织物与实在界



我在这里标出的图形为这个三叶结提供了质料。我要提醒你们，这个三叶结只会通过从中间切开我所谓的三重莫比乌斯带而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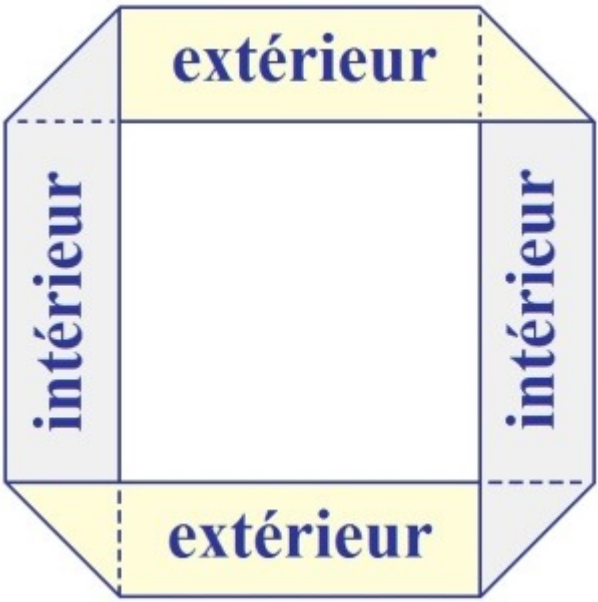
→



正是通过从中间切开这条三重莫比乌斯带，三叶结才会出现；所以，归根结底，这也算替我说出刚才那个荒唐说法提供了一点辩解。

三重莫比乌斯带无法平铺在环面上。

由此可见，如果按照它原初的样子切开这里，也就是沿着切割——单一切割——切开，它不会形成三叶结；如果依照这里所画的方式切割内胎[加倍的切割]，那么得到的东西会与预期大不相同：它会形成一个折叠了四次的东西。例如，这里是内胎的内侧，这里也是内侧，而这里是外侧：



正因如此，不可能直接得到这个东西……

也就是从切割内部的带中产生的东西……不可能直接得到它，因为它只会通过从中间剖开三重莫比乌斯带而产生。也许正是这一点，可以为我刚才承认的那个荒唐说法提供一些辩解。

不过，事实上，这道切割确实在环面上实现了某种与结等价的东西；那个叫拉加里格的人有理由为此责备我。

我刚才说，完全有理由把物说成“知道该如何行事”；这个说法预设了对我所谓想象界的运用。我刚才说，我们必须想象这种质料；这向我们暗示，在存在织物这一事实中，有某种首要的东西。

织物与想象尤其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让我提出：严格说来，一种织物的支撑，就是我刚才所谓的想象界。

而引人注目的恰恰是：织物只能被想象。

因此，我们在这里发现，哪怕那种被认为最难想象的东西，仍然属于想象界。必须说，织物并不容易想象，因为它在这里仅仅出现于切割之中。

如果我曾谈到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那正是因为实在界就是织物。

相关知识卡 Étoffe与tissu：质料、织物与实在界

那么，怎样想象这种织物？恰恰就在这里，想象界与实在界之间存在一道裂隙；而横在两者之间的，正是对想象的抑制。

但这种抑制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例子：没有什么比想象实在界更困难。在这里，我们似乎是在兜圈子：在这件关于织物的事情中，实在界恰恰是从我们这里逃脱的东西；我们之所以受到抑制，也恰恰因为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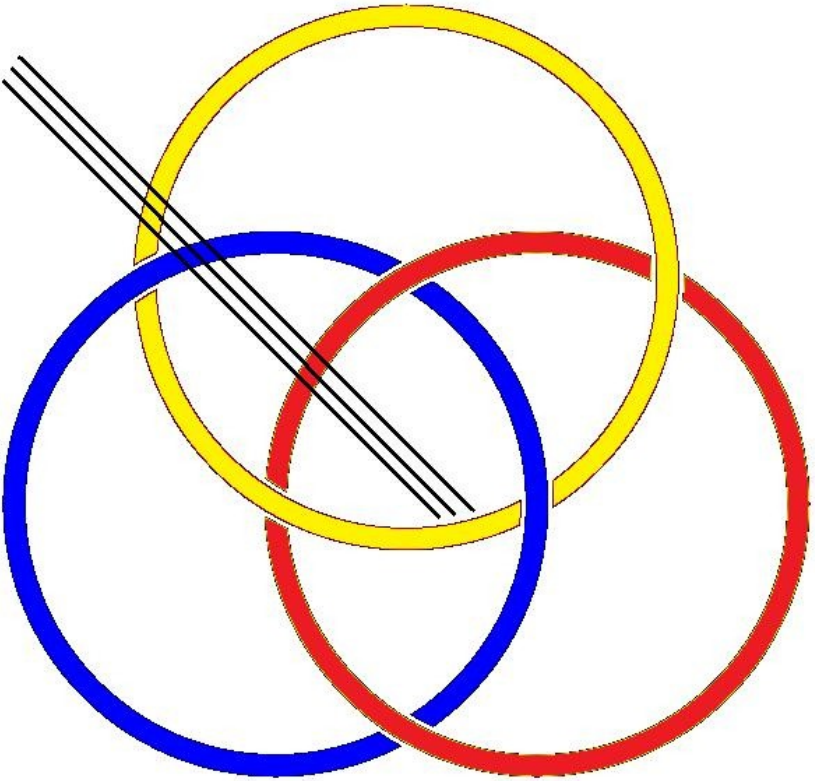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Étoffe与tissu：质料、织物与实在界

正是想象界与实在界之间的裂隙……

假如我们还能够承受它……正是想象界与实在界之间的裂隙构成了我们的抑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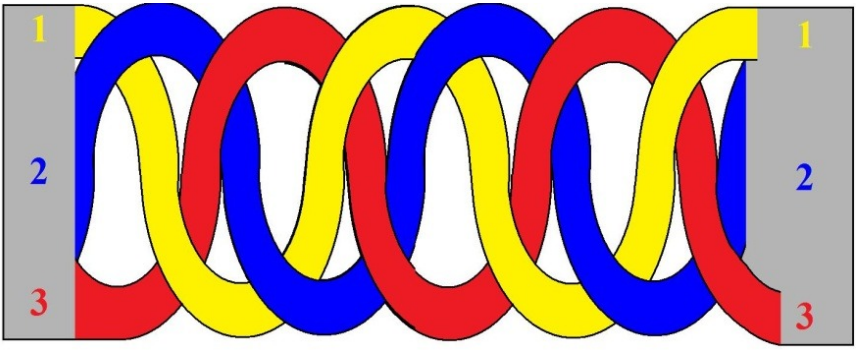
想象界、实在界和象征界，就是我曾提出的三种功能；它们处在所谓的辫结之中。

很明显，如果从这里开始，这就是一个辫结：



有意思的是，这个辫结十分特殊。

今天我想在你们面前做出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它呈现为一条带。

2 覆盖 1；这里是 1 覆盖 3；这里是 2 从 3 的下方穿过；这里是 1，这里是 3，这里是 1，这里是 2，这里是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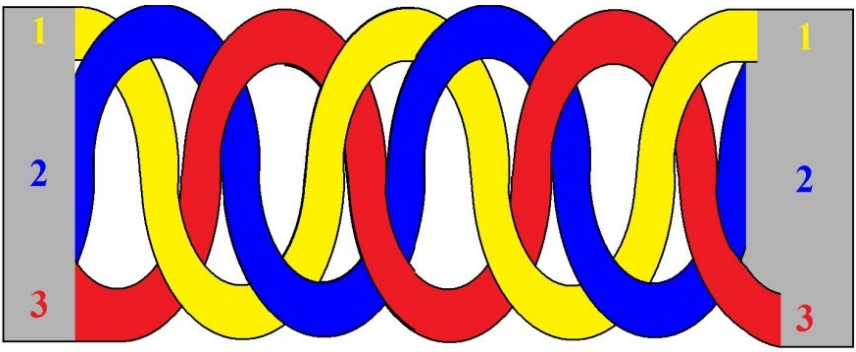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经过六次交换以后，我们最终会重新得到 1—2—3。

那么，这个所谓“斯莱德带”的东西，与我在这里画成 1—2—3 的东西是等价的；这种等价性可以由如下事实证明：我们可以把后者缩减为这条斯莱德带……

通过对我写有 1—2—3 的那一层所包含的东西作适当操作……我们可以通过适当操作，把这个缩减为这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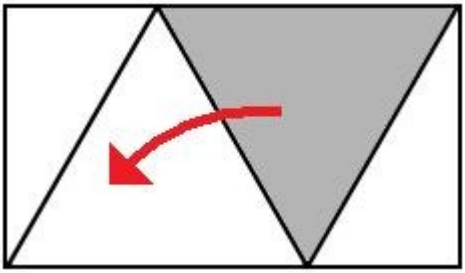
换言之，一条末端带有某种与 1—2—3 等价之物的编织腰带，例如一条宽腰带；我的意思是，可以像这样把它解开。[拉康解下自己的腰带。笑声]

不仅可以证明，而且很容易证明：如果让这条腰带从这个辫结内部穿过，这条腰带……对于一条编织腰带来说，完全可以借助皮带末端与腰带本身，把辫结解开；我说的是博罗米辫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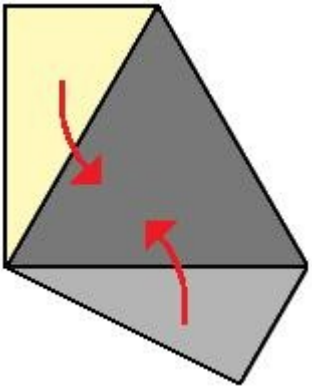
因此，博罗米辫结的等价物，恰恰就是作为未经编结之物提出的东西。我向你们指出这种等价性，并向你们保证，你们确实可以用最精确的方式加以确认。

这个事实无疑很难想象，但它是一个事实。

我想向你们提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怎样把莫比乌斯带做得最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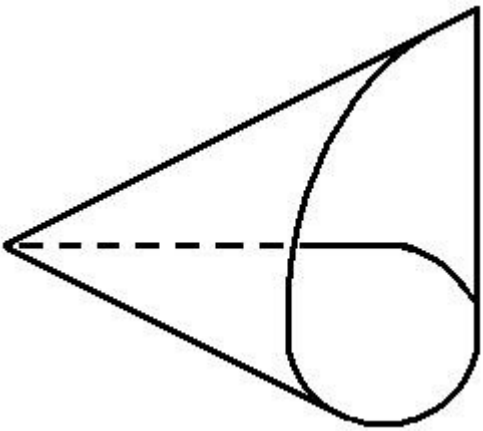


把这个三角形折到那个三角形上，便会得到这个；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会折叠起来：



那么，必须看出：把这里向这里折，再把那里向这里折，就会产生一条莫比乌斯带；这是一条普通的莫比乌斯带。请你们找出三重莫比乌斯带的等价做法。

这条莫比乌斯带大致是这样：



有意思的是，请你们着手研究这个最短莫比乌斯带的问题。你们会发现，还有另一种解法；我的意思是，仍然从同一个等边三角形出发，还有一种办法可以把它做得更短。

这与精神分析有什么关系？我要强调几件事，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谈到的东西同精神分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与精神分析密不可分。

我并非毫无缘故地冒险走入这条道路；仅仅因为织物的优先地位……

也就是我在这里所谓的物……要凸显精神分析的质料，织物的优先地位便是本质上不可或缺的。

相关知识卡 Étoffe与tissu：质料、织物与实在界

如果我们不径直走向想象界与实在界之间的这段距离，那么，对于精神分析中区分想象界与实在界的那道裂隙，我们将束手无策。

我选择这条道路并非毫无缘故。原物是我们必须紧贴的东西；作为被想象之物的原物，也就是作为被表象的织物。表象与对象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

相关知识卡 to pragma、die Sache 与 das Ding ・ Étoffe与tissu：质料、织物与实在界

以至于这里所涉及的对象可以具有多种呈现方式。

相关知识卡 to pragma、die Sache 与 das Ding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明年也许会在合适的日期重新开设我的研讨班。

[研讨班结束]

课程表